

定本 退溪全書

9

定本 退溪全書 ㉑

印 刷: 2022年 6月 23日

發 行: 2022年 6月 30日

編 輯 人: 定本 退溪全書 편성사업팀
(研究責任者: 李光虎)

發 行 人: 金光琳

發 行 處: 社團法人 退溪學研究院

出版登錄: 1989年 12月 15日 第1-987號

住 所: (03073)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창경궁로29길 25,
명륜빌딩 4층
Tel (02)765-2181~3 Fax (02)741-3478
URL <http://www.toegye.org>
E-mail toegye@hanmail.net

製 作 處: 도서출판 동과서
경기 고양시 일산서구 송파로151번길 24
Tel (02)333-7533 Fax (02)6280-2353

ISBN 978-89-85009-74-4 94150

ISBN 978-89-85009-65-2 (세트)

비매품

定本 退溪全書

9

退溪先生文集

書

卷27下(卷38) ~ 卷30(卷43)

(L1208 ~ L1474)

社團法人 退溪學研究院

〈1차〉

退溪學研究院 院長：李佑成
副院長：李東歡

研究責任者：金彥鍾
共同研究員：李允熙, 李俸珪
研究專擔人力
資料·編輯：鄭錫胎
校勘：崔秉準, 姜麗眞, 辛泳周
標點：李相夏

〈2차〉

退溪學研究院 院長：宋載邵
行政支援：鄭喆鎬, 金銀永

研究責任者：李光虎
共同研究員：金彥鍾, 李相夏, 文錫胤
研究專擔人力：柳浩珍, 金太年, 姜志喜, 尹相洙
研究補助員：尹璿香

9책 校勘：姜志喜(1208~1387), 金太年(1388~1474)
標點：李相夏
標點校閱：李俸珪, 鄭錫胎
校勘·文字校閱：金彥鍾, 文錫胤

* 이 결과물은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한국학진흥사업단의 한국학기초자료사업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定本 退溪全書 편성사업’ AKS-2015-CDM-1231001).

目錄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下

答李大用【叔樸○丁巳】	1
答李大用	3
答李大用【己未】	4
與李大用	6
答李大用	7
答李大用【己巳】	8
與烏川諸君【戊午】	9
答金彥遇【富弼○庚申】	10
答金彥遇	12
答金彥遇	13
答金彥遇【癸亥】	15
答金彥遇	16
答金彥遇【甲子】	17
答金彥遇	18
答金彥遇	19
答烏川諸君【乙丑】	20
答金彥遇慎仲【富儀】	21
答烏川諸君	22
答金彥遇惇叙【丙寅】	23
答烏川諸君	24
答金彥遇	25

與金彦遇	26
答金彦遇	27
答烏川諸君【丁卯】	28
答烏川諸君	29
與金彦遇·琴夾之	30
答金彦遇	31
與金彦遇	33
答金彦遇	34
答金彦遇	35
答烏川諸君	36
答烏川諸君	37
答烏川諸君	38
答烏川諸君【己巳】	40
答烏川諸君【己巳】	41
答烏川諸君	42
答金彦遇	43
答金彦遇	44
答烏川諸君	45
答烏川諸君	46
與金彦遇	47
答金彦遇	48
答金彦遇慎仲【己巳】	49
答金彦遇	50
答金彦遇	51
答烏川諸君	52
答金彦遇【庚午】	53
答烏川諸君	54
答金彦遇·慎仲·惇叙·琴壘之	55

目錄

答金彦遇	56
答金彦遇	57
答金彦遇	58
答金彦遇	59
答金彦遇	60
與金彦遇	61
答金彦遇	62
答金彦遇	63
答烏川諸君	64
答金彦遇	65
答金彦遇	66
答金彦遇	67
答金彦遇	68
答金彦遇	69
答金彦遇問目【心經】	70
答清涼山讀書諸君【甲子】	74
答金慎仲【富儀○乙丑】	75
答金慎仲	76
答金慎仲	77
答金慎仲【丙寅】	78
與金慎仲·惇叙·琴壺之	79
答金慎仲	80
答金慎仲惇叙	81
答金慎仲【丁卯】	82
答金慎仲【富儀○丁卯】	83
答金慎仲【戊辰】	84
答金慎仲別紙【戊辰】	85
答金慎仲	86

答金慎仲	87
答金慎仲	88
答金慎仲【戊辰】	90
答金慎仲【己巳】	92
答金慎仲惇叙【庚午】	93
答金慎仲	94
答金慎仲	95
答金慎仲	96
答金伯榮【富仁○乙卯】	97
與金伯榮【壬戌】	98
答金伯榮【甲子】	99
答金伯榮	100
答金伯榮【乙丑】	101
答琴夾之【應夾○甲寅】	102
答琴夾之·壘之【應壘○戊午】	105
答琴夾之【己未】	106
與琴夾之【庚申】	107
答琴夾之【應夾○庚申】	108
與琴夾之	109
答琴夾之	110
答琴夾之【辛酉】	111
答琴夾之	112
與琴夾之	113
答琴夾之【癸亥】	114
與琴夾之·壘之【應壘○癸亥】	115
答琴夾之·壘之【甲子】	116
答琴夾之	117
答琴夾之	118

目錄

答琴夾之	119
與琴夾之·燠之	120
答琴夾之	121
答琴夾之	123
答琴夾之·燠之【丙寅】	124
與琴夾之【戊辰】	125
答琴夾之問目【《古文》前集疑義○以下先生六代孫守淵輯錄】	126
與琴燠之	221
答金彥遇·慎仲·琴夾之	222
答金彥遇·慎仲·琴夾之·燠之	223
與金彥遇·慎仲·琴夾之·金惇叙·琴燠之	224
答金彥遇·慎仲·琴夾之·金惇叙·琴燠之	225
答琴燠之·朴居中【己巳】	226
與琴夾之【己巳】	227
答琴夾之	228
答琴夾之	229
與琴夾之·燠之	230
與金慎仲·琴夾之	231
答琴夾之·金惇叙·琴燠之	232
答琴夾之·燠之	234
答琴夾之	235
答琴夾之	236
答金可行【富信○甲子】	237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八

答姪子宰·金惇叙【富倫○己酉】	239
答金惇叙	240

答金惇叙	241
答金惇叙	242
與金惇叙	243
與金惇叙	244
答金惇叙	245
答金惇叙	247
答金惇叙【癸丑】	248
與金伯榮【富仁】·可行【富信】·惇叙【乙卯】	259
答金伯榮·可行·惇叙	260
答金伯榮【富仁】·可行【富信】·惇叙問目【喪禮○乙卯】	261
與金伯榮·可行·惇叙【丙辰】	273
答金惇叙	274
與金惇叙	276
答金惇叙	277
與金惇叙	278
答金惇叙	279
答金惇叙【丁巳】	280
答琴夾之·金惇叙【戊午】	295
答金惇叙	296
答金惇叙【辛酉】	297
答金伯榮·可行·惇叙【壬戌】	298
與金惇叙【癸亥】	299
答金惇叙	300
答金惇叙【甲子】	301
答金惇叙	302
答金惇叙	303
與金惇叙【乙丑】	304
答金惇叙	305

目錄

答金惇叙【丙寅】	306
答金惇叙	307
與金惇叙【丁卯】	308
答金惇叙【己巳】	309
答金惇叙	310
答金惇叙	311
與金惇叙	312
與金惇叙	313
答金惇叙	314
答金惇叙【庚午】	315
答金惇叙【庚午】	316
答金惇叙	317
與金惇叙	318
答金惇叙	319
答金惇叙	320
答金惇叙	321
答金惇叙	322
答金而精【就礪○庚申】	323
與金而精	324
與金而精	326
《別紙》	329
與金而精	331
與金而精【辛酉】	333
答金而精	335
問目	338
答金而精	359
問金而精	361
答金而精【辛酉】	362

答金而精	364
與金而精	365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九

答金而精【壬戌】	367
答金而精	369
答金而精	370
答金而精【癸亥】	371
問金而精	373
答金而精	374
答金而精	376
答金而精	377
答金而精【甲子】	379
答金而精	380
答金而精	381
別紙	382
答金而精	384
答金而精	385
別紙	390
答金而精	391
答金而精	399
《別紙》	400
論李仲虎碣文示金而精	410
別紙	412
別紙	414
與金而精【乙丑】	416
與金而精【乙丑】	417

目錄

慰狀	418
復狀	419
拜狀	420
與金而精	421
別紙	424
別紙	427
問狀	431
答金而精	432
別紙	436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三十

答金而精【丙寅】	439
答金而精	440
別紙	442
別紙	443
別紙	450
答金而精	451
答金而精	452
別紙	454
問金而精【丁卯】	455
答金而精【丁卯】	456
與金而精別紙	457
答金而精	458
答金而精【先生赴召入都】	459
答金而精	460
答金而精	461
答金而精	462

答金而精	463
答金而精	464
答金而精	465
答金而精	466
別紙	468
答金而精	470
別紙	472
答金而精【戊辰】	474
別紙	476
答金而精【先生赴召入都】	477
答金而精	478
答金而精	479
答金而精	480
答金而精	481
答金而精	482
與金而精	483
問金而精	484
答金而精	485
答金而精【己巳】	486
答金而精	487
答金而精	488
答金而精	489
別紙	490
別紙	491
奇高峯與金潛齋書	493
與金而精	495
別紙	496
答金而精	498

目錄

別紙	500
答金而精	501
答金而精	503
答金而精【庚午】	504
答金而精	506
答金而精	507
別紙	508
與金而精	510
答金而精	511
答金而精	513
別紙	515
與金而精	516
答金而精	517
答金而精	518
別紙（〔指寸如此，然恐不必盡拘也。〕）	519
別紙	522
答金而精	524
與金而精	528
答金而精	532
答金而精	534
答金而精	535
與金而精	538
答金而精	540

KNL1208 (書-李叔樸-1) (癸卷27:24左)(樊卷38:1右)

答李大用【叔樸○丁巳】¹⁾

別後阻音，去月晦，獲睹九月二十九日書，知起處安勝，深慰懸情。幹之談公有園亭之勝，景致殆不可形言。遠想其間，欣慨交并。此中溪堂旣破，未及改構，而改卜之地，雖差勝前，亦未愜意。乃於向所云陶山之南，臨水得勝處，近與汾川諸君會于其上，令僧信如輩，鑿築爲臺，號曰滄浪，形勝絕佳。邇來自覺衰老特甚，不能閉戶讀書，勝地消遣，尤不可無，欲於此小葺書屋，對望愛日堂，可與公杖屨往來。嘗見邵康節詩云：“築此巖邊小書室，樂吾眞樂樂無窮。”其言信有味也。第年時窘室非常，難得眼前突兀見此屋耳。《晦菴書》，仲學與崔見叔必欲印出，亦難終拒。求見其字樣，近印寄數紙，字體殊麤疏。仲學云：“欲更求他字之可者，來春始印。”

▶ 丁巳年 (明宗12, 1557년, 57세) 11월 6일 추정. 禮安.
李叔樸 (字 大用, 號 梅巖, 本 永川. 1519~1592) 龔巖의 子.

[編輯考] 退溪가 李叔樸에게 보낸 편지는 6통인데, 癸本에 4통, 樊本에 2통이 실렸다.

1) 擬本 ‘答李大用【丁巳】’ ; 李校 ‘答李大用【丁巳至月初六日】’

未知其果能否也。此書，後來多所修改，與公所傳本，亦多不同。印出雖非所願，要見定本，故欲試聽之耳。《二程書》，荷留意問示，得紙則當不免奉煩圖印。比來自覺日用事如何？大抵此事雖無所不理會，至用功¹⁾緊切處，全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久久習熟，方有所得。陋質細加點檢，愈覺夾雜多不好，而衰晚如此，何以能消磨得盡？在公則大異於此，更告勿爲世俗險議所奪，卒究大業，是所懇冀。抱懷甚多，遠未及宣。惟茂迓陽慶。((謹拜復。))

1) 功：上本‘切’

KNL1209 (書-李叔樸-2) (癸卷27:25左)

答李大用¹⁾

梧翁菊賞，甚適秋興，餘懷婉變。茲奉簡喻，亦復忻慰。《晦菴書》，來件曾已勘了，但其加抄處，雖貼標，不必修改使之盡同。惟一二三四卷數處，有抄得文義未完處，似不得不改耳。跋語，草成已久，但覺語多不合於跋，雖名爲序，尙嫌其語有冗長，欲改就簡要，故不示於君耳。今當遠去，又被來索，不敢固靳，姑以呈似，須默領其意，切毋示人，幸甚。大抵此事未易言。老矣復入紅塵，恐未尋吾遂初賦。如君亦似悠悠，更何所祈？所以臨別依依。向寒，千萬加愛。

▶ 戊午年 (明宗13, 1558년, 58세) 9월 20일경 추정. 禮安.

1) 上本 '答李大成'

KNL1210 (書-李叔樸-3) (癸卷27:26右)(樊卷38:2左)

答李大用【己未】

別來悠悠，歲忽¹⁾改矣。今朝，自令仲氏執義所，傳來手翰，拆閱三復，如親款語，醒然不知沈痾在體也。仍審比者爲況佳勝，尤以爲慰。滉前日狼狽之狀，公所見也。入都後，長在病告，恭俟嚴譴，不意反被陞秩之命，控辭不得，迫於衆論，強顏出謝，復作蟄培其封，腹下脹滿，隨班望絕。水曹亞卿，非養病坊，不得已又將辭也。萬口皆以爲不當去，在愚意，春間決欲出都門也。然所受濫恩，無路可免，已不勝其負素心，且無以見古人於地下，奈何奈何？此間有相知朝士，當初見僕上疏曰：“此翁猶未能無意於功名者。”滉數月思之，未得其說，至今日，始悟其言不無有理。蓋非疏則不來，不來則無此恩數故也。淺智之人，只見面前，未料其後，安能免於悔吝之至耶？自處疏脫如此，何論風色如何？惟願得遂歸願，結茅陶山之谷，與梧老及公輩，來往風流，

▶ 己未年 (明宗14, 1559년, 59세) 1월 2일 추정. 서울.

1) 忽：樊本 ‘忽’

少償餘年之債，足矣。今聞幹僧法蓮遽爾化去，此事又墮魔戲，極爲撓懷。老癯無可望，公年尙富力尙強，不可每諉諸人事之牽。蓋以公本來分數，已是多占地步，惟在勉之。《中庸》“博學之”以下，至“己千之”兩章盡之。（謹復。）

“博學之”以下五者，程子以爲廢其一非學也。蓋自非顏子之如愚，未有嘿然無言而能爲學者。公平生過自愼嘿，雖朋友間，未嘗一言及於論學。此僅足以取容於末世，非所以博學詳說而期於入堯·舜之道也。

KNL1211 (書-李叔樸-4) (癸卷27:27左)(樊卷38:4右)

與李大用¹⁾

頃因李²⁾公幹談公梅巖之勝，令人馳想不已。即日冬嚴，素履益冲？僕漳濱之苦，未有涯際，日覺衰憊。公幹倏來忽去，大成亦作逋客，塊坐溪齋，誰與開懷？不知公來定在何月何日？但積悠戀。徐君堂詠，似涉暗投之譏，只緣公囑之勤，蕪語塞責，可一笑投之醬瓿。曩聞看《心經》，看得意味如何？病中，時覺了了勝前，只於入手住³⁾脚處，未遽得力耳。無聊中作書漫及此，可笑。餘惟自珍益懋。不宣。(謹拜。))

▶ 己未年 (明宗14, 1559년, 59세) 11월 1일 추정. 禮安.

1) 初本 ‘與李大用【己未至月初吉】’

2) 李：養校 [‘李’字疑衍.]

3) 住：中本 ‘注’[부전지 ‘手住脚’未詳.[부전지 {‘注’恐是‘住’字.]

BNL1212 (書-李叔樸-5) (樊卷38:4左)

答李大用

昨枉話別，愧荷愧荷．示諭記文，果如來意．其間不能無無可去取處，前日未免疏於點檢，今依示塗抹而還之．蓋所去者，非曰不善，只是語涉冗長，冗長大害文體，故如是，甚覺爲僭竊也．幸垂諒照．西之換東，承悉矣．其末詐託荒飢之比，其說見《事文類聚》避禍類，王藹詐諷之語也．然覺得詐字有病，故今改詭字，并照．〈伊山規約〉，如示爲佳．

▶ 己未年 (明宗14, 1559년, 59세) 11월~12월 추정. 禮安.

BNL1213 (書-李叔樸-6) (樊卷38:5右)

答李大用【己巳】

邑人捧書至，具悉滿紙諭意，乃知其事之首末，公則不及止之勢，恨幹之之不爲¹⁾力止也。然而各官薦人雖多，監司擇其可而啓聞，例也。未卜此事之如何，若不去其言而啓來，則豈不爲人笑怒？慮慮。滉極以忝政權爲病，三辭得免，復還前職。仲春歸計已決，所慮難抽身耳。大成·幹之，各未修狀，爲致戀戀之意，幸甚。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1월 15일~30일 추정. 서울.

1) 爲：拾遺 ‘能’

KNL1214 (書-金富弼-1) (癸卷27:28右)(樊卷38:5左)

與烏川諸君【戊午】¹⁾

〔遙想居仁外除以來，僉候安勝.〕僕病甚不仕，蒙恩釋負，自愧無狀，日夕兢仄。竄，不意復職爲文昭齋郎，恐時情以父素餐而子蔭仕爲隴斷之賤，又深愧悚也。〔且適在遠地，苦寒困騎，何能及限²⁾？新曆尠得，只二件呈似，不能徧³⁾呈，恨恨.〕今榜後有人來云：“禮安士人，今不力業，或闕榜或小中。”悠悠之談，雖不足介意，其實吾鄉諸君自有以來此譏也。何也？此所謂業，固非眞學業。然諸君既不篤於此業，又不力於彼業，泛泛於中間，日月不居，其末反有出於彼下者。然則人言豈非惡⁴⁾石⁵⁾之生我乎？諸君其各勉旃。〔謹拜.〕

▶ 戊午年(明宗13, 1558년, 58세) 11월 23일~30일 추정. 서울.
金富弼(字 彦遇, 號 後澗堂, 本 光山. 1516~1577)

[編輯考] 退溪가 金富弼에게 보낸 편지는 60통인데, 癸本에 12통, 續集에 7통, 樊本에 41통이 실려 있다.

1) 上本 ‘與烏川諸君’

2) 限：上本 ‘恨’

3) 徧：上本 ‘偏’

4) 惡：擬本 ‘藥’

5) 惡石：中本에는 [부전지 ‘惡石’出《左傳》.]이 있다.

KNL1215 (書-金富弼-2) (癸卷27:28左)(樊卷38:6右)

答金彥遇【富弼○庚申】¹⁾

屏處寥闊，承問既慰，又奉喻及晦菴封事疑辨處，考據甚的，深荷深荷。向日面究此條所擬屬讀句絕，兩皆有疑。閒中思得如是屬讀，似勝於前所句絕者，故安生之歸，聊以呈質。然而終有未快於心。得示，乃知強以闕文爲完本而讀之，眞所謂郢書燕說之患，可笑可懼。曩在玉堂日，書館方印此書，以其所傳元本多刊闕，不敢自擅正誤，啓請令玉堂先校正元本而後傳印。玉堂廣求善本，只得一件²⁾，亦未免刊晦，乃將二本參互校定，書館逐旋取去以印之。故此書前五六卷，闕誤尤多，乃其未經玉堂校定前所印也。其後則不似其前之甚，然猶有此等闕誤而不知，此未知出於何館之誤，又或元本有闕而不覺，皆未知也。大抵觀古校書省，其任至重，今失其職如彼，固不足道。玉堂亦皆怠慢不力，不但病者只

▶ 庚申年 (明宗15, 1560년, 60세) 1월~9월 추정. 禮安.

1) 擬本 ‘答金彥遇【庚申】’

2) 件：上本 ‘本’

經校勘數卷而出，玉堂茫不知首末也。今幸得之，請於冊子上端書曰“某本術下有其術二字云云”，庶不至復遺忘也。（新粲之惠，感荷感荷。惟祈珍勉。不宣。謹復。）

BNL1216 (書-金富弼-3) (樊卷38:7右)

答金彦遇¹⁾

久訝旋駕之遲，承簡知好還，深慰深慰。但奮翼澠池，今亦失圖，不知情興如何？但能曠坦不介于懷，爲上策耳。呵呵。所云遭服，問兒子，知李士寬喪子，深用怛怛。金應順答簡及策題等錄示，荷幸荷幸。惇叙亦來云，其來咸昌耶？惟照。餘在後日。謹謝。

▶ 庚申年 (明宗15, 1560년, 60세) 1월~9월 추정. 禮安.

1) 拾遺 '答金彦遇【庚申】'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下

BNL1217 (書-金富弼-4) (樊卷38:7左)

答金彥遇

雪中垂訪，餘興悠然，復奉簡示，饋五山梁，可裕急
須¹⁾，感荷感荷。惟照。謹拜謝復。

▶ 庚申年 (明宗15, 1560년, 60세) 10월~12월 추정. 禮安.

1) 須：拾遺 '需'

BNL1218 (書-金富弼-5) (樊卷38:7左)

答金彦遇【壬戌】¹⁾

勝賞一違，江亭幽興，恒覺悄然．拙句冒呈，獲蒙璫報，
趣味俱新，無任珍荷慰滿之至．日者，尙牧寄詩來，亦
以此事相調戲，已有荒句答之，寫在別幅，并尙牧詩寄
去，幸冀僉覽．魚吞壞砌，又一戲劇，今後凡會，慎勿
預約，恐天高聽卑也．新粲拜惠爲感．餘俟後．謹此《心
經》送上，得此消息，喜當不寐．

▶ 壬戌年 (明宗17, 1562년, 62세) 7월 16일~30일 추정. 禮安.

BNL1219 (書-金富弼-6) (樊卷38:8右)

答金彥遇【癸亥】¹⁾

頃孤枉邀之意，但有愧慊。茲蒙辱書，荷幸又深²⁾。況
澆奠所需山梁等物，併累見饋，尤以感戢。明日定發，
惟照。餘在後面，謹拜謝。

▶ 癸亥年 (明宗18, 1563년, 63세). 禮安.

1) 拾遺 '答金彥遇'

2) 深：拾遺 '甚'

BNL1220 (書-金富弼-7) (樊卷38:8右)

答金彦遇

山間每患蒿苦不足，今又惠及蒿草一駄，溪齋等處，可免移床之苦，深謝深謝。餘俟後面，姑此拜謝。

▶ 癸亥年 (明宗18, 1563년, 63세) 추정. 禮安.

KNL1221 (書-金富弼-8) (癸卷27:29左)(樊卷38:8右)

答金彥遇[甲子]¹⁾

山齋亭午，正苦敲²⁾煩。蒙惠辱和詩³⁾，聯篇累牘，諷味三復，頓若清涼爽氣入牙齒⁴⁾洗襟抱，已失炎蒸⁵⁾之所在，不恨前日不作同遊也。不知近日閒中有何工夫？詩詞字畫，皆覺有進，深可歎⁶⁾尚。大抵他人勉強而不能，公等可能而不勉，乃自恃之過，見小之病，斯爲可惜。誠能反此而日征月邁之不已，其器業之成，豈區區如滉所能及哉？平日所懷，因事僭發，可笑。幸勿怪訶。((謹拜謝。浴椒諸君，何時而還？各煩致意。⁷⁾))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4월~6월 추정. 禮安.

1) 文草 '金彥遇謝復'[부전지 '答金彥遇'] [부전지 移錄於答彥遇書類.]

2) 敲：中本·定草本·庚本·擬本·樊本·上本 '敲'

3) 詩：文草에는 없다.

4) 牙齒：文草 '齒牙'

5) 炎蒸：文草 '蒸炎'

6) 歎：文草 '難'

7) 浴椒……致意：文草에는 없다.

BNL1222 (書-金富弼-9) (樊卷38:8左)

答金彦遇

避暑溪棚，忽¹⁾見侔來，披簡詠詩，且愕且慰，兩難爲懷。京奇，吾何得聞？恒年之改，旣非輕事，而日期亦非甚迫，乃有此奇，深可怪悶²⁾，不知所云，不知所云。前日荒句，聊以塞責，茲蒙辱和，氣古辭清，字體復端媚可玩，深以荷幸。迎客所改來往字，爲佳。雲漢災酷，人無秋望，加有此聞，奈何奈何？不具。謹復謝。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4월~6월 추정. 禮安.

1) 忽：中本·拾遺·上本 ‘忽’

2) 悶：拾遺 ‘憫’

BNL1223 (書-金富弼-10) (樊卷38:9右)

答金彦遇

侔問，感慰感慰。送示京書及奇如此，深可慮憫慮憫。¹⁾
然事似不關²⁾，至於推考之際，必有發明其無情之實，終
至無事，似可冀望耳。士敬·愼仲欲令僕通書于戶判云，
但戶判爲人甚疾因人請囑之事，故請則愈甚云云，滉何
敢強顏請之乎？茲未如兩君意，恨恨。奇別二幅還送，
惟照。謹拜。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12월 추정. 禮安.

1) 慮憫慮憫：拾遺 ‘慮憫慮憫’；上本 ‘慮憫慮悶’

2) 關：上本 ‘闕’

KNL1224 (書-金富弼-11) (癸卷27:30右)(樊卷38:9左)

答烏川諸君【乙丑】

入手新詩，可見僉君得花雅賞之佳趣，珍荷珍荷。彦遇詩“梅”上無紅字，終覺意欠，下紅字乃善。可行欲謝初平牧，甚善，但恐未必能踐言耳。愼仲詩“花時”字，果未穩，改以幽芳等語，何如？夾之詩惜不被古人稱賞，《養花錄》所云亦然。然唐人詩有“峽漲三川雪，園開四季花”，又陳簡齋詩“人間跌宕簡齋老，天下風流月桂花”，則此花非不被昔人稱賞，但甚稀罕，是可怪耳。惇叙詩“來自紫霞”之語，著題而新。彦遇別韻云云，詩人一時如此抑揚調笑，似不至太妨，但恐季君未敢承當耳。呵呵。方欲和呈此意，子厚來欲問字，未暇爲愧耳。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3월 추정. 禮安.

BNL1225 (書-金富弼-12) (樊卷38:10右)

答金彦遇愼仲【富儀】

投桃一介，瓊報滿把，愧荷深矣。乾坤太濩落，納涼亦
泛，挹清甚好，扁額當依。適李德弘輩步自道谷，不可
徒還，未暇酬和，爲恨。餘留面布。謹拜。

▶ 乙丑年(明宗20, 1565년, 65세) 6월 추정. 禮安.

KNL1226 (書-金富弼-13) (癸卷27:30左)(樊卷38:10左)

答烏川諸君

雲巖新覽，枕流舊遊，所得多矣。冒雨追問，感荷感荷。來時之興，非爲書院一事，溪山秋色，招人以往。繚繞東西，至暮乃返。其間偶或念及卜院事，則川南至月川下，雖間有可處，皆爲北向，有一處似可東向，終不近也。東村·凌雲臺，形勢環合，清絕幽夔，信異境也，而於卜院則有礙非一，亦經行僉卜處，則與前日僉見無異，乃在可否之間耳。((謹奉謝復。))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8월 추정. 禮安.

BNL1227 (書-金富弼-14) (樊卷38:11右)

答金彦遇惇叙【丙寅】

曾見彦遇書，知留玄風，今聞聯轡過豐山，馳想馳想。
樂安·順天來書，領慰。僕不幸又有此事，狼狽至此，再
上狀乞骸，未知發落如何，惶仄方深。得請則自此便歸。
伏枕困憊，未暇致悉，僉恕爲幸。

▶ 丙寅年 (明宗21, 1566년, 66세) 2월 13일~24일 추정. 醴泉.

BNL1228 (書-金富弼-15) (樊卷38:11右)

答烏川諸君

僉問又至，承荷曷喻？滉未獲命而敢歸，雖有故事，寧能家到¹⁾而戶曉耶？仄惕跼蹐，奈何？謹姑拜謝。

▶ 丙寅年 (明宗21, 1566년, 66세) 3월 16일~20일 추정. 禮安.

1) 到：拾遺‘道’

BNL1229 (書-金富弼-16) (樊卷38:11左)

答金彥遇

近爲酷熱所圍，憊病益甚，又多被外撓，殊無意緒。忽蒙簡問，副以佳句，洗此煩滯，欣荷欣荷。《心經》，謹領。疑義，率爾未報，當須後日。六絕，如或得意，亦當如右，今未有一句和答，愧不敏也。滉頃上辭狀，甚不得已，續聞時議多端，未知當作如何結末，惶仄靡寧，奈何？惠魚感感，版牘回納。都俟後面。謹復。

▶ 丙寅年 (明宗21, 1566년, 66세) 7월 11일~23일 추정. 禮安.

SNL1230 (書-金富弼-17) (續卷5:9左)(樊續卷5:11右)

與金彦遇

近日苦寒，門喪襄訖，僉候¹⁾如何？就中昨見大成傳衍櫟所聞於烏川者云：“安東判官欲以十八日來見滉，其暮公當邀宿於家。”不審信未？窩兒無此言，似爲虛傳，又恐彼欲不令滉預知，不告（於）²⁾窩，故窩不言也。明日雖來，可也，而以亡兄忌日，每遇此日，不得不有少忌諱。不意客來，奈何？欲佯辭之，又不知所傳之虛實。竊意公亦有邀意，則於其行不無相關，且距府不遠，未可佯人報此意退約否乎？十九以後至廿三以前，皆無他故，并知此處之，如何？煩悚不一。

▶ 丙寅年（明宗21, 1566년, 66세）12월 17일 추정. 禮安.

1) 候：拾遺·上本 ‘候’

2) 於：拾遺에는 없다；續草本에는 [추기 初本‘告’下有‘於’].[추기 添入.]가 있다.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下

BNL1231 (書-金富弼-18) (樊卷38:12右)

答金彦遇

山鷄二首，饋歲供祀，感荷感荷。適往溫溪，報謝闕然，
恨忤之至。謹拜謝。

▶ 丙寅年(明宗21, 1566년, 66세) 12월 하순 추정. 禮安.

BNL1232 (書-金富弼-19) (樊卷38:12左)

答烏川諸君【丁卯】¹⁾

僉念病老，聯名垂問，感慰不可勝．猛嗽稠唾，頭顙項背，聯掣妨痛，口舌乾涸，時有鬱熱，皆痰所爲也．此病爲吾宿患，盤據牢固，今又氣衰，卒難拔去．然以其曾經之證²⁾，已向差路，故不以爲懼，昨似³⁾頓減，今晨出門，更被小發，方此臥調，不能一一．謹拜謝．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1월 중순 추정. 禮安.

[編輯考] 中本·拾遺·樊本에는 이 편지가 BNL1233(書-金富弼-20) 뒤에 편차되어 있다. 편지의 작성 연대 추정에 의거해 순서를 바로잡았다.

1) 上本 '答烏川諸君'

2) 證 : 拾遺 '瘡'

3) 似 : 拾遺에는 없고, 한 칸이 비어 있다.

BNL1233 (書-金富弼-20) (樊卷38:12左)

答烏川諸君

卽承僉問，感荷感荷。滉在京疾甚，姑不言，途困河魚，到滎川，從李重任命藥，今得差歇，頗有生意耳。餘俟後面。謹拜。

頃惠僉書，得見於昌樂館，具悉.¹⁾

▶ 丁卯年 (宣祖 즉위년, 1567년, 67세) 8월 하순 추정. 禮安.

1) 頃惠……具悉 : 拾遺에는 없다.

BNL1234 (書-金富弼-21) (樊卷38:13右)

與金彦遇·琴夾之

雪沍，想僉候¹⁾益勝。就中監司在安東日，令窩寫〈晦齋行狀〉一通，勿擾中未及寫，告以歸家據家藏本傳上云，而來則家藏本在慶州 李全仁處未來，因致稽遲。窩想得慢責於監司矣。吾意又以窩書非但生澁，又多誤漏，欲得彦遇忘勞揮寫與之，懇懇。今送粘紙，須勉副爲幸。所謂家藏本，即前日夾之持去者也。²⁾

▶ 丁卯年 (宣祖 즉위년, 1567년, 67세) 12월 21일~24일 추정. 禮安.

1) 候：拾遺 '候'

2) 也：上本에는 없다.

BNL1235 (書-金富弼-22) (樊卷38:13左)

答金彦遇

煩得寫¹⁾寄行狀，且垂手翰示意，深荷且幸。滉欲得揮灑，非欲爲兒子修邊幅也，以兒書多闕誤，不得不借手，借手則須得君勞耳。今得諧意，感不可云，惟照諒。金伯純見過，應接之餘，草謝爲愧。朝報²⁾，看後當傳汾上。

▶ 丁卯年 (宣祖 즉위년, 1567년, 67세) 12월 25일 추정. 禮安.

1) 寫 : 上本 '寫'

2) 報 : 上本에는 없다.

KNL1236 (書-金富弼-23) (癸卷27:31右)(樊卷38:13左)

與金彥遇【戊辰】

〔聞君避寓，久未修問。春晚餘寒，想清履益勝。〕¹⁾ 僕近又上一疏，未知此疏入後事竟如何？今獨攜一小孫在陶舍，春事方殷，梅兄遇我非尋常，特以自無興緒，辜負天餉之厚，可歎。故人其知之否？〔謹奉問。〕²⁾

〔避所與道只村接近，其與權上舍審行相過從否？清涼山冒耕民來告曰：“已種麥，非遷徙之時。權生員以退溪之令驅逐我輩。”答曰：“汝輩冒耕靈山之罪人，人憎疾，故吾亦憎疾。然吾非官員，安得出令以逐汝輩乎？”公須爲我謝權君，雖遷，當避農時，且勿令衆小民歸怨於我。宰姪病人，喪偶用心，恐或加病，念不已也。〕³⁾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3월 15일경 추정. 禮安.

1) 聞君……益勝：拾遺에는 없다.

2) 謹奉問：拾遺에는 없다.

3) 避所……已也：拾遺에는 없다.

BNL1237 (書-金富弼-24) (樊卷38:14左)

與金彥遇

昨昨捧教書，習讀臨門，方行禮待時，君侔人來探，吾不知也。客去，乃知君到陶舍，良久待之，不至，使人問之，則君已還矣。因而審問知寂兒語來探人，以事勢如此，似難接待君，必緣此而去矣。客在時固難，客去後安有難奉之理？迷兒妄對，遠來空還，愧恨。滉今亦未蒙恩許，罔措奈何？謹謝。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4월 8일 추정. 禮安.

KNL1238 (書-金富弼-25) (癸卷27:31右)(樊卷38:15右)

答金彦遇

〔不意承簡問，慰此岑寂。滉避家塵冗，出在溪南茅舍，初六間亦無他故，在此或在山南書堂耳。陞左之事，因洪相病辭而李公新入，故循例而陞，稽謝半年，日俟罷免，而事與願違如此，惶悶無地。但循例之事，非別有除命之比，故有旨不來矣。〕¹⁾ 示詢行祭，累時連廢，果爲未安。但在禮文可據者，宗子越在他國，或因他故，不得行祭，則介子代行，有望墓爲壇之禮。又今宦遊者，行於京師或遠邑，似皆〔以²⁾〕奉神主以行者之事，如今避寓中設行之禮，未有考焉。蓋時享之禮，至重至嚴，非如俗節忌日薦新等禮可以隨宜行過，因已有故，舉家出避時，暫闕行，似亦無妨，如何如何？又有一焉，在他決難爲行，今所寓則乃是墓所，祭用百具無闕，若可無苟率未安之慮，量處所宜亦何。³⁾ 〔然意。惟尊照。不宣。謹拜復。〕⁴⁾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5월 1일~5일 추정. 禮安.

1) 不意……來矣：拾遺에는 없다.

2) 以：拾遺에는 없다；中本에는 [부전지 '似皆'以下, 疑有脫誤.][추기 傳本同.]이 있고, 樊本에는 [두주 上'以'恐'有'.]가 있다.

3) 何：拾遺에는 [부전지 疑有誤.]가 있고, 上本에는 [두주 '何'恐'可'字.]가 있다.

4) 然意……謹拜復：拾遺에는 없다.

BNL1239 (書-金富弼-26) (樊卷38:15左)

答金彦遇

聞有愆候¹⁾非一日，積抱馳慮，近日得聞差復，又深喜豁。前後未奉一紙之問，反蒙辱書來訊，愧不可勝，愧不可勝。滉此行出於狼狽萬不獲已，慚負宿心，值此炎溽，能保病軀，又不可必，嘆悶²⁾奈何？歸在九秋，好待相見，珍重珍重。謹拜報。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6월 23일~24일 추정. 禮安.

1) 候：拾遺 '候'

2) 嘆悶：拾遺 '歎悶'

BNL1240 (書-金富弼-27) (樊卷38:16右)

答烏川諸君

裴汝友至京，得睹僉書，洗空旅鬱，多謝。滉病行本遲，又緣朴郎病甚，滯驛於聞慶·忠州之間，遭大風雨於舟中，備嘗艱險，凡廿四日，始入城，困僵稽謝，今始詣闕矣。在途再辭，復不蒙恩，既入則上畏下恐，不得復辭，黯悶¹⁾將受，不知世間更有如此無耻事否？士敬爲親之屈，不可不變通處。謹復。

金泰和救朴郎之病，極意終始，可謂信義人也。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7월 24일 추정. 서울.

1) 悶：拾遺 '憫'

BNL1241 (書-金富弼-28) (樊卷38:16左)

答烏川諸君

近獲僉書，慰洗旅鬱，荷意良深。滉見事未徹，今次一來，初不悟其不來無妨之故，既來則事多出於意料之外，文衡實錄，病值冬月，皆所不堪，不得已力辭，幸皆蒙恩得免，但歸計漠然，時未有可乘之便。近雖欲爲乞退，煩瀆已多，恐難必遂。風霜淒凜，病懷何堪何堪？就中趙士敬赴東都後，爲況如何？彥遇屢¹⁾擬祠官，時未受點，未知點後行止何在？前聞趙士敬云：“僉意欲爲易東書院圖得公質書冊，今有可圖之勢。”第未知所欲得者何書，度其價物幾何，已令書館具錄四書·四經·《通》·《宋》等書價定幾匹以來，來即當更報。惟僉照。謹奉答。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9월 1일~14일 추정. 서울.

1) 屢：拾遺 '累'

KNL1242 (書-金富弼-29) (癸卷27:31左)(樊卷38:17右)

答烏川諸君

門中禍變，兄嫂奄至逝歿¹⁾，兩姪適出，皆未及見，痛慘之極，不可言喻。伏蒙僉念，遠致慰書，感荷尤深。滉因冬候異常，暖中病寒，續續請告不出，今已連月，惶愧而已。((惟僉照。曆書送上，縣人先持去，看標分²⁾占。謹拜復。))³⁾

告彦遇再書，知竟不至，已通銓⁴⁾曹遞差矣。祠官之路，冗散十年，自非奉親意如土敬之爲，固亦難於⁵⁾强作矣。安陰 林芸以社稷參奉來就一年，近已棄去。觀其人，純茂有學識，其去可惜，而無如之何也。((前惠川乾，領荷。))似聞鄉中諸君，涇渭太分，驕傲成風，斥蔑平流太甚。其被斥蔑者，咸懷忿怨，相謂曰：“彼視⁶⁾我輩如犬豕，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12월 중순 추정. 서울.

1) 歿：中本·定草本·拾遺·庚本·擬本·樊本·上本 ‘沒’

2) 分：上本 ‘公’

3) 惟僉……拜復：拾遺에는 없다.

4) 銓：中本·定草本 ‘詮’；定草本에는 [교정기 ‘銓’]이 있다.

5) 於：上本 ‘作’

6) 視：中本·定草本 ‘示’；中本에는 [부전지 ‘示’當作‘視’]가 있고, 定草本에는 [교정기 ‘視’]가 있다.

彼亦何異於人而敢如此？其源皆自某人而馴致。”某人指老拙也。老拙此身，空無一物，平生自視欲然，不敢妄有傲物輕世之心。夙聞鄉黨爲父兄宗族之所在，不可不敬謹自處，居鄉待人，每守此戒，庶幾終或免此薄德也。豈知今者首自先犯，至令諸君亦枉受此名也？滉在此默察時情，虛爲推獎者，旣難堪當，無故憎疾者，更深可畏。所以欲速去，潛深伏隩，以送餘年。而不意彼中亦有此風，不知何處可安此微蹤乎？願諸君深思之。⁷⁾

7) 告彥遇……思之：拾遺에는 없다；中本에는 低一字로 되어 있다.

BNL1243 (書-金富弼-30) (樊卷38:18右)

答烏川諸君【己巳】

累承僉問，感不可言．惇叙兩絕，亦荷和寄，甚佳．但首絕第三句有語病，欲改之云：“遙知獨念行藏事．”蓋作應知，則應字屬彼，而知字屬我，加之於此，不成語言，故改如此．於意云何？謹復僉位前．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1월~2월 추정. 서울.

KNL1244 (書-金富弼-31) (癸卷27:33右)(樊卷38:18左)

答烏川諸君[己巳]¹⁾

前月十一日書，未及修報，又得今十一日書，豈勝欣寫？承知各好，而彥遇有小愆度，懸邇²⁾又深也。老拙在此甚不穩，去意如翰，以水路畏怕春寒，退來朔初發船是計。但乞身節次殊不易，恐有阻礙，憂慮爲劇。聞溪上疫不好，稚孺有化去眼前之物，不覺心怛。未知到彼日，能已清晏，趁梅未落，共作一佳會耶？諸和梅詩，諷玩深荷。惇叙改句，當如戒也。郭景靜奄逝客中，不謂斯人而止於斯，歎惜不已。書院冊，幾盡粧來，令人持馱，偕我迎行人，至丹陽輸去，一馱恐不得盡輸也。((聞得屬公奴婢，信否？[書院事也。]³⁾))

▶ 己巳年(宣祖2, 1569년, 69세) 2월 하순 추정. 서울.

1) 中本·樊本·上本 ‘答烏川諸君’

2) 邇：定草本·庚本 ‘愆’

3) 書院事也：中本에는 [부전지 此非元註, 則去之無妨.]이 있고, 뒤에 ‘不宜’이 있다.

BNL1245 (書-金富弼-32) (樊卷38:19右)

答烏川諸君

僉惠勞問，感荷感荷。滉舟中屢¹⁾遭風雨，舍舟登陸，遇寒亦頻，猶幸保無他苦，得入山門，悅如一場噩夢之醒，忻釋如何勝云？後凋前患，尚有未快，殊爲馳懸。辱許僉枉，掃徑延企。不具謹謝。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3월 17일~29일 추정. 禮安.

1) 屢：拾遺 '累'

BNL1246 (書-金富弼-33) (樊卷38:19左)

答金彦遇

寒門告祭，一時並行，多所需具，得蒙念逮，俯垂惠濟，
感荷無以爲喻。伏惟照諒。謹拜謝復。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5월 3일경 추정. 禮安.

BNL1247 (書-金富弼-34) (樊卷38:19左)

答金彦遇

承悉愆度尙爾，增此忡¹⁾悵．老拙亦多衰疾，有妨閑趣，惟理自遣耳．節字絕，欲示和章，感荷．翹絕，非望報答，并煩惠和，悚佩尤多．況山廚得餉鮮，風味更佳耶？但索題書標，僕近覺頓衰，腕弱倍前，似難強作．且君書法自好，必欲借人，無乃好事之過耶？姑置几間，行當空面奉還，惟恕諒．謹謝．²⁾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5월 26일. 禮安.

[年代考]《退溪 李滉 (도록, 한국서예사특별전 21)》(예술의전당, 2001) p.160에 실려 있는 遺墨 끝에는 ‘己巳五月廿六日’로 그 작성 연대가 기록되어 있다.

1) 忡：上本 ‘沖’

2) 謹謝：遺墨에는 뒤에 ‘己巳五月廿六日.’이 있다.

BNL1248 (書-金富弼-35) (樊卷38:20右)

答烏川諸君

侂來僉問，感荷．滉無事來宿，行除禮將還，而爲校官所留且止耳．惟僉照．謹復．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8월 6일 추정. 禮安.

BNL1249 (書-金富弼-36) (樊卷38:20右)

答烏川諸君

崖路隔斷，出入澗岡，即夕艱到，承見僉問，感慰感慰.
謹奉謝.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8월~9월 추정. 禮安.

BNL1250 (書-金富弼-37) (樊卷38:20右)

與金彥遇

前獲瓊報，接客餘冗，修謝闕然，愧愧。“蒹葭倚玉”，只取韓子“倚玉難藏拙”之意，用之，恐未至於太謬。惟“庾風裁”，初作“庾公才”，竟換寫二字，認去聲爲平聲，疏脫可懼。諸書又不敢空回納，眞所謂攘臂下車者也。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8월~9월 추정. 禮安.

BNL1251 (書-金富弼-38) (樊卷38:20左)

答金彦遇

聞有新椒之行，適多雨水，馳系殊深．今審好還，想被洗以來，清福益勝矣．老者無他，只一味衰憊，寢寐¹⁾不安，悄悄遣日．承許欲枉，以爲荷幸．王草珍惠，感仰．謹拜謝．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8월~9월 추정. 禮安.

1) 寐：上本 '食'

SNL1252 (書-金富弼-39) (續卷5:10右)(樊續卷5:11左)

答金彥遇愼仲[己巳]¹⁾

得書，始知有浴椒之行，又云有添，殊以奉慮。僕近經送迎，還臥溪齋，秋風灑便，靜中有趣。但所謂十六絕，聊自遣懷，偶爲士敬强索寫與，已取傍²⁾人絕倒。若屢爲之，適得龍家之嗤。奈何奈何？早晚當爲寫他詩以塞責耳。新粳³⁾早餉，感荷感荷。(餘對客不一。)

▶ 己巳年(宣祖2, 1569년, 69세) 8월~9월 추정. 禮安.

1) 中本·拾遺·樊本·上本 '答金彥遇愼仲'

2) 傍：中本·拾遺·樊本 '旁'

3) 粳：上本 '梗'

BNL1253 (書-金富弼-40) (樊卷38:20左)

答金彦遇

承示辱和三絕，深以慰沃．所喻黃卷先師字，果不如漁火江楓四字．但相見與要看，亦無乃有相帶累耶？餘未縷¹⁾悉．謹謝．²⁾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9월 25일. 禮安.

[年代考] 《退溪 李滉 (도록, 한국서예사특별전 21)》(예술의전당, 2001) p.161에 실려 있는 遺墨 끝에는 '己巳菊月廿五'로 그 작성 연대가 기록되어 있다.

1) 縷 : 拾遺 '屢' [교정기 '縷']

2) 謹謝 : 遺墨에는 뒤에 '己巳菊月廿五.'가 있다.

BNL1254 (書-金富弼-41) (樊卷38:22右)

答金彦遇

惠送潛魚，感荷．今歲潛魚者¹⁾，或水漂或冰合，多不成捉，今何獨得而波及於山居耶？謹奉謝．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10월~12월 추정. 禮安.

1) 者：拾遺에는 없다.

BNL1255 (書-金富弼-42) (樊卷38:22右)

答烏川諸君

承見梅雪僉佳作，圭復之餘，襟韻¹⁾覺爽．當效顰²⁾酬謝，日已曛暮，寒燈眇眼，恐失於狀出清趣，姑俟後便，惟僉諒．謹復．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10월~12월 추정. 禮安.

1) 韻：中本·拾遺·上本 ‘韻’

2) 顰：拾遺 ‘顰’

SNL1256 (書-金富弼-43) (續卷5:10左)(樊續卷5:12右)

答金彥遇【庚午】

頃者呈梅詩，恐犯昔賢荒於詩之戒，亦或高明以詩多一塵而不甚領略。今忽承接辱和詩二首，思致灑然，若有得於梅兄之風韻，信乎詩道之無窮，而詩不厭多也。但挹清·雪月兩君，何惜同惠和耶？前日所得佳律，率爾扳和，今復浼呈，幸發一粲。

((來詩“梅興哀”‘興’，欲改‘亦’；“梅誰開”‘誰’，欲改‘難’；“既令後梅結幽冤”，欲作‘既令後凋梅幽冤’，如何?))

BNL1257 (書-金富弼-44) (樊卷38:22右)

答烏川諸君

不意曾孫兒奄至夭折，恐是老謬行未爲神祐所致，不任傷悼之至。雖在孩稚，所關非輕，尤深悲惻。伏蒙僉書問慰，何感如之？惟僉鑑。不具。謹拜復。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6월 5일~14일 추정. 禮安.

SNL1258 (書-金富弼-45) (續卷5:10左)(樊續卷5:12左)

答金彦遇·愼仲·惇叙·琴壖之

恸於阻冰¹⁾，歸思²⁾惓惓，美酒佳殽³⁾，追送踵至。笑舉數酌，還似對款，感忤難喻。若如共栖之樂，餘味無窮，恨人事多違，難常繼耳。謹謝。

告彦遇，拙詩掛壁不關，何煩求刻於彼耶？只膽藏院中，可矣。其〈玩月〉一律，則別爲一小刻，置之精一齋壁⁴⁾，似無妨。仍於末端小註云：“時，共讀《心經》，故未及之。”可也。⁵⁾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7월 16일경 추정. 禮安.

1) 冰：中本·拾遺·樊本·上本‘水’

2) 思：中本·拾遺·樊本·上本‘意’；續草本에는 [추가 ‘思’, 初本作‘意’.]가 있다.

3) 殽：續草本 ‘肴’[추가 初本‘殽’.]

4) 壁：上本에는 없고, [교정기 ‘壁’]가 있다.

5) 告彦遇……可也：中本·拾遺·樊本·上本에는 低一字로 되어 있다；續草本에는 [추가 初本 此四行下一字, 下十四板有規例, 依.]가 있다.

SNL1259 (書-金富弼-46) (續卷5:11右)(樊續卷5:12左)

答金彥遇

離索悄然，得書良慰。加以再和瓊律，諷玩之餘，恍如復對面論也。近日偶爾相聚，講貫所疑，得悟前日誤看處甚多，信乎切磋之多益。但各不能爲久住¹⁾計，未免怱怱趁課，正犯讀書法之大戒。歸來靜思，多不盡意處，爲可恨耳。新榮，逐年垂惠，感忤無已。謹拜謝。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7월 하순 추정. 禮安.

1) 住：中本·拾遺·樊本·上本‘駐’

BNL1260 (書-金富弼-47) (樊卷38:22左)

答金彦遇

侔示朝報，感荷．覽畢還上．就中偶有一律，并呈笑投．
謹拜．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7월~8월 추정. 禮安.

SNL1261 (書-金富弼-48) (續卷5:11左)(樊續卷5:13右)

答金彦遇

承悉來院中，第未知昨日之事，能無弊過了否？拙句改處等，書送。直方齋額，懸釘微斜，須令改釘。精一額粉落處，須令改施粉，爲佳。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8월 23일 추정. 禮安.

KNL1262 (書-金富弼-49) (癸卷27:33右)(樊卷38:22左)

答金彦遇

近荷僉訪，老昏如披霧也．示諭諸生詣闕陳疏事，不知下道諸人所見如何而云？若以謬見言之，滿朝公卿百僚，聞見當日事，必洞知首末，其言足以取信，猶不能以回天，草澤遐遠之士，豈能知當日事，勝於公卿百僚之知，而言¹⁾足以感動²⁾天聽乎？況以義言之，如我老臣者，似不當嘿嘿藏逃，所以不敢奮發而抗陳者，爲是故也．然當攻普雨時，鄙人之止吾鄉士，時人或以爲非，惟在諸公相時度義而處之耳．(山鷄，感感．謹復.)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8월~9월 추정. 禮安.

1) 言 : 定草本 '信'[교정기 '言']

2) 動 : 上本에는 뒤에 '二'가 있다.

BNL1263 (書-金富弼-50) (樊卷38:23右)

答金彦遇

賢胤之來，奉承示簡，慰幸良多。浼近日羸悴倍深，爲悶。¹⁾ 朴秀才遠爲尋來，誠可愛尙。但曾來四五人各執一業，又不可添多，欲令與他人共業，則秀才以爲未可，且僕畏寒，晦間將入溪舍，溪無可寓，皆將有散去之勢。秀才見如此，不留而去，恨愧無已。見叔令公能作清涼之遊則甚好，但已不及丹楓之時，若失²⁾數日之間，已寒，難如計耳。謹拜復。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9월 21일~26일 추정. 禮安.

1) 悶：拾遺 '憫'

2) 失：上本에는 뒤에 '此'가 있다.

BNL1264 (書-金富弼-51) (樊卷38:23左)

與金彥遇

數日，想益佳。具景瑞處寄簡即傳，如有回簡，亦不須
俾來，只因往來便風示及，爲佳。非有急幹也。謹白。
此簡則毋¹⁾滯爲幸。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9월~10월 추정. 禮安.

1) 毋：拾遺 '無'

KNL1265 (書-金富弼-52) (癸卷27:34右)(樊卷38:23左)

答金彦遇

《江鮮佳惠，感荷.》) 見叔居官而不忘向學，每有妨工奪志之歎，此古今仕者之通患。然朱子云：“他自膠擾，我何與焉？”然則官事之能妨奪與否，亦在其人之學不學勉不勉如何耳。至如我輩，無妨奪而自不能勉學，恐不暇爲見叔謀，當自謀自責也。示詩甚佳，或少自反之意，故妄言以相勸，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謹拜謝.》)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9월~10월 추정. 禮安.

BNL1266 (書-金富弼-53) (樊卷38:24右)

答金彥遇

今朝有人傳“安伯今夕來宿陶山.” 又云：“御史明當歷此.” 其言必不可信，承示非虛矣．意必府伯與御史交厚，故相約而來耶？日寒風緊，出江舍殊難，但溪間無接客處，當出以候之耳．餘俟面不一．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10월 8일 추정. 禮安.

BNL1267 (書-金富弼-54) (樊卷38:24左)

答烏川諸君

江鮮風味，又以分餉，愧荷愧荷.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10월 추정. 禮安.

BNL1268 (書-金富弼-55) (樊卷38:24左)

答金彥遇

間闊承惠音，爲之爽然。月瀾之遊，實有所爲，及客過聞之，家田亦在抽牒云，在家遇此客，尤多未安。處之似稍得宜，然猶有未安者，奈何？《心經》，近與人點檢，自多有未曉處，蓋不獨在君爲然也。潛鮮餉及山廚，愧荷之至。謹奉謝復。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10월 추정. 禮安.

BNL1269 (書-金富弼-56) (樊卷38:25右)

答金彦遇

苦蒿又蒙惠濟， 可免床床之濕。 惠雉又感感。 近患痰嗽， 擁爐度日， 阻懷悠悠。 謹謝。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10월~11월 추정. 禮安.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下

BNL1270 (書-金富弼-57) (樊卷38:25右)

答金彦遇

前面正如來示. 新粲·銀¹⁾鮮, 猥蒙珍饋, 荷感又深. 惟
照. 謹此不具以謝.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10월~11월 추정. 禮安.

1) 銀 : 中本·拾遺·上本 ‘銀’

定本 退溪全書 回

BNL1271 (書-金富弼-58) (樊卷38:25右)

答金彦遇

百尾潛鮮，感惠風味．謹謝．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10월~11월 추정. 禮安.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下

SNL1272 (書-金富弼-59) (續卷5:11左)(樊續卷5:13右)

答金彦遇

前日客聲與魚簡偕到，客竟至而魚不來，今日客聲纔¹⁾
聞，旋報不來，而魚簡與魚偕至。世閒²⁾他事，亦多類
此，閒中又一笑也。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10월~11월 추정. 禮安.

1) 纔：中本·拾遺·樊本·上本‘才’；續草本에는 [추가 ‘纔’, 初本‘才’.]가 있다.

2) 閒：中本·拾遺·樊本·上本‘間’；續草本에는 [추가 ‘閒’, 初本‘間’.]이 있다.

KNL1273 (書-金富弼-60) (癸卷27:34左)(樊卷38:25右)

答金彦遇問目【心經】¹⁾

《復之初九章，南軒註“如分桐葉”者，何謂耶?》

《心過始萌，絕惡而復善，更不萌作於中，如成王所剪之桐葉，更不復續云云．蓋其事本不相類，但取既剪絕不復續之意耳.》

《樂記》章《程子》註“三十六楮”，‘楮’，何物耶?

‘楮’，《字書》“居責切．大車輓也”，與此義不應．疑彼俗借此字呼窻隔，如今俗借以²⁾箭³⁾字呼窻隔耳．

“君子樂得其道”章，《王信伯曰條》：“天若知也和天瘦.” 《何謂耶?》

此未知其上所說何事，似難質言．然有二說，一謂“吉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10월~11월 추정. 禮安.

1) 中本·樊本·上本 ‘答金彦遇心經問目’；庚本에는 [부전지 心經問目]이 있다.

2) 以：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3) 以箭：中本 ‘以前 [부전지 ‘以前’恐‘箭’字之誤.]

凶禍福之來，天也。惟人不能與知，故天亦無事。若使人人豫⁴⁾知其將然，則祈求禳免，不勝其紛紛，天亦不堪其苦，爲之瘦損矣。”一謂“所云之事，天若知之，則天亦悲苦，而爲之瘦損矣。”二說中，上說近是。如東坡〈僧伽塔〉詩“每到有求神亦倦”之意也。

“君子反情”章，(《西山真氏》)小註“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何謂耶?》)

“子貢觀於蜡，子曰：‘樂乎?’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云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註：“若狂，言飲酒醉甚也。未知其樂，言醉無禮儀，方且可惡，何樂之有?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爲一日之歡，是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今按，百日泛言終歲，日數之多也。此言暫戲無妨也。

“牛山之木”章，(《程子又曰》)註“一串數珠”，(《何謂耶?》)

‘數珠’，僧家念珠也。彼念念數此珠，以爲操心之法，

4) 豫：中本·定草本·樊本·上本‘預’

本非心法之善者，與其常念一個中字，爲中所亂，反不如與一串數珠，以爲操持之節度，猶爲彼善於此也。

“周子《通書》”章，((朱子又曰))註“敬字上崖”，((“上⁵⁾崖”，何謂耶?))

‘崖’當作‘捥’，或作‘哱’，用力推行之意。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章，((程子⁶⁾又曰))註“一棒⁷⁾一條痕，一摑⁸⁾一掌血”，((何謂耶?))

‘棒’⁹⁾，部項切，杖打也。‘摑’，古獲切，手打也。杖打而隨杖有一條痕，手打而隨手有一掌血，皆言打之猛痛也，謂說得痛快。

“尊德性¹⁰⁾齋”章，((朱子))註“血戰相似”，((“血戰”，何謂耶?))

5) 上：上本‘下’

6) 程子：中本·樊本·上本‘朱子’

7) 棒：中本·定草本·庚本·擬本·樊本·上本‘棒’

8) 摑：定草本‘摑’

9) 棒：定草本·庚本·擬本·樊本·上本‘棒’

10) 性：中本에는 없고 [부진지 恐當有‘性’字.]가 있다.

‘血戰’，不計死傷，見血鑒戰也。言學問思辨，厲志發憤，不得不措，痛理會如此。

〔又朱子註“一個坯子”，‘坯子’，何物耶？〕

〔‘坯’當作‘坏’，音杯，未燒瓦也。〕

“杜撰捏合”之意，猶未詳，〔故亦稟。〕

無事實而撰造言語，謂之‘杜撰’。‘捏’，乃結切，捻聚也，謂以指執物而聚之。若不窮理而爲學，未免以不知爲知，其弊必至於撰造無實之言，捻合無義之事，以自欺欺人也。

“生死路頭”，〔何謂耶？〕

此有三重說，以生死與義利分類，義，生之類也，利，死之類也，如善惡之分陰陽也。又人蹈義，則順人神，履坦道，是生之路也；貪利者，犯刑憲，落坑塹，是死之路也。又心，生道也。爲義者，心安而生道不害，其身常在生路頭也。爲利者，理滅而心都死了，其身常在死路頭也。

KNL1274 (書-金富儀-1) (癸卷27:36左)(樊卷38:28右)

答清涼山讀書諸君【甲子】

同在山中，不知其遊方之外，出山回首，方覺在山者如登仙也。一紙之來，慰幸不可言。路中雖雨，子美所謂“不滑道”者，好還溪上。但農悶¹⁾不蘇，奈何？（惟僉照。僧還勉倦，草草奉報.）

▶ 甲子年(明宗19, 1564년, 64세) 5월 추정. 禮安.
金富儀(字 愼仲, 號 挹清亭, 本 光山)

[編輯考] 退溪가 金富儀에게 보낸 편지는 21통인데, 癸本에 4통, 續集에 6통, 樊本에 11통이 실려 있다.

1) 悶 : 中本·樊本·上本 ‘憫’ ; 定草本 ‘憫’

BNL1275 (書-金富儀-2) (樊卷38:28左)

答金愼仲【富儀○乙丑】¹⁾

承書知好還，喜倒喜倒。僕粗遣。子精書信，亦喜接得。
惟照。餘俟面一。適對客草草。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5월~12월 추정. 禮安.

1) 中本·拾遺 ‘答金愼仲【乙丑】’

SNL1276 (書-金富儀-3) (續卷5:12右)(樊續卷5:13左)

答金愼仲

新霽高亭，望山得句，念及溪叟，分惠佳興，欣荷深矣。
率爾和呈，惟僉發一笑。清潤香小¹⁾許，奉添雅趣。不
宣。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5월~12월 추정. 禮安.

1) 小：中本·樊本·上本 ‘少’；續草本에는 [추기 ‘小’, 初本作‘少’.]가 있다.

BNL1277 (書-金富儀-4) (樊卷38:28左)

答金愼仲

侂來書喻，知己稅駕，向慰向慰。冒寒行苦，豈宜旋作
出入？僕亦近添時令，四五日呻吟，今僅甦解，餘毒尙
烈¹⁾，涕唾虛憊，擁爐度日耳。惟照。不具。

▶ 乙丑年(明宗20, 1565년, 65세) 12월 추정. 禮安.

1) 烈：中本·拾遺 ‘裂’；中本에는 [부진지 ‘裂’字未解, 疑‘烈’.]이 있다.

BNL1278 (書-金富儀-5) (樊卷38:28左)

答金愼仲【丙寅】

忝來辱書，兼得令伯書，深慰旅鬱。僕上狀乞辭，今已十餘日，尚未得發落。意或其人道病，或有他患，不勝疑悶。¹⁾ 然自度身病，難以度嶺，明欲還下榮郡以俟，如得請則便回，萬或不得，須當再辭。其間留待之處極難，慮慮。士敬爲祠官，不知何以處之？家貧祿仕，古人不辭，但無僕馬，此第一難事，如何如何？餘懷無聊不一。²⁾

令伯在南，今不修報。³⁾

▶ 丙寅年 (明宗21, 1566년, 66세) 2월 8일~9일 추정. 禮安.

1) 悶：拾遺 '惆'

2) 一：上本에는 없다.

3) 令伯……修報：拾遺에는 없다.

SNL1279 (書-金富儀-6) (續卷5:12右)(樊續卷5:13左)

與金愼仲·惇叙·琴堧之1)

前來畫幅與諸紙皆回去，僉照。就中樂安所求，當初不思而奉諾，更思之，皇華作屏，所以歌頌使命，以此設張官廨，人皆曰某人所書，似非老病廢棄者所當爲也。遂不敢開封，并收納去。幸以此意細陳于樂安而還之。不然，他人傳囑，尙多勉從，況於伯榮敢有所託乎？謹白。

▶ 丙寅年(明宗21, 1566년, 66세) 3월~윤10월 추정. 禮安.

BNL1280 (書-金富儀-7) (樊卷38:29右)

答金愼仲¹⁾

頃因彦遇書，知公等鍊業上寺，謂方矻矻埋頭，乃能閑
及批風抹月事耶？甚慰甚慰。望山詩，曾以彦遇見示其
和句，拙和以去，想未及達。并今和歌字一絕錄在別幅，
笑覽爲幸。安道雖行計如彼，人馬望後方入，想今始離
京耳。滉衆論甚喧，又多慮外駭愕事，日夕仄惕俟罪。
謹復。

▶ 丙寅年 (明宗21, 1566년, 66세) 윤10월 17일~18일 추정. 禮安.

1) 上本에는 제목이 없다.

BNL1281 (書-金富儀-8) (樊卷38:29左)

答金愼仲惇叙

聞惇叙之還有日，今又承僉簡，知皆好還無傷處，深用欣慰。但安道待騎馬欲發云，而其父適出他，尚未送馬，慮慮。士敬事，可喜。愼仲·夾之前來紙，浣墨納還。愼仲餘紙二幅，以其摺界分明好寫，故留欲自占，幸勿訝也。

雖無傷處，遠道餘憊，何必速枉？徐俟有興，可也。

▶ 丙寅年 (明宗21, 1566년, 66세) 윤10월 하순 추정. 禮安.

BNL1282 (書-金富儀-9) (樊卷38:30右)

答金愼仲【丁卯】

近聞¹⁾遭服，修吊闕然，愧歉之餘，承問感慰。病時，雖
或願²⁾問，纔未面款，反多未安，正未須爲恨也。南行，
想因赴試，勉旃勉旃。謹拜復。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禮安.

1) 聞：上本 '問'

2) 願：中本·拾遺 '顧'

KNL1283 (書-金富儀-10) (癸卷27:37右)(樊卷38:30右)

答金愼仲【富儀○丁卯】¹⁾

((侔示書中，具悉佳況，慰遣思鬱。拙者老病憤憤，且爾度日。二圖分占，豈曰疊得？假令有疊，亦豈有還者耶？))²⁾ 索取渾儀·璣衡，付來使呈上。但渾儀多未合制，璣衡則前造者久漸壞缺，方欲改造，以無工人可指授者中輟。今去者，乃李宏仲所製，尤似未盡，又諸環多變而邪³⁾拗，不可回⁴⁾轉，不足依樣，須更深究本文元制而去取合度，庶不至大段疏舛也。((惟照諒。⁵⁾ 不宣。謹拜。))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禮安.

1) 中本·拾遺·樊本·上本 ‘答金愼仲’，擬本 ‘答金愼仲【丁卯】’；中本에는 [부전지 ‘富儀’]가 있다.

2) 侔示……者耶：拾遺에는 없다.

3) 邪：中本에는 [부전지 ‘斜’][부전지 傳本亦作‘邪’.]가 있다.

4) 回：中本·定草本·拾遺 ‘迴’

5) 惟照諒：拾遺에는 없다.

BNL1284 (書-金富儀-11) (樊卷38:30左)

答金愼仲【戊辰】

近甚阻闊，亦聞彦遇避出，欲寄一字之間，因循至今，今得來簡，慰釋不可言。伯榮得邊遠殘府，雖云武班階梯職，殊極悵懷。竊兒失騎，塞翁之達，未足深恨。但非已騎，借而失之，是爲大悶¹⁾耳。示詩四首，意思皆佳，拙者何知措手於其間？試就所詢而觀之，首律二三四，不見有病，但“邑虎”“虎”字，改作‘竹’字，何如？“齋琴鶴”“齋”，改隨爲‘佳’。“出流”之‘流’，單舉無妨。“泛幕”“泛’，改‘入’何如？末詩山野之聯好，末句微有未穩，亦非深病。此外以鄙見言之，“從今遙隔宓琴絃”“遙隔”二字，有未穩者，郭君今已去縣，何得云遙隔宓絃耶？欲改“遙隔”作‘長憶’，何如？適以客到，未悉草復。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3월 15일경 추정. 禮安.

1) 悶：拾遺 ‘憫’

SNL1285 (書-金富儀-12) (續卷5:12左)(樊續卷5:14右)

答金愼仲別紙【戊辰】¹⁾

昨書因客，草率未盡，爲愧。來詩第二絕“梅開早晚，欲久留清香”之意，未見有意思不明處。第三絕“胎仙”字倒用，果爲未安，欲改作“庭院鶴徘徊”，何如？律詩“一笑餘”之語，無病。“羞桃杏”，亦非有病，但以對“擁草廬”，則於對爲未穩耳。右皆以來示所及言之。愚見第三絕“心期已悞堪惆悵”，欲改作“遙知苦眼²⁾心期悞”。其下云云，則上二句與末句，意思方通貫明白，而有餘味矣。如何如何？示詢“將祭中廢，其備物難處。”此未有前記可據，處之誠難得宜，不敢妄爲之說。然若終未得前據而以意處之，則其可留以待後需者，謹藏以俟之，其餘以分諸門長族人，勿以褻用，則未知可否如何？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3월 16일경 추정. 禮安.

1) 中本·拾遺 ‘別紙’

2) 眼：中本·樊本·上本 ‘恨’

BNL1286 (書-金富儀-13) (樊卷38:31右)

答金愼仲

拜領詩簡，幽憂¹⁾頓豁。梅花晚發，彼此皆然。頃於陶山，孤賞頗適，只有不與僉會之歎。今見雅意，實獲我心，尤以欣然也。欲效顰²⁾一二，裴汝友適到，對語未果，隨後當有奉報不敢忘。惟照。不宣。謹拜³⁾復。

▶ 戊辰年(宣祖1, 1568년, 68세) 4월 추정. 禮安.

1) 憂：上本 '懷'

2) 顰：拾遺 '嘖'

3) 拜：上本 '奉'

BNL1287 (書-金富儀-14) (樊卷38:31左)

答金愼仲

頃見夾之·惇叙，知公往居仁。今示隨令伯往返平恩，然則令伯證良已，可以出入，喜賀。僕觸熱長途，未發行而先有所苦，退期臥調，僅似少可。應接之有妨調息，正如所喻。暑藥，煩爲問示，深荷厚意。當求於安東以去。《傳疑》，收領。惟願僉各珍勵。不宣。謹復。

▶ 戊辰年(宣祖1, 1568년, 68세) 5월 하순 추정. 禮安.

BNL1288 (書-金富儀-15) (樊卷38:32左)

答金愼仲

承示區字在虞部者，可爲區域區字之義，果如是。滉只據《韻會》而言之。奇夜語，古有之，忘記而併詆之，皆妄也。乃知不能眼高一世，而率意任見評人文字，誠爲難事，可作深戒也。但又有一於此，凡此等新創僻語，從上下映帶回護語，精采發揮，而成好語者有之¹⁾。不然，孤單用之，則未免成不好語。古詩既以月從雪後皆映帶於上，而又以天向梅邊有別春回護於下，故²⁾其語新而好。公則只以雪月字直下於上，而又以呈字玷累於奇夜之間，安得爲好語耶？又況古人既以奇夜對別春，公又因而作對用之，其可謂不巧於作儉者矣。亦一呵。《朱子年譜》，齋中有數件，不記何者爲改正後所印，故二件送上，照考何如？又一二件在亂帙間，未能搜出，

▶ 戊辰年(宣祖1, 1568년, 68세) 6월 1일~25일 추정. 禮安.

[編輯考] 樊本에는 이 편지가 KNL1289(書-金富儀-16) 뒤에 수록되어 있으나, 편지를 쓴 날짜를 추정했을 때 그 앞에 오는 것이 맞으므로, 순서를 바로잡았다.

1) 有之：上本 ‘之有’

2) 於下故：拾遺에는 없고, [부전지 ‘護’下有‘於下故’三字.]가 있다.

姑送此耳。惇叙一件，要題書目來此，而與齋中者混未別出。其以此數件示惇叙，若其已件，仍³⁾以授之，爲佳。謹復。

3) 仍：拾遺 '因'

KNL1289 (書-金富儀-16) (癸卷27:37左)(樊卷38:32右)

答金愼仲【戊辰】¹⁾

((頃喜僉君來顧，不覺飲至昏醉，追想汗汗．書來，復以慰釋，幸幸．兒子循例一轉，事在憂喜之間．聞其欲以來月下來，是所喜耳．))²⁾ 璣儀敝³⁾壞將棄，得蒙修完，亦深佩荷．⁴⁾ 示喻兄弟間贈遺過重，所處之宜，似當以“父母有賜，辭不得，藏以待乏”之義處之．然事⁵⁾非一概，正當臨時，度宜懸斷爲難．若我誠空匱，兄推衍溢以周之，膠守藏待之說而不用，於兄之心安乎？如或我亦非無此物，兄所遺果出於太重太頻⁶⁾，於我受之，實所未安，則以所云云之類處之，乃爲得宜．最不可有矯情太苦之行．未知如此如何如何？((謹拜⁷⁾．))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7월 하순 추정. 서울.

1) 中本·拾遺·樊本·上本 ‘答金愼仲’

2) 頃喜……喜耳：拾遺에는 없다.

3) 敝：拾遺 ‘廢’；上本 ‘弊’

4) 佩荷：中本·拾遺·定草本 ‘佩荷佩荷’；定草本에는 [뒤의 ‘佩荷’에 말거표시]가 있다.

5) 事：拾遺 ‘似’

6) 頻：拾遺 ‘煩’

7) 謹拜：拾遺에는 없다.

《山門又有車馬聲息，尙未知虛實，頗撓⁸⁾靜味.》⁹⁾

8) 撓：中本‘有’；中本에는 [부전지 下‘有’字恐誤, 傳本‘有’作‘撓’.]가 있고, 樊本에는 [두주 下‘有’字, 傳本作‘撓’.]가 있다.

9) 山門……靜味：拾遺에는 없다.

BNL1290 (書-金富儀-17) (樊卷38:33左)

答金愼仲[己巳]

惠書幸荷. 前日既相抗拒, 今日又以訂改等事相投攪, 皆非老者安之之¹⁾道, 君之不思聖訓, 不亦甚乎? 然以所示觀之, “懷才無害殄國”之‘殄’字, 雖本詩語, 似乎太重, 只作“瘁國”, 何如? “五馬貴”‘貴’字, 果生, 改‘駕’字, 何如? “作宰臨”‘臨’字²⁾, 無妨. 又妄意“翹南服”, ‘翹’字未穩, 改‘起’字, 何如? 士敬適來, 畏寒縮坐, 草草.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10월~12월 추정. 서울.

1) 之 : 拾遺에는 없다.

2) 臨字 : 拾遺 ‘字無’[교정표시 ‘臨字’]

KNL1291 (書-金富儀-18) (癸卷27:37左)(樊卷38:33左)

答金愼仲惇叙【庚午】

兩君四詩，翩翩入手。捧玩吟味，宛若疏影暗香之伴，婆娑襲懷袖也。但愼仲辭長句，代以絕句，似未盡耳。然句之多少，亦不必計也。今年梅詩，當止於此。去年都下所玩梅盆，好事者付安道送來。冬來亦欲效愼仲造化手段，將見至月開花，臨時當再拜問法也。〈挹清十二詠〉，不記元稿置處，搜得寫呈，但後凋翁亦有徵索，良非老病人安樂法，恐不能一一應副，被¹⁾訶叱也。昨見士敬，聞其醉墮水中，臥看天星，訝是驪江船上，其事可笑。恨無顧·陸輩作畫看也。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3월 27일~30일 추정. 禮安.

1) 被：上本 '彼'

SNL1292 (書-金富儀-19) (續卷5:13右)(樊續卷5:14左)

答金愼仲

暫面久阻，書至慰豁。老拙斂退就懦，塵慮之有關心者，未盡消遣，時尋舊業，墜失滋多，可懼可懼。〈草亭十二絕〉，觀其題語，亦可想閒中雅趣。早晚欲以¹⁾效嘖²⁾，而時未敢以遲速爲報，惟照諒。謹奉復。

〔禮關使移謄草送上，傳覽爲佳。〕

▶ 年月未詳。禮安。

1) 以：中本·樊本·上本‘一’

2) 嘖：中本·樊本·上本‘顰’

SNL1293 (書-金富儀-20) (續卷5:13左)(樊續卷5:15右)

答金愼仲

雪中詩到,“庭下踏作瓊瑤迹,案上插對姑射姿.”深荷
分清佳意.不具.

▶ 年月未詳. 禮安.

SNL1294 (書-金富儀-21) (續卷5:13左)(樊續卷5:15右)

答金愼仲

江鮮入眼，風味自別。副以好詩，玩誦之餘，不任佩荷。
素月斜陽，何須問其先後耶？古詩疑亦或有之，姑未記得耳。家兄來，適與幹之·大用同坐。草草謝復。

▶ 年月未詳。禮安。

BYL1295 (書-金富仁-1) (樊遺內卷4:1右)

答金伯榮【富仁○乙卯】

遠承垂問，仍審體候安穩，喜慰喜慰。僕還鄉，添得濕證¹⁾，又眞姪得病數日，奄忽夭折，痛割²⁾之餘，病尤甚，爲憫爲憫。³⁾大生員證亦彌留至今，汾川令公近頻頻失攝，皆爲奉慮無已。君適守遠地，進退勢難，想深憂念。監司前書簡，略修而送呈否？量意⁴⁾處之。惠送珍墨與海味，遠地念及，感荷難喻。惟冀珍重自愛。不宣。謹拜謝復。

▶ 乙卯年 (明宗10, 1555년, 55세) 4월~5월 추정. 禮安.

金富仁 (字 伯榮, 號 山南, 本 光山, 1512~1584)

[編輯考] 退溪가 金富仁에게 보낸 편지는 5통인데, 續集에 1통, 樊本에 4통이 실려 있다.

1) 證：拾遺 ‘瘡’

2) 割：拾遺 ‘豁’

3) 爲憫爲憫：拾遺·上本 ‘爲憫爲憫’

4) 意：拾遺 ‘宜’

BYL1296 (書-金富仁-2) (樊遺內卷4:1左)

與金伯榮【壬戌】

炎路驅馳，雖若有勞，青油談笑，古所云樂，想氣味益佳勝矣。就中河東宰曾送紙求書，既書無因寄送，今以奉煩，幸抵彼縣爲傳付之，何如？彼乃在京時，洞內之人，不得已速傳之事，故敢此。惟照。謹奉白。

▶ 壬戌年 (明宗17, 1562년, 62세) 4월~6월 추정. 禮安.

BYL1297 (書-金富仁-3) (樊遺內卷4:1左)

答金伯榮【甲子】

承書，知有欲辭之意，不知何至此耶？恐亦不可輕決也。僕僅保病耳。順天令公被推事，可慮可慮。吾縣城主亦以癸亥年條掌院所納陳省疊成事被推，未知其終，闔境深悶深悶。¹⁾ 惠物，感荷爲深。惟祈迓新多福。謹復。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1월 추정. 禮安.

1) 深悶深悶：拾遺 ‘深憫深憫’

BYL1298 (書-金富仁-4) (樊遺內卷4:2右)

答金伯榮¹⁾

承辱書佳況，欣慰。僕依舊，但以言行不相副，不見信於人，爲恨耳。呵呵。惠物依前甘受，感忤而已。中間似有來意云，今知未果，悵悵。餘惟茂迓新休。謹復。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1월 추정. 禮安.

1) 中本 '答金伯榮【乙丑】'

SNL1299 (書-金富仁-5) (續卷5:14右)(樊續卷5:15左)

答金伯榮【乙丑】

〔遠承惠問，知動止佳勝，欣慰欣慰.〕滉粗保。但國恤時，尤以退在爲難，適以辭狀命遞同知，稍以爲幸。示喻墓¹⁾祭事，卒哭前行之，似甚未安，不可以素饌行之故也。未知如何如何？伏惟尊量處之。〔惠送扇柄，與門中分之，深謝深謝。謹拜謝.〕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5월 추정. 禮安.

1) 墓：中本·樊本·上本 '廟'；續草本에는 [추가 '墓祭'之'墓', 初本'廟.』가 있다.

BNL1300 (書-琴應夾-1) (樊卷38:34左)

答琴夾之【應夾○甲寅】¹⁾

在此見榜，固知君前後連捷，不任忻慶。顧未及修賀，忽奉問札，豈勝慰忤慰忤？僕今冬仍作旅人，他無足言。山梁遠惠，感佩深矣。寒天，惟冀保鍊珍重。不具。謹謝復。

▶ 甲寅年(明宗9, 1554년, 54세) 10월 추정. 서울.
琴應夾(字 夾之, 號 日休堂, 本 奉化, 1526~1596)

[編輯考] 退溪가 琴應夾에게 보낸 편지는 40통인데, 庚本에 4통이 실렸고, 續集에 5통이 실렸으며, 樊本에 31통이 추가로 실렸다.

1) 拾遺 ‘答琴夾之【甲寅】’

SNL1301 (書-琴應夾-2) (續卷5:14右)(樊續卷5:15左) (樊卷31:16左)

答趙士敬·琴夾之【丁巳】¹⁾

貴蒼頭來傳²⁾辱書，承僉履佳勝，無任慰喜交集。如僕病劣依然，秋風澗壑，第切懷人之思，屈指計日，僉君捷歸不遠，翹企翹企。(餘付惇叙，不多及。謹復。)

告夾之。賢妹寘妻，除喪日欲攜神主往奉化，門族皆以爲不可，又欲歸烏川，吾門僉意亦以爲未安。假令不得已送彼，姑待後日別家，然後送之乃當。而婦人性專固執，哭泣不食，若不聽許，終不求活云。哀痛不可忍，不得不從其願，明當送歸于烏川。然想無安

▶ 丁巳年 (明宗12, 1557년, 57세) 8월 7일. 禮安.

[編輯考] 이 편지는 趙穆과 琴應夾 두 사람에게 보낸 편지로서 趙穆에게 보낸 편지를 모아둔 中本에서는 卷12上和 琴應夾에게 보내는 편지를 모아둔 卷21에 중복수록 되어 있다. 다만 ‘告夾之’ 이하의 추신은 卷21에만 수록되어 있다. 이 편지는 庚本에 수록되지 않았다가 續集을 편성할 때 권5 琴應夾(字 夾之)에게 보내는 편지 중 첫 번째 편지로 수록되었다. 그런데 樊本에서는 續集 권5에도 수록하고 또한 內集 권31 趙穆에게 보내는 편지들 가운데 한 편으로 수록하였는데, 다만 ‘告夾之’ 이하의 추신 부분은 刪節했다. 여기에서는 편의상 여기에 실었다.

1) 初本 ‘仲秋初七日【同前】’, 中本·樊本(內集)·上本(內集) ‘答趙士敬·琴夾之’

2) 傳：上本(內集) ‘得’

厝之便，又不與君議而徑率如此，尤爲未安未安。此婦於溫溪，難作活計，故事勢至此，盡³⁾心奈何？

3) 盡：上本(續集)‘盡’

BNL1302 (書-琴應夾-3) (樊卷38:34左)

答琴夾之·堦之【應堦¹⁾○戊午】

忽見來人傳書，具審僉履清裕，欣豁何²⁾勝？僕才學已不堪，身病又劇，今已在告，以俟罷退，他尚何云？應順事，正如所喻，但此人質美而經學未甚加工，未知此後工夫如何耳。惠魚，承感承感。頃有溫溪歸人，銀魚二冬³⁾送上，未知傳否？聞窩兒以遷葬事急下宜寧，寒天深慮。惟照。謹奉復。

▶ 戊午年 (明宗13, 1558년, 58세) 1월~9월 추정. 禮安.

1) 堦：上本 ‘堦’

2) 何：拾遺 ‘可’

3) 冬：樊本에는 [두주 ‘冬’下疑脫‘音’字.]가 있다.

BNL1303 (書-琴應夾-4) (樊卷38:35右)

答琴夾之【己未】

日者爲枉，不易，適緣祠事，殊未從¹⁾容，追恨²⁾追恨。
明明初欲進參，日寒如此，既難夜還，經宿又有難便。數
日溫溪往還，試嘗知之，茲未赴招³⁾，恨負恨負。惟在恕
諒。不宣。謹拜白。

▶ 己未年 (明宗14, 1559년, 59세) 10월~12월 추정. 禮安.

1) 從：上本에는 없다.

2) 恨：上本에는 뒤에 '恨'이 있다.

3) 招：中本·拾遺 '召'

BNL1304 (書-琴應夾-5) (樊卷38:35右)

與琴夾之【庚申】¹⁾

伏聞令親違和累日，無任仰慮。未審昨來證候何如？偶得銀鮮二十尾拜上，或備奉膳。餘不一。

▶ 庚申年 (明宗15, 1560년, 60세). 禮安.

1) 上本 '與琴夾之【甲寅】'

KNL1305 (書-琴應夾-6) (癸卷27:38左)(樊卷38:35左)

答琴夾之【應夾○庚申】¹⁾

《詮聞大宅已得勿藥之慶，深賀深賀。》²⁾ 所示《朱子封事》，固不忘矣，但未知公欲求道於此耶？抑無乃欲剽掠爲科目之需耶？由前則不當先求於此，由後則恐先生以滉爲誤公，故久而不敢奉送。今承示，更思之，今聖賢之書，公等皆視爲決科之階梯，而熟視³⁾無如之何，久矣。何必於先生書，獨有此慮乎？從當奉副盛意，只恐公之如洛在近云⁴⁾，或未及於事耳。《惟照恕。謹奉復。》⁵⁾

▶ 庚申年 (明宗16, 1560년, 60세). 禮安.

1) 中本·樊本·上本 ‘答琴夾之’，拾遺·擬本 ‘答琴夾之【庚申】’；中本에는 [부진지 ‘應夾○庚申’]이 있다.

2) 詮聞……深賀：拾遺에는 없다.

3) 視：上本 ‘示’

4) 云：上本에는 없다.

5) 惟照……奉復：拾遺에는 없다.

KNL1306 (書-琴應夾-7) (癸卷27:38左)(樊卷38:35左)

與琴夾之

昨發狂言，不覺搪突，爲愧。然公勿以老謬爲罪而思之，或不能無少益也。滉所以發此言者，士須有嘐嘐激昂之志氣，然後可以樹立於世。近觀公等皆有爲斯世善斯可之意，以此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向上事非可望，亦不以漢·唐間人物自待，一何誤之甚耶？故因公¹⁾索觀²⁾《朱書》而妄發耳。其實公欲觀此書，豈不甚好？二冊貼標送去，照詳爲佳。但公欲揀取其中而五疏皆取者，蓋先生於每疏皆極其忠讜，本末具備，去一條則一理闕，況全篇乎？無可揀擇，故如是，於意云何？其中〈戊申封事〉論當時風俗處，尤當猛省也。((滉又覆。))³⁾

▶ 庚申年 (明宗16, 1560년, 60세) 추정. 禮安.

1) 公：上本에는 뒤에 ‘案’이 있다.

2) 觀：上本에는 없다.

3) 滉又覆：拾遺에는 없다.

BNL1307 (書-琴應夾-8) (樊卷38:36左)

答琴夾之

承問，知稅駕勝福，欣慰欣慰。惠筆兩色，感領垂意之厚。參議簡曆等封，亦具接受矣。想公非但路困，歲時臨迫，歲後從容面叙，爲企。謹謝。

▶ 庚申年 (明宗16, 1560년, 60세) 12월 하순 추정. 禮安.

BNL1308 (書-琴應夾-9) (樊卷38:36左)

答琴夾之【辛酉】

仵書來，知前患尙餘，奉慮。安道得中或可，又占高等，可謂蒿網捉虎，盲人直門，喜且爲怪。右道榜目送去，左道則時未得榜目，亦不聞一聲。惟照。謹奉報。

▶ 辛酉年 (明宗16, 1561년, 61세) 2월 추정. 禮安.

BNL1309 (書-琴應夾-10) (樊卷38:37右)

答琴夾之

承翰，慰此阻懷，幸幸。僕山居守寂，士敬適來，與度朝昏。但家里疫發，爲兒輩慮慮。還書，惠以百¹⁾葉銀唇，其代一痴之意耶？笑領佳致。惟照。謹謝復。

▶ 辛酉年 (明宗16, 1561년, 61세) 10월 추정. 禮安.

1) 百：拾遺 ‘栢’

SNL1310 (書-琴應夾-11) (續卷5:14左)(樊續卷5:16左)

與琴夾之

日前¹⁾僉訪之意，甚荷。但奴白馬青，草堂猶辦，僕於僉君，闕一呷湯水之供，愧不可勝。就中僉和絕句內愼仲一絕，寫在別紙。其日傳看失收，且惇叙和句，亦不可不推²⁾徵。右兩絕共寫一紙，後便寄來，爲幸。(兒疫後得者亦向畢云，殊爲喜幸耳。))

▶ 辛酉年 (明宗16, 1561년, 61세) 10월 추정. 禮安.

1) 日前：中本 ‘前日’；中本에는 [추가 ‘前日’乙.]이 있고, 續草本에는 [추가 ‘日前’初本作‘前日’.]이 있다.

2) 推：中本·樊本·上本 ‘追’

BNL1311 (書-琴應夾-12) (樊卷38:37右)

答琴夾之【癸亥】

近阻得書，欣釋。僕雨水困還，復值使行之來，未暇調息，頗以爲撓。惠雉，正所切需，深感深感。臨出陶舍，草草謝復。

▶ 癸亥年 (明宗18, 1563년, 63세). 禮安.

KNL1312 (書-琴應夾-13) (癸卷27:39左)(樊卷38:37左)

與琴夾之·壘之【應壘○癸亥】¹⁾

阻懷不可言。就中昨見審姪書，知以寘婦開素事，今日寡嫂遣婢子，此事當如此處之久矣。今始決行，又恐其或尙堅執不聽，此則在²⁾兩君開諭切至，期於必聽而後已耳。以情言之，既發此願，似當從其志也。以義言之，兩邊皆有老親，豈可使慘目傷心之事常在眼前？此莫大不孝之事，又皆有同生諸位，緣此一事，大有妨於養志之奉，其他妨礙之事，不勝枚舉，不得不以大義裁之，不可以矜憫³⁾其未遂本願之故而每因循也。況凡未亡人，爲所天之亡靈，所當盡心者，唯祭祀一事。今終身齊⁴⁾素，祭物付之他手，不親嘗調，不餽神惠，是終身不親祭事也，亦豈亡靈之意耶？以此等意，曲盡開勸。在僉君已悉，不待滉言。若少有涉於非義，何敢如此耶？(惟僉照。謹拜白。))

▶ 癸亥年 (明宗18, 1563년, 63세). 禮安.

1) 中本·樊本·上本 ‘與琴夾之壘之’，擬本 ‘與琴夾之壘之【癸亥】’；中本에는 [부전지 ‘應壘○癸亥’]가 있다.

2) 在：上本 ‘皆’

3) 憫：定草本·上本 ‘憫’

4) 齊：中本·定草本·庚本·擬本·甲本 ‘齋’；中本에는 [추가 ‘齋’當作‘齊’]가 있다；養校 [‘齊’]

BNL1313 (書-琴應夾-14) (樊卷38:38右)

答琴夾之・堦之【甲子】

承悉侍迓新慶，欣賀欣賀。 窩兒事，不可謂非喜，但身在村墅，濫得衆爭之職，豈得安心爲之？悚汗不已。惟僉照。謹拜復。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1월 추정. 禮安.

BNL1314 (書-琴應夾-15) (樊卷38:38左)

答琴夾之

承枉墜簡，知己好還，又蒙寫示試題，欣荷欣荷。吉語之至，只在朝夕，企企。僕因權好文母不意身死，悲慘不可言不可言。惠及薑種，試種小圃中，如得苗出，可備藥需，珍幸深矣。惟照。似聞惇叙未准點停試，信否？愼仲又如何？恨慮恨慮。謹謝復。

▶ 甲子年(明宗19, 1564년, 64세) 10월 추정. 禮安.

SNL1315 (書-琴應夾-16) (續卷5:15右)(樊續卷5:16左)

答琴夾之

承書深慰. 但借輜雖弊¹⁾, 君何爲恨? 子路共敝而無憾,
思²⁾曠命焚而興歎. 滉縱不及古人, 豈至介意於此耶?
阻懷如示, 俟稍涼披豁. ((謹奉復.))³⁾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10월 추정. 禮安.

1) 弊 : 中本·樊本·上本 ‘敝’ ; 續草本에는 [추가 初本‘敝’.]가 있다.

2) 思 : 續草本에는 [추가 ‘思’考次.]가 있다.

3) 謹奉復 : 拾遺에는 없다.

BNL1316 (書-琴應夾-17) (樊卷38:38左)

答琴夾之

苦待京奇，承書知好還，又得兒輩書及送物，欣慰。但公試慶未了而來，是爲恨耳。以行祭事，今向溫惠，立草，餘俟後面。謹復。

▶ 甲子年(明宗19, 1564년, 64세) 10월 추정. 禮安.

BNL1317 (書-琴應夾-18) (樊卷38:39右)

與琴夾之・堦之

僉履何如？就中淳兒一年有半讀《論語》僅畢，〈鄉黨〉以上十篇，前已再次熟讀，今若又從頭熟讀，又將涉來年矣。只自〈先進〉以下十篇熟讀，昨讀十幅，未誦而去。此兒性甚乖狠¹⁾，不畏不勤，教之極費心力。今以貽公等之憂，可愧可愧。但其父未來，僕日與京來金生相對，亦無暇檢督，益見其嬉放。今蒙率去，反以爲幸幸。望僉忘勞，不至專²⁾廢日課，足矣。謹拜。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11월 추정. 禮安.

1) 狠：上本 '狠'

2) 專：拾遺 '全'

BNL1318 (書-琴應夾-19) (樊卷38:39左)

答琴夾之

僕昨還溪上，僅保寒威。陶舍文會，追想依依，書至開
慰。山鷄饋歲，尤以愧佩。惟祈侍迓新慶萬萬。謹復。

SNL1319 (書-琴應夾-20) (續卷5:15右)(樊續卷5:17右)

答琴夾之【乙丑】

書來，侑以清詩，又不忍獨飛昇，餉之松【缺】¹⁾，感且珍玩。童顏玄髮，行復見矣。詩當賡和，適李德弘輩冒熱遠來，不欲徒還，未暇續貂，恨忤爲深。油墨五笏送呈，五君占一。但可行·惇叙何惜和及？餘俟後。((謹拜。))²⁾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5월~6월 추정. 禮安.

1) 松缺：中本·樊本·上本‘松餌’；續草本‘【缺】’[추가 缺, 初本‘松餌’. 依.]

2) 謹拜：拾遺에는 없다.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下

BNL1320 (書-琴應夾-21) (樊卷38:39左)

答琴夾之

承審侍慶，且拜牛心佳貺，賀感交集。照諒。謹奉謝。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6월~12월 추정. 禮安.

BNL1321 (書-琴應夾-22) (樊卷38:39左)

答琴夾之・堦之【丙寅】

佯問，感荷感荷。僕近覺病勢非輕，日候又如此，恐中路有不測，不得已具由上狀。未遂奔命，每至於此，豈合臣子之義？仄惕而已。惟僉照。謹奉謝。

▶ 丙寅年 (明宗21, 1566년, 66세) 1월 27일~2월 9일 추정. 榮川.

BNL1322 (書-琴應夾-23) (樊卷38:40右)

與琴夾之【戊辰】

詮聞侍奉晏慶¹⁾，仰喜。滉今又未蒙恩許，憂悶²⁾罔措。
窩兒雖失馬，安道得男，老懷不勝喜慰。淳兒讀韓詩如
何？朴郎今亦讀此詩，但更覺艱澁難讀，可慮可慮。昨
昨彦遇來訪，路聞教書來臨，到陶山而徑還，遠來相
違，深恨深恨。小簡付愼仲，使傳之，望望。謹問。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4월 8일 추정. 禮安.

1) 晏慶：上本 '安慶'

2) 悶：拾遺 '憫'；上本 '憫'

BIL1323 (書-琴應夾-24) (樊遺外卷3:1右)

答琴夾之間目【《古文》前集疑義○以下先生六代孫守淵輯錄】

五言第一篇〈王昭君〉“啼紅頰”，何以釋之？

紅頰【厓】啼【ㄛ 又 叱 夕】.

〈競病韻〉“笳鼓競”，何以釋之？

笳鼓【ㄴ】競【ㄛ 又 叱 夕】.

〈傷田家〉【缺問語】

糴・糴皆以米錢相貿之名，非受債之謂。蓋出己米與人，而取人錢物曰糴，出己物與人，而納人之米穀曰糴。故常平倉法，豐年則糴，言民間穀賤則官貿穀以儲也；凶年則糴，言民間穀貴則官賣糴以給民也。今人每以受債求此字之義，故未詳知耳。此詩謂‘農人五月糴未成之穀，預取物於人，期穀成而償之’，故曰“五月糴新穀”，亦言預出己穀以貿人之物也。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4월~5월 추정. 禮安.

〈王右軍〉【缺問語】

主人，指羽客。

〈戲贈鄭溧陽〉“到栗里”，白既以淵明自況，則何以鄭公所居爲栗里耶？鄭公本居栗里故云耶？

疑本註之說亦誤。蓋此詩若以爲白自比於淵明，則末句謂“鄭溧陽何時到栗里，一見我而平生親乎？”，此所以爲戲也。若謂以溧陽比淵明，則末句謂“我何時到栗里，一見君而平生親乎？”，此說尤通。若如註說，則末句正如來說之所疑，前後牴牾，不可從也。

〈嘲王歷陽〉“吾於爾何有？”，何以釋之？謂既不飲，則其於柳與琴巾，不相關而無所益耶？

來說是而未盡言。不飲而空負頭巾，我於汝將何如哉？言無如之何也。

〈遊龍門〉“招提”，謂寺之所在爲招提者何耶¹⁾？

1) 耶：上本‘也’

次於寺者，謂之招提，梵言招門提奢，華言四萬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寺爲招，又省去門奢二字，止稱招提。杜詩註所記如此，未詳何義，亦不須深求其義。

〈和韋蘇州〉“幽人”，指何人？庵中人亦指何人？

須詳見題注。幽人卽題注所謂葛洪之隸也。庵中人，庵中所居之人，如²⁾鄧道士，是也。蓋仙人本飛行空中，豈有遺跡之可睹乎？所以有遺跡者，聊以戲庵中人耳，實空飛而無迹耳。

〈少年子〉“鞍馬四邊開”，未曉。

鞍馬【ㄅ】四邊【厶】開【ㄱ 다】。開猶排列也，言其多也。

〈擬古〉“美清夜”，何以釋之？

以清夜爲美。

〈鼓吹曲〉“翼高蓋”，未曉。

2) 如：上本‘卽’

高蓋【ㄷ】翼【ᄃ다】.

“獻納雲臺表”，未曉.

獻謀納言於雲臺之外，言得³⁾時可行也.

〈遊東園〉“不對芳春酒”，謂耽賞溪山之勝致，不留心於飲酒耶？

考《文選》，爲佳．向見其註，援古人詩語以解其義，而今不能記得耳．

〈古詩〉“纖纖擢”，疑謂擢其纖纖之素手也，而擢字下於纖素之間，不爲錯倒耶？

中下擢字最好，若作擢手纖纖素則死矣，非活法．

“盈盈一水”，何以釋之？向者七言詩中有“水上盈盈步微月”之句，故稟其盈盈之義，則輕虛搖颺之義云云．疑此必狀水仙之步水上之貌之語也．此詩盈盈亦狀其織女之思牽牛情未定之貌者耶？然則與脈脈

3) 得：上本‘及’

不相疊耶？

非狀織女之情，乃狀水之虛明搖漾云耳。

〈綠筠軒〉“仍大嚼”，未曉。

古語“過屠門而大嚼”，言大嚼肉也。故此引⁴⁾之言，若對竹而又食肉，則是無異州鶴之貪也。安有兼得之理？故寧不食肉而願對竹也。

〈月下獨酌⁵⁾〉“永結無情”·“邈雲漢”，未曉。

與月影爲友，故永結游從而二者皆無情之物，故云“永結無情”，遊月在雲漢之上故云“相期邈雲漢”也。

〈鼠鬚筆〉“太倉”·“狡穴”，謂失太倉之陳紅而搜得餘腐於鼠穴耶？

太倉失陳紅，而鼠乃狡穴其中而得食餘腐也。

4) 此引：上本‘引此’

5) 酌：上本‘釣’

〈妾薄命〉“起舞爲主壽”下句，疑謂送夫之葬，而此云起舞爲主壽者，何耶⁶⁾？

言昔則起舞爲主壽，今則相送南陽阡，此最痛傷處。

“一死可忍，百歲何窮？”，未曉。

欲殺身相從，故所言如此。

〈青青水中蒲〉“寄語浮萍草”，未曉。

蒲萍皆在水中相隨之物，今婦人自嘆其不得隨夫而往，故寄語浮萍草而言“汝則與蒲相隨，我則不能如汝”云耳。

“行子在萬里”本註“末章勉君子”云云，而此句似無勉之之意，只有不得相隨之思，註者何以云然？

當各隨其文義而觀之，不可盡拘本註之說。本註疏舛處，多此類。

6) 耶：上本‘也’

〈幽懷〉“視古猶視今”，未曉。

視古之君子，其心事無異於今之君子。

〈歸田園〉“種苗在東皋”，何以釋之？

苗【乙】種【ソ也】東皋【厓】在【ソヒ】。

“百年會有役”，未曉。

人生百年之內，會當有役，吾豈能獨無役乎？所以吾亦盡力於農事。

〈責子〉“行志學”“行’，義未曉。

行猶將也。

〈田家〉“田翁”·“昏黑”，詳此句則疑似送人之行而有警告之意，下句則反似見人之來而有饋餉之意，兩句似相反，何耶？

乃田家相勞相念之辭，非送人，亦非餉人。

〈直中書省〉“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何以釋之？

玲瓏，通明貌，如今闕內窓戶，皆刻作團圓之形，其狀環環如散錢然故云云。所以謂綺錢者，以綺糊窓而其狀如此，故云結綺錢。映朱網，如今闕殿簷下，亦以鐵網罩之，所以禦鳥雀。

〈讀山海經〉“俛仰終宇宙”，何以釋之？

俛仰之間，宇宙終也。

〈夢李白〉“恐非平生魂”‘魂’，謂李白之魂耶？

‘魂’指白之魂。蓋詩云“逐客無消息”，時子美不知白之生死⁷⁾而夢見之，疑其已死，故云恐非平生魂。

“楓林青”·“關塞黑”，未曉。

魂來，喜其至故云楓林青，言景色蕭爽也。魂返，傷其

7) 生死：上本‘死生’

去，故云關塞黑，言氣象愁慘也。

“有羽翼”，何以得見放之意耶？

方在罪謫，而忽然至此，故且喜且怪而問之云“何以有羽翼？”耳。

“搔白首”，自“告歸”至此，謂李白耶？

自‘告歸’止‘恐失墜’，謂白出門搔白首云云，子美自謂。

〈贈東坡〉“忌皎潔”，謂梅孤芳，而桃李忌其皎潔耶？
以此不開於春，而獨香於冰雪耶？

來說是。但謂以此不開於春，此說太拘。但謂‘既爲彼所忌，徒自香於冰雪中’耳。

“和鼎實”，何以釋之？

謂調和鼎味之實也。本〈說命〉語而云。

“以遠”“遠’字，未曉。

‘遠’，猶遠方之遠，言以遠方之物初以爲珍異而試嘗之也。疏遠之賢，初至則人君無不喜而試用之，及酸醎不相入而衆忌交搆，則必斥而後已，此山谷取比之意也。

“不可口”，不可於口耶？

是。

又“自性得久要”，謂松與絲苓，其性得相久交耶？

是。

〈田家〉“方寂歷”“寂歷’，如寂寞之謂乎？

‘寂歷’，與寂寞不同，蓋寂而有疏影離離之象。坡詩云“寂歷疏松欹晚照”，兼此句看“疏麻方寂歷”之句，其義可默會矣。

〈樂府〉“青青河畔草”，謂興耶？

是.

“知天風”·“知天寒”，謂人既有感而物亦有感耶？

非謂人既感而物亦感，蓋泛言物之相感者，以證人之相感之意. 然其義猶未灼然，更詳之.

“商歌非吾事”⁸⁾，本冊以曾子爲註，按《文選》註“甯戚商歌車下，以干桓公”，言此非我之事.

〈飲酒〉“所問津”，謂世儒不知經籍之義耶？

此句只用本註聖人不生之義，來說亦通.

〈歸田園居〉“方宅十餘畝”“方宅”，謂田園耶？

‘方宅’，猶方百里. 方千里之方，言宅舍之地，環四方而度之，止十餘畝耳，謂縱橫皆十畝也.

8) 商歌非吾事：上本에는 앞에 [부전지 ‘七月夜行江陵道中作.’ 脫問語.]가 있다. 今按: 上本 부전지의 내용은 答語에 대한 질문에 해당하는 내용이 탈락되었다는 것이다. 답변 내용에 근거해 볼 때 질문은 陶淵明의 詩 (〈七月夜行江陵途中作〉, 곧〈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途中〉)에 나오는 “商歌非吾事”라는 시구에 대한 것이었을 것으로 추정된다.

“樹顛”“顛”字，義與末⁹⁾？

是。

〈李公見訪〉“充淹留”“充”字，未曉。

‘充’，猶備也。淹留，謂客之延留也。蓋家貧無物以奉客之歡，是無以備客之淹留，惟水花晚色靜，此景可以資客之玩娛，則是以此物備¹⁰⁾客之淹留，而使之不去也。此充字，下得最好。

〈贈衛八〉“累十觴”，必如數十觴之語，不知何以釋之？

一十而至二十三十，故云累。釋十觴[七]累[ソタ]。

〈石壕¹¹⁾〉“聽婦前致辭”，何以釋之？

聽者，子美聽也。前者，婦人前就於吏處也。言聽彼婦就於吏而致告之詞¹²⁾也。

9) 末：今按：뒤에 ‘同’이 빠진 듯하다.

10) 備：上本 ‘比’

11) 壕：上本에는 뒤에 ‘吏’가 있다.

12) 詞：上本 ‘辭’

〈佳人〉“絕代”，如絕世之謂乎？

是.

“轉燭”“轉”字，義未曉.

‘轉’，猶移也. 燭置之在此則¹³⁾彼明，在東邊，東邊明. 轉西邊，西邊明，此明則彼暗，彼明則此暗，東西南北皆然. 世間萬事，禍福盛衰，悲歡通塞，莫不如之，故取以比之.

“泉清”·“泉濁”本註謂“情因”云云. 其情指誰情乎？

註“情因”之‘情’，指夫壻之情云. 句云“夫壻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又云“但見新人笑，那間¹⁴⁾舊人哭？”，而係之以“泉清”·“泉濁”之句，可知是夫壻之情，因所遇而變化無常，當舊人之時，其德良善，及新人之時，其心淫僻. 此佳人之所以傷嘆也. 中間“合昏”·“鴛鴦”之云，乃泛言‘物亦如彼，人於夫婦，其可輕乎？’之意耳. 本註皆似未盡.

13) 則：今按: 뒤에 ‘此明, 在彼則’ 다섯 글자가 빠진 것으로 보인다.

14) 間：上本 ‘聞’；樊本에는 [추가 誤.]가 있다.

〈送諸葛〉“丞相言”，言何事耶？

丞相，主進用人材者，故公薦李繁之，才可用而不見錄也。言謂薦之之言也。

“觀龍魚”·“逐黃鵠” 龍魚·黃鵠，不知何義¹⁵⁾？

‘入海觀龍魚’，言所學之奇詭而富也。‘矯翮逐黃鵠’，言所造之高遠而疾也。上主知故言觀，下主行故言逐。

〈獨樂園〉“秀而野”“野”，義未曉。

言花竹秀茂而有野趣耳。園非野而有野趣者，緣花竹幽茂而然也。

“不我捨”，何義？

欲潛德而德彌光，欲隱名而名愈盛，非徒人望攸屬而不可解，造物亦不肯捨我也。此君子之所甚懼，而乾之九三所以終日乾乾夕惕若也。故末句有“效喑啞”之云，以

15) 義：上本‘意’

著溫公處盛名而能晦默之意.

“天所赅”“赅”字之義，未曉.

上古罪人著赅衣，以別於平人，而使之知改. 天所赅，猶言天之所罰也. 陳搏謂沖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忌之”云¹⁶⁾，亦此意也.

“鳳曆¹⁷⁾軒轅紀”，此美唐之受天命以比於黃帝也.【此句，因蒙兒云“亦所疑問”，故及之.】

〈上韋左相〉“沙汰江河濁”，何以釋之？

釋云：“江河【矣】濁【乙】沙汰【ソタ】¹⁸⁾.” 江本不濁，亦¹⁹⁾言濁者，因河濁而帶言之耳.

“餘波”，向者稟此，而未詳施思二字云云. 故更考他

16) 云：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一本無‘云’字.]가 있다.

17) 鳳曆：樊本에는 [추기 ‘鳳曆’下題中語.]가 있고, 上本에는 [부전지 ‘鳳曆’下題中語.]가 있다.

18) ソタ：樊本·上本 [두주 一本‘【ソタ】’作‘【ソ古】’]

19) 亦：上本 ‘今’

本，則“施思”，作施恩，疑此釋餘波之辭也。下左字，乃謂《左傳》之左，而推本餘波之所自出也。然波及晉國云云者，謂及晉所餘之波者乎？註《左》文，未²⁰⁾能細曉，故并稟焉。

此無初卷，蒙兒亦不齎來，未考本註，然思之，爲²¹⁾字，是矣，而正釋餘波之意也。左字當指《左傳》而言也。“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此晉大夫告楚君之辭，謂‘楚國所產之寶，波及於晉國，此乃楚君所用之餘也’云云。

“傳經”，傳經之義，未曉。

漢 韋玄·韋賢成父子相繼以經學顯，故云傳經。今見素亦韋姓，故使傳經故事。此子美善於使事，註者合註而不註。大抵此書註多闕漏。

“東方”本註“時韋爲丞相”‘丞相’，比東方耶？然則以丞相比東方者，何義？

《書》云“畢公率東方諸侯”云云，今朝會領相爲東班之首，

20) 未：上本‘不’

21) 爲：上本에는 뒤에 ‘愿’이 있다.

亦東方領縉紳之意也。

〈寄李白〉註云：“白坐繫潯陽獄，朱²²⁾若思釋囚，辟爲參謀。” 謂若思釋囚之時，百²³⁾參謀耶？ 謂釋白耶？若思何如人？ 且考此註，則白之繫潯陽，似流夜郎之前，以〈夢李白〉詩註考之，則繫潯陽乃在赦還之後，前後註辭無乃誤乎？

按《唐書》白本傳，安祿山反，白轉側匡廬間，永王 璘辟爲府佐。璘起兵，白逃還彭澤，璘敗當誅，郭子儀救免，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²⁴⁾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²⁵⁾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去，依當塗令李陽冰，代宗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云云。其本傳所載首末如此，則白坐繫潯陽獄，在流夜郎赦還之後。若此詩寄夜郎，則註不當引繫獄事。若以詩中梁獄上書爲指潯陽獄，則此詩非寄夜郎，明矣。本註誠誤。○釋囚，謂釋白於囚，而辟爲參謀官也。若思爲人，未考。

22) 朱：上本‘宋’

23) 百：上本‘白’

24) 尋：上本‘潯’

25) 尋：上本‘潯’

“承殊渥”·“流傳”，何以釋之？

‘殊渥’，殊異之恩渥。釋云：“殊渥【乙】承【ソタ】。”‘流傳’，言名業之流傳，釋云：“流傳【ソ要ト、】。”

“獸錦奪袍新”，何以釋之？

‘獸錦’，繡禽獸之錦也。以此錦所製之宮袍賜白，故云：“獸錦奪袍新。”但奪字於受君賜之義未合，未詳。○嘗記唐武后出翠雲裘，令朝臣賭得，而意在張易之兄弟及狄仁傑與張博，而仁傑勝，乃於座奪取裘，着之拜賜而出云云。子美此奪字，疑暗使仁傑奪裘之奪也。不然，奪字終似未穩貼。釋云：“獸錦【乙奴ソト】袍【乙】奪【ソヒ】新【ソカタ】。”

“遇我宿”，何以釋之？

我【乙】遇【ソ也】宿昔之心【乙奴】親款【ソ奴比多】。

“老吟”，何以釋之？

늘거秋月下【_厓西】吟【_ソ古】.

“與問津”“與”字，義未曉.

‘與’，欲與白乘槎共問津也. 一云：“與，猶許也. 許其乘槎問津，言恩波將不隔也.” 亦通.

〈贈哥舒〉“邁古風”，何以釋之？

論兵【_ソ要來】古風【_厓】邁【_ソ夕】. 邁猶過也.

“節制通”“通”字，未曉.

既兼其職，則宜通治其職事耳.

“智謀垂睿想”“睿想’，如睿眷之義否？

是.

“日月”·“乾坤”兩句，未曉其義.

此極言‘哥舒之功，能使日月低於秦樹，乾坤繞於漢宮.’

低字有親媚之意，繞字有擁護之意，本註大概得之。

“茅土加”，何以釋之？

‘茅土’，封諸侯所用。釋云：“茅土【又】名數【乙】加【ソタ】。”
言封哥翰以上公之爵秩。

“策行”·“契合”兩句，未曉。何以釋之？

軍師之征，謀策既行，則可不用戰伐故云：“戰²⁶⁾伐。”
君臣之際，心契既合，故凡所施爲，動輒昭融而無齟齬
難入之患也。

“蹭蹬無縱鱗”²⁷⁾，何以釋之？縱鱗之義，未曉。

蹭蹬【ソ也】縱鱗【、】無【邑多】。王褒云：“巨魚縱大壑。”魚
之得大水，縱鱗而游，猶臣之得君而大行其道也。今子美
不遇時故云：“無縱鱗。”蹭蹬二字，皆去聲讀。

26) 戰：今按: 앞에 ‘遭’가 빠진 듯하다.

27) 蹭蹬無縱鱗：上本에는 앞에 [부전지 ‘贈韋左丞.’ 脫題.]가 있다. 今按: 上本 부전지 내
용은 표제인 ‘贈韋左丞’이 빠졌다는 것이다.

“況懷辭”，何以釋之？

況彌大臣辭去【手勿】懷【ㄅ 要來月叱女】. 本註得之.

〈醉贈張〉“天葩”

猶言天之華也. 葩者草木之華，而謂之天者，詭異之辭
誇²⁸⁾美之言²⁹⁾也.

“方云云”，未曉.

보야호로云【ㄅ 彌】云【ㄅ 々】³⁰⁾. 醉而情暢，故言之諄復如
此也.

“故無猶”“故’字，義未曉.

‘故無’，猶本無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
註：“故者已然之迹.” 已然之義與本字相近，故臆見如此.

28) 誇：上本 ‘夸’

29) 言：樊本에는 [두주 ‘言’, 一本作‘意’.]가 있다.

30) ㄅ 々：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一本‘【ㄅ 々】’作‘【ㄅ 々叱々】’.]가 있다.

〈醉道士〉“胡不載”，謂胡不載姑射歸而有此石之義耶？

是.

七言第³¹⁾篇〈峩眉山月〉“影入”‘影’，指山影耶？“思君”‘君’，指何人耶？

“影入”之‘影’，正指月影。“思君”之‘君’，當時必有所指，今不可考，亦不須考也.

〈少年行〉“相逢意氣”，謂少年各自相逢而作意氣耶？

大抵少年豪俠之交，唯以意氣相尚，來說是.

〈十竹〉“春風慎勿”，謂戒竹到春風之時而勿長其兒孫耶？謂戒春風勿長其竹之兒孫耶？

前說得之.

〈金陵留別〉“厭酒”，如今壓酒於槽而取汁耶？

31) 第: 今按: 뒤에 ‘一’이 빠진 듯하다.

來說是。

〈烏夜啼〉“歸飛”，何以釋之？

猶云飛來也。飛【ッ也】歸【乎麻、】。

“如煙隔窓”，何以釋之？

碧紗【、】煙【マヒ】窓【乙】隔【ッ也西】語【ッ奴夕】。蓋如煙之紗，
卽窓紗。

〈戲和答禽語〉，謂‘時至雨降，而彼田野之民，困於飢寒，不知耕種³²⁾之時，唯有田中之啼鳥，尙能知其時之至’歟？

此詩首二句，但言‘村家時雨，婦子翁姑野饁力作’之意，未說到‘困於飢寒，不知耕種之時’之意，次言‘田中啼鳥’云云，而終之以租重無袴，乃言‘啼鳥知時和暖³³⁾，勸人脫舊著新。’乃答之曰：‘非不知著新替舊之爲好，奈租重民窮，無袴可著何哉。’故題云答禽語，蓋有閔之之意，

32) 耕種：上本‘種耕’

33) 暖：上本‘緩’

又有諷意。此詩人之言有關於政理者也。

〈送羽林〉“繞朝鞭”，贈鞭之意何耶？

本註云云。士會本晉人之賢者，是時爲秦所用，晉人患之，乃使魏壽餘，僞若反晉而降秦者，以誘士會。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以諭其意。士會心知壽餘之非眞降，欲誘已，使反於晉耳。故辭之而其言如此。秦伯猶不知壽餘詐降誘士會，故固使士會于魏人。【本註所謂魏人，即壽餘之師，乃晉人所使僞降者。】

繞朝，秦大夫，已知其情，故贈士會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士會既濟河，魏人喜得士會，鼓譟³⁴⁾而還，秦人以盟故不得已歸士會妻孥於晉，事詳《左傳》，考之可見。今所云，非《左傳》全文，直取其意潤色之，庶易曉耳。○今白送別陶³⁵⁾將軍，故借其事以言臨別贈以策計之意耳。³⁶⁾

〈清江曲〉“白蘋滿棹歸來晚”，謂棄官歸來耶？謂白蘋礙棹不能速歸，故以致歸來之晚耶？

34) 譟：上本‘噪’

35) 陶：上本‘都’

36) 繞朝……意耳：上本에는 上段과 연결되어 있다.

非棄官歸來之謂，只謂遊泛歸來之遲耳。然其遲也，亦不謂白蘋礙棹之故，直是遲遲其來。最是晚字好。

〈登金陵鳳凰臺〉“三山”，指何山？“二水”，指何水？

金陵有鍾山·石頭山·東山等山，然不知的指爲何山，今不可附會爲說也。‘二水’，按《方輿志》，白鷺洲在江中，蓋洲者，水分爲二，其中可居之地。是必大江到此分爲二，故名爲白鷺洲，而白指其所分之水，稱爲二水耳，非別³⁷⁾二水也。

“總爲浮雲”，若謂‘吳·晉之亡，總由浮雲之蔽日.’，則末句似不相貼，若謂‘白言己之浮游，由浮雲之蔽日.’，則總字似未穩，而又與上句似不相貼著，此應夾之所疑。且本註謂末句有不滿於晉之偷安之意云云，而潛玩反覆，不得其意。本註以何字之義而云耶？

非謂吳·晉之亡，亦不言‘己之浮游，由小人欺蔽之故’，泛言‘登高望遠之際，不能忘情於魏闕而爲浮雲蔽日之故，渾漠而不見長安，使人心憂’耳。而其諷喻謳吟嗟

37) 別：上本에는 [추가 '別'下恐脫'有'字.]가 있다.

嘆悶惻之餘，自含蓄‘小人欺蔽，使已去國流落，望君不可見’之意。如此讀之，乃能得詩之正意。本註“不滿於登之偷安江左”者，去詩意遠甚。總字，下得甚好。蓋登覽望形勝，本爲³⁸⁾可樂之事，祇爲不見長安之故，凡所見形勝，無非使人愁思云耳。大抵近體末二句，多說出別意以結之，不以粘著上句爲義。欲說下句無非使人愁之意，而先於上句之上下，總爲兩字以括之，此最詩法妙處。

〈金陵城西樓〉“垂珠”，何以釋之？狀言白露溥溥之貌否？

來說狀言白露者是。垂【ㄷ ㅍ】珠【ㄱ ㅌ야】。

“古今相接”，謂‘白浮游久不得歸，而古今相接之人，衰盡於眼中’耶？

非謂浮游久不歸，只謂長吟月下而久不歸也。古今相接以下，來說得之。

38) 爲：上本‘無’

〈二月見梅〉“可是東君”，此句義未曉。

梅本當嚴冬³⁹⁾而開，今見於二月，故異之曰：“此時不應有梅而有之，應是東君苦請留客也。”非其時物，故謂之客。可是猶言應是。

〈水仙花〉“生塵襪”，何以釋之？“盈盈”，義未曉。

塵【ㄴ】生【ㄴ 飛 ㅍ】襪【ㄴ】。“盈盈”，輕虛搖颺之義。

“愁絕”“絕”字，義未曉。

‘絕’，猶極也，言愁思之極。

〈贈唐衢〉“朝出”，此朝字，如朝夕之朝耶？

朝夕之朝，言朝而甌函也。

〈古意〉“開花十丈”，何以釋之？

花【ㄴ】開【平 勿】十丈【ㄴ 五】藕【ㄴ】船【근 도 다】。言其大也。

39) 冬：上本‘寒’

〈流夜郎〉“氣岸”“岸”字，義未曉，有圭角之意耶？

‘氣岸’，猶氣宇氣量耳。

〈醉後答丁十八〉本題下註“白有爲君搥碎黃鶴樓之句”云。然則白欲自搥碎黃鶴樓乎？

〈黃鶴樓〉詩云：“黃鶴高樓已搥碎。”又⁴⁰⁾飾詳此數語，必白於醉放⁴¹⁾，或不無搥碎撓壞樓事，仍戲作大言曰：“我已搥碎黃鶴樓矣。”一時從遊者，誇傳以爲笑謔。所謂丁十八者，不知何許人，作詩譏白之狂縱，故白遂戲答之又如此，皆寓辭調弄詭玩人之意耳，非實盡搥碎也。

“簾下誰家子”，在簾下者誰家子云耶？如鈴下之謂也，而令威作僕役於君平之意耶？令威姓丁而十八亦丁姓故云耶？

來說在簾下者誰家子，得之。然非謂令威作僕役於君平如鈴下蒼頭之謂也。昔嚴君平隱於成都，賣卜以自給，每日得錢，自足一日之用，則閉肆下簾，讀《易》其中，蓋隱

40) 又：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6칸이 비어 있다.

41) 放：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2칸이 비어 있다.

居無求者之爲耳。故以君平比丁十八，其意若曰：“在君平簾下者爲誰家子耶⁴²⁾？乃是遼東 丁令威也。”黃鶴樓本屬仙家事，丁又隱士，故其取義如是。⁴³⁾ 十八姓丁，故取令威爲比者，來說亦得。

“待取酒罷”，何以釋之？罷者，罷何事？疑罷題詩乎？

明朝酒醒罷【ㄴ 要勿】待取【ㄴ 也】。取字罷字，只是語辭之虛者，不可著實入說解釋也。待取，猶言待得也。酒醒罷，猶言酒醒了也。

〈采石月下〉“眞似攻文章”，何以釋之？

眞實【ㄴ】文章【ㄴ】攻【ㄴ 加 ㅍ】樣【ㄴ ㄷ ㄷ ㄷ】。攻文章，指李白言。功甫是白後身，故其眉目眞似李白也。

〈柘木爲風〉“淚痕血點”，杜自謂耶？若然則下句我字似疊，而若謂喻木，則木無有淚血之理，無謂似甚。然以木之顛，比嚴武之死，故云然耶？

42) 耶：上本‘也’

43) 是：上本‘此’

杜自謂其然也，而與下句我字，自不相疊。以一木之顛而至於血淚，果似太甚，然杜公平生憂國感時憤嘆之意，不覺屢形於歌詠之間，故其言如此。註直指爲嚴武之死，亦太拘促。

〈題太乙〉“脫巾露髮寒”，何以釋之？

巾【乙】脫【ソ也】髮【乙】露【ソヒ】寒颼颼【ソタ】。

“夜相訪”註云“劉向在暗中讀書曰云云”，疑向植青黎相訪我也之謂耶？

昔劉向校書閣上，太乙之精，青黎相訪。子倉今賦太乙蓮葉圖，故末引其事比之曰：“今之入直玉堂者，卽古校書閣上之劉向，則太乙之精，亦將植青黎⁴⁴⁾而來訪，如昔日之於劉向”云耳，非謂向來下訪也。○詳詩意，圖必在禁中也。

〈哀江頭〉“血汗遊魂”，何以釋之？

44) 黎：上本‘藜’

血【、】遊魂【乙】汙【ッ也】歸不得【ッカタ】.

“江水江花”，此句，義未曉.

言‘有情者有淚以沾臆，猶可自慰，彼江水江花之無情者，亦無淚沾之可慰，其悲恨之意，豈有終極者乎？’猶“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類，皆因人情之甚悲，而借無心之物，以極言之也.

“燕思亭”，白之所遊之亭否？

詩云“主人正是金龜老”云云，乃是他人有此亭，而子才往遊之耳. 詩意專以太白自許，故擬主人於賀知章，謂之金龜老也.

“莫相憶”，未曉.

子才自言‘我卽太白，寄語溪山莫憶太白也.’旋即綴其下曰：“他年須使襄陽兒，再唱銅鞮曲，如太白之所爲.”

〈虞美人草〉“爲誰舞”，謂美人乎？

指草而言，當時事空，草爲誰而舞？

〈刺年少⁴⁵⁾〉“連碧篠”，未曉。

篠，竹之小而成林者，言連竹林而起高樓耳。

“種田家”，何以釋之？

田【乙】耕種【ㄅ ㄝ ㄖ】家【ㄣ ㄞ】。

〈驪山〉“迷八駿”·“勞六龍”，謂明皇遊宴不已乎？

說【逸】。

〈明河篇〉“舒卷任浮雲”，何以釋之？

舒卷【ㄅ ㄞ ㄌ ㄣ】浮雲【乙】任【ㄅ ㄞ】。

“光輝讓流月”‘讓’字，未曉。如相接磨盪之謂否⁴⁶⁾？

‘讓’，言不與之爭也。二句言‘明河之德，既能任浮雲於

45) 年少：上本‘少年’

46) 否：上本‘乎’

舒卷⁴⁷⁾，又不惜讓流月於光輝.’ 蓋雲或掩於河，而河不忤於雲，月增光於河，而河能讓於月。河之美德，如此，宜若無絕物不可親之義。惟我在下土，但可仰望，而不可得而⁴⁸⁾相親。此所以發嘆，而有乘槎問津之願也。其辭愈清麗奇偉，而其人之惡之實，愈不可掩，《唐書》本傳歷叙之問本末而終之曰：“天下醜其行。”史氏真得惡惡之義矣。

〈題磨崖碑〉“至難天幸”，未曉。

事之有至難者，非終於難也，或因以致平成之功，則是反爲天之幸耳。故肅宗既復兩京，而上皇還京師也。

“將軍去事”，未曉。

上皇遷南內，兩宮幾不測。高力士以上皇舊內侍居其間，調護之力爲多，及力士又以罪去之後，上皇之勢尤危也。

47) 舒卷：上本‘卷舒’

48) 而：上本‘以’

〈有所思〉“復誰在?”，何以釋之?

謂‘明年花開之時，不知誰人能無恙乎?’與“明年此會知誰健?”之意同.

〈荔枝嘆〉“驚塵濺”，何以釋之?

驚塵【厶】⁴⁹⁾血【ゝ】⁵⁰⁾濺【ソ加尸伊里】千載【厶】流傳【ソ飞夕】.

“相籠加”，未曉.

猶相增加也.

“爭新各出”，何以釋之?

新【乙】爭【ソッ】寵【乙】買【ソッ】各各意【乙】出【ソ加ヒ】. 新，茶品之新也. 寵，君之恩寵也. 以茶之新，買君之寵，言其陋也.

“鬪品充官”，何以釋之?

49) 厶：上本‘【ゝ】’

50) ゝ：上本‘【厶】’

‘鬪品’，謂‘采茶之時，以茶品高下，爭相鬪勝’也。‘鬪’，非戰鬪也，猶今言【겉구다】。向者丁蔡進茶以來，猶無茶禁，始自今年鬪茶品而充官茶，則產茶之地，皆有官禁，而民不得私取茶矣。此其初但以口腹之養媚上，而不知末流害及於民至此，此豈有識之士所忍爲哉？丁固不足道，蔡亦爲之，東坡所以深譏之也。品【乙】鬪【ㄴ也】官茶【ㄹ】充【ㄴ奴夕】。

〈定惠院〉“俱可念”，言坡謂己與花皆流落可念乎？念，義未曉。

來說甚當，流落故可念。

“雪落那忍？”，未曉。

‘雪落’，謂海棠之落如雪，故惜花不忍觸也，而海棠花紅而比之雪者，不取其色，只言花之紛紛易落如雪落然耳。古詩云“落花泥汗臙脂雪”，坡詩言杏花曰“爭挽長條落香雪？”，其義皆然也。

〈陶淵明寫眞圖〉，此詩無一句著寫眞之意，而只容貌

不枯之句，似有少著。詩體如此，可乎？

直言寫真之意者，雖止一句，其第二句“杖藜蒲鞋巾一幅”，又“廟堂之姿老蓬華”·“頭上自有漉酒巾”等句，皆宛然畫出一淵明，至其末句“假令九原今可作”云云者，又分明說出見畫像，而不勝其聳慕歆尚之意，何必拘拘言之而後爲著題耶？

“老妻荷鋤”，考此句則疑似老妻荷鋤歸來，而考陶詩則淵明荷鋤歸來，未知孰是。

此言妻之荷鋤，而自荷鋤之意，在其中矣。

〈桃源⁵¹⁾圖〉，此詩上有圖意，而下無關鎖，可疑。

上言圖意，不啻詳備，若必欲關鎖於終而復言之，則重複而贅矣。

“南宮先生”，或云：“非退之而乃他人。”然否？

51) 源：上本‘園’

時，韓公爲禮部郎中，而禮部之上官，有得此圖作詩示公者，故公作此詩以美之。南宮先生卽得圖作詩之人也。若謂先生退之自謂，則所謂“波濤入筆”及“文工臻極”者，皆無義矣。

“更問語”，何以釋之？

更良⁵²⁾語【乙】問【ソ奴叱夕】。

〈書王定國〉“江上愁心”，何以釋之？

江上【厓】愁心【ソ平尸】三疊【ゝ尸】山【ゝ】。

“蒼蒼暗絕”，何以釋之？

兩崖蒼蒼【ソ也】絕谷暗【ソヒ】。蓋絕谷之所以暗淡，由兩崖蒼蒼而然也。

〈寄盧仝〉“結髮”，未曉，謂自結髮之年而憎俗徒耶？
結髮如冠之之謂乎？

52) 良：上本‘【良】’

來說皆通.

“動一紀”，何以釋之？

‘動’，猶每也. 言不出每至於一紀也. 動至一紀【乙ッ奴叱夕】.

“俸錢供給”，何以釋之？

俸錢【乙ヌ】公私【厶ヱ】⁵³⁾供給【ッ古】餘【ッ尸巨士ヌ】. 蓋己之祿俸錢物，本所以供給公私之用，而今取其用餘，以助廬也.

“往來弄筆”，何以釋之？

‘往來’之義，未詳. 或云：“來當作年.”

“宰相未許”，何以釋之？

宰相終音那【ヱ】⁵⁴⁾仕致⁵⁵⁾不【ヒ巨ヱ】許致阿【ヒッ里ム】.⁵⁶⁾

53) 厶ヱ：上本‘【厶】’

54) 音那ヱ：上本‘【音那ヱ】’

55) 致：上本‘【致】’

56) 致阿ヒッ里ム：上本‘【致阿ヒッ里ヱ】’

言必舉用也。

自“隔牆”至“能禁止”，皆盧之狀辭乎？

來說是。

〈李伯時畫圖〉“酒酣閉目望”，謂何人閉目望窮途乎？

謂黃知命·陳履祥酒酣閉目而望也。

“到得城中”，何以釋之？

城中【厓】到得【ソ也尸】。得是虛字，不可實釋。

〈蔣進酒〉‘蔣’，與將同乎？

本是將字，从草頭，必是誤本也。

“天生我材”，未曉。

惟天付我以如是之材者，必有用於下土，不但已也。

“斗酒十千”，何以釋之？

酒之美者，一斗價至萬錢也。斗酒_{【厓】}十千_{【是那ッヒ又】}57)。

〈觀元丹丘〉“歷歷行舟”，“歷歷”，分明之義乎？“寂歷歷”字義同乎？

物多且遠而分明可數者，謂之歷歷，與寂歷之義不同。

〈登梁王栖霞山〉“謝公”，白白比之乎？

來說得之。

“金屏笑坐”，何以釋之？

金屏_{【厓】}如花人_{【ゝ】}笑_{【古】}坐_{【ッ也叱豆夕】}。

“黃鸝愁醉”，未曉。

黃鸝_{【ゝ】}愁醉_{【ッつ代】}春風_{【厓西】}啼_{【ッ又叱夕】}。所以醉亦愁者，嘆易老而傷往事故耳。

57) 是那ッヒ又：上本‘【ゝ尹ッヒ又】’

〈高軒過〉“華裾織翠”，何以釋之？

華【ㄅ】裾【ㄟ】翠【ㄟ】織【ㄅ】.

“厖眉書客”，指何人？‘厖’字，義未曉.

長吉自謂. ‘厖’，言眉之長而多也.

〈有所思〉偏言巫山·湘江者，何意？巫山·湘江乃神女·二妃之所在，而此詩主言思美人之意，故摘出言之耶？

來說盡之.

“邀月亭”，子才之亭耶？

子才爲亭⁵⁸⁾主，未可知.

“十分綠醕”，十分謂多耶？醕字與酒字似疊，醕酒則酒而與酒義實不同耶？

58) 亭：上本에는 없다.

‘十分’，謂酒味十分好也。華語凡稱極好皆曰十分。或謂貯酒於器十分滿也，若少有不滿，則不可謂之十分也。《韻會》“醕，縮酒也。以匡盞酒曰醕，以藪曰湑。”又曰：“湑，酒沛。”此然則醕乃酒之壓取者，非直謂酒也。《詩》云“有酒醕我”，可見矣。

“青琉璃”，謂天耶？

謂天。

〈贈寫真何秀才〉“別駕”，明皇稱別駕，何耶？

明皇少嘗爲潞州別駕。別駕猶今判官。

“君言好之聊”，何以釋之？

君【レ】言【イ代】⁵⁹⁾好著【ソ也】聊【暫吐間自又】⁶⁰⁾適意【ソ又入ソ
飞夕】。

〈於潛令刁同年〉‘於’，讀爲烏耶？刁誰耶？

59) イ代：上本‘【イ大】’

60) 暫吐間自又：上本‘【暫間】自【又】’

刁約，字景純，與坡同年，晚爲藏春塢主人。

“不去煩推擠”，未曉。

‘推擠’，以手推而去之，擠而仆之也。爲守令者，於簿書期會之間，屢遭上官詰責，或爲頑民怨謗，如受人推擠之辱，故問之曰：“何故爲令三年，尙不舍去，而煩受推擠耶？”

〈太行路〉“好生毛髮”，未曉。

於其人愛好，則願生毛髮，憎惡則欲生瘡痍，如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之意，皆好惡不常之惑也。

“右納史”，凡當代之史，必不進於當代之君，此云納史者何耶？

納史所以名之義，未詳，然必非謂納史於君也。當考之。

〈七德舞〉“四百來歸”，何以釋之？若釋曰‘四百【レ】獄【厶】來歸’云，則重在⁶¹⁾死囚而不貼其言太宗施仁之

意，若曰‘四百【乙】獄【厶】⁶²⁾來歸【厶、ソタ】’云云，則於文理何如耶？“散帛收”·“放出宮”等句，皆重在太宗，而獨“來歸”之句，疑若囚自來歸於獄，而無太宗使之然之意，并將曲釋兩說稟之矣。

當釋云：“四百【乙】獄【厶】來歸。”蓋來歸者死囚，而所以使死囚來就死者太宗施仁之效，豈非重在太宗乎？若曰四百【乙】則文勢有礙，最不可。

〈磨崖碑後〉“風雅不繼騷人死”，何以釋之？

風雅【乙】繼【厶阿ヒソ古】騷人【乙】死【ソタ】，此言無人紀功而唯元顏能之耳。

〈勸酒惜別〉“車馳”·“家家”兩句，未曉。

有四方壯志者，春風遠行，發興狂豪，爲如何耶？

“家家帳幕”

61) 在：上本‘於’

62) 厶、：上本‘【厶】’

卽一時所見之景致耳.⁶³⁾

〈古意〉“五色”·“金鎖”兩句，謂白棄官歸來耶？

來說得之。但非白棄官歸，乃時君斥去之耳。

“成異物”，謂死耶？

謂死。

〈蜀道難〉“仰脅息”·“坐長嘆”此兩句，泛言山高不能登之意，而非白自脅息長嘆之者耶？

言泛言者爲是，而白亦在其中也。

“遠道之人”，泛言者耶？

泛言。

“朝避”·“夕避”，謂‘此地之人，圖避猛虎長蛇，而猶未免磨牙吮血’耶？自“朝避”至“夕避”止，自“磨牙”

63) 家家帳幕……景致耳：上本에는 상단과 연결되어 있다.

至“如麻”止，爲一句耶？

訓義得之。蛇韻爲一句，麻韻爲一句。

“廬山”，此山在何邦乎？

在江東道南康軍之北，大江經其西北，彭蠡在其東南，豫章·潯陽皆在其傍。

“試往造”，何以釋之？

試【_ソ也】其間【_厓】往造【_ソ也】。

“懸崖巨石”，何以釋之？

懸【_ソ ㄱ】崖【_厓】巨【_ソ ㄱ】石【_厓 ㄴ】。⁶⁴⁾

“遠近映”，何以釋之？

遠近【_厓】樓閣【_厓】映【_ソ ㄷ】，謂或遠或近皆映耀樓閣也。

64) 厓 ㄴ：上本‘【厓】’

“晨鍾杳靄”，何以釋之？

晨鍾【果】善⁶⁵⁾鼓【厓】杳靄【厓】幡幢【レ】羅【ソ也叱豆夕】.

“飛來雙”，何以釋之？

飛來【ソ飛ヒ】雙【レヌ夕】.

“浮嵐暖翠”，何以釋之？

浮【ソフ】嵐【果】暖【ソフ】翠【レ】. 翠，山之紫翠之氣也. 暖，暖其色也.

“策名”，謂策其名乎？

入仕者書名於仕版，故謂之策名.

“青衫白首”，以青衫至於首白，而猶困於一邦之謂耶？

說得是.

65) 善：上本‘暮’

“自非青雲【止】何由降”，未曉。

謂‘此人剛直不屈於世，唯青雲白石有深趣之處，則其心始降而樂之。自此之外，雖千駟萬鍾，列碎淫威，苟有一毫之不義，其氣硤砭然與之抗，何由降屈而徇從乎？’釋云：“青雲白石【、】深趣【、】有【叱飛尸代】⁶⁶⁾自【근터】非【히面】⁶⁷⁾其氣【、】硤砭【ソ也】何【叱底】由【암阿】降【ソ曰五】。”

〈襄陽歌〉“花下迷”，謂爛醉迷路耶？且謂日暮故花下迷耶？

謂醉迷，而不害兼帶暮景看。

“金鞍駿馬”至⁶⁸⁾“行相催”，謂方自如此爲之之辭耶？將欲之謂耶？

承上句“若變作春酒”而言，乃擬欲之辭耳。

〈飲中八仙家⁶⁹⁾〉“左相日與”“與”字，義未曉。他本作

66) 叱飛尸代：上本‘【叱飛尸大】’

67) 히面：上本‘【、面】’

68) 至：上本‘【止】’

‘興’，亦未詳。

‘與’字誤，他本作‘興’者是。日興，謂日所供於飲酒之歡興者也。

“銜杯”·“稱世”，未曉。

本註：“世，當爲避。”

“愛逃禪”，何以釋之？禪之道，操其心志，而醉酒則心放故云爾乎？

說得是。

〈醉時歌〉“同襟期”，疑同志之謂，而與襟量同乎？然謂心志爲襟量襟期者何耶？

同志趣也。衣襟當心胸，故謂心志爲襟。然襟量以大小言，襟期以趣操言，有小⁷⁰⁾不同。

69) 家：上本‘歌’

70) 小：上本‘少’

“真吾師”

痛飲本非可師而云然者，皆憤世激發之辭也。

“相如”·“子雲”，未曉。

相如汙行於滌器，子雲喪節於投閣，皆不足道。此投⁷¹⁾但言‘當不遇，則雖奇傑之士，不免於窮賤厄難之至’耳。

“儒術何有？”，‘何有’之言，疑無益之謂，而本註“焉有所損？”云，則似不相同，而又有戾於下句之意，無乃註辭有誤耶？

來說是。本註所引崔祥之言，殊無理，此乃杜詩蘇註之流。余舊讀杜詩，見所謂蘇註多穿鑿杜撰，且其文字卑冗，絕不類東坡文法，而其引用之人姓名，率多撰造前世所不見者。以是，心竊疑其贗書，後見先儒諸⁷²⁾說，已論蘇註非坡翁所撰，乃不知何人僞作此註，而托蘇以欺世云云。今據此註，本無崔祥·阮兢，亦本無此兩說，只是注者妄爲此言此姓名以誣人，可謂無忌彈⁷³⁾之甚，

71) 此投：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一本無‘此投’二字.]가 있다.

72) 諸：上本 ‘詩’

而注《古文眞寶》者，又取而傳之，亦可謂踵謬襲訛而不審於援證矣。

〈徐卿二子〉“相追隨”，未曉。

二子相繼而生，故云相追隨。

“孔子·釋氏”。

謂‘徐卿二子，生有異質，如得古聖神之靈，抱持付託而送來者，則其資稟之美，豈不足以得孔·釋之緒餘乎？’以釋氏並稱於孔子，則子美亦不免以佛爲聖之惑耳。

“百不憂”，謂‘徐公有此奇俊之子，百分無可憂者’乎？與傳所謂無憂者意同乎？

所解是，但不須證無憂者之說耳。

〈戲題王宰〉“能事不受”“不受”，義未曉。

73) 彈：上本‘憚’

人於能事，得於心而應於手，神全而守固，不爲外物所動而後，乃入於妙，況受人之欲速而相催促乎？受人之促迫，則先失其心守⁷⁴⁾，何能事之妙造？故曰：“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上文所謂“十日一水，五日一石”，卽其不受催促之事也。

〈茅屋爲秋風〉“秋天漠”，此單句耶？

是。

〈觀聖上親試〉“親鑑別”，謂鑑別多士之所製耶？

亦是。

〈畫山水〉“寫在筆”，何以釋之？

筆鋒裏【厶ㄴ】⁷⁵⁾寫【ㄴ也】在【叱刀夕】。本註當云筆鋒裏【又】云云。語勢適然，故雖云裏【亦ㄴ斗】亦不妨也。

〈短檠歌〉“東魯客”，昌黎⁷⁶⁾自謂耶？然則“富貴還自

74) 心守：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心守’一作‘心志守’.]가 있다.

75) 厶ㄴ：上本 ‘【厶】’

恣”之句，其於自言之道，似未穩也。若謂泛言，則“二十”之言，尤無義，雖自道已事，而曰“富貴自恣”，可耶？

本註謂“退之，東魯人”，此說可疑。退之，鄧州南陽人。其先世或居昌黎⁷⁶⁾，或徙懷·孟，三處皆不屬兗州魯境，何以云東魯人？且爲博士而謂之儒生，亦似未穩。況來說所疑富貴自恣，必非自道之言乎？是不過泛言而謂之二十者，但謂自弱冠苦業至頭白云耳，復何疑乎？

〈浩浩歌〉“浩浩歌”，何以釋之？

題，浩浩【_ソ 尸】歌【_ハ】。詩，浩浩【_尸】歌【_ソ 要未亦】。

“渭川”·“莘野”，引此者，謂‘宜用行捨藏，樂天命，聽自然’者耶？

來說是。

76) 黎：上本‘藜’

77) 黎：上本‘藜’

“子陵”，引此，何耶？

子陵百世豪傑之士，天子不得臣，皇天爲忙逼，況天子之宰相其能邀請乎？引此及上文渭·莘等語，皆援古以自託，大言以自快。其意若曰：“使我當此時，遇此事，亦其人焉。”

“爲忙逼”，何以釋之？

爲【ソ也】忙逼【ソテ】.

“嫌恨傷丘·軻”，何以釋之？

承上文“蒼生如命窮，吾道成蹉跎”而言‘孔·孟之不見用，是天下蒼生之不幸，故但當爲弔天下之人，何必爲孔·孟嫌恨而嘆傷乎？’嫌恨【ソ也】丘軻【乙】傷【ソ里五】.

“責歸却”，何以釋之？

責【ソ也】歸【ソ也】却【刀又辞】.

〈七夕歌〉“召集役靈”，何以釋之？

召集【ㄅ 也】靈鵲【乙】役【ㄅ 也】.

“無窮會”，何以釋之？

天地無窮【ㄅ ㄆ ㄇ】⁷⁸⁾會【ㄅ 也】相見【ㄅ 里 又 夕】.

〈茶歌〉“聞道新年”·“蟄蟲驚動”，未曉.

“聞道新年入山裏云云”兩句，只言‘春氣入於茶山，蟄動土融，而茶始生也.’

“碧雲”·“白花”，謂風起而白花浮於茶上耶？且“浮光”，何以釋之？

來說得之. 白花【ㄅ】光【ㄅ】浮【ㄅ 也】.

“安得知百萬？”，謂‘群仙所居，隔下土，故不知下土蒼生之辛苦’耶？“到頭合得”，何以釋之？

78) ㄅ ㄆ ㄇ：上本‘【ㄅ ㄆ ㄇ】’

來說亦得。‘到頭’，本華人俗語，而未詳的意，大概猶到其地頭之謂。‘地頭’，猶地面地位之意，‘合’，猶合當也。言‘到其地頭，能合當得蘇息蒼生’否乎？頭【_厓】到【_ソ也】合當【_厓】得【_逸】。

〈菖蒲歌〉自“清如”至“詩書”，皆謂孔門弟子耶？

以上句例之，止“天機鳴”，爲孔門弟子。堂前以下，自言今所見耳。

“延修岭⁷⁹⁾”‘延’字，考諸禮部韻，則與稅遠進長陳言等字義同云。‘長’字義似合於此，而與‘修’字反疊，別有他義耶？

‘延’者，引而長之也。‘修’，長而已。此言餌蒲而延引其長年也。

“綵鸞紫鳳”·“赤虬玉麟”，未曉。

79) 岭：上本‘齡’

本註吳綵鸞之說，恐不可從。若綵鸞爲仙女名，則不應以赤虬對言。上實而下虛，非詩法也。註者但知古仙女有名吳綵鸞，因附會其說而云云。其實但言仙間所有靈異之物耳。

〈石鼓歌〉“隳嵯峨”，何以釋之？

山之嵯峨【乙】隳【ソタ】。

“煩撝訶”，何以釋之？

煩【ソ也】撝訶【ソタ】。煩猶俗言【너리우다】。

“龍騰梭”，何以釋之？

龍【レ】梭【奴西】騰【ソタ】。

“二雅褊迫無委”，未曉。

言‘二雅之義，褊狹迫迮，無廣大自得之氣象⁸⁰⁾’也。抑

80) 象：上本‘像’

二雅，所以揚石鼓也。

“濯冠沐浴”，未曉。

重其事，故濯冠沐浴而告之。‘濯冠’，猶潔其冠服也。

“安置妥帖”，何以釋之？

安亦置也。妥帖，安穩無齟齬之義。○安置【乎勿】妥貼【ソ也】。

“與蓋”“與”字，義未曉。

‘與’，猶許⁸¹⁾也，爲也。

“期無他”，未曉。

期於無他患而傳久遠也。

“徒媿嬰”

‘媿嬰’，猶俗言【어림פות하다】。此句中截爲義，詎肯感激

81) 許：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許’，一本作‘除’.]가 있다.

【可】徒媿嬰【又夕】.

“理則那”，未曉.

其理則如何耶⁸²⁾? 怪而問之之辭.

“上論列”，未曉.

上奏於君而論列其事也.

83)“時得”‘時’字，讀如字乎? 與是同乎?

“時”，猶往往也.

“模糊似癍胝”，謂苔蝕⁸⁴⁾字訛而似肌⁸⁵⁾膚之癍胝乎?

是.

82) 耶：上本 ‘也’

83) 樊本에는 [추가 下二條‘後石鼓歌’.]가 있고, 上本에는 [부진지 下二條‘後石鼓’中語.]가 있다.

84) 蝕：上本 ‘食’

85) 肌：上本 ‘飢’

〈後石鼓歌〉“辨跟肘。”

“跟”，足後節也。“肘”，臂中節也。以字體比人形，而謂僅辨跟與肘也。

“追軒·頤”，古之聖人，非獨軒轅，而此偏言者，何耶⁸⁶⁾？因頤而稱之耶？頤必蒼頡，而本註獨言追配軒，何耶？

軒轅亦必制字，故并言之。註獨稱軒轅，此正其疏漏處。

“當時籀”，按下篇〈李潮八分詩〉註“周太史籀始制大⁸⁷⁾”云云，“籀”，必太史之名，而此下於史字上，何耶⁸⁸⁾？“大篆”，《詩》註“制大篆”云云，而此詩云“變蝌蚪”，然則謂變蝌蚪而作大篆耶？且韓公詩云“字體不類蝌與蚪”，謂不類於蝌蚪耶？若不類與不凡同也，則石鼓字體不凡，而乃蝌蚪之謂也，而與此變蝌蚪不同，何也？

86) 耶：上本‘也’

87) 大：樊本에는 뒤에 한 칸이 비어 있다；上本에는 뒤에 ‘篆’이 있다.

88) 耶：上本‘也’

太史名籀也，而其云籀史，亦與史籀無異。變蝌蚪，謂變蝌蚪體爲大篆也。韓公詩“不類”，猶言不似也。既變其體，宜乎不似蝌蚪也。

“闕虬虎”，未曉。

‘闕如虬虎’，《詩·江漢》篇語。‘闕虬’，虎之自怒也。闕【屏】虬虎如【ㄅ ㄆ】。

“隨指嗾”，謂犬戎不敢逆命而隨其指嗾耶？

是。

“方召聯翩”‘聯翩’，義未曉。

‘聯翩’，相繼動作之狀。

“遂因鼙”·“豈爲”，謂作石鼓者，欲因其形思帥臣，而非欲考擊煩矇眊奏功者耶？

兩句說得之。

“豈有文字”，謂既無甲乙而不得尋年代則又豈有文字記誰某作頌者耶？“神物義”，釋曰：“物【レ】義【ス】秦垢【厶】⁸⁹⁾汙【ト不ヒッタ】。”

皆是。

“富貴一朝名”，未曉。

興亡百變，而物則自閒，富貴一朝，而名則不朽。物與名，皆指石鼓。

〈戲作花卿〉“用如”“用’字，義未曉。

‘用’，指材之發用而言。

“子璋”·“手提”，未曉。且既言綿州云云，而又言子璋，不相疊乎？

綿州以其宮⁹⁰⁾言，子璋以其名言，自不重疊，語勢然也。按杜詩註：“崔光遠爲鉤⁹¹⁾南節度使，及段子璋反，

89) 厶：上本‘【厶】’

90) 宮：上本‘官’；樊本에는 [추가 ‘宮’恐‘官’之誤.]가 있다.

東州節度使李旼敗走投光遠，牙將花驚⁹²⁾定討子璋斬之云云。”故⁹³⁾此言花卿手⁹⁴⁾提子璋之髑髏⁹⁵⁾而與之崔光遠也。還猶與也。

“李侯此節”，未曉。

言‘李旼既敗，則失節度矣。以花卿討斬子璋，則李旼復保有⁹⁶⁾節度’，故云云。花卿既平亂，恃功暴掠，光遠不能禁此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所以譏刺花卿也。

〈題李尊師〉“延入”‘延’，與迎同耶？

‘延’者，接引之意，與迎字不同。

“陰崖却霜”，何以釋之？

陰崖【亦、】却【도로혀】霜雪幹【乙】承【ソ也叱古】。松生崖上，

91) 釧：上本‘釧’

92) 驚：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驚’本‘敬’字.]가 있다.

93) 故：樊本에는 [두주 一本無‘故’字.]가 있다.

94) 手：樊本에는 [두주 一本無‘手’字.]가 있고, 上本에는 [두주 一本無‘故’字‘手’字.]가 있다.

95) 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一本‘體’下有‘擲’字.]가 있다.

96) 樊本에는 [두주 一本‘有’下有‘此’字.]가 있다.

是崖承其幹也。

“悵望”，謂宛若四皓歌〈紫芝〉來悲風耶？

謂‘我今悵望此畫，而歌〈紫芝曲〉，時危故來悲風’云耳。
謂因四皓而起此感則是，謂四皓歌〈紫芝〉則不可。

〈戲韋偃爲〉“慘裂苔”，何以釋之？

苔蘚皮【ゝ】慘【厶】裂【ッタ】。下慘字最好。

“白摧朽”，何以釋之？

白【ッ尸代尸】朽骨【乙】摧【ッ也】龍虎死【ッ尸ㄣッ古】，黑【ッ尸代尸】太陰【厶ゝ】⁹⁷⁾入【ッ也】雷雨垂【ッ尸ㄣッタ】。蓋畫古松有白黑奇怪之狀。

〈劉少府畫〉“堂上怪底起”，未曉。

堂上不當生楓樹，言掛此畫堂上如楓生堂上也。怪異
【ッタ於叱】底江山【厶】烟霧【ゝ】起【ッモ了】，皆不見畫而見其

97) 厶ゝ：上本‘【厶】’

眞之謂也。

“乘興遣”，何以釋之？

言‘初聞君掃赤縣之圖也，乘興而不覺去畫滄洲趣’耳。
乘興【ソ也】遣【甫乃亦】滄洲趣【乙】畫【ソタ】。遣字有去而爲之
之意。

“重毫素”，謂劉自重其畫不肯輕畫耶？

非謂自重而不輕畫，蓋重毫素之事而能極其妙也。

“反思前”·“乃是”，未曉。

謂‘因此畫之奇妙，反而思之，前夜風雨之急，乃是鬼神
入於蒲城，而有此奇變也。故今看障子猶有元氣淋漓之
濕，應是因眞宰上訴而天泣所致也。’蓋障之所畫，必是
奉先縣山川之景，故上云赤縣，此亦⁹⁸⁾云蒲城云爾。畫
妙而天泣，詩成而泣鬼也。

98) 亦：上本‘云’

〈李潮八分書〉“貴”·“方”，何以釋之？

言‘書法所貴者瘦硬⁹⁹⁾，瘦硬¹⁰⁰⁾然後方通神也.’ 書【*p*】¹⁰¹⁾

硬【*手來*】貴【*ソ p 地 忒*】方【*보야호로*】通神【*乘*】.

“奄有二子”二子，謂韓與蔡乎？

二子指韓·蔡.

〈天育驃騎〉“蕭梢”‘梢’，義未曉.

‘蕭梢’，猶飄蕭也. 如此文字，當以音聲會其意耳.

“眼有紫雙”，何以釋之？

眼【*厓*】紫焰【*ㄴ 叱 古*】雙瞳【*ㄴ*】方【*ッ タ*】. 焰，言其光；方，言其形.

〈江南遇天寶〉“蘭麝溫”，何以釋之？

99) 硬：上本‘勁’

100) 硬：上本‘勁’

101) *p*：上本‘【*飛 p*】’

蘭麝【以】¹⁰²⁾溫湯源【厓】薰煮【ソタ】. 以香物薰湯，欲其體之香也.

“枯草”，何以釋之？

枯【ソッ】草【ソ】. ○曾霑雨露之草，今則枯槁，此其所感也.

“我自秦”我，樂天自謂耶？

樂天自我.

“鎖黃昏”，何以釋之？

黃昏【厓ソ】鎖【ソタ】.

〈長恨歌〉“嬌無力”，何以釋之？

嬌【ソ也】無力【ソッヒヒソタ】.

“驪宮”“驪”字，本註音，是耶？

102) 以：上本에는 없다.

‘驪’音離爲是，俗訛爲驢音耳。

“暮暮情”，何以釋之？

暮暮【厶】情【ㄴ 又 夕】。

“思悄然”，何以釋之？

情思【ㄴ】悄然【ッ 夕】，

“翡翠”“翡’，赤羽雀，而‘翠’，義未曉。

‘翡翠’二字，皆一鳥名，卽今捕魚翠鳥，俗言【쇠새】。意其鳥腹下赤羽，而背上翠羽，故以兩字名¹⁰³⁾之。

“悠悠生死”，何以釋之？

生死【ㄴ】悠悠【ッ 尸 代】¹⁰⁴⁾，猶死生契闊，乃隔遠之義。悠悠【ッ 尸】生死【厶】，亦得之。

103) 名：上本 ‘言’

104) ポ 尸 代：上本 ‘【ッ 尸 大】’

“小玉”，未曉．註云：“小玉·雙成，王母侍女．”詩云：“令小玉報雙成．”然則小玉守玉局者，而雙成侍王母之側者耶？以王母喻玉眞，故云云耶？

小玉·雙成，皆王母侍女．以玉眞比王母，故令兩侍兒轉轉報之耳．

“雲鬢半”，何以釋之？

雲鬢【、】半【ㄅ】偏斜【ㄣ】．

“鈿合”“合’，義未曉．

‘鈿’，以金銀珠貝飾器物之名．‘合’，猶今之函也．鈿【ㄣ】合【ㄅ】金釵【ㄣ】寄將去【ㄣ又叱夕】．

“釵留”．

釵【ㄣ】一股【ㄣ】合【ㄣ】一扇【ㄣ】留【ㄣ】．

“釵擘．”

釵【厶】黃金【乙】擘【ッ古】合【厶】鈿【乙】分【ッタ】。蓋釵有兩股，合有兩扇。玉眞寄釵而留一股，寄合而留一扇，又就其所寄之中，於釵擘取黃金，於合分取鈿飾而留於己，皆所以反復致懇於離合之意，以爲後期之驗也。

〈六歌〉“牛女夜”，此單句是耶？

是。

“結髮”，必謂爲夫婦，而爲夫婦謂之結髮，何耶？

古詩有“結髮爲夫婦”，謂自少年始結髮而爲夫婦也。故後人因用此語於爲夫婦也。

第二“窮猿”，以窮猿喻妹之被執無所歸乎？

喻妹之被執無所歸，得之。

“母知豈”，此單句耶？

此非單句，“惟汝不在割我肌”，是單句。

第三“大者學帖臨”，謂善書而下視鍾·王耶？且謂學書而臨法鍾·王耶？

凡學書者，效法古帖，謂之臨。

“小者”，單句耶？

此非單句，“有女有女”，爲單句。

“鴈兒啄啄”‘啄’，欲食之兒耶？謂‘秋宜有梁，而鴈兒欲食不得，故謂之無’耶？以鴈兒之不得食，喻其女之窮耶？

‘啄啄’，求食之貌。餘皆得之。

第四“四月八摩，榴花犀錢繡”，未曉。

四月八日，釋迦生日也。摩尼珠，佛書喻其道之瑩淨無塵玷也。文山自貴重其子之生，以比於釋迦異人之生，而言其質之美摩尼珠也。“榴花犀錢絡繡襦”，此句未詳其義。大概謂‘兒生之日，以榴花犀錢，絡於繡襦，而爲

洗兒之舉’也。

“蘭湯似酥”，未曉。

謂‘蘭香煮湯而洗兒，其美如酥也。’

“騎鯨魚”，謂溺死耶？

謂溺死是。

“明月孤”，以月之孤，喻一身之孑孑者耶？

亦是。

第五“大者小蟾，次者汗血”，未曉，謂其有壯節耶？

次者單句耶？

二妾一生女一生男也。蟾蜍，喻女，汗血駒，喻男。○此亦首句爲單。

“鴈落飄瓊”，何以釋之？

鴈【ゝ】落【ソヒ叱ソツ小】瓊琚【ゝ】飄【ソヒ叱ソタ】，言二妾聯行，故比之鴈落。

“風花”，以風花，喻妾之流落，而以鳥之鳴呼，喻己之悲嘆耶？

風花之說，是。鳥鳴呼，亦言妾之遭亂而哀號，非喻己也。

“龍鳳殂”，以龍鳳之殂，喻己之遭亂將死，而謂妾甘爲塵土，何足恨其死耶？

所說是。然非獨言己之將死，概言英雄豪傑之遭亂而死也。

第六“孤根不識”，以根孤比己，而嘆其生於衰亂之際，不得見太平之時者耶？

大概是。

“鍾奇禍”‘鍾’，義未曉。

‘鍾’，猶聚也。

“何醜好？”，未曉。

猶言何有美惡耶？

〈醉歌行〉“鷺鳥連青”，何以釋之？謂勤自少已有才藝耶？

所說是。

〈麗人行〉“後來鞍逡巡”，未曉。

言‘賓從之後來者，鞍馬騰踏，而逡巡然。’皆狀其揚揚自得之意。劉辰翁批謂“後來鞍馬，又丞相所寵嬖者，又過秦虢”，是也。

“揚¹⁰⁵)花雪白蘋”，未曉。

劉批云：“揚¹⁰⁶)花青鳥兩語，極當時擁從如雲，衝拂開

105) 揚：上本‘楊’

106) 揚：上本‘楊’

合，偉麗俊捷之盛，作者之意，未必人人能識也。”今按此言是也。蓋揚¹⁰⁷⁾花，時物。白蘋，水草。故因所見之物以狀之耳。夢弼注引後魏 胡太后所淫揚白花事以爲刺揚氏，意雖近而未免有牽合之病也。

“路繞錦亭”¹⁰⁸⁾，謂‘子美曩日繞行錦亭之東，而見先主·武侯之廟’耶？錦亭在於武侯祠廟之傍耶？且知何如亭耶？

元註黃氏·趙氏皆謂“此詩作於夔州。”蓋武侯廟在成都，亦在夔州，兩廟皆有栢。時，子美初至夔見武侯廟，遂追憶成都所見而作故云云。錦亭在成都。

“誰能送？”，未曉。

言‘此栢不辭剪伐爲用，而誰能取遣而用之乎？’送猶遣也。

〈兵車行〉“西營田”，疑謂‘令戍卒耕屯田而營’，義未

107) 揚：上本‘楊’

108) 路繞錦亭：樊本에는 [추가 題脫.]이 있고, 上本에는 [부전지 ‘古栢行.’ 脫題.]가 있다.

曉.

‘營’，猶屯兵而耕也.

“與裹頭”，未曉.

里正，一里之長. 言‘發去之時，里正與之冠帶裹帽’也.
此補註說也. 蓋無兵，故里正括鄉里少小者，爲之加冠
而使之發去也. 與猶爲也.

“長者雖問”，未曉.

‘長者’，指軍帥. 言‘主將雖或設問軍中疾苦，役夫何能
伸其恨乎？’

〈洗兵馬〉“三年笛”·“萬國兵”，未曉.

征夫見月聞笛，關山迢遞，懷鄉之情，爲何如哉？三
年，言其久也. 萬國兵威，如風之加於草木. 蓋上句言
其悲，下句言其壯.

“濟時了”“了’，義未曉。

‘了’，如云了辦。言終竟成就之耳。

“東走憶鱸”.¹⁰⁹⁾

言‘時平，故無復如張翰知天下之亂而去者’也。

“南飛安巢。”

言‘民皆得所，如鳥之各安其巢.’ 曹操詩謂“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¹¹⁰⁾可依。”此反其意而云耳。

“青春隨冠冕”，未曉。

中興之後，正值青春，而復睹百官儀章文物之盛，其喜慶可知，故云：“春隨冠冕入。”

“鶴駕通宵鳳”，何以釋之？鶴駕謂太子之駕，則是乃肅宗之子耶？

109) 鱸：上本에는 뒤에 ‘未曉’가 있다.

110) 枝：上本 ‘地’

肅宗之子代宗爲太子時而言也。“通宵”，猶達曉也。駕
【ハ】宵【屏】輦【乙】備【ソタ】。“備”，猶備而待之也。

“時來不得誇”，未曉。

承上文，言‘汝等成功，皆時來遇主所致，不得妄自誇矜，以謂吾身強勇之所就’也。韓·彭惟不知此義，所以至於敗，此詩因以戒之。

〈入奏行〉“蔗漿歸廚”，何以釋之？謂‘竇侍御清徹之氣，可以滌君之煩熱，而寧君之軀’耶？

來說是。但歸厨之義，未詳。嘗見諺解謂“厨【에서】¹¹¹⁾歸【ソ
タソヒ】”，其義謂自厨取漿來也。未知是否。

“戚聯豪貴耽”，未曉。‘耽’字亦未曉。

戚連¹¹²⁾豪貴之人，例多不好文儒之業，惟侍御聯豪貴而能耽文儒，所以爲賢也。耽卽耽也。

111) 에서：上本 ‘【에서】’

112) 連：上本 ‘聯’

“斬木火窮”，未曉。

火井，在西極之地。斬木於火井之地，木盡故猿窮而呼也。斬木爲軍中用耳。

〈李鄠縣〉“急難材”，何以釋之？

急難【厓】材【乙】說【ㄅ 要 勿】聞【乎 麻 ㄣ】

“轉益駑駘”，未曉。

言‘既聞說盡急難有用之良材，則更益愁向駑駘馬之無賴於用’也。

〈驄馬行〉“隅目”，隅字下於目上，其義未曉。

目之有方隅者，故謂之隅目。

“肉驥”‘肉’，義未曉。

杜詩蘇註：“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驥如生，項下

重胡，側立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驥也。’今按此註中如字，疑誤。大抵蘇註，每於文義難曉處，輒撰出故事，或誣言以求合本義而解釋之。其無忌憚如此，極爲可厭可笑。此肉驥之說，亦近誣虛，然因此可想肉驥之義大概不過如是耳。

“不與八駿俱”，未曉。

‘不’字與上‘豈’字相連爲義。言豈有如此良馬而不與八駿俱先鳴者乎？言必俱先鳴。

“時俗”·“雲霧”，謂此馬不頻出而時俗不得易致耶？

說是。

“偪側¹¹³⁾”，謂所居之相近耶？

來說非也。偪側，如艱窘崎嶇之義。詩中所說無馬而難行，借驢而泥滑，思友欲徒步則官長怒，買酒欲銷愁則苦無錢。此皆偪側之事。

113) 偪側：上本‘偪側偪側’

“自從官送還”，未曉.

子美嘗爲拾遺. 拾遺，想騎官馬，律詩所謂“奉引濫騎沙苑馬”，是也. 及罷拾遺，則不復騎此馬，故官馬送還官云云.

“徒步官長”，未曉.

無馬，非不欲徒步以見友，但以官人而徒步，是失於朝儀，故官長惡其坦轡而嗔罵也.

“已令請急會”，未曉.

古之仕者，皆置籍於闕門，以考其出入，謂之會通籍. ‘請急言’，以有急事請於通籍之所而免朝也，如今朝官有故不入朝，則呈病狀以免朝也.

“焉能終日？”，未曉.

言‘何能如此終日而拳拳乎？’ 謂不耐¹¹⁴⁾長如此愁苦也.

114) 耐：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一本‘耐’下有‘終日’字.]가 있다.

“飲一斗恰有”‘斗’，與斗同耶？‘恰’，義未曉。

‘斗’斗同。‘恰’，猶合當之義，正須之類。

〈琵琶行〉“輕攏慢撚撥”，何以釋之？

輕【_屏】攏【_{ソツ小}】慢【_屏】撚【_{ソツ小}】撥【_{ソ古}】挑【_{ソタ}】。

“冰泉冷澁絃”，何以釋之？

冰泉【_レ】冷澁【_{ソヒシ}】絃【_レ】凝絕【_{ソヒ}】。

“擊節碎節”，義未曉。

‘擊節’之義，《小學》末章註詳之。蓋擊器物以爲節，故謂之擊節。此則銀篴擊器爲節而碎其篴也。

“去來江口”，何以釋之？

江口【_厓】去來【_{ソタ}】。猶往來也。

〈內前〉“內前車馬”，本註“大內”云云，而大內亦未曉，

何以釋之？

今宮中謂之大內，此詩所指，乃大廷之內耳，內前【厓】。

〈續麗人〉“背立春風”，謂畫工欲畫麗人無窮之意而乃畫背立春風之貌耶？

正面畫不得，故就背面而描取之，所以愈見無窮之意也。

杜陵，謂子美耶？然則此言子美者，何耶？子美嘗作此詩，故坡見此麗人之圖，像思子美而因言之耶？然“隨金鞍”·“背後看”等事，非子美之所常¹¹⁵⁾行者而如此云之者，何耶？

來說見圖思子美而因言之者是，但“隨金鞍”以下，不須疑也，蓋子美既望見麗人而作詩，豈非隨金鞍乎？其詩有“背後何所見？珠壓腰絳”云云，豈非背後看乎？

“心醉”“醉”，義謂厭見麗人之遊恣耶？

115) 常：上本‘嘗’

‘心醉’，謂子美見惡¹¹⁶⁾人之姣好，不覺心艷而如醉耳。子美忠肝義膽，確如金石，未必如此。東坡蓋託子美以調戲已意耳。來說則雖欲曲護兩公，奈不是坡之本意何？

〈桃源行〉“放舟迷遠近”，何以釋之？

舟【乙】放【ㄴ 也】遠近【乙】迷【ㄴ ㄱ】.

〈今夕行〉“呼五白成梟盧”，未曉。

蒲戲，今人無之，未詳何謂。大概骰子五者皆白則勝，故擲者呼而祝之。梟盧必五白之一，而梟其勝名也。得此者，富貴之兆，今不肯成。言方在貧賤也。

〈君子行〉下引周公之事，何耶？

此詩言‘君子之道，不處嫌疑，而貴於勞謙’，周公所爲，正是勞謙之事。題註偏舉嫌疑一條，而不及勞謙之道，非也。

116) 惡：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惡’恐‘美’.]가 있다.

〈汾陰行〉“漢家四葉”·祭后土，乃武帝之事，而既言於上，則又拈出□□□四之，何耶？

上只言祠祭之事而不言其帝，至此始舉武帝而言之，語勢自不妨也。

“宴洽賜群后”，何以釋之？

歡娛【ソ也】宴會和洽【ソフ小】群后【乙】賜予【ソタ】。

“鼎湖”，此黃帝升天之事而【逸】。

此詩終始皆言武帝之事，而其事與辭往往有類明皇之事，故明皇聞而感之泣下耳。註者謂“南山壽”以上說漢，“向秦關”以下說唐，其說不通，不可從矣。

“長安少年”¹¹⁷⁾

來說非也。泛言之。

117) 長安少年：樊本에는 앞에 [추기 ‘古長城吟.’ 題脫.]이 있고, 上本에는 [부전지 ‘古長城吟.’ 題脫與語.]가 있다.

“笙簧百囀.”¹¹⁸⁾

笙簧【マ티온가지로우다】.

“和睡聞.”

睡【乙】和【ソ也】聞【ソタ】.

“可憐光景何時盡.”

可憐【ソ手尸】光景【ゝ】何時而盡乎？其得時矜寵如此，誰復低回而避鷹隼乎？言得時者物不能作害耳.

〈梁甫吟〉

孔明躬耕南陽，而吟〈梁甫〉，意在傷時惜賢，而不遇之嘆亦寓其中，故不得志者，好吟〈梁甫〉. 但其名爲梁甫吟¹¹⁹⁾之義，未詳.

118) 笙簧百囀：樊本에는 앞에 [추가 ‘百舌吟.’ 脫題.]가 있고, 上本에는 같은 내용의 부절지가 있다.

119) 吟：上本에는 없다.

“文能絕地理.”

猶言經天緯地云爾. 絕字恐截字之義.

“衛夫人”¹²⁰⁾

杜詩此註亦謂“晉李夫人，名衛，善書.”云，則李氏名衛，故仍謂之衛夫人耳. 此本註“次道”二字，疑有誤.○右軍初學夫人書，夫人見其書，嘆曰：“此子咄咄逼人.” 右軍遂以書名天下，故子美始以霸擬右軍云“初學衛夫人”，卽系之曰“但恨無過王右軍”，則直指霸而言“其但如右軍而不能過之，是可恨耳.” 李氏之夫，不知誰人，更詳之.

“意匠慘澹.”

意所構造，謂之意匠. 慘澹，神妙變異之狀.

“一洗凡馬.”

萬古凡馬【乙】一洗【ソ也】空【ソタ】.

120) 衛夫人：樊本에는 앞에 [추가 ‘丹青引’ 脫題]가 있고, 上本에는 같은 내용의 부전지가 있다.

“終日坎壈.”

‘終日’，言其久也。承上，言‘但看古來盛名之下，未免坎壈纏身之久，則曹霸之貧窮，不足怪矣.¹²¹⁾’

〈桃竹杖〉“乘濤”

濤【乙】乘【ソ也】¹²²⁾白帝城【厓西】樅【乙】叩¹²³⁾【ソ也】.

“杖劒龍爭.”

異物亦爲神物所爭故也.

“重爲告.”

如賦之重曰

“使我”・“滅跡”

得杖之扶持，則可浪跡於君山等處。今杖化龍去，不得

121) 矣：上本‘也’

122) ソ也：上本‘【ソッ】’

123) 叩：上本‘扣’

其扶持之力，則是使我滅跡於君山等處云爾.

“噫”

‘噫’，當單讀.

“內府殷紅.”¹²⁴⁾

內府所藏殷紅色之瑪瑙盤. 使婕妤傳詔於才人而索取之，
以賜將軍也.

“顧視深穩.”

言馬之顧瞻清高而其氣深穩也. 視【ゝ】高【ッロ】氣【ゝ】穩
【ッヲ】.

“支遁”

晉之神僧，與謝安等游.

124) 內府殷紅：樊本에는 앞에 [추가 ‘韋諷錄事.’ 脫題.]가 있고, 上本에는 같은 내용의 부
전자가 있다.

“獻寶河宗.”

言明皇西幸而不復來游驪山如金¹²⁵⁾盛之時，故追思言之。

“歸來却怪”¹²⁶⁾·“入眼平生.”

此句從前以怪字·眼字皆屬毛延壽看，謂“歸來却見怪於丹青之手，彼平生入眼者，未曾有如昭君之意態，故欲畫而不得”云云。今更詳之，此說未安。蓋言君王既見昭君以來，却怪怒丹青手之變亂妍醜。於是，君心驚嘆，以爲平生入眼者未曾有如此人云云。此義頗優於前說。“歸來”，非實自彼來此之謂，猶言自是以來之意。“怪”，嗔怪也。

“勸胡酒.”

勸胡人以酒也。

125) 金：樊本에는 [두주 ‘金’恐‘全’.]이 있고, 上本에는 같은 내용의 부전지가 있다.

126) 歸來却怪：樊本에는 [추가 ‘明妃曲’ 脫題.]가 있고, 上本에는 같은 내용의 부전지가 있다.

“侍女”

侍女自傷其身之淪落，故聞音而垂淚。

“行人”

行人則聞音而悲，故回首耳。

“女色難誇。”

既已計拙於制夷狄之道，固難以女色自誇於彼矣。

〈連昌宮辭〉“睡紅綃。”

睡【ソカフ】様【、】紅綃【カヒッヒ】.¹²⁷⁾

“逡巡大徧。”

‘逡巡’，猶須臾之頃也。須臾已徧奏罷梁州之曲也。徹猶罷也。此則本註是。

127) カヒッヒ：上本『【カヒッヒ】』

“百官隊仗”

百官【ㄴ 亦】隊仗【ㄴ】. “隊仗”，衛兵與儀仗也.

“驅令供頓”.

‘頓’，宿食所也，又次也. 言供給於宿食之次，

“往來【止】花萼廢”.

‘花萼’，玄宗所置之樓，後廢爲玄武樓，故因少年說此事而起老人感故¹²⁸⁾之悲也.

“盤鬪枱.”

盤於鬪枱之上. ‘鬪枱’，枱之鬪湊者.

“今年不遣子弟耕.”

兵興，故子孫不得耕種如平時也.

128) 故：上本‘古’

“深望幸.”

詳詩意，老翁有“此賊亦除天下寧”之言，其意深有願望於時平之幸云爾。然則本註怨字，改作願字，則於幸字義，庶無疑矣。

〈貢士歌〉¹²⁹⁾“親鑑別.”

貢士，麻衣之士。召對之策。

〈七夕歌〉“織成雲霧.”

雲霧【ヌ튼】¹³⁰⁾紫綃衣【늘】織成。

“玉龍”

織女所騎也。此見《追錄》。

〈古栢行〉“溜雨”

129) 貢士歌：樊本에는 앞에 [추기 以下數題，皆見上，而中間追錄字，可疑.]가 있고，上本에도 같은 내용의 부전지가 있다.

130) 누튼：上本 ‘【금튼】’

皮雨【를】漚【흔거시】.

“巫峽”

追錄云：“巫峽，雪山在近，故巫峽【를】接【ᄃ야】長【소고】.”

“雪山”

此山在蜀·西域之際，夏雪不消，故云雪山。

“憶昨路繞”·“崔嵬枝幹。”

此言枝幹，指成都古栢。詩題古栢，指夔州古栢。“戶牖空”以上，亦言成都古栢。“落落”至終，兼指兩古栢而言。

“丹青引”

貌，音莫，屢貌之行亦同也。

“凡馬”

此畫馬甚奇，故凡馬空也。

“殊相”

‘殊’，猶絕也．絕品也．

“驕驪”

畫肉而不畫骨，故忍使驕驪之氣凋喪之也．

“但看”

看[견단].¹³¹⁾

“終日”

猶長時也．

“坎壈”

間關也．

131) 견단 : 上本 ‘[견단]’

BYL1324 (書-琴應夾-25) (樊遺內卷4:20右)

與琴壠之

前於稠中，未洽叙別，恨恨。面諾書狀，修送。煩爲齎去，付窩令納于政院。窩處及諸書簡，同封，柳應教 希春處行狀一封。并送。照傳爲望。安道已出水路云，似未遇見，故不與書耳。餘冀好行高占，以副僉望。謹拜。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5월 9일 추정. 禮安.

BNL1325 (書-琴應夾-26) (樊卷38:40左)

答金彥遇·愼仲·琴夾之

別懷黯然，一紙追問，何啻百朋？昨日早行，涼氣乘虛
下泄¹⁾，今始稍歇，不知此後如何，撓慮爲深。惟僉珍
重。不具。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6월~7월 추정. 禮安.

1) 泄：拾遺 '榘'[두주 '榘'疑'泄'.]

BNL1326 (書-琴應夾-27) (樊卷38:40左)

答金彥遇·愼仲·琴夾之·堦之

前書曾報去，士敬及縣人來，又承僉問，足見僉逮之厚，深荷。滉一入百纏，去路甚梗，大恨輕作一行也。士敬備見而去，不復縷縷。謹復。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8월 6일 추정. 서울.

SNL1327 (書-琴應夾-28) (續卷5:15左)(樊續卷5:17右)

與金彦遇·愼仲·琴夾之·金惇叙·琴堦之

歲將暮矣。僉履想益佳茂。去秋伯榮陞秩，今又彦遇有除命，賀情曷喻？未知彦遇於此行止何決？晚境祠官，雖非所樂，來拜聖恩，就閱寒暑，看如何作去就。所謂綽綽有餘，何不可之有？如滉者，旣入難出，頃於榻前，懇乞骸骨，峻旨不許，惕鬱惕鬱。過冬於此，使八九朔辭避之意，終歸虛棄，深愧見事之不明，推遷狼狽，猶至此極也。((朝報自城主所送到，覽後送于家兄處，望望。兩孫兒在彼，煩甚不至全廢放否？)) 書院賀冊事，安道書報，不再云。不具。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12월 추정. 서울.

BNL1328 (書-琴應夾-29) (樊卷38:40左)

答金彦遇·愼仲·琴夾之·金惇叙·琴壠之

承奉僉書，甚慰羈¹⁾戀。但彦遇似有不起之意²⁾，其竟何決耶？固知非所樂也，然亦無必避之義，聊作一行，終不肯耶？滉之失計，今且不言，苦³⁾待冰泮耳。謹復。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12월 추정. 서울.

1) 羈：拾遺 ‘羈’

2) 意：上本에는 없다.

3) 苦：拾遺 ‘姑’

BYL1329 (書-琴應夾-30) (樊遺內卷4:20左)

答琴壘之·朴居中【己巳】

僉書至，知同寓山寺讀書，深喜。滉近欲下去，發期在踏青日間，恐或有魔，慮悶耳。溪上疫發，寂兒失兒，眼前之物，聞甚怛怛。宏仲晚得有室，可喜。餘惟僉勉百倍。謹復。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2월 하순 추정. 서울.

KNL1330 (書-琴應夾-31) (癸卷27:40右)(樊卷38:41右)

與琴夾之【己巳】¹⁾

前議書院居接事，何以定之？今更思之，書院本意，不爲習舉業設也。而第一會儒生，適當臨試之月，諸生之心，專力於彼，勢不可禁彼業而專讀書。緣此又令日習製述，非設院倡學之意。愚意不如姑停會接，其米計買賤口外，若有餘者，散斂取息，以待過試後看勢會接，庶可令專意讀書，以爲謹始立規之道，爲得之。僉意以爲何如？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4월 추정. 禮安.

1) 中本·樊本·上本 ‘與琴夾之’

BNL1331 (書-琴應夾-32) (樊卷38:41左)

答琴夾之

昨書具悉. 此中應接頗煩, 兩孫兒教督勢難, 今欲取一去教之, 幸甚. 況彼有同學尤好作伴共學耶? 此兒幾解文理, 而懶惰無匹, 得君留意不厭, 亦爲荷感. 謹不具.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5월 초순 추정. 禮安.

BNL1332 (書-琴應夾-33) (樊卷38:41左)

答琴夾之

前承簡，且寄示惇叙簡報，感荷之餘，甚覺驚悚。未卜厥終如何收¹⁾殺，可慮可慮。書狀紙四五張送去，可作油紙。堧之變純兒赴舉，爲名紙兩備。惟照。謹白。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윤 6월 1일~20일 추정. 禮安.

1) 收：上本 '奴'

BNL1333 (書-琴應夾-34) (樊卷38:42右)

與琴夾之・堦之¹⁾

近日何如？純道已長大赴試，且近不可不冠，二十二日爲之，何如？網巾已備耶？且朴櫬，近方問之，則韓賦四五首外，不讀一首云，可笑。純道無乃亦然乎？雖未及學爲成篇，不可不令畧知體制，幸留意指授，何如？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윤6월 중순 추정. 禮安.

1) 上本 '與琴夾之'

BNL1334 (書-琴應夾-35) (樊卷38:42右)

與金愼仲·琴夾之

意僉行似在旬間，今忽聞明日發行，想必以謁聖之故而促定行期耶？夾之未及致賀，又有千里之行，悵然如何？就中窩兒，可來未來，朴欝，苦待之餘，來住榮川云“有少不平”，爲慮．如見安道，右意告之．惇叙，有書來¹⁾，亦以匆遽未及修報，亦望²⁾致意．其餘親舊，皆未致書．惟冀好行高占以爲交遊之慶，幸甚．謹白．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8월~9월 추정. 禮安.

1) 書來：上本 ‘來書’

2) 望：上本 ‘意’

BNL1335 (書-琴應夾-36) (樊卷38:42左)

答琴夾之·金惇叙·琴壘之

佇聞之際，得榜如此，爲諸君及鄉友，深怪且歎．然亦不關，何恨之有？即寄示京簡，知兒子不遂換計而來，未知終何如耶？是可恨悶耳．餘在¹⁾後面．謹復．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9월 8일~30일 추정. 禮安.

1) 在：上本 '有'

BYL1336 (書-琴應夾-37) (樊遺內卷4:20左)

與琴壘之·朴居中【庚午】

不知水路僉行何如？壘之足下，迄未修賀，自愧不敏？
近見居中書，知與僉行舡下之意。但夾之·安道講經得失，尚未聞知，下來與否，亦未可知，故不及爲書耳。
此間皆無事。奉化衙屬，以十一日已赴衙矣。就中今去納稅人馬，恐與僉行有相違相待之弊，慮慮。餘在進人。不一。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3월 중순 추정. 禮安.

BNL1337 (書-琴應夾-38) (樊卷38:43右)

答琴夾之・堦之

旅患快差，蓮榜新占，聯璧來覲，慶喜如何可言？深賀
深賀。老人幸無他。黃魚之惠・京書之示，感荷感荷。謹
拜謝。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4월 추정. 禮安.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下

BNL1338 (書-琴應夾-39) (樊卷38:43右)

答琴夾之

薄物何須謝? 珍緘祇益慚.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4월 추정. 禮安.

BNL1339 (書-琴應夾-40) (樊卷38:43右)

答琴夾之

山梁之拱，得一猶難，今至雙致，無乃太厚？因遂要用，感荷感荷。四季二根送去，與彦遇分占，前日彦遇欲得故也。惟照。謹謝。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4월 추정. 禮安.

SNL1340 (書-金富信-1) (續卷5:16右)(樊續卷5:18右)

答金可行【富信○甲子】

公與我同作漳濱之人，我猶能自強於遊陟，而公則不能，
宜乎公之感慨至發於賡詠也。開展圭復，多少慰慰，幸
幸。又恐公之慎護不涉危險，乃保病之良規，而滉則不
能，又深有省惕也。惟照。(餘俟後。謹奉謝。))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5월 추정. 禮安.
金富信 (字 可行, 號 養正堂, 本 光山, 1532-?)

[編輯考] 退溪가 金富信에게 보낸 편지는 1통이며 續集에 실려 있다.

KNL1341 (書-金富倫-1) (癸卷28:1右)(樊卷39:1右)

答姪子宰·金惇叙【富倫○己酉】¹⁾

見來書，知悉覽雲洞而思登山，因竹溪之流而欲窮其源，其興浩然，似不可禦也。欲令遂往遊賞以增氣，但余²⁾昨日呈辭，邑人以余³⁾農時不計迎送之弊，君子爭論紛紛，小人怨氣滿腹，心甚瑟縮。當此時，聽汝等遊山，似爲非便，奈何奈何？豈無他日？今姑旋回。

▶ 己酉年(明宗4, 1549년, 49세) 8월 추정. 豐基.
金富倫(字 惇叙, 號 雪月堂, 本 光山, 1531~1598)

[編輯考] 退溪가 金富倫에게 보낸 편지는 47통인데, 癸本에 8통, 續集에 9통, 樊本에 30통이 실려 있다.

1) 擬本 ‘答姪子宰金惇叙【己酉】’

2) 余：中本·定草本 ‘予’

3) 余：中本·定草本 ‘予’

SNL1342 (書-金富倫-2) (續卷5:16右)(樊續卷5:18右)

答金惇叙

〔兒來獲書，甚慰懸懸。〕向者勤來無得，垂橐而歸，尚不爲悔，猶有厚望。顧僕空疏病劣，無以跪進，可爲愧歎耳。有一於此，白雲書院，學徒近久不集，僕多方勸諭，稍稍來聚，舊規之限，不當曲泥以阻來遊之士，兒子亦欲冒進以藉薰於諸賢之側，君若有意，幸遄駕過冬，祈望祈望。〔前留紙，不必楷書訓戒之辭，雖草寫詞律，尤可寓文房之玩。但病手澁蹟，其長憶一帖，尤不用，可笑恨耳。惟被索不可隱，故聊送去，覽擲爲佳。謹拜復。〕

▶ 年月未詳。禮安。

BNL1343 (書-金富倫-3) (樊卷39:1左)

答金惇叙

阻闊，奉睹簡字，殊以慰幸。僕雖無別證，羸¹⁾憊近劇，自頃全廢看書，一意保養，猶未見效，爲可嘆也。足下不利於夏課，不足介懷，正在十分做功，要作大手段奇男子事業耳。銀唇之惠，感荷。不宣。謹謝。

► 年月未詳。禮安。

1) 羸：中本·拾遺‘羸’

KNL1344 (書-金富倫-4) (癸卷28:1右)(樊卷39:2右)

答金惇叙

((滉家禍身病兩極難堪，志業隳壞，無足云云。承辱示問，但有感忤。兩書當依題標¹⁾奉還。晦庵奏劄下脫字，果有之，亦有錯張誤字，隨後奉報。)) 陽村學術淵博，爲此《圖說》，極有證據，後學安敢妄議其得失？但以先賢之說揆之，恐不免啓學者穿鑿傳會之病耳。雖然，此亦未易言也。((謹此奉復。))

► 年月未詳。禮安。

1) 標：上本‘標’

SNL1345 (書-金富倫-5) (續卷5:16左)(樊續卷5:18左) ㄱ

與金惇叙

向日聊謝諸君惠顧幽栖之意，其言則冗末不足觀，不謂辱垂瓊報，意氣騰¹⁾脫，殊發人，無任感荷。但擬議非倫，語無斟酌，令人瑟縮靡堪，豈朋友相規切之意耶？繼今請切除。此非徒病拙之幸，亦足下自養之道也。餘惟勵業珍重。不宣。(謹拜復。))

▶ 年月未詳。禮安。

1) 騰：中本·樊本·上本‘騫’

SNL1346 (書-金富倫-6) (續卷5:17右)(樊續卷5:19右)

與金惇叙

《傳疑》內，惇叙考出三處，具悉。其元會運世之錯入，老陰之誤作少陰，已從所示改正，深幸。但胡氏〈分卦圖〉下“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註：“主成數言，故曰陽。”此成字非誤也。上文論三同二異處，朱子謂“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此主生數而言。【生數二陽在東北，二陰在西南。】故東北不拘成數之陰而稱爲陽，西南不拘成數之陽，而稱爲陰。胡氏謂“陰守常而陽變通”，此主成數而言。【成數二陰在東北，二陽在西南。】故東北不拘生數之陽而稱爲陰，西南不拘生數之陰，而稱爲陽。鄙說此意，已具於三同二異章註，故於此“陰守常，陽變通”兩處，皆曰“主成數”云云者以此，通兩段而詳考之，則可知其非誤也。

► 年月未詳。禮安。

KNL1347 (書-金富倫-7) (癸卷28:1左)(樊卷39:2左)

答金惇叙

頃者兩日相從，爲幸，而日晷不足，殊未款洽，遂作南州經夏之別，索居但有戀想。不意臨行惠書，兼寫寄金先生兩絕句，開書詠詩，如復對床相話，甚發蒙滯，深以慰感。〈圖說〉，在愚懵受讀二三十年，無一所得，雖高明亦豈可一蹴而望造其奧耶？況臨事眩是非，事過多追悔，此正僕平生之所苦所患，無術以醫治之。今以是見問，何以異於就瞽者而求塗耶？如僕固不足道，雖古人亦不免以是爲患，故汲汲於學問，或求之方冊，或資於師友，義理素明於心，則其於處事也，何疑惑之有哉？僕則愚不能獨求於方冊，欲資於師友之助，則人爭怪笑，其終適足以自困自病而已。君之於我，不怪不笑，其亦足矣。何更有不當問之問，欲共取人之怪笑耶？《心經》，君既寓目，其爲書何如耶？君若有意，不須問人，其求之於此經，默默加工向前，久久淹熟，則其必有歡喜不容已處，而非僕之所敢與窺者矣。金先生

► 年月未詳。禮安。

詩意，不過謂‘經過許多人中，同歲寒心事者，能有幾人乎？’此言真有味，真不誣，德人之言·吉人之辭，不在多而能令人感慨不歇也。此書亦不須示人。此間或得梅植，其品皆不佳。南鄉得佳品，取其少者，以土封其根寄來，何如？但南方早榮，今無及矣。梅黃時，取其實寄來，而梅植則姑待十月，亦佳。

BNL1348 (書-金富倫-8) (樊卷39:3左)

答金惇叙

承問，感荷感荷。聞嚴侍患證¹⁾，奉慮無已。想今有喜，君亦愆候得差，良慰良慰。僕病況如前。但示喻，件件皆非淺陋所及，適以小冗未及修報，隨後一一。惟諒恕。餘在伯榮之行。

► 年月未詳。禮安。

1) 患證：拾遺‘證患’

KNL1349 (書-金富倫-9) (癸卷28:2左)(樊卷39:4右)

答金惇叙[癸丑]¹⁾

頃承辱書²⁾, 粗報寒暄, 他未暇悉, 良愧不敏也. 示喻
 “心中不可有一事”, 此乃持敬之法, 尹和靖所傳程門旨
 訣也. 夫具衆理應萬事³⁾者, 心也. 今曰“不可有一事”,
 其言若甚異, 足下之疑之也當矣, 而又疑善事亦不可常
 有者, 尤不易窮究到此也. 如愚之見亦以爲既謂之不可
 有一事, 則奚擇於事之善惡⁴⁾乎? 雖事之善者, 固不可
 著一毫矣. 何以明其然也? 昔程先生有云: “罪己責躬,
 固不可無, 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爲悔.” 延平先生嘗⁵⁾
 舉此以訓晦菴曰: “若常留在胸中, 却是積下一團私意

▶ 癸丑年 (明宗8, 1553년, 53세) 2월 1일~15일 추정. 禮安.

[編輯考] 養校 [此書, 與《自省錄》, 多不全.] 이 편지는 현재 《自省錄》에는 수록되어 있지 않다. 養校의 내용은 무언가 착오가 있는 듯하다.

[資料考] 이 편지는 金富倫의 문집인 《雪月堂集》卷3에도 그 일부가 실려 있다. 제목은 ‘上退溪先生.【元書逸, 先生答書附左. 以見元書之概.】先生答書.’라고 되어 있다.

1) 初本 ‘答金惇叙書’ ; 中本·定草本·庚本·擬本 ‘答金惇叙’

2) 書 : 初本 ‘問’ ; 養校 [手本, ‘書’作‘問’.]

3) 事 : 中本에는 없고, [부전지 ‘應萬’下, 疑有脫字‘事’.] [傳本, 有‘事’字.]가 있다.

4) 惡 : 初本 ‘否’ ; 養校 [手本, ‘惡’作‘否’.]

5) 嘗 : 初本 ‘常’ [교정기 ‘嘗’]

也。於此，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延平語止此。】夫罪己責躬，是乃善端之發⁶⁾，非私意也。然此一事，橫在肚裏而不釋，則亦同歸於私意吝習，必須天理融化無痕，然後心得其正矣。⁷⁾蓋事不能爲心之病，而有之則爲病。故不問善事惡事大事小事而不可一有之也。然則來喻所云“欲行道”·“欲格物”之類，雖曰皆非⁸⁾惡念，而其不可有諸胸中則一而已矣。且事未來而先有期待底心，事已應了，又⁹⁾却常存在胸中，不能忘却，此二者與所謂“胸¹⁰⁾中不可有一事”者同一心法也。蓋不可不豫者事也，而有期待之心則不可；不可不應者物也，而存留不忘則不可。聖門之學心法之要，正在於此。昔者，晦菴夫子嘗問此於延平先生矣。先生答曰¹¹⁾：“謝上蔡云¹²⁾，‘吾常¹³⁾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害。必有事焉¹⁴⁾勿正，

6) 發：養校 [手本，‘發’下有‘見’]

7) 必須……正矣：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 [‘必須’止‘正矣’，手本不載，恐有他本]

8) 非：初本에는 뒤에 ‘私意’가 있다；養校 [手本，皆‘非’下有‘私意’]

9) 又：庚本·擬本·甲本·《雪月堂集》‘久’；甲本에는 [두주 ‘久’，一本作‘又’]가 있다.

10) 胸：初本 ‘心’；養校 [手本，‘胸’作‘心’]

11) 晦菴……答曰：初本에는 없다.

12) 云：初本 ‘嘗問明道先生曰’；中本에는 [부전지 ■……■生字，傳本同.]이 있다；養校 [自‘晦菴’至‘上蔡云’，手本作‘謝上蔡嘗問明道先生曰’]

13) 常：初本 ‘嘗’

14) 焉：[두주 一本，‘焉’下有‘而’字.]가 있고，甲本·樊本·上本에도 동일한 두주가 있다；初

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延平所引明道語止此。】¹⁵⁾蓋¹⁶⁾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即於鬧處使不著，蓋不曾如此用功¹⁷⁾也。元晦唯於日用處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也。’【延平答晦菴語止此】蓋人徒見夫心爲物漬之害，遂謂事物爲心害，故厭事而求忘，惡動而耽靜，不唯老·佛之徒由是而陷溺其心，雖爲吾儒之學者，所見少¹⁸⁾有毫髮之差¹⁹⁾，鮮不淪入於此域。故以上蔡之賢猶不免，此²⁰⁾明道引孟子養氣之說，轉作存心之法以教之。此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最²¹⁾緊切用功處。苟能從事於此而眞積力久，一朝²²⁾而有得焉，則心之於事物，未來²³⁾而不迎，方來而畢照，既應而不留，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雖

本에는 뒤에 ‘而’가 있다；中本에는 [부전지 ■……■句, 恐有闕誤, 傳本亦同.]이 있다.

15) 延平……止此：初本에는 없고 대신 ‘延平先生又引此以答晦庵曰’이 있다；養校 [手本, ‘心也’下無註, 作‘延平先生又引此以答晦庵曰’.]

16) 蓋：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 [手本, ‘蓋’字無.]

17) 功：初本 ‘工’

18) 少：初本에는 없다.

19) 差：初本에는 뒤에 ‘則’이 있다；養校 [手本, ‘見’下無‘少’, ‘差’下有‘則’.]

20) 此：初本 ‘焉’；養校 [手本, ‘此’作‘焉’.]

21) 最：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 [手本, ‘最’字文周.]

22) 朝：初本 ‘旦’

23) 來：初本 ‘至’；養校 [手本, ‘未來’之‘來’作‘至’.]

日接萬事，而心中未嘗有一物，尙安有爲心²⁴⁾害哉？
延平之學，以靜爲本，而今告晦菴曰“靜處工夫，鬧處使不著”，且²⁵⁾使之就日用下工夫。斯乃貫動靜·一顯微之道，雖不言敬，而敬在其中，亦何嘗去事物而偏於靜乎哉？夫以程·朱師弟子之間，相授受心法如此，而今足下乃能疑及於此，欲講而得²⁶⁾之。有大疑者必有大透，在足下勉之不輟²⁷⁾其功爾。滉²⁸⁾無得於此而言此，甚可作也。然舍是，又無以相切磋，故不得以避俗譏而有隱於左右²⁹⁾也。元凱，杜預字也。預有《左傳》癖，故於此，譏其無得於道，而枉用心於文字也。輸字有致盡之義，言不爲俳癖之學而唯致盡心齋之功也。³⁰⁾
朱子怒形於受贓者，雖大賢，豈³¹⁾盡³²⁾無少偏處？老先生平生自³³⁾知稟性過剛，所以納拜黃端明³⁴⁾，且自

24) 心：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手本，下‘心’字無.]

25) 且：初本‘惟’；養校[手本，‘且’作‘惟’.]

26) 得：初本‘明’；養校[手本，‘得’作‘明’.]

27) 輟：上本‘輟’

28) 滉：初本‘僕’；養校[本草諱字作‘僕’.]

29) 左右：初本‘足下’；養校[手本，‘左右’作‘足下’.]

30) 元凱……功也：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自‘元凱’止‘功也’，手本無.]

31) 豈：《雪月堂集》에는 앞에 ‘亦’이 있다.

32) 盡：初本·《雪月堂集》에는 없다；養校[手本，‘盡’字無.]

33) 自：初本‘固’；養校[手本，‘自’作‘固’.]

34) 黃端明：初本‘黃中’；養校[○‘黃端明’作‘黃中’.]

言“偏在忿懣，而力加矯揉之功。”然³⁵⁾不知不覺之頃，猶未免³⁶⁾有些³⁷⁾發處，此³⁸⁾消磨未盡者耳。³⁹⁾自先生言之，纔覺有此，便爾融化，然不可以是而遂謂之無妨⁴⁰⁾，此君子之所以恐懼修省，不以頃刻而暫廢。⁴¹⁾況⁴²⁾吾輩當如何哉？大字面之義，來說得之。⁴³⁾格物之說，具於《或問》，足下力求於此，有餘師矣。然來喻所云⁴⁴⁾“臨事而格”者，亦有不同。如《或問》中程子所謂“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則可矣。⁴⁵⁾若如張子韶所論“當事親，便要體認取個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個義”，則不可。朱子固⁴⁶⁾嘗非之矣。至若所云⁴⁷⁾難於盡格與夫所當先格之說，亦概具⁴⁸⁾於《或問》，惟能實用其力於此，則其功之

35) 然：初本에는 뒤에 ‘猶’가 있다；養校[手本，‘然’下有‘猶’.]

36) 猶未免：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手本，‘猶未免’三字無.]

37) 些：初本 ‘如是之’；養校[○‘些’作‘如是之’.]

38) 此：初本 ‘乃’；養校[○‘此’作‘乃’.]

39) 耳：初本 ‘也’；養校[○‘耳’作‘也’.]

40) 自先生……無妨：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自先生’止‘無妨’，不載.]

41) 廢：初本 ‘置’；養校[手本，‘廢’作‘置’.]

42) 況：初本에는 뒤에 ‘如’가 있다；養校[○‘況’下有‘如’字.]

43) 大字……得之：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大字’止‘得之’，不載.]

44) 來喻所云：初本 ‘所諭’；養校[‘來喻所云’，手本作‘所喻’.]

45) 矣：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手本，‘矣’字無.]

46) 固：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手本，‘固’字無.]

47) 至若所云：初本 ‘其曰’；養校[手本，‘至若所云’作‘其曰’.]

48) 具：初本 ‘言’；養校[手本，‘具’作‘言’.]

先後，不患不知，而所未能盡格者，亦將次第可格，而知斯至矣。不然則延平所謂只是說也，何益之有？來喻又謂“持敬似易而格物難。”此⁴⁹⁾與愚見異矣。格物固不易，然持敬亦豈易乎？蓋敬者徹頭徹尾，苟能⁵⁰⁾知持敬之方，則理明而心定，以之格物，則物不能逃吾之鑑，以之應事，則事不能爲心之累，何難於格物？⁵¹⁾何疑於⁵²⁾心不有一事⁵³⁾耶？⁵⁴⁾今未免有疑難⁵⁵⁾於彼而⁵⁶⁾曰持敬易，恐實未知敬字端的用功處也，如何如何？“喪祭從先祖”，此意亦好。且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故祭儀差失⁵⁷⁾，卒然改之爲難。然吾之躬行，出於誠篤，父兄宗族，漸以孚信，則其不⁵⁸⁾合禮者，猶可以方便請改而從善矣。恐不可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也。“紙錢之祭，祭於門。”此禮，滉所未聞也。古人祭必祭於祊，以

49) 此：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手本，‘此’字無]

50) 能：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手本，‘能’字無]

51) 則理明……格物：養校[○‘理明’止‘格物’，不載]

52) 疑於：養校[手本，‘疑於’作‘所復疑於格物與’]

53) 事：初本에는 뒤에 ‘等’이 있다；養校[‘事’下有‘等’字]

54) 則理明而心定……一事耶：初本‘則何所復疑於格物與心不有一事等耶？’

55) 難：初本에는 없다.

56) 而：初本에는 뒤에 ‘猶’가 있다.

57) 差失：初本‘有差’；養校[手本，‘差失’作‘有差’]

58) 不：初本‘末’

爲不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祭祊以⁵⁹⁾求之。祊祭，祭門⁶⁰⁾也。今此祭門，似近於祊。然《朱子⁶¹⁾家禮》於⁶²⁾時祭⁶³⁾，備舉古禮之宜於今者，而祊祭不舉⁶⁴⁾，豈無意耶？今紙錢⁶⁵⁾祭門，雖未知本出於倣祊與否，然紙錢⁶⁶⁾非備⁶⁷⁾禮之盛祭⁶⁸⁾，而於祊則⁶⁹⁾獨舉《家禮》之所未舉，恐失禮典之本意⁷⁰⁾也。《禮》於三年喪祭⁷¹⁾，亦皆⁷²⁾用肉，況忌祭何疑？今之喪與忌，皆不用肉，乃取便於生者之行素而失其義，流傳成習，則⁷³⁾反以用肉者爲怪，可歎。然則有能不拘流俗而用之以禮者，何不可之有？祖先忌日，有⁷⁴⁾涉⁷⁵⁾所祭子孫⁷⁶⁾之神，而用肉祭之⁷⁷⁾，以

59) 以：庚本·擬本·甲本‘而’；甲本에는 [두주 ‘祊而’之‘而’，一本作‘以’.]가 있다.

60) 祭門：初本‘門祭’；甲本·癸本·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祭門’一本乙.]이 있다.

61) 朱子：初本‘文公’；甲本에는 [두주 ○‘朱子’作‘文公’.]이 있다.

62) 於：初本에는 없다；甲本에는 [두주 ○‘禮’下無‘於’字.]가 있다.

63) 祭：初本에는 뒤에 ‘章’이 있다；甲本에는 [두주 ‘祭’下有‘章’字.]가 있다.

64) 祊祭不舉：初本‘不舉祊祭’；養校 [‘祊祭不舉’作‘祊祭’.]가 있다.

65) 紙錢：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 [‘紙錢’無.]가 있다.

66) 紙錢：[두주 一本, ‘紙錢’下有‘之祭’二字.]가 있고, 甲本·樊本·上本에도 동일한 두주가 있다；初本에는 뒤에 ‘之祭’가 있다.

67) 備：初本에는 없다.

68) 祭：初本에는 없다.

69) 則：初本에는 없다；甲本·癸本·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備禮’之‘備’，‘盛祭’之‘祭’，‘祊則’之‘則’三字，一本無.]가 있다.

70) 禮典之本意：初本‘輕重損益之意’；養校 [‘禮典之本意’，‘輕重損益之意’.]

71) 祭：初本‘奠’；養校 [‘祭’作‘奠’.]

72) 皆：初本‘率’；養校 [‘皆’作‘率’.]

73) 則：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 [手本, 上‘則’字無.]

“事亡如事存”之義推之，似爲未安，而⁷⁴⁾古未有所據，不敢妄爲之說。然滌意神道有異於生人⁷⁵⁾，用肉似⁸⁰⁾無妨也。若害理則古人已言之矣。如何如何？廟祭，主人不在，則爲衆子者以主人之命行祭，固當矣。但於此亦有不可一概斷之者。若主人暫出或病而命子弟行於其家廟，則爲子弟⁸¹⁾亦或以物助辦而行於廟⁸²⁾，可矣。或⁸³⁾主人遠在而⁸⁴⁾未及有命，或勢不能行祭⁸⁵⁾，爲衆子者率意自辦，而行於宗子之家⁸⁶⁾廟，似有越分之嫌⁸⁷⁾，恐不可爲也。然古有望墓爲壇以祭之文，朱子亦有以木牌殺禮以祭之說。此出於甚不得已之權⁸⁸⁾，誠有其理而⁸⁹⁾

74) 有：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 [手本, 下‘有’字無.]

75) 涉：初本에는 뒤에 ‘於’가 있다；養校 [手本, ‘涉’下有‘於’.]

76) 子孫：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 [○‘子孫’二字無]

77) 用肉祭之：初本 ‘其祭用肉’；養校 [○‘用肉祭之’作‘其祭用肉’.]

78) 而：初本에는 뒤에 ‘於’가 있다；養校 [手本, ‘而’下有‘於’字.]

79) 人：初本에는 뒤에 ‘則’이 있다.

80) 似：初本 ‘恐或’；養校 [○‘似’作‘恐或’.]

81) 弟：[두주 一本, ‘爲子弟’下有‘者’字.]가 있고, 甲本·癸本에도 동일한 두주가 있다；初本에는 뒤에 ‘者’가 있다.

82) 於廟：初本 ‘之’；養校 [‘於廟’作‘之’.]가 있다.

83) 或：初本 ‘若’；養校 [上‘或’字作‘若’.]가 있다.

84) 而：初本에는 없다；甲本·癸本·癸本에는 [두주 ‘在而’之‘而’, 一本無.]가 있다.

85) 祭：初本 ‘而’；甲本·癸本·癸本에는 [두주 ‘行祭’之‘祭’, 一本作‘而’.]가 있다.

86) 家：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 [手本‘家’無.]

87) 似有越分之嫌：初本 ‘意厚而分偏’；養校 [○‘似有越分之嫌’作‘意厚而分偏’.]

88) 權：初本에는 뒤에 ‘也’가 있다；養校 [手本, ‘權’下有‘也’.]

不可以⁹⁰⁾易言⁹¹⁾也。若宦遊祿食之人，遠離家廟，不得參祭者，則固當依朱子之說⁹²⁾，權以行之，亦可。忌日，既已行之於當朔當日矣。其於閏朔遇是日，何有再行之義乎？此⁹³⁾意厚而不達於禮，不可爲訓典也。且忌日，雖非己當行素之親，若當行其祭，則行齊⁹⁴⁾素，善矣，何非耶⁹⁵⁾？妻親之祭，古亦無據⁹⁶⁾。今循俗既已當行，則於妻父當曰外舅⁹⁷⁾，妻母當曰外姑，若妻⁹⁸⁾祖父母以上，則禮無名稱，今不可苟加非禮之稱，從權不書稱號，或⁹⁹⁾可耳。¹⁰⁰⁾至於尊者與祭，卑者爲主人，此祭祖考之稱¹⁰¹⁾，以宗法之主人論之，則據主人而稱之無疑矣。¹⁰²⁾若只如今人輪行辦祭之主，而謂之主人，則尊者雖非辦

89) 有其理而：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 [○‘有其理而’四字無.]

90) 以：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 [○‘可’下無‘以’字.]

91) 言：初本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養校 [○‘言’下有‘之’字.]

92) 說：初本 ‘言’；養校 [手本, ‘說’作‘言’.]

93) 此：初本에는 뒤에 ‘則’이 있다；養校 [手本, ‘此’下有‘則’.]

94) 齊：中本·定草本·庚本·擬本 ‘齋’

95) 且忌日……非耶：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 [手本, ‘且忌’止‘非耶’無.]

96) 亦無據：初本 ‘典未考’；養校 [手本, ‘亦無據’作‘典未考’.]

97) 舅：初本에는 뒤에 ‘於’가 있다；養校 [手本, ‘舅’下有‘於’.]

98) 妻：初本 ‘其’；養校 [手本, ‘妻’作‘其’.]

99) 或：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 [手本, ‘或’字無.]

100) 耳：初本 ‘矣’；養校 [○‘耳’作‘矣’.]

101) 之稱：初本 ‘稱號’；養校 [手本, ‘之稱’作‘稱號’.]

102) 無疑矣：初本 ‘何疑之有’；養校 [手本, ‘無疑矣’作‘何疑之有’.]

祭，而¹⁰³⁾既在其位矣。子弟卑行，安可以一時辦祭之故越尊長而以己之¹⁰⁴⁾昭穆稱祖考乎¹⁰⁵⁾？以同姓而出繼，則所繼之義甚重，故本生父母反爲所厭¹⁰⁶⁾，而降服一等，豈可以本親¹⁰⁷⁾生存之故不稱孤哀於所繼之重乎。今人不識禮義，而惟情是徇，既不降其本親¹⁰⁸⁾，又以稱孤哀於所繼爲難，豈不謬¹⁰⁹⁾哉？若但有¹¹⁰⁾撫育之恩，而非繼姓之重，則爲不可¹¹¹⁾耳。雖然，凡所問難，多出於俗禮之所礙，無以稽之古典，而輒以妄意條列以復之，非敢斷其可否，聊發其愚，而聽足下之裁。汰哉之誚，其不能免矣。顧¹¹²⁾滉既老且病，始悟向時¹¹³⁾爲學之差。今來京師，碌碌無一愜意，惟幸因一二朋友，得見所未見書，益知前¹¹⁴⁾賢講學傳授之緒餘，亟欲抱此

103) 而：初本에는 없다；甲本 [두주 手本, '而'無.]

104) 之：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 [手本, '之'無.]

105) 乎：初本에는 뒤에 '此言人未必信用然以愚所見義理斷然故敢以奉告'가 있다；養校 [○'乎'下'以'上, 有'此言人未必信用然以愚所見義理斷然故敢以奉告'二十一字.]

106) 厭：初本·中本·上本 '壓'

107) 本親：初本 '父母'；養校 [手本, '{本}親'作'父母'.]

108) 本親：初本 '父母'；養校 [手本, '本親'作'父母'.]

109) 謬：初本에는 뒤에 '甚矣'가 있다；養校 [○'謬'下, 有'甚矣'二字.]

110) 有：初本 '爲'；養校 [手本, '有'作'爲'.]

111) 不可：初本 '未安'；養校 [○'不可'作'未安'.]

112) 雖然凡所……矣顧：初本에는 없다.

113) 時：初本 '來'；養校 [手本, '時'作'來'.]

114) 前：初本 '先'；養校 [手本, '前'作'先'.]

還山，以卒其業，以樂其¹¹⁵⁾餘年，而未知果能如其志否也。足下年富力强，向學之勤·立志之篤如此，而不恥下問又如此，其所至終，可量耶？雖然，此事既不可爲易而忽之，亦不可爲難而沮之，惟是非毀譽得失禍福，一切斷置，而勇往直前，則庶幾乎萬一焉。抑又聞之，士之講學，猶農夫之耕耘。百工之攻藝，皆常事也，而於彼則不以爲怪，於此則怒且笑。雖世之號爲賢士，亦或然者，何哉？感足下之高義，聊¹¹⁶⁾相爲言之。惟足下務韜晦而敏自修，以副區區之望，則又大幸也。¹¹⁷⁾

115) 其：初本에는 없다；養校[手本，上‘其’字無.]

116) 聊：中本‘耶’[교정기 ‘聊’][부전지 ‘耶’字恐‘聊’字.]

117) 萬一焉……幸也：初本‘可冀而聞之不怒且笑者幾希感足下之義而狂妄及此悚息悚息癸丑仲春某報’[‘癸丑仲春某報’에 말거부전지]；養校[手本，‘庶幾乎’下，作‘可冀而聞之不怒且笑者幾希感足下之義而狂妄及此悚息悚息癸丑仲春某報’.]

BNL1350 (書-金富倫-10) (樊卷39:11右)

與金伯榮【富仁】·可行【富信】·惇叙【乙卯】¹⁾

昨因生員枉顧，得聞僉候，少慰馳系。就中昨審生員甚羸瘁，因想僉孝候更甚於此。竊恐如此不已，終難支勝，敢勸疏食，仍請僉位相勸，庶不違禮經之戒，不審僉意肯否？大抵此事，當視氣力如何，遵禮固至意，今時月屢改，僉孝氣力憊頓如許，故敢告，惟僉諒爲幸。且誌銘內不可無合葬之意，故一句錄後，添入何如？

▶ 乙卯年 (明宗10, 1555년, 55세) 7월~11월 추정. 禮安.

1) 中本 '與金伯榮【富仁】可行惇叙【乙卯】'

BNL1351 (書-金富倫-11) (樊卷39:11左)

答金伯榮·可行·惇叙

謹承僉問，具審僉候支迪，甚慰甚慰。送來書冊及下問之意，俱已承領。但近者日候異常，拙疾屢作，高山峻處，不便調養，又恐凍險日益甚，脫有加發，艱於出山，今且下山，未暇逐細奉報，到家當修報。惟僉照。謹此。¹⁾

▶ 乙卯年 (明宗10, 1555년, 55세) 윤11월 14일 추정. 禮安.

1) 到家……謹此：拾遺에는 없다.

KNL1352 (書-金富倫-12) (癸卷28:9左)(樊卷39:11左)

答金伯榮【富仁】·可行【富信】·惇叙問目【喪禮○乙卯】¹⁾

並²⁾有喪所以先輕而後重者，蓋葬是奪情之事，人子之所不忍也³⁾，特不得已而爲之，故先輕爾。⁴⁾ 若改葬則所謂奪情之義，比於新葬者，則似有間矣。⁵⁾ 前日問及時，所以謂⁶⁾“與並有喪之禮少異”者，此也。⁷⁾ 蓋今日之事，既與〈曾子問〉之意不同，則疑可以不拘先輕之例⁸⁾也。然此出⁹⁾於臆見¹⁰⁾，正犯汰哉之誚，爲未安。其後歷考諸禮¹¹⁾，

▶ 乙卯年 (明宗10, 1555년, 55세) 윤11월 15일~29일 추정. 禮安.

[資料考] 이 편지는 金富倫의 문집인 《雪月堂集》卷3에도 그 일부가 실려 있다. 제목은 ‘上退溪先生問目’으로 되어 있다. 또한 《自省錄》(3)에 수록되었다.

- 1) 中本에는 제목이 없고, [부전지 ‘答金伯榮可行惇叙問目【喪禮】’]가 있다. 定草本 ‘答金伯榮【富仁】可行【富信】惇叙問目【喪禮】’； 樊本 ‘答金伯榮可行惇叙問目【喪禮】’， 上本 ‘答金伯榮可行惇叙問目【喪禮○入《自省錄》.】’； 《自省錄》 ‘答金伯榮可行惇叙父喪遷母墓合葬等禮’
- 2) 並：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別行 低一字로 問目인 ‘朝祖奠不奠. 祖禰位奠不奠. 喪主拜不拜. 入不入.’이 있다.
- 3) 也：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 4) 爾： 《雪月堂集》‘耳’
- 5) 比於新葬者則似有間矣：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比於初葬時則有間矣’로 되어 있고 뒤에 ‘而取先輕之義差緩故’가 더 있다.
- 6) 謂：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似’가 있다.
- 7) 者此也：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 8) 例：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故’가 있다.
- 9) 出： 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當喪而改墓合葬之禮，並無據證¹²⁾，而改墓一事，古人皆以喪禮處之，考於瓊山《儀節》，可見。今與其無據而創行臆見，寧比類於並有喪之例而行之，庶不乖禮意。故繼而有先輕後重之云¹³⁾，正¹⁴⁾所以救前言之失也。第其日¹⁵⁾適會病冗，未盡其曲折耳。惟在僉量。¹⁶⁾

改葬之服，既云“親見尸柩，不忍無服”，則於改葬母也，獨無服而可忍乎？¹⁷⁾此甚可疑。¹⁸⁾雖¹⁹⁾然，竊²⁰⁾意人子於父母，情非有間，而聖人²¹⁾制禮，則多²²⁾爲父厭²³⁾降於母者，家無二尊之義最重，故謹之也。其意豈不以²⁴⁾五服最輕者總，降²⁵⁾總²⁶⁾無服，今既以斬衰當總²⁷⁾，則

10) 見：中本‘度’

11) 禮：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書’가 있다.

12) 據證：中本·樊本·上本 ‘考據’

13) 云：中本·樊本·上本 ‘報’

14) 正：中本·樊本·上本 ‘乃’

15) 日：中本·樊本·上本 ‘時’

16) 量：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此下止‘虞卒哭漸用吉’，見《自省錄》。】’이 있다；《自省錄》에는 다음에 別行 低二字로 ‘別紙’가 있다.

17) 獨無服而可忍乎：中本·樊本·上本 ‘獨可忍於無服乎’

18) 疑：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者’가 있다.

19) 雖：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20) 竊：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詳禮’가 있다.

21) 聖人：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22) 多：中本·樊本·上本 ‘每’

23) 厭：上本 ‘壓’

24) 其意豈不以：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齊²⁸⁾衰以下，無服可當，故只以素服行之耶²⁹⁾？觀瓊山《儀節》“改葬服”註，惟云“子爲父，妻爲夫”，餘皆素服布巾，而無爲母之文。然則以意加服，亦爲難矣。³⁰⁾但³¹⁾今當喪改葬，當處以偕喪之禮，則改葬時仍服斬衰，正得不敢³²⁾變服之義，非如只改葬母³³⁾素服未安之意。如是行之，如何？³⁴⁾若³⁵⁾曾擇之所問，乃指諸父昆弟之喪哭奠所服之節，與偕喪葬³⁶⁾禮自不同，故朱子答³⁷⁾云云，不當與此合而爲說也。³⁸⁾【曾擇之所問，見瓊山《家禮》。】³⁹⁾

或曰：“《大明會典·孝慈錄》服制，‘父與母同服斬衰。’既服⁴⁰⁾斬衰，則改葬總服，豈不可同耶？”曰：“〈孝

25) 降：中本·樊本·上本 ‘下’

26) 總：上本 ‘腮’

27) 總：上本 ‘腮’

28) 齊：《雪月堂集》에는 없다.

29) 耶：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30) 觀瓊山儀節……亦爲難矣：中本·樊本·上本 ‘然則情雖有未安恐不可以意而加服也’

31) 但：中本·樊本·上本 ‘況’

32) 得不敢：中本·樊本·上本 ‘合從重不’

33) 非如只改葬母：中本·樊本·上本 ‘又無只改母葬者’

34) 如何：中本·樊本·上本 ‘何如’

35) 若：中本·樊本·上本 ‘至於’

36) 葬：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時謹於壓降之’가 있다.

37) 答：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38) 不當……爲說也：中本·樊本·上本 ‘恐不須合看而疑之也’

39) 曾擇之……家禮：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慈錄》服制即瓊山《禮》所謂今制者，多變先王⁴¹⁾之制，殊不可曉。未知中國人一遵此制與否。若用斬衰，則總服固當同之，恐終有未合古制之譏耳。”⁴²⁾

《禮》：“反葬云云，遂修葬事。”又云：“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據此則先改葬畢，但未實土以築，【《曾子問》並有喪章小註：“張子曰：‘先葬者必不復土，以待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復土，謂實土也。”】其明日治後葬。今若⁴³⁾如此，則所喻⁴⁴⁾“奉新喪至墓所，又詣遷墓所”一節，不爲患⁴⁵⁾矣。但改⁴⁶⁾墓卜日，未必恰在後葬前一二日，或相去日遠，則未實土多經日，亦爲難矣。若緣此不得已在一日內，則新喪未窆露處，不可無守，留昆季一人奉守，爲⁴⁷⁾當。蓋守喪次爲重⁴⁸⁾，此一人⁴⁹⁾雖未往遷墓所，恐無不可也。葬畢告廟

40) 服：養校 [上‘服’字，本作‘同’]

41) 王：庚本·擬本‘生’

42) 或曰……譏耳：中本·樊本에는 뒤에 ‘【《錄》有此一段。】’，上本에는 뒤에 ‘【《錄》無此一段。】’이라는 小註가 있다. 今按: 현재 동행 《自省錄》에는 이 단락이 있으므로 上本의 小註는 착오가 있는 듯하다.

43) 今若：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44) 所喻：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45) 患：中本·樊本·上本‘慮’

46) 改：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葬啓’가 있다.

47) 爲：中本·樊本·上本‘似’

48) 喪次爲重：中本·樊本·上本‘哀次亦重’

49) 此一人：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時，則與未窆時不同，皆來告，何如？前云“告廟時素服”，亦出臆見。葬時既⁵⁰⁾不敢變服，至此而變服，似爲未安。但既不可不告，又不可以凶服，不⁵¹⁾得已代墨衰之例，素服行之，庶得權宜。但喪冠絞帶，不可⁵²⁾入廟，令子弟出主，而以右服奠告，又子弟返主⁵³⁾，何如？⁵⁴⁾奉祀題左之說，從前只見〈家禮圖〉所題，意謂“與《大學》傳‘序次如左’者同例，蓋據自己向彼而分左右耳。”更不⁵⁵⁾置疑於其間。頃在都下，見一士人嘗游慕齋門下者云：“慕齋謂‘左者⁵⁶⁾指神主左旁⁵⁷⁾而言。’”以慕齋⁵⁸⁾公之該博，其言必有所據，心始疑之。⁵⁹⁾及今示及⁶⁰⁾〈小學圖〉[何氏註]⁶¹⁾，見其所題正在神主左旁，然後乃知慕齋公亦必據此⁶²⁾而言也。又承⁶³⁾所諭“神道尊右⁶⁴⁾，一櫝內

50) 不同皆來告……葬時既：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51) 不：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則’이 있다.

52) 可：中本·樊本·上本 ‘須’

53) 以右服奠告又子弟返主：中本·樊本·上本 ‘行禮其納主亦然’

54) 何如：《雪月堂集》‘如何’

55) 不：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復’가 있다.

56) 云慕齋爲左者：《雪月堂集》에는 없다.

57) 旁：上本 ‘傍’

58) 慕齋：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中本에는 [부전지 若無‘慕齋’字, 便不成語. 此《錄》所{以}爲定本而不可並存者也. 他皆此類.]가 있다.

59) 之：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而未得其說’이 있다.

60) 示及：中本·樊本·上本 ‘寄示’

61) 何氏註：中本·樊本·上本·《雪月堂集》에는 없다.

考右妣左，而題奉祀於右，爲未當”之⁶⁵⁾說，【神主之右，即人之左也。】⁶⁶⁾ 推究⁶⁷⁾得⁶⁸⁾亦精到⁶⁹⁾，恐當依⁷⁰⁾〈小學圖〉，爲善。⁷¹⁾【後日又⁷²⁾考《大⁷³⁾明會典》，奉祀書神主之右，與《家禮》同。乃更與書烏川⁷⁴⁾曰：“此是上國當日見行之禮。”孔子亦曰：“吾從周。請並此參考處之。”烏川⁷⁵⁾卒從《家禮》書左。】⁷⁶⁾ 葬後合祭，於古禮無考，則⁷⁷⁾所行節目，皆⁷⁸⁾難義起。今既不能免俗而行之，則當取其稍穩便者爲之。位板，今難厝而後難處，不若紙牒⁷⁹⁾今附櫝內，而後日焚之⁸⁰⁾爲便。或者之說，宜可從也。

62) 據此：中本·樊本·上本 ‘因是’

63) 承：定草本·庚本·擬本·甲本 ‘得’

64) 尊右：中本·樊本·上本 ‘以右爲尊’

65) 之：中本·樊本·上本 ‘此’

66) 神主……左也：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雪月堂集》에는 없다.

67) 究：《雪月堂集》‘考’

68) 得：中本에는 없다.

69) 到：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鄙疑頓釋’이 있다.

70) 依：中本·樊本·上本 ‘以’

71) 善：中本·樊本·上本 ‘正’

72) 又：《雪月堂集》‘【先生】’

73) 大：中本 ‘【天】’

74) 烏川：《雪月堂集》에는 없다.

75) 烏川：《雪月堂集》‘【云是以】’

76) 後日又考……書左：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77) 古禮無考則：中本·樊本·上本 ‘古無考’

78) 皆：中本·樊本·上本 ‘亦’

79) 牒：中本·樊本·上本 ‘錢【‘錢’，《錄》作‘榜’。】’；定草本·庚本·擬本·甲本·《雪月堂集》·《自省錄》‘榜’

80) 後日焚之：中本·樊本·上本 ‘後焚之之’

《儀禮》：“將啓殯，設奠具於廟門外。及朝祖。”又云：“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及⁸¹⁾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初，【此疑夕奠⁸²⁾，從⁸³⁾柩來仍奠於此，故云：“奠設如初。”⁸⁴⁾】質明徹，【徹⁸⁵⁾前奠】乃奠。【上既⁸⁶⁾徹而此⁸⁷⁾云乃奠，此指⁸⁸⁾廟門外奠具，至是乃奠也。】”古禮如此，故《文公家禮》有設奠之禮⁸⁹⁾，【文公意亦似⁹⁰⁾指前奠隨柩來奠⁹¹⁾，非別奠也。】而瓊山則務簡，既以魂帛代柩，并此禮⁹²⁾去之。凡⁹³⁾朝祖，所以象平⁹⁴⁾時出告之禮。前奠之隨柩來奠者，奠⁹⁵⁾所以依神，無時可去故耳。非爲朝祖設也，故文公存之。其別爲設奠，則平⁹⁶⁾時出告，未必皆有酒食之事⁹⁷⁾，故文公去之。⁹⁸⁾若瓊山

81) 及：中本·樊本·上本 ‘至’

82) 夕奠：中本·樊本·上本 ‘前奠’

83) 從：中本·樊本·上本 ‘隨’

84) 奠設如初：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85) 徹：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此’가 있다.

86) 既：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云’이 있다.

87) 此：中本·樊本·上本 ‘繼’

88) 此指：中本·樊本·上本 ‘蓋’

89) 禮：中本·樊本·上本 ‘文’

90) 亦似：中本·樊本·上本 ‘似亦’

91) 奠：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者’가 있다.

92) 并此禮：中本·樊本·上本 ‘而并奠禮’

93) 凡：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竊意’가 있다.

94) 平：中本·樊本·上本 ‘生’

95) 奠：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蓋’가 있다.

96) 平：中本·樊本·上本 ‘常’

并去二奠⁹⁹⁾, 則無乃太簡乎? 《儀禮》雖別設¹⁰⁰⁾奠¹⁰¹⁾, 猶不奠於祖禰者¹⁰²⁾, 死¹⁰³⁾而辭去, 無取於¹⁰⁴⁾奠獻之義也¹⁰⁵⁾, 亦¹⁰⁶⁾無焚香再拜之文.¹⁰⁷⁾ 蓋靈柩辭廟, 喪者不可¹⁰⁸⁾代行也.¹⁰⁹⁾

《儀禮》“朝祖, 正柩于兩楹間, 主人陞¹¹⁰⁾自西階, 柩東西面”,【衆人東即位¹¹¹⁾, 衆人, 必衆子也.】此非變服而入也. 蓋凶服不可入廟¹¹²⁾, 指他祭及他禮而言也. 若¹¹³⁾朝祖之時, 柩尙入廟, 何凶服之不可入耶?

“虞¹¹⁴⁾祭偶同, 則異日而祭, 若同日合葬, 則虞不必異

97) 事: 中本·樊本·上本 ‘節’

98) 之: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此爲得損益之宜’가 있다.

99) 二奠: 中本·樊本·上本 ‘之’

100) 設: 中本·樊本·上本 ‘爲’

101) 奠: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柩’가 있다.

102) 者: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03) 死: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豈不以’가 있다.

104) 無取於: 中本·樊本·上本 ‘自無’

105) 也: 中本·樊本·上本 ‘故耶’

106) 亦: 中本·樊本·上本 ‘其’

107) 文: 中本·樊本·上本 ‘儀’

108) 喪者不可: 中本·樊本·上本 ‘子不得’

109) 儀禮雖別……行也: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別行으로 편집되어 있다.

110) 陞: 中本·定草本·樊本·上本 ‘升’

111) 衆人東即位: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小註(自註)가 아니라 본문으로 편집되어 있다.

112) 此非……入廟: 中本·樊本·上本 ‘蓋凶服不入廟’

113) 若: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14) 虞: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別行 低一字로 問目인 ‘同日合葬. 虞不必異日.’이 있다.

日.”¹¹⁵⁾ 所疑正然. 但¹¹⁶⁾夫婦一體¹¹⁷⁾, 虞祭偶同, 同日而祭, 似不害義. 且¹¹⁸⁾所謂先重後輕¹¹⁹⁾, 未必皆非合葬也. 然猶必云異祭, 此必有深意¹²⁰⁾, 不敢强爲之說. 然與其徑¹²¹⁾直而行, 恐不若從禮文之言, 如何?¹²²⁾ 稱¹²³⁾某朔, 似當以月建. 然嘗考之古文, 實皆¹²⁴⁾指朔日之支干.¹²⁵⁾ 蓋古人重朔¹²⁶⁾, 朔差則日皆差¹²⁷⁾, 故必表出而言之耳.¹²⁸⁾ 孤¹²⁹⁾哀之稱, 出於後世, 故古禮只稱孤子.¹³⁰⁾ 然¹³¹⁾

115) 虞祭……異日：中本·樊本·上本 ‘異日葬而虞偶同，則異日而祭，似與同日合葬之虞不同’

116) 但：定草本·庚本·擬本·甲本 ‘且’；養校 [‘且’，本作‘但’.]

117) 體：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生有同牢之禮’가 있다.

118) 且：中本·樊本·上本 ‘況’

119) 先重後輕：中本·樊本·上本 ‘先輕後重’

120) 意：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而今’이 있다.

121) 徑：中本·樊本 ‘經’

122) 如何：中本·樊本·上本 ‘如何如何’

123) 稱：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別行 低一字로 問目인 ‘稱朔干支.’가 있다.

124) 皆：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25) 之支干：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干支’로 되어 있고 뒤에 ‘故自此日數至所用之日，干支無不適合’이 있다.

126) 古人重朔：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今按：中本·樊本·上本の 《自省錄》 관련 小註는 앞의 ‘蓋’자도 없는 것으로 되어 있으나, 《自省錄》에는 ‘蓋’가 있다.

127) 差：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古人重之謹之’가 있다.

128) 耳：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歟’로 되어 있다.

129) 孤：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別行 低一字로 問目인 ‘孤子并稱哀，其下稱等可否.’가 있다.

130) 故古禮只稱孤子：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然古禮亦有稱孤子者稱哀子哀孫者’로 되어 있다.

131) 然：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故’로 되어 있다.

文公嘗云“循俗稱不妨”，則¹³²⁾并哀字稱之，無所害矣。¹³³⁾等字不當書之。獨¹³⁴⁾稱主人，此乃尊祖敬宗之義，衆子所不敢參稱也。

虞¹³⁵⁾祭¹³⁶⁾漸用吉¹³⁷⁾，禮文稍備¹³⁸⁾，著網巾，似當，而禮文無據，故¹³⁹⁾今人不用。蓋¹⁴⁰⁾網巾亦出於後世¹⁴¹⁾，故禮文不載¹⁴²⁾耶？未可知也。但又有一事，〈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又云：“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云云。¹⁴³⁾”此言既葬而有事故未得虞者¹⁴⁴⁾，【即不報虞也。】¹⁴⁵⁾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者皆免也。免者，去冠而以布繞髻者¹⁴⁶⁾也，比於

132) 則：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然’이 있다.

133) 矣：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義’로 되어 있다.

134) 獨：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蓋’가 있다.

135) 虞：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別行 低一字로 問目인 ‘虞祭以往，似當用網巾.’이 있다.

136) 祭：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卒哭’으로 되어 있다.

137) 吉：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禮’가 있다.

138) 禮文稍備：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稍備禮文’으로 되어 있다.

139) 故：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40) 蓋：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豈不以’로 되어 있다.

141) 世：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嘗見大明一統賦，網巾之制，出於當代。】’가 있다. 다만樊本에서는 ‘當代’가 ‘後代’로 되어 있다.

142) 載：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而今人亦不敢用’이 있다.

143) 云云：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44) 者：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45) 即不報虞也：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46) 者：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冠則免乃哀飾也. 虞·卒哭乃去冠而用免者, 喪¹⁴⁷⁾事主哀, 故雖漸吉而反用哀飾也.¹⁴⁸⁾ 以此言之, 虞¹⁴⁹⁾不用網巾, 似無妨也.¹⁵⁰⁾

若¹⁵¹⁾皮革之物不可入, 則《家禮》必言之. 今只云“靴·笏安於棺上”, 而無不用革靴之說, 恐無不可入之理. 但不獨今俗有此說, 瓊山亦有¹⁵²⁾布履, 今亦更無援證以破其謬誤, 然則姑從俗, 何如? 張說之說, 亦不知何所謂也. 今¹⁵³⁾遷墓, 若非專爲宅兆之故, 告詞固不可全用《儀節》之文. 合葬是古禮, 而又有遺命, 則以此爲文, 爲當. 如無遺命, 只以新卜吉地, 用古祔葬之禮爲文, 似亦當矣.

〈曾子問〉曰: “並有喪, 如之何? 何先何後?” 孔子曰: “喪, 先輕後重,【如並有父母喪則先葬母.】其奠也, 先重而後輕, 禮也.【奠則先父.】自啓及葬, 不奠,【其先葬母也, 惟設母啓

147) 喪: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豈非’가 있다.

148) 也: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耶’로 되어 있다.

149) 虞: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50) 似無妨也: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恐無妨於致潔之祭也’로 되어 있다.

151) 若: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別行 低一字로 問目인 ‘葬時納皮靴當否?’가 있다; 中本에는 [부진지 此以下《錄》無.]가 있다. 今按: 이하의 내용은 실제로 《自省錄》에는 수록되어 있지 않다.

152) 有: 中本·樊本·上本 ‘用’

153) 今: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別行 低一字로 問目인 ‘告遷之詞.’가 있다.

殯朝廟之奠，不爲設奠也。】行葬不哀次，【行葬之時，不得爲母伸哀於所次¹⁵⁴之處。】反葬，【葬母而反。】奠而後辭於賓，遂修葬事。【既反，即於父殯，告辭於賓，以啓父殯之期，遂修營葬父之事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如虞祭偶同，則異日而祭，先父後母。】

曾擇之¹⁵⁵問於朱子曰：“三年喪，復有期喪者，當服期喪之服以奠，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曰：“或者之說非是。”

凡¹⁵⁶喪禮曲折，曾在禍罰之中，因窮病無狀，多所蹉過，終天愧痛，欲追無路。今此屢承辱問，尤深¹⁵⁷汗慙。但講古勉今，不以往闕而遂廢，輒以妄意條復，惟僉量¹⁵⁸裁。¹⁵⁹

154) 所次：中本·樊本·上本 ‘何次’；中本에는 [부전지 小註‘何次’更考.]가 있다.

155) 曾擇之：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別行 低一字로 問目인 ‘改葬服總麻.’가 있다.

156) 凡：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別行 低一字로 問目인 ‘改葬無再虞三虞.’가 있다.

157) 尤深：中本에는 [부전지 ‘尤深’以下, 疑有脫字.]가 있다.

158) 量：上本 ‘諒’

159) 裁：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別行 低一字로 ‘混晚學鹵莽，未詳禮常，況其變乎？承僉問，不敢無報，謹獻妄說，惟兼採而裁處之，爲幸。挽二幅拙製封呈，並僉領前已報書，故不拜別狀.’이 있다.

BNL1353 (書-金富倫-13) (樊卷39:20左)

與金伯榮·可行·惇叙【丙辰】

餘寒尙峭，僉孝履何如？前日道谷臨出，判官相遇，雖奉移晷，未爲款洽，迫切馳懷。傳聞可行頃患今已殄差，無任向喜。告生員，《晦菴書》寫至幾許？前見還之卷，鄭子中許寫持去，故其次卷則亦當送于子中處矣，今者吳謙仲已畢前寫兩卷，而欲更寫他卷，故吾意在君所五冊內，自第三冊當量宜中分爲下卷之首，爲計。其第三冊付此僅送來，則欲付謙仲作卷首，始寫不多日，畢寫即當遣致几間，又以次取其第四第五冊，隨畢隨還，不妨十反九復也。惟照。餘冀僉迪。

▶ 丙辰年(明宗11, 1556년, 56세) 1월 추정. 禮安.

KNL1354 (書-金富倫-14) (癸卷28:16左)(樊卷39:11{21}右)

答金惇叙

(〔齋居閑思送窮，有同兒戲．忽接垂問，慰此岑寂，可代面晤，幸甚幸甚．送來《晦菴書》，承納．知力寫輒愆度，此不可不切戒．大都喪人血氣，頓異於常時，何可過用氣力？前日僕所以奉慮者爲此也，毋忽毋忽．若不欲稽緩，則必有強作之時，豈衛攝之宜乎？他授中·謙仲·土任各寫二三冊，來時未校對，完姪所寫了五冊內四冊已校，故付來使送呈．但此五十五，當爲第十之首．五十八中間貼標處，當爲第十一之首．躡越如此，恐不便於寫次也．惟是頃來冊子，謙仲方始寫，不得取送耳．其所謂卷首者，即當爲第四，如所料矣．〕前承報喻，具悉曲折．大抵正路易差，雜術易惑．僕常時¹⁾讀吾書，自謂“篤信之至，無物可回．”然或因考證而

▶ 丙辰年 (明宗11, 1556년, 56세) 추정. 禮安.

[編輯考] 樊本 권39는 20판 후 21판부터 11판으로 표기되어 있다. 그러므로 이 편지는 11판으로 표시되어 있으나 21판으로 보아야 한다. 이하 { }에 실제 판수를 병기하였다.

1) 時 : 定草本·庚本·擬本·甲本에는 없다 ; 中本 [부전지 '時']가 있고, 甲本에는 [두주 一本 '常'下有'時'字]가 있다.

旁及異書，著意之久，不無浸淫之慮。²⁾方知於吾道立脚不牢，著眼不明也。以是過憂左右之亦或如此耳。如何如何？（付標處兔，正是兔字之文，當乙。謂有舜之文德，當乙，作有舜·文之德。蓋下有簫韶·二南之云，故知當作舜·文無疑矣。乙，謂乙而上之也。）³⁾

2) 慮：定草本·庚本·擬本·甲本‘患’

3) 付標……之也：上本에는 없다.

BNL1355 (書-金富倫-15) (樊卷39:12{22}右)

與金惇叙

久沴新和，僉孝候何似？前呈《朱子書》四冊，乃最近下之卷，躡次傳寫，想不以爲穩。故今取自最初冊至第三冊送上，此則¹⁾土任²⁾諸君所書者，近方畢功送來，敢呈。此下至所傳陸子壽卷，尙有三冊，俟校畢，當續呈也。然自見久書愆候之示，殊自³⁾奉慮千萬，勿強作，至佳至佳。此功本浩廣，左右血氣，素未甚實，恐因耽過用力，故屢白耳。惟照。不宣。

▶ 丙辰年 (明宗11, 1556년, 56세) 추정. 禮安.

1) 則：中本 '卽'

2) 土任：拾遺 '道谷'

3) 自：中本·拾遺 '有'

BNL1356 (書-金富倫-16) (樊卷39:12{22}左)

答金惇叙

承示《大全》書，已喻矣。映紙送似，照納。挽¹⁾置棺上，於禮無據，然不入而置處無便，從俗入之，恐無害義也。寫帖²⁾徐當爲之。餘詳前書，姑此。

▶ 丙辰年 (明宗11, 1556년, 56세) 추정. 禮安.

1) 挽：中本·拾遺 '挽'

2) 帖：上本 '貼'

BNL1357 (書-金富倫-17) (樊卷39:12{22}左)

與金惇叙

自君下南，未逾朔間，府尹夫人·仁同內氏之喪，踵日而出，一鄉方深驚愕，而昨又承君有悼亡之變，一何如是之荐沓耶？不勝慘怛之至。古所謂憂不單行，豈若是甚耶？然修短有定於冥冥，非人所能爲，惟千萬以理排遣，強保孝履，至望至望。餘非言悉。謹此。

▶ 丙辰年(明宗11, 1556년, 56세) 추정. 禮安.

BNL1358 (書-金富倫-18) (樊卷39:13{23}右)

答金惇叙

承書，得審已返廬次，深以慰喜慰喜。所遭厄患非常，正當寒沍，護喪遠路，尤劇¹⁾奉慮。今聞停退，於事爲宜。其他切須撥遣，以保勝爲上，至幸至幸。軍威答簡，承悉。僉前未奉各狀，煩爲致意。不宣。

▶ 丙辰年 (明宗11, 1556년, 56세) 11월~12월 추정. 禮安.

1) 劇：上本 '極'

KNL1359 (書-金富倫-19) (癸卷28:16左)(樊卷39:13{23}右)

答金惇叙[丁巳]¹⁾

向示疑目，義理微隱.²⁾ 如滉淺識，卒難剖析³⁾，加以中間，偶失元目⁴⁾所在，久未報答.⁵⁾ 近方搜得，僭以愚見質之前言，逐一評註，呈稟可否，如有未當，復以見喻.⁶⁾ 幸甚.

大抵人之爲學，勿論有事無事有意無意，惟當敬以爲主，而動靜不失，則當其思慮未萌也，心體虛明，本領深純，及其思慮已發也，義理昭著，物欲退聽，紛擾之患漸減，分數積而⁷⁾至於⁸⁾有成，此⁹⁾爲要法. 今不務此，

▶ 丁巳年 (明宗12, 1557년, 57세) 7월. 禮安.

[資料考] 이 편지는 金富倫의 문집인 《雪月堂集》卷3에도 그 일부가 실려 있다. 제목은 ‘上退溪先生問目’으로 되어 있다. 《自省錄》(14)에도 수록되었다.

1) 中本에는 [부전지 見《自省錄》.]이 있다. 定草本 ‘答金惇叙’；上本 ‘答金惇叙【丁巳○入《自省錄》】’；《自省錄》‘答金惇叙【富倫】’

2) 微隱：中本·樊本·上本 ‘隱蹟’

3) 析：中本·樊本·上本 ‘判’

4) 目：中本·樊本·上本 ‘稿’

5) 未報答：中本·樊本·上本 ‘稽報言’

6) 如有……見喻：中本·樊本·上本 ‘其不中理處，正須反復究論，歸於至當’

7) 積而：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8) 於：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久而’가 있다.

而以應接時自然思生爲可，則是欲其無事時絕無思慮也。以有意思之爲心害，則是必欲如聖人無意而思，乃不爲心害也。欲¹⁰⁾絕¹¹⁾思慮，近於坐忘，無意而思，又非大賢以下所可躡至¹²⁾，恐皆非也。¹³⁾ 況所云¹⁴⁾“纔思便有私意”，自本心陷溺之人言之，固如此。若以義理論之，私意之生，豈可以爲思之罪也？¹⁵⁾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¹⁶⁾ 先立乎其大者，其小者不能奪也。”是則凡人私意之生，正爲不思故也。今反謂纔思便有私意，語意亦未精審¹⁷⁾也。¹⁸⁾ 思明思聰等事，合在一時思一不思二之疑，此則¹⁹⁾切問也。²⁰⁾ 而“用力之久，自然各當其理”等語，亦²¹⁾甚善。但所云“一事方

9) 此：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最’가 있다.

10) 欲：中本·樊本·上本 ‘夫’

11) 絕：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無’가 있다.

12) 躡至：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躡而至也’로 되어 있으며, 이어서 ‘故程朱之門論此事非一，而皆不過以敬爲言深考而力踐之，可知其方不須如此想像揣度而爲說也.’가 있다.

13) 恐皆非也：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4) 況所云：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5) 若以義理……罪也：中本·樊本·上本 ‘若推本而論，不思故私意便生，纔思便可以勝私意矣.’

16) 得：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也’가 있다.

17) 審：《雪月堂集》‘深’

18) 是則……審也：中本·樊本·上本 ‘正謂此也. 今之所論，與孟子相反，如何如何.’

19) 此則：中本·樊本·上本 ‘可謂’

20) 也：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21) 亦：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思，雖有他事，不暇思之”，此亦心無二用，主一²²⁾工夫當然。然一向如此說²³⁾，恐又有礙理處。且如今²⁴⁾人亦有視聽偕至²⁵⁾・手足並用時節，苟一於所聽而所視全²⁶⁾不照管，一於手容而足容任其胡亂，則奚但²⁷⁾於事一得一失而已？其不照管任胡亂處，可見其心遇此事，當應不應，頑然不靈，便是心失其官²⁸⁾處。以此酬酢萬變，豈能²⁹⁾中節哉？故鄙意程子所謂“九思各專其一³⁰⁾”，是就一事上說心無二用之理耳。若遇衆事交至之時³¹⁾，或左或右，一彼一此，豈可³²⁾雜然而思，旋思旋應？只³³⁾是心之主宰，卓然在此，爲衆事之綱，則當下所應之事，幾微畢見，四體默喻，曲折無漏矣。所以能然者³⁴⁾，蓋人心虛靈不測，萬理本具，未感之前，知

22) 一：中本・樊本・上本 ‘敬’

23) 說：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24) 今：中本에는 [부진지 {‘今’, 一作作‘畚’}]이 있다.

25) 至：中本・樊本・上本 ‘應’

26) 全：中本・樊本・上本 ‘專’

27) 但：中本・樊本・上本 ‘獨’

28) 官：上本 ‘管’

29) 能：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一一’가 있다.

30) 一：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者’가 있다.

31) 至之時：中本・樊本・上本 ‘交駢沓至’

32) 豈可：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으며 그 대신 ‘頃刻異狀，當此時，程說既用不得，又不可’가 있다.

33) 只：中本・樊本・上本 ‘惟’

覺不昧，苟養之有素，固不待件件著思，而有旁照泛應之妙。“師冕見，及階，曰：‘階’，及席，曰：‘席’，皆坐，曰：‘某在此。’”主於言思忠，未必兼於視思明，而所視自中節矣。“君召使擯，色勃如，足躩如。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此主於事思敬，未必兼於色貌手足，而周旋之頃，各自中其節矣。不獨在聖人爲然，中人以下，亦不可謂盡不然也。但隨所稟所養之粹駁淺深，而有分數耳。³⁵⁾ 故朱先生答³⁶⁾呂子約主一·主事不同之問曰³⁷⁾：“主一只是專一。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³⁸⁾主一者也。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蓋嘗以是深思來喻之意，以爲一可以御萬，萬不可以命一。故心能

34) 當下所……能然者：中本·樊本·上本‘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不待逐件思忖，而自中其曲折矣。’

35) 苟養之……分數耳：中本·樊本·上本‘故其發而應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然平時涵養本原之功不至，則亦何冀其一蹴而能造於是哉。朱子答陳安卿喜怒迭至之問曰，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又答胡廣仲曰，若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此數語與今之所論，事異而理同，深味而實驗之，則庶知愚言之有所本矣。’

36) 故朱先生答：中本·樊本·上本‘朱子又嘗辨’

37) 問曰：中本·樊本·上本‘論以爲’

38) 爲：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主宰專一，則有不待思而能隨事中節，即朱子前說，是也。若徒曰“一事方思，不暇他事”，則恐未免反爲此事所累，如後說係戀之私意，而成支離畔援之病也。³⁹⁾

“事無善惡大小，皆不可有諸心中。”此有字，泥著係累之謂。正心助長，計功謀利，種種病痛，皆生於此，故不可有。若如三省之類，有事於心⁴⁰⁾，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之有。此豈所當無耶？如欲并此而無之，則自堯·舜·禹·湯⁴¹⁾‘精一·執中’，顏·冉“請事斯語”⁴²⁾，皆可廢，而必如佛·老枯槁⁴³⁾寂滅而後，爲學之至也，奚可哉？然此一事字，亦難看得。如延平先生所謂“非著意，非不著意”，即此事字之意⁴⁴⁾也。⁴⁵⁾

靜而涵天理之本然，動而決人欲於幾微。如是眞積力久，至⁴⁶⁾於純熟，則靜虛動直，日用之間，雖百起百滅⁴⁷⁾，

39) 若是有……之病也：中本·樊本·上本‘夫既曰隨事應變，則心之所應，固非一端，而又曰不及乎他，何哉。此必有其故矣，而與來喻所謂一事方思，他事不暇者，同乎，異乎。於此究其所以異而得其所以然，則來喻所云之得失，自可判矣。’

40) 心：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者’가 있다.

41) 堯舜禹湯：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42) 顏冉請事斯語：中本·樊本·上本‘四勿百行’

43) 佛老枯槁：中本·樊本·上本‘老佛恬淡，無爲清虛’

44) 意：《雪月堂集》‘義’

45) 然此一……之意也：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46) 至：中本·樊本·上本‘而造’

47) 百起百滅：中本·樊本·上本‘有起滅’

心固自若，而閒⁴⁸⁾雜思慮，自不能爲吾患。⁴⁹⁾ 彼莊·列之徒，徒知厭事求靜，而欲以坐忘爲道之極致，殊不知心貫動靜該事物。作意忘之，愈見紛拿，至其痛絕而力滅之，則流遁邪放，馳騖於汗漫廣莫之域，豈非坐忘便是坐馳也歟？然來喻懲此而欲以思慮隨生隨遣爲用功⁵⁰⁾之地，而求至於頓無妄想雜念，則恐亦不免於坐馳之患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

明道寫字時甚敬，固非要字好，亦非要字不好，但敬於寫字而已。字之工拙，隨其才分工⁵¹⁾力而自有所就耳。此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見於事者⁵²⁾，乃聖賢心法如此，不⁵³⁾獨寫字爲然也。故朱子亦曰“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⁵⁴⁾”，所謂一⁵⁵⁾，即敬也。⁵⁶⁾ 來喻謂“欲使學者不必工於書藝”，此非程子之意，而又云：“故爲不好。⁵⁷⁾”其去程子之意，益遠矣。

48) 閒：擬本‘間’

49) 不能爲吾患：中本·樊本·上本‘無可容之隙矣。’

50) 功：中本·樊本·上本‘工’

51) 工：中本·樊本·上本‘功’

52) 見於事者：中本·樊本·上本‘節度’

53) 不：中本·樊本·上本‘非’

54) 放意則荒取妍則惑：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55) 一：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者’가 있다.

56) 也：中本·樊本·上本‘之謂也’

乘馬行路，情境在此，口占詠物，即此身心所接之事，何疑於主敬之法乎？此與讀書時在讀書，著衣時在著衣者，不見其有異也。“東望不堪頻極目，歸心已度鳥飛前。”若人主心不定，逐物飛馳，如《或問》⁵⁸⁾論⁵⁹⁾“仰面貪看鳥”，以謂⁶⁰⁾身在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則果如所喻。若先生之心，則如明鏡在此，物之過者，自無不照，非鏡逐物而照也。蓋物過而照者，如大明中天而萬象普照。逐物而照者⁶¹⁾，如日⁶²⁾下逐一物，而入於陰崖之裏·蔀屋之下。此其言相似而大不同也，何可以彼而疑此乎？⁶³⁾

“讀書，一句語中看何字要切？”如人讀書，不知看大意，必先以何字要切之意橫在肚裏，則不無如來喻之患。若能如先生⁶⁴⁾讀書法，循序致一，熟讀精思，優游厭飫⁶⁵⁾，力久功深，到得無味中有味，無緊要中有緊要，則此語

57) 好：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則’이 있다.

58) 或問：中本·樊本·上本 ‘大學或問’

59) 論：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所’가 있다.

60) 謂：定草本·庚本·擬本·甲本 ‘爲’

61) 蓋物過……而照者：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62) 如日：中本·樊本·上本 ‘又如白日’

63) 此其言……疑此乎：中本·樊本·上本 ‘固夷其明矣. 若赫赫中天而萬物仰照者，何損於明乎.’

64) 生：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所訓’이 있다.

65) 優游厭飫：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豈有牽合之病？來喻云云，似見人之噎而欲廢天下之食也。⁶⁶⁾

“以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恐爲心害。”此說大誤。苟如此，從古聖賢戰兢臨履，日夕惕若者，皆爲心害，而必如原壤夷俟·莊周滅禮·東坡打破這敬字而後，心得其養耶？

求諸己，求諸人，此君子小人用心之所由分也。見人之善惡，而尋己之善惡，正是君子反求諸身，遷善改過，點檢矯揉處，私意何所容乎？所惡於方人者，不務修己，而較短長於他人，其心外馳，而自治轉疏⁶⁷⁾故耳。與此⁶⁸⁾思齊·自訟者，用心自不同也。

所引朱子及樂正子春兩語，所疑甚當。【朱子曰：“聖人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樂正子春曰：“君子一舉手⁶⁹⁾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若每以不忘爲意，則便害於心，如何？】⁷⁰⁾此難以言喻，須熟玩〈西銘〉之旨，識得仁體，則自知此兩語之味。蓋仁者之心，本自如此，非以不忘爲意然後不忘

66) 來喻云……之食也：中本·樊本·上本 ‘食以養人，食豈爲病於人，顧噎者自病耳。’

67) 其心外馳而自治轉疏：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68) 與此：養校 [‘與此’當乙.]

69) 一舉手：[두주 ‘一舉手’三字，一本無.]가 있다.

70) 朱子曰……如何：中本·樊本·上本·《雪月堂集》에는 없다. 今按：中本·樊本·上本の 小註에는 해당 내용이 제시되어 있으나 다만 그 중 ‘一舉手’가 빠져 있다.

也。然亦須於自家心得其正時，親切體驗，實見得‘乾父坤母，民胞物與，涵渾惻怛，無內外遠近之間⁷¹⁾，事親事天，真是一理，舉目莫非此事⁷²⁾，靡容一息之停’意思分明，方知此非強設之言也。不然，假使真能如子春之言，要止是篤於孝行之人爾。⁷³⁾ 若於朱子之言，則又莽莽蕩蕩，無交涉，不近情，而流於墨子之兼愛矣。⁷⁴⁾ 論人長短爲不可者，恐使人益長險薄之習耳。其本於忠愛而辨別是非，則自古聖賢，論當世人物長短，自不爲少⁷⁵⁾，何可概謂之不美而一切禁斷⁷⁶⁾耶？但觀其心之⁷⁷⁾所在如何耳。故程子論格物之學，亦以是爲言。來⁷⁸⁾示謂“今字帶於古字”，如此回互⁷⁹⁾，反涉私意，非也。至於心辨是非而不必論，或有當如此之時，然亦不可如此立定死法也。

“常習舊學⁸⁰⁾，則於方讀書有妨”者，此爲欲速之心所使，

71) 無內外遠近之間：中本·樊本·上本‘真是一體’

72) 舉目莫非此事：中本·樊本·上本‘只在目前’

73) 要止是……之人爾：中本·樊本·上本‘止是一介篤行之人耳’

74) 所引朱子……兼愛矣：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上段과 연결되어 있다.

75) 自不爲少：中本·樊本·上本‘是非不爲少矣’；《雪月堂集》‘自爲不少’

76) 禁斷：中本·樊本·上本‘斷置’

77) 之：上本에는 없다.

78) 來：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今’이 있다.

79) 互：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分疏’가 있다.

故以此爲患也。欲速故不惟不暇溫故，而方讀之書，亦不暇精熟⁸¹⁾，意緒⁸²⁾匆匆，常若有所迫逐，本欲廣讀諸書，而鹵莽遺忘，厥終與初不讀一書者無異。觀今日學者每坐此病⁸³⁾，畢竟成就得甚麼事業？滉向爲學子，正亦⁸⁴⁾如此，加以病倦，讀書殊草草，過了多少光陰。今年力衰邁，無路追補，無以勸勵士友，直是無可開口。近來尤覺此弊，內自愧勵而已。⁸⁵⁾ “晝日所讀，夜中思⁸⁶⁾繹”，此延平所以告⁸⁷⁾晦菴者。依此做⁸⁸⁾不輟，當日有益也。

“來不迎，去不追”，所論大概得之。比⁸⁹⁾如一家主人翁，鎮常在家⁹⁰⁾裏，做主幹當家事，遇客從外來，自家只在門庭迎待了，去則又不離門庭，以主送客。如是，

80) 學：中本·樊本·上本 ‘讀’

81) 熟：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上段未了，已意下段，此卷未半，又顧彼卷，一書未終，復求他書.’가 있다.

82) 意緒：中本·樊本·上本 ‘心緒’

83) 每坐此病：中本·樊本·上本 ‘每每如此’

84) 亦：《雪月堂集》에는 없다.

85) 向爲學……勵而已：中本·樊本·上本 ‘向來亦坐此病，讀書殊草草，今年力衰邁，無路追補，每有來問者，內自愧嘆，不徒知彼之失而已.’

86) 思：定草本·庚本·擬本·甲本·《雪月堂集》‘所’

87) 告：中本·樊本·上本 ‘教’

88) 做：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89) 比：中本·樊本·上本 ‘譬’

90) 家：中本·樊本·上本 ‘屋’

雖日有迎送⁹¹⁾，何害於家計？不然，東西南北，客至紛然，自家輒離出門庭，遠迎近接，奔走不息，去而追送，亦復如是，自家屋舍，却無人主管，被寇賊縱橫打破蕪沒⁹²⁾，終身不肯回頭來，豈不爲大哀也耶？

平居無事，是涵養本原地頭，外儼若思，中心主一，惺惺然時也。⁹³⁾ 一念之萌，但遏其邪而存其理爾，一切排遣不得。蓋無事時固當靜以存養，然如有所當思而思，能主一無走作，是乃靜中之動，恐無害於持心也。今論無事時持心之法，一要常惺惺而遣去思慮，是一於靜而欲無動也。一要未嘗息念而不替其窮理，是偏於動而無靜時也。此即朱子所論“常寐無覺，常行不輟”之病，皆不可也。⁹⁴⁾

嘗觀朱子〈跪坐說〉云：“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然則今所謂危坐，即古之坐，今所謂跪⁹⁵⁾，古亦謂之跪，而

91) 送：中本·樊本·上本‘追’

92) 蕪沒：中本·樊本·上本‘頽壞’

93) 然時也：中本·樊本·上本‘然也。【‘然’下，《錄》有‘是’字。】’今按：《自省錄》에는 癸本과 같이 되어 있다. 中本 등의 《自省錄》관련 주석과 차이가 나는 것이다. 단순 誤記일 가능성이 크다.

94) 不得蓋……不可也：中本·樊本·上本‘恐却成病痛。若到窮理工夫，又別是一段事，與涵養本原氣象不同，不可衰合爲說.’

95) 所謂跪：中本·上本‘所跪’；中本에는 [부진지 ‘所跪’中恐有‘謂’字.]가 있다.

古別無危坐盤坐之稱也。姑以古坐今危⁹⁶⁾論之，古人想其⁹⁷⁾自《小學》隅坐時而習之，習之熟，故能安而無難焉。朱子所以引道家禮懺者，以爲習故能之之云也。⁹⁸⁾今人既不能如古之習安，故朱子有⁹⁹⁾“盤坐何害？”之說。蓋能收斂身心，齊¹⁰⁰⁾莊整齊，則有時盤坐，雖不如危坐之嚴肅¹⁰¹⁾，自不害義理，故可以通謂之正坐·端坐而可¹⁰²⁾行也。但來喻所謂“不別危·盤而靜坐，非危非盤而端坐”，未知此指何坐而云耳。¹⁰³⁾椅坐，恐是出於中古。古之禮，坐皆席地而坐，故古¹⁰⁴⁾塑像，皆爲地坐，朱子考辨甚¹⁰⁵⁾詳矣。“坐如尸”者，只謂齊¹⁰⁶⁾敬之容如是¹⁰⁷⁾，非謂學尸之坐法也。

“寢不尸”註，“偃臥”之說，滉亦常¹⁰⁸⁾疑之。然以似死

96) 危：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者’가 있다.

97) 古人想其：中本·樊本·上本 ‘想古人’

98) 習故能之之云也：中本·樊本·上本 ‘證也’

99) 有：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又’가 있다.

100) 齊：中本·《雪月堂集》‘齋’；養校 [‘齊’當作‘齋’.]

101) 肅：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02) 可：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皆’가 있다.

103) 但來喻……而云耳：《雪月堂集》에는 없다.

104) 古：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105) 甚：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06) 齊：中本 ‘齋’

107) 是：中本·樊本·上本 ‘尸’

108) 常：《雪月堂集》‘嘗’

人之意推之，似是謂仰臥也．又嘗見古圖畫，畫人之臥者，率作仄臥，未見有仰臥者，得非古人以仰臥爲非禮歟？然¹⁰⁹⁾常人未之¹¹⁰⁾能行，而唯孔子能之，故特記於此，未可知也．

“禱於尼山¹¹¹⁾”，不能必其有無．假令有之，今¹¹²⁾於叔梁紇，固不可以生聖子¹¹³⁾之故而事事責其正道，又不當擿夫子之言，揆紇之所爲，而有疑於夫子顯其親之失¹¹⁴⁾也．但大夫而禱¹¹⁵⁾山川，實諂而非禮，乃應而生聖人，此又理之不可知者．故每¹¹⁶⁾疑此與野合等事，皆齊¹¹⁷⁾東野語之類耳．

嘗見古記¹¹⁸⁾有云：“南斗司生，北斗司死．”故救死請命，皆於北斗，此乃術家之邪說耳．黔婁之禱，特出於

109) 然：上本에는 없다.

110) 之：中本·樊本·上本 ‘必’

111) 山：中本·樊本·上本 ‘丘’

112) 今：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앞에 ‘自’가 있다.

113) 子：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子’，《錄》作‘人’.]’이 있다. 今按：中本·樊本·上本の 小註에 《自省錄》에는 ‘子’가 ‘人’으로 되어 있다고 했지만 《自省錄》에는 ‘子’로 되어 있다. 역시 단순 誤記인 것으로 추정된다.

114) 失：中本·樊本·上本 ‘過’

115) 禱：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於’가 있다.

116) 每：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17) 齊：庚本 ‘齋’

118) 古記：中本·樊本·上本 ‘小說’

迫切之至情，徇俗¹¹⁹⁾爲之，邪正不暇論也。其得愈病，只是孝感所致。¹²⁰⁾大抵孝子至誠，動天地，致祥異，古今此類，不可枚數，不必致疑於此也。¹²¹⁾朱子所云正禮，恐¹²²⁾記者之誤，子路請禱之事，《集註》盡之，不可以多求也。此事雖於君父，已有“迫不得已”·“不請於病者”之說，今又有“爲妻子兄弟”之云，則是相率而爲巫風，不務民義，諂瀆鬼神，而正道湮矣。正不可容易爲說，故引朱先生答滕德粹書以告之，不審惇叙以爲如何？¹²³⁾【答滕書，見《朱子大全》四十九卷。】¹²⁴⁾

右¹²⁵⁾皆因來問之及，而不敢有隱於左右，在公裁擇之如何。¹²⁶⁾第觀來喻，皆以所聞¹²⁷⁾推驗於日用操術

119) 俗：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而’가 있다.

120) 致：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耳’가 있다.

121) 動天地……於此也：中本·樊本·上本 ‘通於神明，故能動天地，召吉祥，古今非一，何獨於此而疑之.’

122) 恐：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是’가 있다.

123) 今又有……爲如何：中本·樊本·上本 ‘今又開下一門，有爲兄弟妻子事急情迫之云，則是不務民義，諂瀆鬼神，相率爲巫風，而正道湮矣。朱先生答滕德粹曰，禱祠之或且謹守自家規矩，講學窮理積累工夫，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便不爲所惑，今未能然，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爲根腳，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有寄足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此言真可畏真可法也.’

124) 答滕書……四十九卷：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25) 右：樊本·上本 ‘又’；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僭有論說’이 있다；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이하 내용이 上段에 이어져 본문으로 편집되어 있다.

126) 如何：中本·樊本·上本 ‘精審如何耳’

之間，思索儘細，察識儘密，可見用工¹²⁸⁾之切。¹²⁹⁾但於持敬一事，猶未能真實見得，著實行去，所以自家用工處與聖賢之言，動相違異，疑慮前却，徒有比較指擬之煩，未有¹³⁰⁾明白可據驀直進前之意。此學問大本¹³¹⁾，於此而不得，則雖有零碎工夫，卒難湊泊，勞而無功¹³²⁾，或轉入釋·老去矣。朱子¹³³⁾謂李晦叔曰：“罷却許多閒安排，除却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此是公當病之藥，試思之，幸甚。¹³⁴⁾

127) 聞：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知’가 있다；《雪月堂集》‘問’

128) 工：《雪月堂集》‘功’

129) 切：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深爲歎尙’가 있다.

130) 有：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的正田地’가 있다.

131) 本：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뒤에 ‘處’가 있다.

132) 勞而無功：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33) 子：中本·樊本·上本 ‘先生’

134) 此是公……幸甚：中本·樊本·上本 ‘此言正爲公當病受用之藥，而操存之道，舍持敬又無以他求矣。公若有意，宜於此用功焉。但切不可急迫之心計功於朝暮期月之間耳。嘉靖丁巳秋七月日，滉白.’

SNL1360 (書-金富倫-20) (續卷5:17左)(樊續卷5:19左)

答琴夾之·金惇叙【戊午】¹⁾

前日，夾之冒雨來訪，且苦河魚而還，懸懸在心。熏之
之²⁾來，得奉僉書，知各安好，深寫鬱陶。修身之說，
前日辭未達意，恐猶或有差，但能勿忘其意，他日必有
得於前聖賢說中，方知僕言非妄也。惇叙諸詩，比常作
較好，豈非思山之興助發佳致而然耶？況真能入山耶？
呵呵。鄭子中《言行錄》，置在東舍，阻水難取，且慮雨
濕未果，後便當送似。此人著書似太早，故初勸姑徐
之，及觀所做，甚不易得也。此人開爽精敏如此，後來
所就，殆未可量也。惟僉照。(餘在熏之，各勉萬萬。))

▶ 戊午年(明宗13, 1558년, 58세) 4월~6월 추정. 禮安.

1) 定草本 ‘答琴夾之金敦叙【戊午】’[교정기 ‘惇’]；上本 ‘答琴夾·金惇叙【戊午】’

2) 之：上本에는 없다.

BNL1361 (書-金富倫-21) (樊卷39:25右)

答金惇叙¹⁾

聞公東遊，未嘗不浩²⁾登³⁾岷嶺之興。今承稅駕多勝，益以欣慰。“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吾將見公眉睫而得之，然錦囊之收，亦不可不并携示也，大成爲況如何？江陵兩員處，答簡各去，照傳。頴⁴⁾尾之惠，感荷感荷。餘俟面，姑此。

▶ 庚申年 (명종15, 1560년, 60세) 추정. 禮安.

1) 中本 ‘答金惇叙【庚申】’

2) 浩：中本에는 [부전지 ‘浩’字未詳.][추가 ‘浩’下疑脫‘然’字.]가 있다.

3) 登：拾遺에는 [부전지 {‘登’疑‘發’}.]이 있고, 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登’疑‘發’.]이 있다.

4) 頴：上本 ‘頴’

BNL1362 (書-金富倫-22) (樊卷39:25{35}左)

答金惇叙【辛酉】

近阻得問札，深以爲慰。但偶發酬和之句，安事垂謝耶？曾因兒子聞內患，甚駭，旋知已得勿藥之喜。今承示，尚有餘證，可想撓念未豁也。至如年穀之憂，彼此所同，不可說，如何如何？惟照。餘對客未悉。謹復。

僉前兼奉問意，判官之來，日暮殊未從容，追恨追恨。

▶ 辛酉年 (明宗16, 1561년, 61세). 禮安.

BNL1363 (書-金富倫-23) (樊卷39:26{36}右)

答金伯榮·可行·惇叙【壬戌】

兩絕草草，祇抒幽悃，乃能挑得僉興，各垂珍和，眞可謂投桃李而報瓊玖也，日間尙牧寄詩，亦以此會爲戲，今并拙和別紙寫納，幸相與隔面同一笑也．勝遊雖乖，若此連編累簡，亦足爲他日一場話頭，然此後豈無佳景？但遇興命駕，毋煩作約以招魔敗也．惟僉照．謹姑謝復．

▶ 壬戌年 (明宗17, 1562년, 62세) 7월 16일~30일 추정. 禮安.

BNL1364 (書-金富倫-24) (樊卷39:26{36}左)

與金惇叙【癸亥】

日者爲來告行，深謝深謝。十六之行，想無前卻。京書修送，煩爲看標傳之，或令安道傳之，望望。餘望行色佳好。謹奉白。

▶ 癸亥年 (明宗18, 1563년, 63세) 2월 1일~15일 추정. 禮安.

BNL1365 (書-金富倫-25) (樊卷39:26{36}左)

答金惇叙

侔書來，知己好還，深以慰喜慰喜。僕凡百如前，管城魚
醢，重荷佳貺。但以物饋人，恐非旅行輕齎之所宜耳。暑
路困餘，不必急期相尋，當徐俟便，爲佳。愼仲處亦以是
語之。伯榮書得見欣幸。謹復。

▶ 癸亥年(明宗18, 1563년, 63세) 5월 추정. 禮安.

BNL1366 (書-金富倫-26) (樊卷39:27{37}右)

答金惇叙【甲子】

昨昨以事之溫溪，與侔來失遇，昨還江舍，始見詩簡，欣慰欣慰。前示歸程絕及今寄懷友律，拙¹⁾和寄呈，笑領。但彥遇·可行·夾之三君，既不偕遊山，亦無意辱和諸作耶？有作則何惜示及耶？僕來後適有敗意事，殊失勝遊餘趣，時雨之下，稍以慰遣耳。所喻疏鍾下三字中動字，似可，然恐不如作出字也。溶上政字佳。不宣。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5월 추정. 禮安.

1) 拙：拾遺 ‘拙’[부전지 ‘拙’疑‘拙’.]

BNL1367 (書-金富倫-27) (樊卷39:27{37}右)

答金惇叙

示意具悉. 殷字即鍾聲殷床之殷, 固有所本. 然於床則好, 於樹陰則不穩. “出樹陰”以對“搖山影”, 亦不逮搖字之善, 但未有他字之可者, 或下撼字似勝, 而亦恨其有費力之痕耳. 可行詩, 深荷寄示. 自有答簡, 并照. 不一.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5월 추정. 禮安.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八

BNL1368 (書-金富倫-28) (樊卷39:27{37}左)

答金惇叙

久竚得書，知己稅駕，寒天遠道好還，深賀．親舊諸書，亦欣領悉．僕僅保無他．餘俟後面，姑此．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10월~12월 추정. 禮安.

BNL1369 (書-金富倫-29) (樊卷39:27{37}左)

與金惇叙【乙丑】

頃於琴家，坐遠未款，悵悵何喻？曾聞公欲作西行，行在何日？病拙多年未謝恩命，辭免亦不敢發。近有可上辭狀之議云，已修一狀，欲付朴世賢之行，昨朴公來云“有故停西行，當還寧海”，欲待方伯到近處而請令轉上，又似太緩。公若速行，則煩欲奉附¹⁾至都中，以付申暹而呈于政院，未知於意可否？不過一封紙，裹置之衣箱中，非有難事，故敢告，量示望望。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3월 추정. 禮安.

1) 奉附：拾遺‘附奉’

BNL1370 (書-金富倫-30) (樊卷39:28{38}右)

答金惇叙

別後悠悠，承書知遠遊佳勝，深用寫鬱。病者諸況依然，鄉閭無他故。但閔筮卿月旬奄爲古人，痛不忍言。公之遠赴天涯，鴿情自別，伯榮牽挽過歲，勢所必然，春還甚好。景賢文會，其遂往觀耶？精舍額字等，見囑已久，凍筆難成，迄未應副，恨恨。《傳疑》書，聞君持往，近與士純·景善再看過，或有更定處，且有欲與他本校正處，如無緊要，後來人先付送，爲佳。且祈勿示人幸甚。使人告忙，不具。謹復。

▶ 乙丑年(明宗20, 1565년, 65세) 12월 하순 추정. 禮安.

BNL1371 (書-金富倫-31) (樊卷39:28{38}左)

答金惇叙【丙寅】

近阻懸懸，得書開慰，何勝何勝？病拙事事艱蹇，人言甚喧，不知終作如何出場，日夕憂惓。唯於狀末有“待差病上來”之旨，茲非促召之意，用是幸少寬耳。安道，計發京日訖可到矣，而猶未訝慮訝慮。新稻可貴，又喜公家能有波及之力也。惟照諒。不具。

▶ 丙寅年 (明宗21, 1566년, 66세) 8월 1일~6일 추정. 禮安.

BNL1372 (書-金富倫-32) (樊卷39:29{39}右)

答金惇叙

謹承書諭，知京行在明，臨發匆卒，何暇來別？好去卓
占，是所望也。病拙瀕死之中，物情騷騷，尙今未息云，
日夕憂惶，心疾轉劇奈何？惟照。不具。

▶ 丙寅年 (明宗21, 1566년, 66세) 10월 중순 추정. 禮安.

SNL1373 (書-金富倫-33) (續卷5:18右)(樊續卷5:20右)

與金惇叙【丁卯】

聞君將欲送我，已到輔卿家，荷意之至。但當親忌，任受會餞，極未安，故已謝諸公矣。城主亦許不以酒爲禮矣。乃或於攜酒人間閒¹⁾取飲，尤似乖異，故當午樂安與汾川二公及琴仰聖，皆辭罷空返。旣別之後，如吞惡物在胸中，驅遣不去。君今雖到，無益再別，只添不好意思，敢請自彼回轡，與面別²⁾無異，便自灑然，豈不兩便乎？惟曲照。且爲傳此意於樂安謝罪。幸甚幸甚。

十年林下，才欲出山，措得一事，未到十分穩當處，他可知矣。愧懼。³⁾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6월 12일 추정. 禮安.

1) 閒：中本·拾遺 '間'；定草本에는 [두주 初本, '閒'作'間'.]이 있다.

2) 別：上本에는 없다.

3) 愧懼：定草本에는 없다.

BNL1374 (書-金富倫-34) (樊卷39:29{39}右)

答金惇叙[己巳]

君將遠去，懸念異常，書與詩至，侑以薑種慰且爲感。
《語錄》四卷·《年譜》二卷，當與寄京諸書簡同時送上。
竊兒以事暫之溫溪，待其還，其所寄京書同封送去，故
今姑未也。額紙未敢遽還，奉留之，老人於此等事，漸
覺懶慢，何可必如來戒耶？三詩皆佳，但君詩“不是”之
‘是’字，與上‘詩’字聲相近，改“不是”作‘豈欲’，且改“不
耐”爲‘惱別’，如何？大成詩改“從此”爲‘還掩’則亦好。
輒此妄評，多罪多罪。餘望行色珍好。不具。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4월 13일경 추정. 禮安.

BNL1375 (書-金富倫-35) (樊本39:29{39}左)

答金惇叙

書至，欣寫無量。滉無事在山舍，但時聞一二風端，不能無聳然汗出，何爲¹⁾在遠而便不相關耶？又聞乾川家直人及洞內，皆於窩有不善意，無乃我有失道而發之於兒子耶？可愧。然不如速避之爲得也。知君同寓，事同一體，故及之耳。人忙草草。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5월 추정. 禮安.

1) 爲：中本 '謂'

BNL1376 (書-金富倫-36) (樊卷39:30{40}右)

答金惇叙

近自榮川，傳到惠書，深慰。時事，錄示曲折，遠外之人得免聾瞽，感荷感荷。又續¹⁾見窩書，只許罷職云，不知其後終如何？事出意外，可懼。此中苦雨連漲，將作巨患，奈何？烏川悉安善云。

1) 續：上本‘讀’

BNL1377 (書-金富倫-37) (樊卷39:30{40}右)

與金惇叙

前日承書，久不¹⁾報，闕然是愧。漢試暫蹶，不無交遊之恨。今茲之試，相²⁾必奮翼澠池，佇乎有聞，然亦不必大爲關念。似聞足下於近日之事，頗有介介，殊非所期於左右者也。夾之來告，行談間晡暮未悉。惟望珍愛。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8월 추정. 禮安.

1) 不：拾遺 '末'[교정기 '不']

2) 相：中本·拾遺 '想'

BNL1378 (書-金富倫-38) (樊卷39:30{40}左)

與金惇叙

久留京師，襟懷不能無熱惱。雪月堂扁寫呈，爲君滌去熱惱來清寒也。尙餘八幅，欲寫雪月八絕，而詩未記得備數，未果耳。

前示玉堂請削勳事，竟如何耶？兩司不繼請而止耶？近日凡事如壘，可笑。前惠銀魚白蛤，感感。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10월~12월 추정. 禮安.

SNL1379 (書-金富倫-39) (續卷5:18左)(樊續卷5:20左)

答金惇叙

飛簡來自雪月中，擁爐寒齋，更覺生寒。初欲爲君寫〈雪月八絕〉，而雪月兼詠者，既不可多得，雖各詠一【缺】¹⁾者，亦不記得盈八，此中無聯珠等絕句冊子故也。君若搜得當意者八絕錄示，則寫送。就中郭城主祭文，不必老者爲之，而前日君等强委責焉，殊爲未穩。但既僉强之，而我不爲，我若有負於幽明²⁾之間，試綴數語，殆不成章。今付來使，幸諸君相與訂改而取舍之，何如？謹復。

曾見《風騷》中李昭玘〈雪堂〉詩耶？吾少時愛誦此詩，今不記得一句，但思其意象³⁾，亦足以除人熱惱也。（堂成枉邀，恐不堪當耳。）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10월~12월 추정. 禮安.

1) 缺：中本·拾遺·樊本·上本‘景’；定草本에는 [두주 缺, 初本‘景’字. 依.]가 있다.

2) 明：中本·拾遺·樊本‘冥’

3) 象：中本·拾遺‘像’；定草本에는 [두주 ‘象’, 初本‘像’.]이 있다.

BNL1380 (書-金富倫-40) (樊卷39:31{41}右)

答金惇叙【庚午】

昨日書至，適與樞之相對，且其所報，未易草上，茲闕即答，愧愧。今去別幅，照詳去取。祭文一二妄修改處，亦非敢必如此，以待商酌取否耳。餘惟好行。見清風·榮川，皆致寒暄，爲望。謹復。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1월~2월 추정. 禮安.

KNL1381 (書-金富倫-41) (癸卷28:26左)(樊卷39:31{41}右)

答金惇叙[庚午]¹⁾

“既葬則先之墓”，《家禮》固指親喪而言。〈雜記〉又云：“不及送葬者，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亦指兄弟喪而言，皆至親之喪，哀痛迫切，無所不用其極之禮也。徐孺子鷄酒奠墓，不見喪主，必是知死而不知生，故如此耳。若朋友之喪，非至親之比，則恐不必先之墓，死生皆知，則又豈可奠墓而不見喪主耶？況既葬返魂之後，几筵爲重，奠於几筵，而兼行吊，爲當。若曾子所云“朋友之墓有宿草，不哭。”只謂或几筵在他，而行奠於墓者，可如此耳，非謂必先之墓如親喪也。且觀古禮文，凡吊者，賓無不哭，主人無不哭答，雖過虞·練，皆然。與曾子之云，似若不同，亦與今人主哭而賓不哭，殊異。今公於郭侯，契分甚厚，千里吊奠，恐不可拘於曾子之言也。洞中知舊之酹不酹，當自度可否而處之，亦豈有過厚之害理耶？若酹則三年已過，當就墓，不可就人家廟而行之也。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1월~2월 추정. 禮安.

1) 樊本·上本 ‘答金惇叙別紙’ : 中本에는 제목이 없고 [부진지 ‘答金惇叙’][추기 ‘別紙’]가 있다.

SNL1382 (書-金富倫-42) (續卷5:19左)(樊續卷5:21左)

答金惇叙

昨今再奉書，感感。示及玄風先聖位版事，前因聞遠已聞之，今又見示簡，知其間曲折之詳。所云“罪人之勿推·改造之啓稟與否”，皆在已往，不必追論。但既已啓稟，不待發落而徑造位版，未安。無位版而釋奠，亦未安。妄意釋奠前，發落未及到，則姑以紙牒行事，如何如何？此亦甚未安。惟在僉議¹⁾善處，滉何能質言。謹復。

預造位版而待之，發落及到則用之，不及則姑用紙牒，何如？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1월~2월 추정. 禮安.

1) 議：定草本 ‘意’

SNL1383 (書-金富倫-43) (續卷5:20右)(樊續卷5:22右)

與金惇叙

紙牒以祭，亦未穩．且於啓請，無不許之理．

發落雖未及到，祭用位版，似無妨．但不如見發落後
用之之爲盡善耳.¹⁾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1월~2월 추정. 禮安.

1) 發落雖……善耳：中本·拾遺에는 極行으로 되어 있다；上本에는 이 부분이 상단과 연결되어 있다.

BNL1384 (書-金富倫-44) (樊卷39:32{42}右)

答金惇叙

稅駕，即修存問，感感。南中故人書入手，欣慰亦深。
陶梅將發，家中連有事，尚在溪上，出非久也。辱顧有
云，姑此。惠鯽，愧荷。謹復。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2월 하순 추정. 禮安.

SNL1385 (書-金富倫-45) (續卷5:20右)(樊續卷5:22右)

答金惇叙

悠戀承問，慰賀.¹⁾ 薑魚佳惠，又深珍佩。曾得薑數本，種之不生，今當依法種之，可爲藥需。堂號，當出於主人，豈以借人爲尙耶？且雪月之號，君無乃苦其清寒而欲更之耶？然則吾安得奢華之名而名之可當盛意耶？呵呵。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3월~4월 추정. 禮安.

1) 賀：中本·拾遺 '荷'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八

BNL1386 (書-金富倫-46) (樊卷39:32{42}右)

答金惇叙

近阻承問，感荷．惠鮮金橫玉偃，頓覺江風入牙頰也．
景瑞之來，蒙示亦幸．謹謝．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3월~4월 추정. 禮安.

BNL1387 (書-金富倫-47) (樊卷39:32{42}左)

答金惇叙

阻鬱何堪？僕病幸得少釋，而氣甚委頓，困於伏熱耳。
薏苡正是養病所須，承惠感感。謹奉謝。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5월~6월 추정. 禮安.

KNL1388 (書-金就礪-1) (癸卷28:27左)(樊卷40:1右)

答金而精【就礪○庚申】¹⁾

曉來齋中虛窓聽雪之餘，默坐澄心，紬繹近日所講，益知《大學》規模節目有許多用工夫處，益見前古聖賢爲人開曉，深切著明如此，警發多矣。但不知公能領會與否，今得示喻，知有得於夜坐沈思之際，慰幸慰幸。晦菴先生曰：“李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是有得。熹依此說去做，真個是不同。”今以此觀公所云，無燈未必非，反爲有益也。(《滉復。》)

▶ 庚申年(明宗15, 1560년, 60세) 12월 추정. 禮安.
金就礪(字 而精, 號 潛齋·靜庵, 本 安山. ?~?)

[編輯考] 退溪가 金就礪에게 보낸 편지는 87통으로, 그 중 庚本에 52통이 실렸고, 續集에 1통이 실렸고, 樊本에 34통이 추가로 실렸다.

1) 中本 ‘答金而精【庚申冬在退溪南齋】’[추기 就礪○庚申[부진지 小注當去.] ; 樊本·上本 ‘答金而精【就礪○庚申冬在退溪南齋.】’

KNL1389 (書-金就礪-2) (癸卷28:28右)(樊卷40:1左)

與金而精

寒溪靜夜，雪月皎然，深有訪人之興，病龜凍縮，未能出戶，但有懷想．朝得示意，知夜裏因思繹而發疑端，有此叩問，此乃爲學實用功處，將有知覺進修之益．甚慰甚慰．孔子稱顏子不改其樂，其旨¹⁾深矣，而周之於兩程，令尋其樂處所樂何事，固非懸空坐悟之謂也．亦見兩程之學，已幾及於其樂，故令尋而得之耳．若在他人，豈能一朝強探而得之耶？故程子不露，而朱子只以“博文約禮”微露其用力之端而已．然求顏子所以到此地位，亦不過從事於此二事，而至於欲罷不能處，仍不離此，而胸中自有樂耳．今乃曰“博約非吾之所望，而欲別求醫病之藥”，則誤矣．顏子在陋巷，甘旨或闕，豈無慨然之憂？然別無枉己求祿以爲孝之理，故只付之無可奈何，惟日孳孳於博約之事．雖云亞聖之資，當其未得也．豈盡無疑？豈無辛苦工夫？惟其有疑不置，忍辛不

▶ 庚申年 (明宗15, 1560년, 60세) 12월 추정. 禮安.

1) 旨：中本·樊本·上本‘志’；中本에는 [부진지 ‘志’字可疑.]가 있다.

輟，眞積力久而竭其才，故其樂自生焉，與甘旨之憂並行而不相礙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又曰：“知之實，知斯二者不去，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夫顏子之樂，亦取之左右逢其原，故不知手舞而足蹈，此豈貧窶所能動其一髮哉？多思慮之害，古今學者之通患，觀公資²⁾性，此患尤深。蓋心中熱鬧，殊未寧恬，公能眞自知矣，而滉前日寫示前賢格言，多取靜養工夫，皆所以救此病也。今欲以靜名菴，而致力於其間，甚善。主靜之意，孔·孟·周·程皆言之，龜山門下相傳旨訣以及於晦菴，亦在此，況於公尤爲對病之藥乎？但此事一蹉，則入於禪，故程·朱子又有用敬不用靜之說。此乃恐人之誤入，故發此以救之，非以主靜爲不可也。然亦不當厭博約之煩而塊然以主靜。延平曰：“此道理專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蓋靜有而動無，無他，厭博約而徒主靜故耳。須是兩致其功，熟之又熟，而至於動靜一體用合，方爲究竟處耳。

2) 資：樊本‘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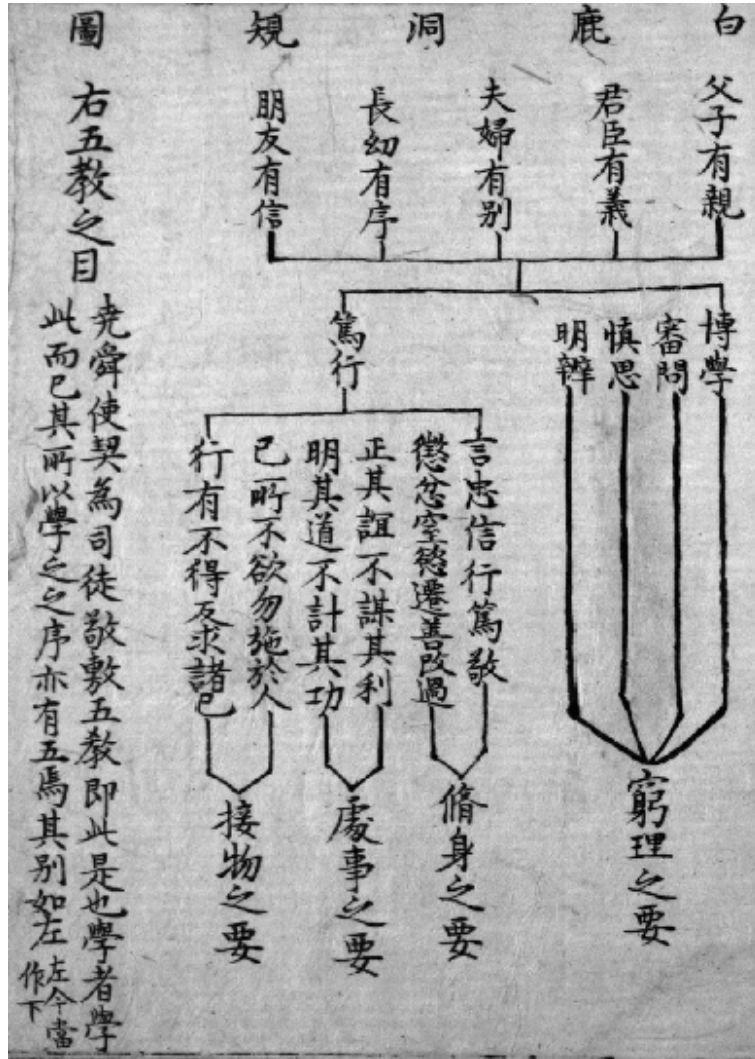
KNL1390 (書-金就礪-3) (癸卷28:30右)(樊卷40:3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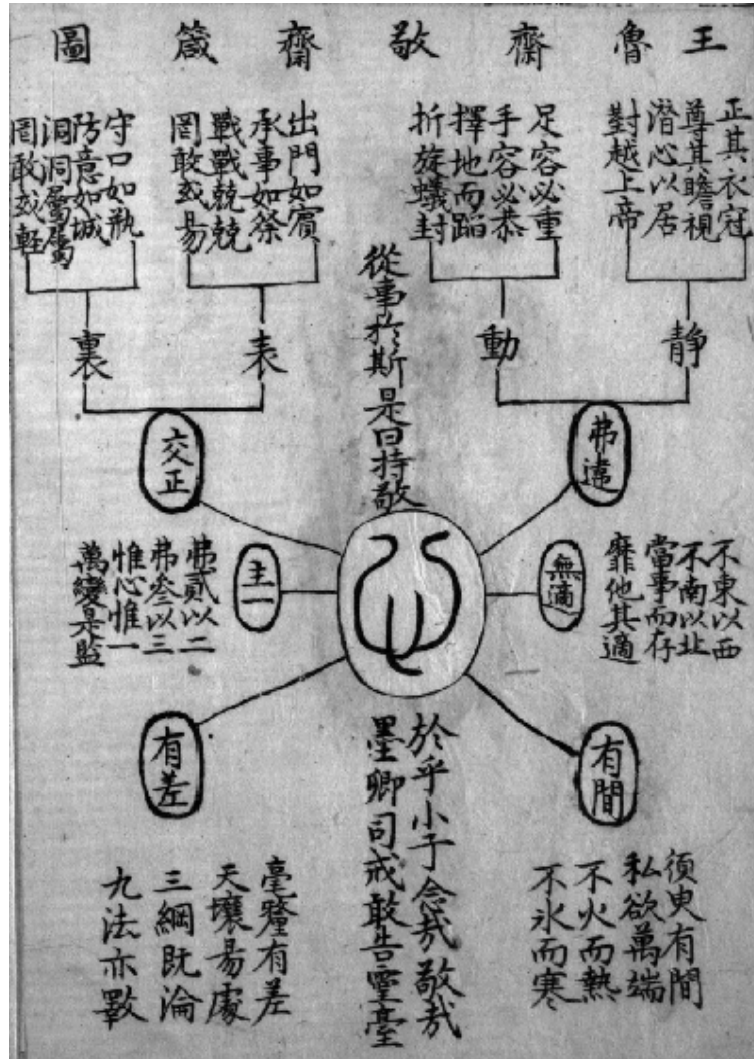
與金而精

冬雨至此，夜來齋中，想未免霑濕，如何如何？《大學》今已看畢，於滉懶廢之學，甚爲有益。但覺兩君看書，皆有貪多欲速之意，似未暇於沈潛玩索真切體驗之功，恐山谷所謂“釋卷而茫然”者，未必不在於今日也。滉去夜氣甚困憊，朝起頓覺瘁削，慮或逐日講習之故。今方靜臥將息，雨雪又如此，雖使晚晴，不須來此，好把《大學》一部書，反覆溫繹，令其文義首尾，貫通浹洽，一一分明歷落於胸中，然後方始於其道理有悟解處，亦必有大疑處。如此更與商量，乃可謂有得也。前所需格言，寫去，并留意，幸甚。

▶ 庚申年 (明宗15, 1560년, 60세) 12월 추정. 禮安.

[資料考]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아래 두 그림이 실려 있다.





KNL1390A (書-金就礪-3-1) (癸卷28:30左)(樊卷40:5右)

((別紙))¹⁾

張橫渠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進。”楊龜山語羅仲素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²⁾意之表。”李延平與朱晦菴書曰：“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木衣食³⁾，苟度此歲月，爲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爲庶幾耳。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飭所不及處，使之脫然有自得處，是始⁴⁾道理少進。承諭應接少暇，即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此乃知覺之效，更在勉之。”又與劉平甫書

1) 中本에는 제목이 없고 [부전지 此間當有‘別紙’二字。][부전지 既低書雖無‘別紙’二字似無妨.] 이 있다.

2) 象：中本 ‘衆’[부전지 ‘衆’疑作‘象’爲是，更詳之.]

3) 草木衣食：養校 [‘草木衣食’當作‘草衣木食’。【愚伏校】]

4) 是始：[두주 ‘是始’一本乙.]가 있고, 樊本·上本에도 동일한 두주가 있다；養校 [‘是始’一本乙.]

云：“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⁵⁾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矣．”又與羅博文書曰：“元晦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專⁶⁾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朱晦菴曰：“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

5) 見：[두주 ‘見’, 《延平答問》作‘是’.]가 있고, 樊本·上本에도 동일한 두주가 있다 ; 養校 [‘見’, 延平本書作‘是’.]

6) 專：中本·樊本·上本 ‘合’

KNL1391 (書-金就礪-4) (癸卷28:32右)(樊卷40:6右)

與金而精

昨雖終日講論，不知其疲。夜來寢寐間，自覺神魂怔營，想爲勞心所致。因思兩君所讀太多，非但於病人力所難堪，在兩君爲學之方，亦非所宜。尹彥明在程門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朱門教人看書，極是遲鈍，日課不過一二章，每云：“學者之於書，不患不進前，患不能退步。”所以然者，此學專在於沈潛反覆，精思熟玩，久而後漸得其門路。其貪多務得，匆匆趁逐，自不干學問事故也。今者，雖不能盡如兩夫子門法，亦當量力裁省，爲佳。不當期以旬月之間了得幾件書爲心，而自作倥傯，終無一得也。今日欲預曉兩君以不能如昨之多，故令兒口報云云，非謂勿來也。乃竟不來，無乃誤傳而然乎？餘在明日。

▶ 庚申年 (明宗15, 1560년, 60세) 12월 추정. 禮安.

BNL1392 (書-金就礪-5) (樊卷40:7右)

答金而精【辛酉】¹⁾

昨見在烏川惠書，今又承抵安東寄書，兼監劑送藥三種及薑荷等封，又詳示治療之方，深感深感。滉事事蹭蹬至此，撓悶不已。當其落時，不甚有傷，但右臂戾傷，且落在水中，通身皆濕，因此風寒觸入，非徒臂痛不止，渾身寒熱交雜，況痛困憊不可不治。今得此藥，當依示先服順氣散，次服活血等，爲計。公久留未洽，別時又多撓累，又聞同行馬僕不至留滯如此，病中馳邇何可勝喻？惟冀行色珍戢。艱於運筆，不一一。辛酉正月二十日，滉。²⁾

▶ 辛酉年 (明宗16, 1561년, 61세) 1월 20일. 禮安.

1) 中本·拾遺 '答金而精'

2) 辛酉……滉：拾遺에는 없다.

KNL1393 (書-金就礪-6) (癸卷28:32左)(樊卷40:7左)

與金而精【辛酉】¹⁾

別後，忽踰兩月，聞未聞信，冱寒修塗，行李良艱，不知能無事達京否？不勝懸念忉忉。滉其時束裝將行，因其落傷，病日加重，不得已上狀乞辭，席稿俟譴之際，近承有旨，恩許不罪，但又有調來之命。病勢如此，而事無了期，惶悶無比，奈何？以此無慘。留囑喪禮等事，迨未下手。且欲考《儀註》書，索取于縣，則喪禮卷適在他處，久不推送，昨方送到。少俟日和病歇，商量爲意。《兩君試事如何？此處審及安道等幸中，但未見京榜耳。》璣衡，想無暇入見。深衣制度可疑處，終未究得，不知都中有能知者否？《地黃種，此去人回付送，爲佳。但恐時晚耳。》今年，嶺外春寒，振古所無，此數日間，方覺有春氣，自此溪齋與江舍，景物益佳。溪上徧植垂柳，數年後，暢茂掩映，境趣頓別，病中可逍遙往來於兩間，恨不得與君共之耳。《棐彦歸龍仁否？窩

▶ 辛酉年 (明宗16, 1561년, 61세) 3월 2일. 禮安.

1) 樊本·上本 ‘與金而精’

以事下宜寧，今其奴以事上京，所以無窩書也。意長紙盡，不具.) 所祈勉勉益珍。向來所造，猶有咀嚼未破，不可謂道理止此也。(辛酉三月初二日，滉.)

KNL1394 (書-金就礪-7) (癸卷28:33左)(樊卷40:8左)

答金而精¹⁾

〔去三月二十一日，得見辱書。適與李景權對坐，時已日昃，景權遽起，未及修報，但託景權，以書至未報之意告謝云云，未知達否？其後雖有一二往來人，輒與相違，今至累朔，尙闕一紙之回，不敏可愧。〕即今梅雨警節，侍歡之餘，學履清迪倍常，兩試俱捷，以爲具慶之慶。其在交游遠情，豈勝賀喜？豈勝賀喜？更宜加勉，以終遂僉望。滉憊懣日甚，老昏蹇拙，無可比方，幸未填溝壑耳。最後下旨，亦有“上來”二字。惟以華使之來，尙無定期，故苟守病便，日夕仄惕而已。陶山堂齋，兩間先成，可以容膝養病，時時往來，趣味難述。但其他房屋，力乏停工，兒姪來從，無地寄息，斯一欠耳。就中惠寄諸物，〔一一皆到下及兒曹，皆有霑及，〕足見雅意向人之厚。〔在兒曹，但知感佩，復愧無物報謝，雖滉亦同於感愧。〕第有一說，不敢不告。昔伊川往見韓

▶ 辛酉年 (明宗16, 1561년, 61세) 5월 7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辛酉】’

持國，久留相歡。一日，韓公欲以金器奉贈，伊川曰：“吾於公，本以道義相許，何用此物？”遽告歸，韓公再三謝過而別。今日我輩，雖不敢援古人以爲言，然又不可太自處下而不顧古義也。頃者，公千里遠來，意不淺淺，病人自廢，愧無以相益也。今觀惠物，皆吾家所乏。由是言之，是公能以物益我，而我不能以學益公，其可乎？況老親在上，凡物出納，皆當稟行，恐涉於煩，故以爲未安。然而既蒙厚意，不敢不承，他物俱已領留，其中魚網一具，此水似難用云，謹奉回納，勿以爲訝，幸甚幸甚。滉所以如此懇說者，以公爲人過厚，每若如此，非全交可繼之道，故欲使公知心契之間所以相期者不必多在於物也。前留問目，非所敢知。不欲大²⁾孤盛意，各系贅說於逐件下，令兒子膽寫送納。其未合宜者，回教，深望深望。天文，眼暗且夏夜鮮清，俟秋欲試之耳。((留牋已寫者欲送，此人負重，辭，不得強之，奈何?)) 金君成甫((惠筆及二錄，感領之意，欲修謝簡，人忙未果，爲傳懇悰，幸甚。但觀成甫)所與窩兒書及來書之意，其於滉似若不鄙，而有不敢直致之意云，是何言耶³⁾？士若相知，便當肝膽相照，何相阻之有耶？

2) 大：樊本‘太’

所留諸書，皆未究竟，隨後還痴爲計。成甫處，隨後謝簡之意，傳告爲望。((清風兩陣·玄玉二笏，漫呈，笑留。此則非許多物比也，呵呵。惟照。餘難縷悉，只祝珍重。謹拜復。辛酉五月初七日，滉。))

((就礪從遊門下，顧念愚蒙，提誨不倦。又於《家禮》，反覆論辯⁴⁾開諭，【礪】雖不敏，敢不服膺？但禮之變者，亦不可不講究，故敢條于下，而前日聞命，并書別紙以上，伏望裁教，如何如何？))

3) 耶：樊本·上本‘也’

4) 辯：上本‘辨’

KNL1394A (書-金就礪-7-1) (癸卷28:35右)(樊卷40:10左)

問目 1)

所問，皆禮之變而人所難處者，非寡陋所及。然平時不相講明，則臨事尤末如之何，敢以謬見參以古今之宜，以聽於裁擇，其有悖理者，更望評諭。

人死襲斂時，幅巾·深衣·大帶·鞵履之屬，靡不詳盡，而不言網巾·行膝，何也？不知而今可得用否？

網巾之制，出於大明初，則固《家禮》所不言。今既生時所常用，又《儀註》“許代以皂紵制用”，今依《儀註》用之，可也。行膝，不言固可疑。或云《家禮》所謂勒帛即行膝，未知是否？更問於知禮者，喻及。

男用幅巾，女襲則用何巾？

婦人襲冠，禮所不言，難以義起。然《儀註》“襲有幅巾”註

1)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제목이 없다.

云：“皂紬制如匭頭，其於婦人亦依此。”象平時所服而制用，無乃宜乎？

質殺，今可用否？

質殺之用不用，當依丘²⁾氏說處之。

（襲衽右，而小斂以後左衽，禮也，而世多自襲以下，皆左衽，此非不經之甚乎？亦有所見而然乎？）

（襲衣左衽之失，瓊山已謂之甚繆，今當正之。）

不紐，世以爲去紐，何如？

‘去紐’，按〈喪大記〉“左衽結絞不紐”註：“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死時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詳此註意，此所謂紐，非指衣襟之系，亦非指帶，當指絞布之結而言也。若《家禮》及《儀註》所謂不紐者，與〈喪大記〉不同，襲帶已結於前，

2) 丘：樊本‘邱’

而小斂不用帶，則非指帶也。其下，方有“未結以絞”之文，則又非指絞布也，正指襟系而言也。然凡結，無耳則難解，有耳則易解。紐者，結之有耳者也。((고내여미다)) 篇首“深衣帶圖”下註，釋紐爲兩耳，是也。故《家禮》·《儀註》皆曰：“不紐”，未嘗言“去紐”，可知是存其系而結之，不爲紐耳。世俗截去衣系，則誠誤矣。

小斂有縱橫布，大斂無此制，何耶³⁾？中朝布廣，故橫布三幅，足以周身，本國布狹，三幅未得周身，可以增用否？

大斂無橫縱布，此《家禮》依《書儀》以從簡也。後來，先生以高氏喪禮爲最善，則蓋以《書儀》爲未盡也。楊氏已詳言之，故《家禮》“大斂”註引高氏之說。丘氏《禮》及今《儀註》並從之，則大斂用絞，何疑？布廣雖有彼此之殊，只依《丘禮》中吳草廬說用之，未見其有礙，何可增用耶？蓋絞束，相去之間，雖未連接，無⁴⁾害也。

或於床上大斂，而納于棺中，可謂得正乎？

3) 耶：樊本·上本‘也’

4) 無：上本‘不’

《家禮》“大斂無絞。”故就棺而斂。今依高氏·楊氏·丘氏說大斂用絞，則床上大斂而納于棺，當矣。但恐或與棺中不相稱穩，須十分商度，令無此患，可也。或曰：“雖用絞就棺而斂，亦無大害於理也。”

成服前，無上食之禮，非闕典乎？

上食，所以象平時也。死喪大變之初，死者魂氣飄越不定，生者被括哭擗無數，此時只設奠以依神則可矣，上食以象平時，非所以處大變也。當是時，生者三日不食，亦爲是也，而今之《儀註》，於小斂前已有上食之文，恐失禮意也。

吊奠，有用茶燭之說，而朝夕奠上食時無之，何也？

既有奠與上食，不可無茶燭，而《家禮》·丘氏《禮》皆無之，恐或有義，未敢臆說。《儀註》則有燭而無茶。東人固不用茶，其進湯，乃所以代茶，而并無之，亦恐未安。

男喪以奴爲行者而祭之，猶云不可。況女喪以避嫌女

僕之故而使奴執奠，是可乎？

執奠，子弟之職。內喪，使奴僕執奠之失，不待言也。須子弟行之，或子弟有故，寧親執，可也。

奉柩朝于祖之禮，不得舉行，而或以銘旌，或以魂帛朝之，殊甚不經，何以得正乎？

朝祖，丘氏謂“人家狹隘者，奉魂帛以代柩。屋宇寬大者，宜如禮”，此論得之。

首經單股之非。

首經，《家禮》無兩股之文。故《儀節》及《補註》皆云：“當單股。”但《周禮·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鄭康成曰：“環經，大如總之麻經，纏而不糾。”賈氏曰：“總之經，兩股，環經則以一股。”《禮·檀弓》“子柳妻衣衰而繆經云云。請總衰而環經。”註：“繆，絞也。謂兩股相交，五服之經皆然。惟吊服之環經，一股。”此等處非一，則當從《禮》註說，爲正。

〔首經單股之非，聞命矣。其於〕領之袷帶下尺絞帶之類，可依禮經制之否？

領袷帶下尺絞帶，如禮爲善。但既有經帶，絞帶之大，恐當有斟酌也。

本國麤布狹，故負版衽制，不得用古禮尺度。連幅爲之，何如？

負版與衽，連幅用之，恐不可。

衰麻〔正身〕，只用四幅，而體豐者冬月厚衣，則衰服制狹，〔而〕或至破裂，今可加用別幅，以周其體〔而稱不滿之制〕乎？

體豐者衰服加用別幅，亦恐不可。若豫有廣幅布別樣者，以備急用則可。蓋豫凶備，人家所不免也。

衰麻，或捨極麤而用稍細布者云：“中朝之布如此。”是可從而行之否？

五服布麤細之等，尤是《禮經》所謹。今人父母喪，亦用細布，其失非輕，而謬云：“中朝之布如是”。其可乎？

斬衰削幅之制，今可行否？

斬衰削幅。

成服前著腰⁵⁾經散垂三尺而至成服乃絞之禮，今可行否？

腰經散垂，四日而乃絞。

小祥練服之制，今不可行乎？

小祥練服以上三條，豈有不可行？人自不行耳。但腰經散絞之節，《家禮》無其文，豈不以繁文略之歟？而於絞帶圖上云云，徒使人眩行。今欲行之，當於小斂後，首加環經，腰著散垂之經，至四日成服，乃以苴經代環經，而絞其散麻，始爲得禮。蓋首經·腰經一體，不可

5) 腰：中本·定草本‘要’

一遺而一舉也。詳見丘氏《禮》·《喪禮考證》。

（不解衰麻者，未及喪畢而衰麻或至敝綻，則何以爲之？或以敝綻爲未安，或稱祭服而別制稍熟布單衣，常時着之。此何據耶？）

（不脫衰麻，久至敝綻，固爲未安。今俗例有生麻布直領衣，名曰深衣，出入着之。公所謂別制布單衣者，謂此耶？愚意常時着此衣，衰服則只於祭時着之，當不至敝綻也。）

婦人冠經之制，不得復行否？

婦人冠經之制，遵古禮則好。然亦當自視其家行喪禮如何。若他事不能盡如禮，獨行此一節，無益也。又駭俗也。

喪畢後，經杖棄之潔處，禮有其文，而衰衣何以處之？衰衣冠經杖，世多付火，此其得禮之正乎？若以此得禮之正，則婦人蓋頭·背子，亦付火否？

喪畢，喪服置處，古禮無文，未知何所處而可也。但〈曲禮〉“祭服敝則焚之。”今人喪冠服并杖付火，恐或得宜也。婦人喪服，不須別有議也。《家禮》但言“斷杖棄之潔處”，不言經。他禮文，亦未見有舉經處。來喻并經言之，何所據耶？

父在爲母降服者及爲人後爲私親降服者，當心喪時朝夕祭所服，圭菴以玉色團領爲未安，宜著白布衣云，是有合於聖賢禮經乎？

父在爲母降服者·爲人後爲本親降服者，朝夕祭時，用玉色團領，或以爲⁶⁾未安，欲著白布衣。【圭菴說】然既曰“禪服行心喪”，則玉色衣，無乃可乎？

服中當忌祭，必不得已參行，則當用何服？

服中不得已參忌祭，當用白衣。但冠用麻巾，未安，用白巾尤異，不若使子弟行之爲宜。

居廬者，朔望及節日祭時，神主·墳墓兩行之，此何

6) 爲：上本‘謂’

如7)?

居廬者，朔望節日，當行於几筵。其有並行於墓所者，非也。

人有少時喪親，及長追服其喪者，此可通行之禮否？

追服，朱先生以爲“意亦近厚。”觀“亦近”二字，其非得禮之正，明矣。旣非正禮，則又豈可立法而使之通行耶？蓋旣失其時而從事吉常久矣，一朝哭擗行喪，已不近情。其於節文，亦多有窒礙難行處故也。【《禮》有稅服，此乃聞喪後時而追服，與此又不同也。】⁸⁾

〔凡不奔喪者，成服虛位設次，當用何禮？〕

〔不奔喪者爲位一節，具於《家禮》，何以問爲？〕

今俗⁹⁾，期・功以下喪，不成服，只用布¹⁰⁾帶〔片布無

7) 何如：上本‘如何’

8) 追服……不同也：中本에는 ‘追服，朱先生以爲意厚而非禮。蓋旣失其時而從事吉常久矣，一朝，哭擗行喪，已不近情。其於節文，亦多有窒礙難行處故也.’로 되어 있고, 定本과 동일한 내용이 부진지로 기록되어 있다.

別親疏)), 其失¹¹⁾禮經甚矣. 雖未復古制, 當其喪, 素衣布帶, 不處內, 不飲酒, 不食肉, 以終其日, 可得禮經之彷彿乎?

期·功以下喪, 今人皆不成服, 親親之義衰薄, 甚可歎也. 能如所喻, 豈不爲彼善於此, 固君子所當盡心處. 但於緦·小功亦然, 則又無輕重之殺. 昔葉味道曾問 “緦·小功不御於內, 無明文, 當如何?” 朱子曰: “《禮》既無文, 即當自如, 服輕故也.” 今人雖輕服, 當其布帶在身, 則並不食肉. 此意則好, 所當依行, 其餘不飲酒等事, 不必盡如所喻也, 即所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

(《孽屬服制. 亦如宗族否?》)¹²⁾

(《孽屬服制, 若是降等, 禮經當明言之, 而考古禮無有舉言處, 故未敢輕爲之說. 今《儀註》恐或有舉言, 而此間所有《儀註》書, 多殘缺未考, 都中可易得完書, 幸考示祛惑.))

9) 今俗: 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10) 不成服只用布: 中本·樊本·上本 '例'

11) 其失: 中本·樊本·上本 '失其'

12) 宗族否: 中本에는 다음에 [부진지 考書.]가 있다.

父未畢喪而死，則子可并服其父未畢之服否？其祖父母返魂時用何服？而祥禫之際，何以爲之？

父死服中，子代其未畢之喪，此事古今多有，而古無言及處，未知何故，而爲說亦難矣。但若以追代其服爲不可，則其未畢之喪，或葬或虞·祔·祥·禫，爲孫者豈可付之無主而坐視不行耶？如既代其服，則返魂及祥·禫之祭，恐不得不服其服而行其禮也。蓋《家禮》“重喪未除而遭輕喪，月朔，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況此所代之服，不可謂輕服乎？然此尤大節目¹³⁾，當廣詢博考而審處之，不可只因瞽說以斷也。

返魂時奠酌，用何禮而何人奠酌？

返魂時奠禮，未知所指，似指今都中人返魂日親舊出城迎奠之事。此禮古無所據，亦不知今俗所爲如何。竊意迎奠乃親舊所爲，則非主人所當行也。若主家自辦奠具，則主人行之。然主人侍廬三年，因而侍來，至門外

13) 目：庚本·甲本‘目’；擬本에는 [두주 ‘目’]이 있고, 上本에는 [두주 ‘目’印作‘目’，字相似而誤分.]이 있다；養校 [‘目’，一本作‘目’.]

而行奠，似無意謂也。如何如何？

孫之於曾·高祖代喪者，其妻例服也。其間孫妻曾孫妻皆以冢婦并服其喪乎？

（婦人於夫之祖父母夫承重，則從而服之。今曾玄孫之服曾高祖也，其妻則當從服矣，若其母即所謂“舅沒¹⁴⁾則姑老”，已付主婦之事於婦矣，恐無獨服之理也。〈喪服小記〉“屬從者，所從雖沒¹⁵⁾也，服。”疏謂：“屬從三妻從夫服夫之黨，其一也。”據此則疑於當服，然此姑之夫已死，而其子代喪，是其夫已不服，故其妻亦不當服也。）喪者之妻，既服其母與祖母，似不當服。來喻引《家禮·小功》條爲‘嫡孫若曾玄孫之當爲後者之妻，其姑在則否’之說，謂此必其姑當服，故不爲其婦服云云。來喻近是。疑其夫雖服重服，姑或祖姑以冢婦服之，則婦可以不服，故禮意如此也。且孫妻曾孫妻并服之疑，又恐未然。竊意孫妻曾孫妻俱在，則似孫妻服，二妻一在，則在者服矣。然此等事亦甚重大，難以率意而輕言之。¹⁶⁾

14) 沒：上本‘歿’

15) 沒：上本‘歿’

16) 喪者……言之：樊本에는 [두주 此條重出, 闕之可也.]가 있고, 上本에는 [추기 別 後說.]

神主火災者，題神主於墓所，此何如？而題主慰安祭祀，依虞·卒哭之禮乎？服則何服而可稱其情禮？

神主火災者，只祠廟火而室屋猶存，則當題主於家，不當之墓所。若并室屋蕩燼，則寧從權而題主於墓所，似或可矣。慰安則可倣虞禮，而用素服行之，似當。

十一二歲童子遭喪，則當服其服否？

《禮》“童子，不免，不杖，不總，當室則免矣，杖矣，總矣。”但言童子而不言年齒。然古有子幼則人以衰抱而拜賓之禮，況過十歲童子，寧不服耶？但其服或未必盡如成人，而總則不服耳。

非父母及繼後喪而爲收養父母服者，稱孤哀，可耶？

非繼後而爲收養父母服者，所重在己之親，不可稱孤哀也。

이 있다.

葬時，棺槨之間，或用油灰，或用松脂，此何如？

棺槨之間，用石灰，見《家禮》註。然妄意少用則無益，多用則又須槨大，槨大又須墳大，皆《家禮》所忌，恐不用爲宜也，如何？

成墳祭，無禮文，而世皆行之，何如？

成墳三日祭，是不安神於神主，而仍安於墓所，甚無謂也。但今世俗，崇重墓祭，成墳之祭，他日墓祭之始也。恐不免循俗而行之。

忌日祭用肉，聞命矣。喪內朝夕祭用肉，至有設別廚者，何如？隨時所得薦之，可也，而至於別設廚則似未安？何如？

喪三年朝夕奠上食用肉，則不得無別廚也。然此乃禮物具備者所可行。若未及此，則不如隨所得而薦之，尤可。

題神主時“陷中第幾”之說，何指耶？

“陷中第幾”之說，即慰人祖父母亡疏中，所謂彼一等之親有數人，即加行第云幾某位·幾府君·幾丈·幾兄之類也。蓋行第稱呼，人各有定，如溫公爲司馬十二·坡公爲蘇三·山谷爲黃九之類。生以是爲稱，故死亦因以爲稱而書之耳。俗云世代次第，非也。

祭圖，陳饌尙左，而扱匙則西柄，似有尙右用右手之義，何也？

祭饌尙左之說，恐未然。蓋食以飯爲主，故飯之所在，即爲所尙。如平時陳食，左飯右羹，是爲尙左，而祭則右飯左羹，是乃¹⁷⁾尙右，所謂神道尙右者然也，而今云尙左，非也。扱匙西柄，果如所疑。人之尙左，食用右手，則神之尙右，似當用左手矣。然嘗思得之，所謂尙左尙右，但以是方爲上耳。非謂尙左方則手必用右，尙右方則手必用左也。故雖陳饌以右爲上，而手之用匙依舊，只用右手，何害焉？

虞祭後朝夕上食，《家禮》別無可行可罷之文，何如？

17) 是乃：中本·定草本‘乃是’

嘗見朱子答陸子壽兄弟書，反覆言其不可罷。子靜不以爲然，惟子壽悟前說之非，有肉袒負荊之語。蓋三年內若撤几筵，則孝子哭泣之禮，無所於行，故祔後，主返于寢。主旣在寢，朝夕上食，自不當撤。此《家禮》所以無罷上食之文也。

大祥後祔廟而罷上食，此何如？

凡喪禮，自始至終，以漸而殺。葬前，朝夕奠與上食皆行，葬後，罷朝夕奠而只上食，非怠於奠也。事生與事神，不得無漸殺之節也。然則大祥後罷上食，只行朔望奠，其亦漸殺之序所當然也。

祥後禫前朔望奠，其於家廟素行朔望者則可行於廟，其不然者，行於何所？

依《家禮》本文，祥畢主入于廟，則素行朔望者，合行於廟，素不行者，則請出當奠之主於正寢而行之，可也。其或旣祥且祔祖廟者，亦只得依右禮行之。

上食時奠酌，如三獻禮否？

《依禮》只奠一酌，可也。但朔望則依《五禮儀》註，連奠三酌，恐或爲宜。

如有夫存妻亡或妻存夫亡而無子者，使行者廬墓三年，何如？

廬墓，子孫守之，猶爲未安，況無子孫，委神主於空山，使奴行祭，甚無謂也。不如返魂而祭於家，生存者檢婢僕行之，猶爲少近情也。

《同上之喪》或返魂于家，使婢僕朝夕上食，不謹殊多，恐不如不行也。

此甚未安。但亡者或患其若是，而有廢上食之遺言，則只朔望可矣。無是而却廢几筵之奉，恐亦未可輕議也。

廬墓朝夕上食，世多有合祭兩親，曾已在廟之主，還奉于廬所，或有假爲桑木主者，何如？

合祭，非但無文可據，吉凶並行，非禮無疑。況忌日尙

只祭當忌之主，當喪而豈可合祭乎？廟主還廬所，固爲無理，桑木假主，三年後處之亦難。孝子知禮者，不爲並行則善矣。若未免俗而並祭者，以紙榜¹⁸⁾行之，三年後焚之，差可，然終是非禮也。

忌日，府君·夫人合祭。

古無此禮。但喪祭從先祖，吾家自前合祭之，今不敢輕議。

出嫁女爲私親降服，禮也。世多廢之，而或有行之者，其從俗而廢之乎？

此禮之大者，而末俗循情廢禮，不可勝救，可歎。

神主左旁題孝子，左旁指何方？

〈家禮圖〉及《儀節》，指人左旁而題也，世多從之，而慕齋則以爲神主左旁，未知其何所見而然也。及見〈小學圖〉，

18) 榜：中本·定草本·庚本·擬本·甲本·樊本·上本‘榜’；中本에는 [두주 ‘榜’當作‘榜’.]이 있다；養校 [‘榜’當作‘榜’.]

乃知慕齋之說本於此。頃年，吾鄉士人有遭喪而講問，以此告之而未及題，復見《大明會典》，則書人左旁。此《會典》乃時王之制，以此更諭之，則其人終書人左旁也。

母在而父歿，則三年後親盡，神主祧出而別立一室以祭，待他日母喪畢然後埋安乎？其勿祧出乎？

父在而母歿，則祔于祖妣，不祧親盡之主，禮也。父歿母在，而不祧親盡之主，已爲不可，祧出而別立一廟，尤不可爲也。

（進茶後，或三抄，飯有頃而辭神，或不爲抄飯而即辭神，當何從？）

（三抄飯而復位，有頃而辭神，爲當。）

進茶後亦闔門，何如？

古無此禮，不再闔門，可也。

郡望，何謂？

恐只是指鄉貫之稱，如曰某郡某人之類也。

合葬之墓，碣面兩書墓字，何如？

府君書墓，而夫人只書祔字，似得宜也。

祭時上筭¹⁹⁾于羹，何如？

古人羹有菜者，用筭²⁰⁾以食，上筭²¹⁾于羹，不妨。

今人服制，自期以下，多斷以假寧格，故及葬鮮不除服，而其已除布帶，還著以送葬，何如？

按〈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註：“期以下至總之親，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據此則今之還服以送葬，未爲非也。

19) 筭：定草本·上本‘筋’

20) 筭：定草本·上本‘筋’

21) 筭：定草本·上本‘筋’

BNL1395 (書-金就礪-8) (樊卷40:27右)

答金而精¹⁾

前月憑姪奴上京，附一書，去後俄得來書兼劑惠八味等兩藥，念舊濟病，並極其厚，荷感不可爲量。仍知學履好況，日有新益，又深欣慰。滉關癰如此，重病在身，但覺增添，無路自拔。向在都下，知藥之難得，況此窮山，何能求服？不意公以布衣，千里爲人，一時辦此兩種，非用意之勤，何以及此？玩佩²⁾之餘，謹試服之，庶見延生之不虛語也。此間如聾，似聞大禮有故，不得已至於變改，朝野愕歎，奈何奈何？璣衡白單環亦有黃赤道，則何以承其交使不傾墊耶？信非面論不能悉也。深衣制度亦然耳。前去謬說數幅，領見否？與公既已肝膽相照，不可無答故云云，但當深藏勿以示人，千萬切戒切戒。公之病，爲人之意太切，恐不可有隱於親³⁾舊間，因此多歷人眼，最爲招尤之階，故敢告勿視泛然爲

▶ 辛酉年 (明宗16, 1561년, 61세) 윤5월 16일. 禮安.

1) 中本·拾遺 ‘答金而精【辛酉】’

2) 佩：上本 ‘珮’

3) 親：上本 ‘知’

幸． 其中曾玄孫代喪者之母服喪一條， 後來見《家禮》，
小功爲嫡孫若曾玄孫之當爲後者之婦， 其姑在則否也．
此必其姑當服， 故不爲其婦服． 然則滉前說非矣， 惟照
採更詳而改其條， 爲佳． 餘具前書． 謹問． 辛酉閏五月
十六日， 滉.⁴⁾

4) 謹問……日滉： 拾遺에는 없다.

BNL1396 (書-金就礪-9) (樊卷40:28右)

問金而精

夏間一書，未知領否？近日鍊候何如？病舊如前．就中向日所留《性理群書》七冊，《性理大全》·《家禮》·《啓蒙》二冊，《律呂新書補注》一冊，孫兒安道之行付送，照納．《性理諸家解》二冊·《律呂新書解》二冊·《秋江冷話》一冊·《易釋義》一冊，姑留此，隨後送還爲意．留紙，或書或未書，秋冬間城主欲上京，其時欲附¹⁾送．餘在安道口報．不具．辛酉孟秋初六日，滉.²⁾

▶ 辛酉年 (明宗16, 1561년, 61세) 7월 6일. 禮安.

1) 附：上本 '付'

2) 辛酉……日滉：拾遺에는 없다.

SNL1397 (書-金就礪-10) (續卷5:20左)(樊續卷5:22左)

答金而精【辛酉】

近連得七月初四日二十四日兩書，具悉學履佳裕，甚慰馳想。試日已過，朱衣薦點，應在前列，日佇榜報耳。滉幸茲僻寂，無他撓於老病，閒度歲月。江上小屋幾就，可以栖息爲桑榆樂地。第無同志之磨礪，是爲可懼耳。((留紙與冊，尙未書盡，已書者亦未有可附之便，爲恨。))欲來之意，今悉其由。若時勢無妨，則惟意所處。但若有少未穩，不可強作也。諸般說話，固未可輕易寫來。所云“變禮之有同異”，未知何事？其所以然者，或前有未盡，或後有所證故也。鄭君，久與遊從，聞其死，不得一往哭送，痛悲多負。韓士炯偕喪之慘，前者傳聞未的，不敢修慰狀，但與南時甫書中問之而已。今因示知信，不勝驚怛。¹⁾((李生經患如彼，而卒以無事還，可賀也。諸冊留置，當如示所云。未知歸意如何者，仰屋奈何?))賤蹤果如所云則稍幸，第未知所聞真是如此否耳。

▶ 辛酉年(明宗16, 1561년, 61세) 8월 14일. 禮安.

1) 不勝驚怛：中本·拾遺‘不勝哽怛，不勝哽怛.’；樊本·上本‘不勝驚怛，不勝驚怛.’

送惠酒器，可感。但荒年，難得用此物，可笑。((家里疫入已久，兒輩未行，爲慮。)) 惟照。餘惟每事珍愆。不一。((謹復。辛酉八月望前一日，滉。))

BNL1398 (書-金就礪-11) (樊卷40:28左)

答金而精¹⁾

安道來，得書，知侍奉康福，喜慰何勝？但公則見屈，而安道以不才濫參，可見人之於得失，不足置意中，只當修其在己者以俟之耳。十月間欲來，固爲深幸。前書亦有“可來則來”之說矣，近更審得還有極未安處，不如姑停以觀時可而來之爲善也。此意公可默會，不容書達，後日當知吾不得已有此言也。惟照諒。不具。辛酉九月二十五日，滉。²⁾

▶ 辛酉年 (明宗16, 1561년, 61세) 9월 25일. 禮安.

1) 中本·拾遺 ‘答金而精【辛酉】’

2) 辛酉……日滉：拾遺에는 없다.

BNL1399 (書-金就礪-12) (樊卷40:29右)

與金而精

歲晏天寒，氣候何似？馳戀馳戀。前日欲來，以僕爲時勢過慮之故，願且勿來，成此阻闊，悵惘難旣。前留紙及綃幅先書者，付¹⁾縣吏送去，照領。僕老病日甚，理亦無怪。兒輩適皆出外，未修問，並照。餘惟履珍。不具。謹拜。辛酉臘月初九日，滉.²⁾

▶ 辛酉年 (明宗16, 1561년, 61세) 12월 9일. 禮安.

1) 付：拾遺 '附'

2) 謹拜……日滉：拾遺에는 없다.

KNL1400 (書-金就礪-13) (癸卷29:1右)(樊卷40:29左)

答金而精【壬戌】

〔去春得書兼深衣幅巾及金成甫書與香封，且審體履綏勝，感荷慰豁。無便未即修報，殊愧殊愧。趙士敬等還，言嘗得尋款，且傳寄問之言，又深欣幸。〕前書有欲來之意，謂於遠道難得如計而已。及聞士敬所傳，始知公意欲俟滉可否之報，然後決爲行止。滉前日云云者，苦於多言，欲與公兩作避謗之計耳。公若不計他虞而來，則滉亦何¹⁾有固拒之理耶？但滉在陶山，自春初至夏半，過此六七八三朔則否，又九十兩朔復居之，若至·臘兩朔，畏寒又不可居。公來，須趁滉在彼時乃可，溪上茅齋，有失牽補，殆不可居也。深衣·幅巾，制度不成模樣，雖云末世失其制式，不至如此之異，恐彼市人惟知取利，不知而胡造故也。姑留置以待他日面論，如何？〔此意，成甫處，因書報知，爲佳。滉亦有小簡，並傳致，幸幸。別試榜目，山中不見，不知何等人得之？嶺南只一人

► 壬戌年(明宗17, 1562년, 62세) 4월 5일. 禮安.

1) 何：擬本‘可’

云，傳聞未可信，可怪。餘惟進學崇晦，以副遐情。不具。壬戌清和初五日，滉。))

BNL1401 (書-金就礪-14) (樊卷40:32右)

答金而精

頃者承書，知學履清茂，欣寫曷任？老拙微蹤，幸亦無他。示及韓·申二君消息，深荷抒鬱。但韓君遽有鵠原之戚，申亦親癢¹⁾爲憂，人事一何多舛耶？其後二君亦自有書來，今適人忙，未及修報，如見，爲道此意，幸甚。就中前書所云鄙意，甚非所宜，從前見君有如是未中節處，心常未安，所以每書奉規，多有晦默之意，何故尙不念聽而出是言耶？幸勿以耄言而留意，至懇，非面難悉，謹姑畧布。壬戌七月十四日，滉。²⁾

▶ 壬戌年(明宗17, 1562년, 62세) 7월 14일. 禮安.

1) 癢：上本 '劑'

2) 壬戌……滉：拾遺에는 없다.

KNL1402 (書-金就礪-15) (癸卷29:1左)(樊卷40:31左)

答金而精¹⁾

((縣人回，得接來書，知近日起處康迪，甚慰阻鬱之思。此間幸亦無他。)) 韓永叔用薦入仕，非競得之比，又換得閒地，未知終如何處之耶？今年與公無相見之期，每以懸馳。知公志尙甚佳，但於學問蹊徑，殊未有正當發軔進步處，不審年來所得復如何？既有其志，須有其實，恐不當因循前却，卒無所成，而徒取俗猜也。((所示等事，少發聾瞽，深幸深幸。前留紙幅小帖，寫付孫兒而往。餘未一一，惟保塞自愛。謹復。壬戌陽月旬有二日，滉。日影臺製送，深謝。))

▶ 壬戌年 (明宗17, 1562년, 62세) 10월 12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壬戌】’

KNL1403 (書-金就礪-16) (癸卷29:2右)(樊卷40:32左)

答金而精【癸亥】

見正月十九日書，知春來動止佳勝，良慰阻懷。擬尹事出於慮外，幸而得免，若使不免，則處之極難。執論之言，誠合理也，且聞閔祭酒警策之言，深荷見愛之厚。但吾以垂死老病，竊伏田里，寄空名於朝列，有何利益而不欲辭耶？只緣前在戊午，因陳疏請遞，大致蹭蹬，不得已扶曳爲入都之行，且前後懇乞，不止數十餘次，頓無從願許罷之望，反有狼狽之事。以此惶恐，自去年因召命陳辭後，更不敢出意乞辭，直欲待物論之激而劾罷之爲幸耳。吾之勢難如此，宜乎君之聞此說而未安也。春冰之言，何必云云？此已非晦默僻處之意，何用更求發軔處針病耶？故爲君之計，不如先以其言也認爲第一義，此劉元城所得於溫公之法，如何如何？所諭金秀才說中〈方寸圖〉，果如君所疑。僕答書內，亦有數十語說破¹⁾其病矣。旋覺吾說自未免有病，故抹去之耳，非以

► 癸亥年 (明宗18, 1563년, 63세) 2월 24일. 禮安.

1) 破：上本‘罷’

金說爲得也。((新曆，以分鄰族，感感。惟照諒。餘懷未
悉。謹復。癸亥二月二十四日，滉。))

BNL1404 (書-金就礪-17) (樊卷40:33左)

問金而精¹⁾

曾有一書送于安道處，未知領否？入夏來爲況如何？戀懷懸懸。滉粗安病窟。就中僕一羊裘二十餘年，弊不禦寒，病人不可以他物代著，故爲遣奴求買，不意其奴得病狼狽，今既棄之而來。又聞安道以其價少難買，以至奉煩左右，其爲猥屑冒瀆甚矣。聞之，至爲未安未安。孫兒不識事理，但以求濟所難之故，錯做如此，愧不可言。今安道則想已離京，故令²⁾寧姪取來價物而藏置，以待秋來，加備送買來，猶未晚也。須許付寧姪處，是望是望。鄭正言之還，忙修此書，不及他事，惟諒照。謹拜。癸亥四月二十九日，滉。

▶ 癸亥年 (明宗18, 1563년, 63세) 4월 29일. 禮安.

1) 上本 '問金而精【癸亥】'

2) 令：上本 '今'

KNL1405 (書-金就礪-18) (癸卷29:2左)(樊卷40:34右)

答金而精¹⁾

〔孫兒齋到惠簡，得詳近況佳勝，深慰懸思。此中亦幸粗遣。其日覺昏憊，常理在不言也。頃因人入都附一書，言買裘事，未知已按照否?〕黃錦溪晚嗜此學，未究厥志，而青年死於道路，痛不可言。歸耕之計，不知果遂否? 知公在都下，多上人口舌，殊可念也。如欲晦嘿僻處，莫善於此計，莫樂於此境。因安道知有往來京外之意，然則未得爲全隱，未盡善也。而勢有不得已者，此則無如之何。然比之恒在喧喧中，其患當減分數也，至如不欲赴舉事，愚意恐不必如此也。〔不知君詞賦之才如何，若疑義之類，想不至不成章也。〕君何不勉〔加〕做工，以副親庭之望，而必欲不赴耶? 然此亦在君自量而處之，他人何能與哉? 〔金成甫如此不幸，嗟嗟可惜，然似有向差之勢云，可慰可慰。一書望須爲傳，幸甚。餘具前書，不一。癸亥五月晦前一日，滉。〕

▶ 癸亥年 (明宗18, 1563년, 63세) 5월 29일. 禮安.

1) 中本 '答金而精【癸亥】

((茂長儒生卞成溫今在泮中否？此人頃年千里來訪，既去後一未通信，近得其所送金河西詩卷，深慰深慰。欲答書，且欲還其所留求書紙封，慮其不在都下，又方雨水故未果，恨恨。聞與君相識云，如或相見，爲傳此意。))

BNL1406 (書-金就礪-19) (樊卷40:35右)

答金而精¹⁾

求藥人還，因僉與窩兒書，知各安健，欣慰何勝？欣慰何勝？且蒙僉力圖劑對證良藥，得救性命，感極不知裁謝。老衰偶發之患，易瀕危劇，非得藥，何以自拔？今則諸苦已却，所未快者，痰熱宿根耳。然此未易以歲月期攻，姑且置之。但病餘秋風颯然，思見故人益切，而無由惟願，各加飡飯，日月思勉，以慰遠情。病倦不多及。謹拜謝。癸亥七月望後一日，滉.²⁾

▶ 癸亥年 (明宗18, 1563년, 63세) 7월 16일. 禮安.

1) 中本·拾遺 ‘答金而精【癸亥】’

2) 謹拜……滉：拾遺에는 없다.

KNL1407 (書-金就礪-20) (癸卷29:3右)(樊卷40:35左)

答金而精

〔前月惠藥，兼與窩兒僉書，已奉謝書，因便附送，未知以時得達與否。今茲縣人來，復承書問與藥封，益荷僉君遠念病舊之厚意，感佩無已。滉疾賴前後藥力，漸次除去，今得稍安，但因被侵凌之餘，元證與老昏倍前，殆無以支吾，奈何？貿裘事，留意如此煩累未安。要之，加備送當在歲末間耳。前宰被論事，具悉示意。雖曰偶然致之，君與我豈得安心？正當爲後日戒¹⁾耳。〕京鄉去就及赴舉等事，諭意皆當。金龍仁處報書及別幅，同封以去，傳致爲幸。其所要坎齋記銘，病餘不得依副，爲愧。山野之云，雖使有之，自有眞山野人當之，決非蹭蹬廢棄之物所可指擬，公何過慮之如此？此亦受人譏笑之資，幸勿復云。鄭右²⁾尹處贈詩，果有之。但滉之贈詩已晚，而鄭公又不用吾言，今欲追徵其詩，復何用耶？呵呵。

▶ 癸亥年(明宗18, 1563년, 63세) 8월 2일. 禮安.

1) 戒：樊本·上本 '計'

2) 右：上本 '石'

別紙錄詩，可以傳致相與一笑也。((且公旣去道後，安東府人有上京者，附遣一書，未知公得見與否耳。卞成溫處，有書數幅，欲因君轉送，而今恐雨水，姑不送，惟照。不宣。謹拜謝復。癸亥八月初二日，滉。))

((太輝得補仙府，想大欣適也。))

KNL1408 (書-金就礪-21) (癸卷29:3左)(樊卷41:1右)

答金而精【甲子】

〔得十二月十八日書，知素履綏勝，深慰懸馳，深慰懸馳。其不果南來，雖可嘆，亦事勢致然，如之何如之何？〕滉病餘心力益耗，於此一事，不得盡意，奈何？國本虛位，朝野痛心，宗系改正，適當其後，少慰輿情。其未盡改者，後豈無時耶？〔新曆·黃筆之惠，感愧無已。兒子不意得馬官入都，因其行附此奉謝。不具。甲子正月初九日，滉。〕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1월 9일. 禮安.

BNL1409 (書-金就礪-22) (樊卷41:1左)

答金而精

每有來便，輒得垂問，安道之來，又得惠書，感荷重重，固非泛交之比，尤幸尤幸。僕雖無別苦，老憊之故，小小病痛，更迭而作，艱以支吾。所示小報，伏增私越之撓，深荷遠諭之勤。前書俯詢，具已承悉，即欲奉報，但在京親舊書來，皆以吾輩往復講疑爲至戒，雖不知其何意，然冒此強復云云，似難，故姑徐徐耳，幸勿怪呵怪呵。申啓叔遭服，聞甚怛愕。慰狀修送，須即傳致，至望至望。人忙草草。謹拜復。甲子三月二十一日，滉。¹⁾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3월 21일. 禮安.

1) 謹拜……滉：拾遺에는 없다.

KNL1410 (書-金就礪-23) (癸卷29:4右)(樊卷41:2右)

答金而精¹⁾

〔近自安奇送到去六月二十日書，知素履清勝，豁此悠鬱。滉屏²⁾伏如前。今年旱災非常，田野蕭索，民有填壑之憂。老夫則加有脚蹇之患，雖似漸差，往復靡定。此濕病耳，其他舊證纏綿，非藥難扶，乃蒙遠念爲劑八物良劑，珍重寄惠。曾驗此藥，有益衰骨，深幸且荷，深幸且荷。〕聽松誌銘事，使滉有可作之手，無出分之礙，吾何敢託故強辭於斯人之事哉？滉自知甚明，重以病廢窮鄉，而妄欲擔當此等事，則其終有甚難處者。向者，趙松岡之子，千里爲來，猶不敢應副。今聽松之子雖來，豈敢獨應之乎？須以此意爲我善辭，至望至望。心性等說，恐犯他眼，以招時謗，久闕酬答，恨愧。〔今往別紙，切毋示人，幸甚。餘在兒子，謹此不具。甲子九月初旬，滉。〕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9월 10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甲子】’

2) 屏：樊本·上本 ‘病’

KNL1410A (書-金就礪-23-1) (癸卷29:4左)(樊卷41:2左)

別紙

示喻主敬觀理之功，互相妨礙，而心與事違，以是爲未熟之故，甚善甚善。朱先生謂陳安卿曰：“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¹⁾，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安資深，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又謂曰：“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今以此兩條言之，到那熟時，始可以無妨礙之病。然於克復存養之功，不能眞積力久，而欲望到熟處，何異不種不耘而望田之有熟乎？

心先動性先動之說，竊恐未然。蓋心具此理而能動靜，故有性情之名，性情非與心相對而爲二物也。旣曰非二物，則心之動，即性之所以然也。性之動，即心之所能

1) 帖：養校[‘帖’恐‘貼’]

然也。然則何以不可分先後耶？心非性，無因而爲動，故不可謂心先動也。性非心，不能以自動，故不可謂性先動也。故孟子論四端處，性情皆以心稱之。張子云：“心統性情。”朱先生亦云：“動處是心，動底是性。”所謂動底者，即心之所以動之，故非外心而別有性之動也。至如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說，是就心中而分理氣言，舉一心字，而理氣二者兼包在這裏，與來喻心對性爲言者，自不同也。

BNL1411 (書-金就礪-24) (樊卷41:4右)

答金而精

兒子臨發，書來兼寄劑藥十服，不勝感荷。前藥已爲感極。又重如此勤問惠濟，謝不容口。證勢似向差，又有他證，雖不甚緊，氣虛之人，恐至加發，尋常畏慎。今當依示治藥，爲計。今證書送于安道處，窩亦進去，不敢更煩于左右。餘忙不具。謹復。甲子九月二十一日，滉。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9월 21일. 禮安.

KNL1412 (書-金就礪-25) (癸卷29:5左)(樊卷41:4右)

答金而精

來喻曰：“心性雖曰俱動，而動之端倪，似有先後。”又引鄙說云云而曰：“此兩條之意，動則心性俱動云耶？”

詳此數段語意，依舊理會心性字不透。蓋性非有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性具於心，而不能自發而自做，其主宰運用，實在於心。以其待心而發，故不可謂性先動也；以其由性而動，故不可謂心先動也。且凡言俱¹⁾者，有二物偕併²⁾之謂。心性既不可以先後分言之，則又安有二物而可謂之俱動耶？孟子說惻隱是仁之端，而中間下一心字以總攝之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言極分曉，無透漏，可見心性之不可分先後處。故前者鄙說謂“心之動，即性之所以然也。性之動，即心之所能然也”，非謂“俱動即謂心之所能動，實性之所以動”云耳。須就所以然·所能然六字體認出。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11월 추정. 禮安.

1) 俱：樊本·上本‘具’

2) 併：樊本‘並’，上本‘并’

來諭曰：“若以爲俱動云，則兩條間誨曰‘然則何以不可分先後耶？’與兩條之意，大不相合。”

此條，愚之本語，記不得。然其本意，實謂“然則何以云不可分先後耶？”乃自爲設問之辭耳。公則認作“何可以不可分先後耶”之意看，無乃誤乎？

來諭又云：“誨曰：‘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說，是就心中而分理氣言，舉一心字，而理氣二者兼包在這裏。’此心中之心字與一心字之心字，並指方寸云耶？‘心先動’之心字，與此兩心字不同耶？”

心一而已，心中之心字與一心字之心·心先動之心，安有兩個三個心耶？且凡言心，固皆主方寸而言，然其體其用，滿腔子而彌六合，眞西山所謂“斂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無窮。”當如此活看，不可只認一塊血肉之心爲心也。故朱子之答黃義剛“心不是這一塊”之問曰：“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

來諭云：“就心中而分理氣云，則心者理氣之合名耶？

朱先生曰‘心者，氣之精爽.’，精爽云者，指兼包在這裏云耶？”

心者理氣之合，此非滉說，先儒已言之。所謂“氣之精爽”，先生就兼包中而指出知覺運用之妙言，故獨以爲氣之精爽耳。

來諭云：“朱先生言‘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動則心性俱動云耶？以二句觀之，動之端，重在下句，而誨曰：‘動底者，即心之所以動之故也.’如此則動之時，心專主動耶？”

朱先生語亦非謂心性俱動也，正謂動者是心，而其所以動之故是性云耳。故愚前日解此句，亦曰：“動底即心之所以動之故。”公乃曰：“如此則動之時心專主動耶？”夫所以動者是性，則心豈能專其動耶？

來諭云：“且以性先動之性，指理而言，心先動之心字，指氣而言，則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說，猶是同耶？念慮思意，皆心之動云，則動時性亦俱動耶？心專主發耶？”

心性既不可分前後矣。心先動之心字，又豈專指氣而言乎？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說，與今所論心性先後之說，所指不同，前書已言之，不須更辨其異同矣。念慮思意以下，所論之誤，亦與論心性先後之說，同一誤也。能於心性之說得之，則此不待辨而洞然無疑矣。

大抵來諭辨詰諸說，本欲極致其詳，而意緒叢雜，似不曾深思熟玩，以造夫融解自得之處，而一看有疑，遽設問端，又多旁引他說，以較同異。古人所謂“如谷騰霧，反以自晦”者，頗近之矣。滉前書內，大意已似說著，而所疑如此，今雖再告如右，恐未必能信而無疑也。若以鄙說爲可疑，請就《語類》第五卷論心性處如答劉履之問心性之別等條，潛心熟玩，積以歲月，洞見心性名義脈絡，然後却看鄙說，或可信取其窺得一斑處耳。又有一說，不敢有隱於左右。嘗見晦菴先生答林擇之書，論潘端叔·恭叔諸人爲學之弊云：“其間所論操存涵養，苦要分別先後，已是無緊要，而元禮忽然生出一句‘心有未嘗放者’，遂就此上生出無限枝葉，不知今苦苦理會得此一句，有甚緊切日用爲己功夫處耶？”又答書曰：“敬以直內，爲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諭。此事統體操存，不

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今以此數說觀之，“心有未嘗放者”之論，固謬而無緊要矣。至若操存涵養，最爲學緊切功夫，而先生之戒如此，何耶？不以眞知實踐爲事，徒辨論先後之是務，故先生非之。況今心先動性先動之說，比於操存涵養功夫，其無緊要又甚矣。何必苦苦分先後爲此閑爭競耶。愚意莫如且當置此微妙辨論，只將敬以直內爲日用第一義，以驗夫統體操存，不作兩段者，爲何等意味，方始有實用功處，脚跟着地，可漸漸進步。至於用力之久，積熟昭融，而有會於一原之妙，則心性動靜之說，不待辨論而嘿喻於心矣。如何如何？

KNL1412A (書-金就礪-25-1) (癸卷29:10右)(樊卷41:8左)

別紙

謂滉凝定不如窮格，此語極令人警省，深荷示及之意。
但晚學鹵莽，非獨凝定不得力，窮格亦未到十分，而衰
病如此，將兩無所成，是爲嘆恨耳。

KNL1413 (書-金就礪-26) (癸卷29:10右)(樊卷41:9右)

答金而精¹⁾

所示幅紙，自叙向來學未得門，多過多病，深自鐫責，欲相救治。此意甚切。但往年已來求而不得，非公之志不篤而然，乃滉自無所得，無以發公之志而就有成耳。今不知轉而他求，復爲此無益之行，豈非古人所謂身勤而事左，非計之得者耶？然若以不敢當而無答，則非朋友切磨之道，故僭言之。

觀公自誦其過曰：“學術麤陋，心慮躁雜，行己顛倒，處事浮妄，接物泛忽。”此五病者，正滉平昔所深患而欲矯之者，而今乃爲公之先發耳。公亦嘗聞朱先生〈白鹿洞規〉乎？滉以爲欲治五病，在此一規。蓋其爲教也，本於明倫，而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爲窮理之要，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爲篤行之目。夫學問思辨而物格知至²⁾，則理無不明，而學術可造於精微矣。修身主於忠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10월. 禮安.

1) 中本 ‘答金而精【甲子十月，在退溪南齋。】’

2) 至：上本 ‘止’

信篤敬，而補之以懲窒遷改，則行無不篤，而心慮不至於躁雜，行已不至於顛倒矣。處事以正義明道，接物以行恕反己，則篤行又見於事物，而浮妄非所憂，泛忽非所慮矣。滉雖知其如此，而行之不逮，今當日夕相與勉焉，可乎？

所云“動輒有過，言必有悔”，亦只在〈洞規〉修身目中，前所言處，顧吾能力行如何耳。抑又聞之，何叔京問於朱先生，自謂有躁妄之病曰“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云云，先生答曰：“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³⁾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此則尤對病之藥，今當相與十分策勵也。⁴⁾

所云“其於視聽言動，辭氣容貌上，患不能以規矩繩墨守之，而仍指無形影出入無時者，欲聞存之之道。”此問亦甚切矣。聞之古人，“欲存無形影之心，必自其有形影可據守處加工。”顏·曾之四勿·三貴，是也。故先生答何叔京書曰：“若顏·曾以下，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

3) 功：上本‘工’

4) 也：擬本‘之’

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此日用功⁵⁾夫至要約處，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答陳明仲書曰：“〈洪範〉五事，以思爲主。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居後，夫子於四勿，不及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⁶⁾，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今亦當以顏·曾爲法，朱子爲師，而期於久遠看如何，不可分內外爲兩截事，以外爲粗淺易做底，以內爲微妙難及底功夫也。

定靜安慮，以李繼善問答觀之，諸公說不無小差。蓋緣諸公偶未及見此說，而從己意說出，故如此。然以此自警，而不敢輕說義理，可也。因此而遽少諸公，則不可也。

前賢訓敬不一，蓋各以所見形容說出耳。豈有他哉？今公欲做持敬工夫，而必欲求對病之藥，則是於三先生之說，欲揀取其尤切己者行之。此則不須如此也。譬之治

5) 功：上本‘工’

6) 懈：庚本·甲本‘解’；養校[‘解’恐‘懈’]

病，敬是百病之藥，非對一證而下一劑之比，何必要求對病之方耶？且三先生四條說雖不同，朱子嘗曰：“其實只一般。”又曰：“若從一方入，三方入處都在這裏。”眞西山亦曰：“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然後內外交相養之道始備。”但今求下手用功處，當以程夫子整齊嚴肅爲先，久而不懈，則所謂心便一而無非僻之干者，可驗其不我欺矣。外嚴肅而中心一，則所謂“主一無適”·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所謂“常惺惺”者，皆在其中，不待各條別做一段工夫也。故朱子之諭楊子直曰：“持敬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待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其諭方耕道等意亦如此，盍相與勉之？

主一之一，乃不二不雜之一，亦專一之一，非指誠而言，但能一則誠矣。故《中庸》以一言誠耳。誠字只當訓眞實無妄之謂，而在造化則爲實理，在人則爲實心，先儒皆有定說。今曰“理之異名”，其於誠，旣非親切分明之語，況性者，指人物所受之理，亦與誠字，所指不同，如此牽連衰說，愈見紛拿晦蝕，竟無到得脫落明快處，最講學之所忌也。

心性與四端七情，所論大概得之。但性即理也，而理與氣合爲心，故心性不可分先後說。⁷⁾ 若四端七情，則一主理，一主氣，相對互說，與心性說自不同，不可相合爲說。前書已辨之，今復合說，此則似未喻鄙意所在耳。

念慮思志意之辨，《性理大全》諸儒說中詳之，惟在沈潛玩味，久自見得。就其中而約言之，陳安卿曰：“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此說通矣。今若參他書細分之，念字，《韻會》訓常思也。古字作念，蓋逐頃逐刻，此心所在，謂之念。念者以今心爲義也，故曰“一念俄頃之間”，曰“念念不忘”云。慮，《韻會》“思有所圖曰慮。”此與對同磨勘之說可通看。但思有所圖，正訓字義。對同磨勘，乃就臨事用慮處說。亦不可混耳。思，《韻會》“念也。”然念不足以盡思義。念淺而思深，念疏而思密。蓋心省求通之謂，亦事物上心之謂也。志·意，朱子曰：“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亦主張要恁地。”滉謂是五者皆心之爲，善惡皆可言之。其欲去惡而從善，亦在主敬與明理而已。今於日用常行處，要見五字名理指的。如公之不計艱險，作此遠遊，志也。此心隨事發，一念要如何爲之，意也。時時刻刻今

7) 說：中本‘設’

頃所在之心，念也。因而有所圖虞，慮也。文字義理，眇綿尋繹，事物酬應，新舊省記，思也。而其中志意思三者尤重，志欲其正大誠確而不變，故孔子有志學·志道·志仁之訓，孟子有尚志·持志之教。意爲善惡之幾，毫釐之差，已⁸⁾陷於坑塹，故曾子云：“必謹其獨。”朱子云：“防意如城。”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故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8) 已：李校 [‘已’恐‘易’，當考草本。]

KNL1413A (書-金就礪-26-1) (癸卷29:15左)(樊卷41:14右)

別紙

“心上加人字道字看者，只以一個心言動底·動處”等說，以心性二字言。其所指有一字二字之不同，故其指所發而爲言者，亦各有不同，又何必牽合而強同之耶？“心性先動”之兩先字，改下主字，似差勝於先字。“敬貫動靜”之說，甚善。敬而至於動靜無違，則酬酢萬變，固可謂無難矣。然亦不可以一概斷之，若必要盡其道，非窮理之至有以察倫明物，而兼有其才，未易言也。況至於富貴·貧賤·威武·鼎鑊¹⁾不撓其心者，亦須有許大志氣許大力量，可以當之。然則平時所學所養，可不勗哉？不言窮理而徒守敬字，陷於一偏，正是如此。

忿疾之意，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於加一忿字，便和自家這裏有病了。【〈答潘叔度書〉】“循物無違”，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此物之實而無所違耳。

1) 鑊：上本‘鑊’

KNL1413B (書-金就礪-26-2) (癸卷29:16左)(樊卷41:15右)

別紙

朱子以勿忘勿助之間爲敬，非以有事之事字爲敬，只謂有事於敬者當勿忘而勿助耳。所疑“勿忘勿助未免用力，未嘗致纖毫之力，則是不用力之極致。”此雖似然而實不然。蓋雖工夫未熟底人，當其真得勿忘勿助，而此心洒然呈露，此理自然流行時，更有甚纖毫着力處耶？況在成德底，其氣象爲如何耶？故此兩言，通上下看乃可。但初學之於兩得處，疏而暫，成德之於兩得處，密而久耳。若胡雲峯以勿忘勿助爲體道之自然，正與程子舉“鳶飛魚躍”而與“必有事勿正”並稱之意同，無可疑者。只爲公將勿忘勿助認作初學用力處低看了，故反疑胡說之太高而以爲見道之流行，其實見道之流行。屬知，安得便有個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氣象耶？

KNL1414 (書-金就礪-27) (癸卷29:17右)(樊卷41:16右)

答金而精

((獨游山房，清興可想。三絕之來，如對榻叙幽款也。今又雪作，景趣當益勝絕，恨不得騎驢共吟賞耳。接賓後，幸無愆度。餘留面悉。謹復。溪叟。¹⁾ 官酒不堪賞，聊寄興耳。))

橫城 李生，不諱地分，甚善甚善。但既云²⁾如此，則原州 李君，何故却在下耶？必是相從問業之故，是則然矣。今於此，當如何而可？學者相聚，固不當屑屑爭校，然國俗成習，亦不可自我輩而專廢，不知兩李意欲如何？須先議定而後，乃可相從。若必欲序齒，其間恐有難處者，故告之。去秋朴公來時，不先定，不無見怪於人。

▶ 甲子年(明宗19, 1564년, 64세) 11월 추정. 禮安.

1) 溪叟：中本에는 [부전지 ‘溪叟’二字當削.]이 있다.

2) 云：上本 ‘去’

KNL1414A (書-金就礪-27-1) (癸卷29:17左)(樊卷41:16左)

((別紙))¹⁾

((問))許草堂問：“性先動， 心先動?” 一齋翁答曰：“心性與理氣， 渾是一物， 而古人爲學者， 或分而言之， 或先後言之. 蓋自本體以論之， 理先於氣， 自用工以論之， 氣先於理. 夫宋【麟壽】·李【彥迪】 之說， 想必因此而混言， 使人莫知先後之分， 其爲學問， 未免擇焉而不精之病耳. 以心性動靜之先後論之， 外物之來， 心固先動矣. 朱子曰：‘藹然四端， 隨感而見.’ 釋之者曰：‘感者， 自外而動於內也， 見者， 自內而形於外也. 蓋感者， 心感也， 見者， 性發也.’ 由此而觀之， 心先動明矣. 古今學者不達此理， 或謂性先動於心， 此必狃於以‘性發而爲情， 心發而爲意’爲主而差了云云.”【一齋說止此.】²⁾ 竊疑 ((曰))心性與理氣渾是一物是非之論， 先儒之說已定， 不得更贅於是非叢中也. 但先段言“渾是一物”， 後段言“心先動”， 旣曰

1) 癸本을 포함한 제 목판본과 中本·定草本에는 제목이 없다. 다만 中本에 [추가 別紙]가 있다.

2) 一齋說止此：中本에는 없다.

一物，則何者先動乎？又言“感者心感也。見者性發也。”似此言之，若心性相對而爲二物者也。感發之際，心固先動而性後發乎？這裏不容其先後字，明矣，而論諭如此，惑滋甚焉。朱子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處·底兩字上，看透體認出，可知其然也。夫心之所能動，實性之所以動也。心非性，無以爲動，不可謂心先動也。性非心，不能自動，不可謂性先動也。譬以穀種，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裏面些子。先儒論心性動處，不過止是而已。一齋深攻宋·李之不精，而亦未免所引朱說反異，何如？（前承晦論反覆之旨，得悟心性先動之非是，而今見一齋全說，謹因晦旨而立論，告諸許草堂·奇存齋，則皆以鄙說爲可。然伏未知此論摘抉一齋之病而合於晦旨之萬一乎？伏祝辯³⁾晦。))

鄙說正是如所論。一齋此說，比他說稍細，然其不可分先後處，他未能見破耳。

圭庵云：“性先發。”晦齋云：“性或先發，或後發。”

3) 辯：上本‘辨’

二公亦恐未見朱子處·底兩字之說，故欲強分先後也。

《問》自讀《大學》，知規模節目之大且詳（而是大人修己治人之行程節次也。修己則不過曰明明德，而明之之節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也。治人則不過曰新民，而新之之節次，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也，而修己⁴⁾·治人皆止於至善者是大學之本末究竟處也。然不究其理之在吾心而徒事章句之粗粕，是以書自書我，自我無有櫟帖⁵⁾之實也。))但嘗竊疑之《曰》一書之規，必有一定之路，而曰定·靜·安·慮，曰格·致·誠·正·修，似有兩段之程，未知歸宿之地。《故問諸讀大學者，則定·靜·安·慮四字，一以言，止至善之功夫·功效，一以言，權陽村格致·誠正·修之·效之說，或言如禪家戒·定·惠⁶⁾之別路。將此三說，反覆研究，皆是杜撰鵲突之論，未能領會於心也。))頃承誨諭李孝述·朱子問答之簡而詳之，《所謂》李之問目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爲知止，意誠以下爲得所止。又《或

4) 己：上本‘身’

5) 櫟帖：上本‘櫟貼’

6) 惠：中本에는 [부전지 ‘惠’無乃‘慧’字耶.]가 있고, 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惠’疑‘慧’字之誤.]가 있다.

問》以定·靜·安爲知之所以得之。故孝述竊疑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六事將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慮在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可實之處，未知可否？”朱子答曰：“解中似已有此意矣。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胸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噫！受這說以來，沈潛味玩，似得其糠粃，（彼諸說之無可取而權陽村誠欺我也。）夫定·靜·安是格致用力之積久，而一朝脫然通透，則心之體用光明，即物格知至，如明鏡止水，所謂洒然處乎？慮是及其事物之來，處之審精，而彼此之理，無一不合，如符莫差，所謂對同勘合，而意誠以下六事，皆可用而得止乎？（如此揣料之說。未知暗合於李氏·朱子問答之意乎？伏願點抹指誨。）

看得是。甚善甚善。

（問）《大學》定·靜·安·格·致·誠·正之說，頃承（誨諭李孝述·朱子問答之論爲的傳而私自幸焉。故偶以朱·李之說告諸許草堂，草堂所答不無有疑。又作妄說而告之，其所答亦如此。未知鄙說未契於朱·李之

說及本經之意，而草堂所見亦有所礙乎？彼此往復之書，皆錄左仰稟，伏祝訂教。

但李氏所問中引用《或問》“以定·靜·安爲知之所以得之故”云者，考諸《或問》而無其文，恐疑朱子改定之書乎？并祝訂教。

李孝述問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爲知止，意誠以下爲得所止。《或問》以定·靜·安爲知之所以得之。故孝述竊疑定·靜·安在物格知止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六事將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慮在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可實之處，未知可否？”朱子答曰：“解中似已有此意矣。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胸次灑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私竊疑之曰：“夫定·靜·安是格致用力之久，脫然通透之後，胸中洞徹如明鏡止水，無纖毫疑滯惹絆⁷⁾處，所謂灑然乎？慮是及其事物之來，處之審精，而彼此之理，無一不合，如符莫差，所謂對同勘合，而意誠以下六事，皆可用而得止乎？”以此仰稟，而先生))批誨曰：“看得是。甚善。”((云))而草堂則曰：“定·靜·安，誠·正·修，是⁸⁾兩件。”((竊疑定·靜·安是節次，誠·正·修

7) 絆：中本·上本‘絆’

是階梯。階梯是功夫，節次是功效。用功夫一階上一梯，然後得功效一節見一次，似是非兩件事也云。))⁹⁾

以定·靜·安爲誠·正·修之效，東人舊說亦有之。非也。

《問》《章句》曰：“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致知者，推極吾之知識也。”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無不到無不盡處，是至善之所在，理之十分盡頭，而所謂定·靜·安地分，知止後節次也。知既如是，則意可得以實，心可得以¹⁰⁾正，身可得以¹¹⁾修也。矧《章句》又曰：“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此處尤爲曉然。草堂答曰：“階梯之云，須上一層，乃上一層，是八條目之功夫也。節次之云，既生一數，便有二數，三綱領之功效也。三綱領是八條目之總會，八條目是三綱領之事爲也。推而論之，無不合矣。朱子恐以定·靜·安爲終身經歷之次，故更以‘次第相因而見爲說以示人’云。”

8) 是：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9) 問大學……也云：中本에는 [부전지 此問目，皆在前書中最爲繁複如此，刪節如何?]가 있다.

10) 以：上本 ‘而’

11) 以：上本 ‘而’

定·靜·安是知止·能得之間功效次第相因而見者，在誠意則知誠意之所止而得意誠三者在中間，在正心則知正心之所止而得心正三者又在其中間，其在修齊治平，每件皆在其中間，非別有占地分做件事著，安可與誠修對舉而爲其效耶？所謂 節次·階梯之分，恐皆剩語也。

《問》“聞道”之‘聞’字，潛室 陳氏以爲“非謂耳聞，乃心悟也。即程子所謂一日融會貫通處(云¹²⁾)”。私竊妄料(曰)，悟道云者乃悟其人倫日用至善之理而止之乎？此物格知至¹³⁾而定·靜·安之界分，意誠以下將然之際乎？伏祝辯¹⁴⁾誨。

所謂聞道，當兼知行之功，貫天人之理而言。來說墮一邊，而陳說亦恐有未盡也。

前以許草堂所言“善惡皆天理”一句仰稟，而誨諭云云¹⁵⁾《“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處，朱子發之曰：‘謂

12) 云：中本‘曰’

13) 至：上本‘止’

14) 辯：定草本‘辨’

15) 云云：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今按: 기준본(癸本)에서 뒤에 이어지는 내용을刪節한 후 대신 써넣은 것이다.

之惡者，本非惡，但過與不及便如此.’又曰：‘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之說爲教.)) 以告草堂，草堂答曰：“《易》曰：‘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於此，可見善惡皆出於天理也。陽生陰殺，陽淑陰慝，天理自然，非有作爲也。天生聖人，設裁成輔相之道，扶陽而抑陰，遏惡而揚善，使天地位而萬物育焉，亦何莫非天理也云云。”竊疑此論果得善惡皆天理之本義乎？（惡本天理中所有，而聖賢權立天理純善之言，強爲趨善遏惡之規乎？異乎吾所聞於先生面傳之旨也。伏祝辯誨.))

吉凶雖類應於善惡，然引此以證善惡皆天理之說，殊不貼近，不可曉。

前稟程子論“鳶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意同¹⁶⁾，活潑潑地。”今竊臆料((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者，乃指心之存主處，“鳶飛魚躍”，方是形容天理流行之妙也。而程子所引，皆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着之意，恐違孟子之旨

16) 同：擬本‘司’

也¹⁷⁾。蓋道之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於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云乎？若有所事而不爲所累，則此理流行云乎？（如此告論，殊非程子當日之本意。然昏愚之蔽，不賴開發之警，無以見反求體察之驗，伏祝明誨。）

所論似亦見得這些意思不差，何故中間有“恐違孟子之旨”一句乎？若違則程子何以云同耶？

昨者誨諭“以活水來來不窮形容心之生生不窮”之說，夜來思之，方塘（一鑑是心，而一鑑）之中，活水源源不息，是心之生生不窮云乎？天命之流行如此，而濂溪先生看庭草意思，亦同一般乎？伏祝辯誨。

示意，大概得之，而未盡此詩之意。蓋謂方塘一鑑虛明，能應光影徘徊，萬象無逃，以諭人心虛靈不昧，寂感無邊，應用不窮也。因歎其妙而問方塘何以能如許清澈乎？以有從頭活水源源而來故耳，以諭人心何以能如許神明乎？以有降衷至理源源不已故耳。若以濂溪庭草意思並

17) 也：中本·樊本·上本‘乎’；中本에는 [부진지 ‘乎’字當改‘也’字.]가 있다.

言，則有不同者。濂溪意思，自是仁體，晦菴此詩，兼智之體用。

（問：“四書之中《論》·《孟》·《中庸》大旨，詳著於其經文，而）《大學》大旨¹⁸⁾，人皆言敬字，而於經傳無一處著露者，何如？”（朱子於第七章註雖曰言之，而）首章“明明德”一句，爲作大旨看，何如？（伏祝詳教。）¹⁹⁾

《大學》傳止至善處，引文王敬止之說，而推言五止之道，繼之以切磋琢磨之功，豈可謂不言敬乎？況朱子於《或問》之首，明言《小學》·《大學》皆當以敬爲主，又於正心章註，反覆致意焉。然則謂《大學》大旨在敬，恐無不可，若明明德，雖爲《大學》之大綱領，然謂之大綱領則可，謂之大旨，有所未穩。

18) 大旨：樊本·上本‘之旨則’

19) 問……詳教：中本에는 [추가 裁減極是.] [부전지 {此}問目頗繁{複}, 裁減則似{可}, 如何.]가 있다.

KNL1415 (書-金就礪-28) (癸卷29:24右)(樊卷41:25左)

論李仲虎碣文示金而精

吾未見李風后之爲人，但以得於傳聞者，想見其人能篤學力行，往往有絕異驚人之事，故其倡率學徒，亦能有聳動振作之效，衰世豈易得此人哉？及後得見其作〈心性圖〉並說·詩等，其於道學精微處，恐未可輕擬也。今諸君爲亡師，既經紀其喪事，又述其行蹟，欲垂示後世，義甚盛也，而欲令滉有所去取於其間。滉既未見其人，安知其當否而去取之？故姑以所疑處貼標而還之。“詩名大振”，語誇。“斬人一支”，語刻害。“認得爲己，何所不至？”，所以曉人仁體之語，於此不合。“蠅蚊”，語與上“毀言塞耳”意疊。“自得之趣”·“神化之妙”，以語學者不親切反開凌躐之弊。“其爲學也”至“一主於敬”，乃朱門人述其師學之語，今取以稱之於此，李風后有靈，其敢當之乎？“深悼絕學”·“窮理盡性”·“學必如聖人”·“歎秦·漢以下無根本功夫”等語，皆似以風后任傳道之責，皆恐未安。“皆知有是事於天下”及“非唯

▶ 甲子年 (明宗19, 1564년, 64세) 11월~12월 추정. 禮安.

大有功於學者”及“砥柱中流，惟先生而已”，皆過實之語。徐花潭一時雖間有從學之人，謂爲一時師宗，亦未當。大抵爲人紀行傳後，須勿爲虛¹⁾張誇逞之語，乃真是其人之事。若不問當否，惟務贊揚，則後世雖有見之者，是別有一般人，其實非當年李風后也，何益之有？所貴於《中庸》之道者，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不容有所加也。李風后似有過中爲高之弊，故恐諸所稱許有過當處，如何如何？且聞此人所以不通仕路，由高安正並娶拘於國法而然，此意亦當略言，不沒其實乃可。若不以爲然，非滉所敢知也。

1) 虛：庚本‘處’

BNL1415A (書-金就礪-28-1) (樊卷41:27右)

別紙¹⁾

問心之乍明乍暗乍靜乍喧者，用此功不熟之故也。就其中分理氣以言之，明且靜者，理之昭著時也，暗且喧者，氣之昏雜時也。但理無精粗，氣有清濁，而清則是明且靜而不昧處，濁則暗且喧而物欲病痛皆從此出，而況理弱氣強而弱不能主制，強反縱橫桎梏，汨亡其主矣。人能於理氣上精而察之，一以守之，漸馴氣強，溫養理弱，優游涵泳，日變月化，而進進不已，則心中灑然，氣常清明而理行乎動靜語默之間，無暗喧之患矣。不知是否？

明暗喧靜一段，來說得之。

1) 中本에는 제목이 없고, [추가 '別紙']가 있다.

BNL1415B (書-金就礪-28-2) (樊卷41:27左)

別紙

別示心之乍明乍暗一條答說，略看似分明無病痛，不易看到此，徐更詳之。惟神字一說，依舊援引太多，義理盤錯，使人爬梳不得。恐舊日看書之病，未除淨盡也，亦當更詳之。來使立門，草悉姑報。

KNL1415C (書-金就礪-28-3) (癸卷29:25左)(樊卷41:28右)

別紙

神字，所問太支離汗漫叢雜肯綮，令人不可爬梳。試就其中略言之。大抵神之別有三，有在天之神·在人之神·祭祀之神。三者雖異，其所以爲神則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神之道矣。然則來諭所說周子“動無動靜無靜”之神，晦菴“五行之神”，子思“神之格思”之神，孔子“無方”之神，是理乘氣出入之神，即所謂在天之神也。程子“凝神”之神，張子“心神”之神，晦菴“在人爲理”之神·“心神安定”之神，即在人之神，二者皆單言神也。若精神魂魄之異名，皆就人身上指陰陽而對言之。陰爲精，陽爲神，陽之神爲魂，陰之神爲魄，所以不得不異其名也。然其實二而一者，故可通謂之是神耳。至如祭祀之鬼神，又就二而一者，以往屈來伸者言之，故有若聚若散若有若亡之情狀意思，要之亦非有二物也。故《中庸》初說鬼神，屬造化，中說洋洋如在，屬祭祀，終以神之一字結之，可知非有二也。所謂三魂七魄，不知所來處，雖《語類》偶引之，定是荒唐之說，不足辨也。恒

存不亡者，實非恒存，雖若散而亡矣，其氣之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故致誠以求之，則便相感應，若初未嘗亡者耳。此皆先儒之言，勉齋所論，亦不外此。又如《易》中“神明其德”，乃狀聖人之德，神而明之，言聖人之用。孟子“不可知”之神，又是聖人妙用不測之名，恐不當與上數說者混作一樣看了。大凡爲學，雖曰以類而推，亦不貴如此徑就杳茫不可知處，窺測影象，推求異同，轉使心路少明多惑。須先從義理顯然明白平實處做將去，積之之久，漸解漸明，以馴至於精粗隱顯一時融徹，乃佳耳。

BNL1416 (書-金就礪-29) (樊卷42:1右)

與金而精【乙丑】¹⁾

不意勿遽冒寒別去，不知道間體味安否何如？慈堂患候偶然，伏想今已平復如常矣。滉茲當歲時，人事擾擾，調攝不得如意，尤覺乖和。所留詩句等，未及寫呈，當俟後耳。就中吾縣主推事，所聞如何？未知曾見刑判令公否？此事不過文書差錯，似當歸於公罪無事矣。特以縣民惟恐或失賢君，群情悶鬱。聞見事，爲遣此人，須明示破疑，幸甚幸甚。餘情未悉，姑此奉問。乙丑正月初二日，滉。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1월 2일. 禮安.

1) 中本 '問金而精' ; 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與'或作'問'.]이 있다.

KNL1417 (書-金就礪-30) (癸卷29:27右)(樊卷42:1左)

與金而精【乙丑】¹⁾

滉頓首。不意凶變，先夫人奄違色養，承訃驚怛，劇深無比。緬惟純孝，當初誤作遠遊，不及終天，摧慕號絕，倍萬何堪？別後，惟苦念行途艱險之虞，及趙生員·李國弼等書告訃，繼得金君書·崔德秀書，始知奔赴得達，免有他患。其間奉切憂煎，不以言喻。²⁾ 日月流邁，忽踰歲時，哀痛奈何？罔極奈何？不審信後氣力何如？惟冀強加餐粥，俯從禮制。滉疾病所縻，末由奔慰，悲戀增深。謹奉狀，伏惟鑒察。不備謹狀。《嘉靖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前參判李滉狀上。》

《白紙三束·海衣二貼，右聊備賻儀，伏惟鑒納。滉。》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1월 22일. 禮安.

1) 樊本·上本 ‘與金而精’

2) 不以言喻：中本·定草本·樊本·上本 ‘不以言喻，不以言喻.’

BNL1418 (書-金就礪-31) (樊卷42:2右)

慰狀

拜問近日孝履支勝何如？前因金君書報，得知道間及入次之日，免有他虞，少弛憂煎。未審襄奉定在何時？方此涸轍，未有少助，徒切馳懸。挽詞二章，拙製呈上，照納爲望。前日所留書冊等，今未暇送去，當俟後日。所祈强加餐粥，千萬俯就以慰親念。不宣。謹拜狀。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滉。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2월 11일. 禮安.

BNL1419 (書-金就礪-32) (樊卷42:2左)

復狀

近者正月二十五日二月初七日初八日三書一時來到，得審孝候支勝，初喪凡事無闕，粗釋鬱慮。但兩葬卜日，不隔數旬，諸具窘急，當如何也？一無匍匐之義，徒積馳系。挽章二闕，曾附禹性傳，授府吏上京者傳致，想非久當達苦次矣。奇典籍書及藥封·韓別坐書藥·南彥經書等，俱已承領。韓君力圖劑藥，惠救病身，感極不可名言。謝簡同封，幸爲傳致望望。奇·南兩書，隨後當修報。伏惟照察。餘惟節慎，俯就萬萬。不宣。謹拜復。乙丑二月二十一日，滉。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2월 21일. 禮安.

BNL1420 (書-金就礪-33) (樊卷42:3右)

拜狀

伏問襄奉已經，氣力何似？不任憂戀。不意國恤，恫疚普同，奈何奈何？就中久不相聞之際，近得奇明彦書，乃知三月十七日發引云，稍慰。但貴奴還否，未知。雖還，必無閑隙可來，欲遣人問之，遷延未果，恨恨。滉近上辭狀，得遞同知，感恩罔極罔極。前留書冊中禮書，尤當速送，無可信人，未送，亦恨亦恨。惟照。餘惟節順。萬萬不一。謹拜問。乙丑五月初二日，滉在山舍白。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5월 2일. 禮安.

KNL1421 (書-金就礪-34) (癸卷29:27左)(樊卷42:3左)

與金而精¹⁾

〔朴枝華之行，附書後，猶未得信音。今見倅來寄書，兼問來使，始知襄事無違，孝候支勝，累朔憂戀，頓爾慰釋，言所難悉，言所難悉。〕滉數十年進退維谷，公所知也。冒控辭狀，計自春初，而時適多故，亦多私掣，至四月初六日，乃遣狀封，而十二日，承聞國恤之變出於初七²⁾〔日〕，驚恫之餘，無望得達，幸賴政院與諸相皆謂在外不知，而爲之入啓無妨，因此竟蒙恩命，實天所相，感祝欣戴，自幸未死之前得遂愚分之願。人之云云，固非相悉之辭。來喻所云，亦非吾所及也。獨念無狀蹤跡，既不得已至此，而國厄又如此，乃無由奔走末路，少效犬馬之力，爲可愧死，奈何奈何？承知兩葬俱藉朋友之助，雖贈非麥舟，其義尚在，爲可歎尙。獨此

▶ 乙丑年(明宗20, 1565년, 65세) 6월 24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庚本·甲本 ‘與金而精[乙丑]’

2) 七 : [두주 ‘七’下, 一本有‘日’字.]가 있고, 樊本에도 동일한 두주가 있다. 上本에는 [두주 ‘七’下, 一本無‘日’字.]가 있다. 今按: 樊本에는 ‘日’이 있으므로 樊本の 두주 내용은 문제가 있다. 上本の 두주는 그것을 고친 것이라 보인다.

涸轍，一無容力於其間，徒增³⁾恨慊而已。熱濕等證，喪中例多。此患雖微，不可不十分預慎，幸勿以爲偶然而忽之。古人居憂，讀書修業，亦不廢放，有何妨乎？但《節要》書，義理浩博淵深，實未易讀，只在專心致志，研究精深，雖有未曉處，毋遽舍置，時時紬繹，游意玩味，久久漸熟，自然悟解，正欲速不得也。去冬，雖日相從，實爲草草，如今儘好溫習也。示索此間本一件八冊，附來使送呈。但其校正註釋，猶多有未盡處，爲恨耳。所云註釋寫在曆紙者，安道輩傳⁴⁾看，不知所在，今未得送，後日尋得送之。但此釋，本爲李正郎湛而作，正郎處必有之。如有傳借之勢，借看亦可。別幅所詢，妄意奉答，不知合理與否？禮經諸書，如示姑置矣。廬所人來相從，古人亦所不免。但亦須審度其勢，惟吾所可堪者則無害。不然，何可強爲之乎？《惠送多士麻·胡椒等，謹領，感荷感荷。家兄處，胡椒即傳，家兄不勝感懇。但以眼昏，不能修謝狀，令滉奉致謝意。窩兒及安道孫處書問皆來。窩以護客使受差，往東萊，仍往宜寧，阻雨水，尙未還任。安道讀《易》於清涼山，亦阻

3) 增：上本‘贈’

4) 傳：養校[‘傳’恐‘轉’]。【湖上標】

水不通人往來，皆未及報書，《近思錄》，受置，亦未送傳。李德弘輩今在道谷庵，琴悌筍適過門，向川沙，來書付之已久，亦恐阻水未傳于德弘處。只趙士敬答簡送往耳。油墨二笏·扇一柄送呈。扇子，以奉嚴侍前何如？奇明彥答書·金龍仁處答書·屏書等，可傳致否？前留屏紙亦寫呈，并照。餘冀俯就萬萬。不宣。謹拜復。乙丑六月二十四日，滉。))

KNL1421A (書-金就礪-34-1) (癸卷29:29右)(樊卷42:5左)

別紙

國有大喪，三遷陵所，畿民之困竭可想，而所大可憂者，又未暇¹⁾一二數，徒爲於悒，奈何奈何？儒生等疏爭空館，固非其時，其間有至未安處。九重如天，傳聞未可盡信，今執傳聞之說而爭莫大之罪，此吾所謂未安者也。然季文子之言曰：“見有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諸生之於普雨亦如此，故不暇計他而叫呼如彼，又何可深非之耶？畿甸旱災極甚，未知今得雨否？深慮深慮。

〔問〕今居山廬，朋友及鄰里相知賻贈之外，或有曾不相見者，以財遺之，或有臨訪致賻者，鄉鄰無貴賤以菜束物饌，或以財見遺者，此間辭受，實有難處。賤者之遺，以價償之，財則還給。尊且丈之遺，菜束物饌則用之，財則姑受而分諸窮族，是否？

1) 假：庚本·擬本·甲本‘可’

恐當如是。

《問》就礪²⁾曾祖始立家法，忌墓祭，并不得輪行支子孫，而宗嫡奉祀者專主設行。至父身，自曾祖及亡母並旁親十二位神主，一家奉祀，而且皆同原，當墓祭則各就其墓位而祭之。一日之內，自朝至晡，參祭之人，往復彼此，氣力困怠，專精未至，祭饌奠器，因怠而或不潔。雖曰設祭，而猶不祭也。除夕前二三日則祔位行祭，元朝則正位行祭，而一年四名日，以此推行，何如？前侍門下，適值元朝，先生行之如此，而考之朱子之說，“在官者當如此”云。今考定之，只未知四名日皆以此行之乎？且家廟窄狹，就礪³⁾之妻及旁親二位，不得入廟而別藏，故時祭不得並設，而祭畢後乃祭，亦未專精，更擇日行之何如？一家一月內再度時祭，未知可否？

專主設行，近於古禮，甚善。然朱子亦有“支子所得自主之祭”之言，疑支子所得祭之祭即今忌日墓祭之類。

2) 就礪：中本·樊本·上本‘門人’

3) 就礪：中本·樊本·上本‘門人’

然則此等祭輪行，亦恐無大害義也。如何如何？同原許多墓各行祭之弊，世多有此。愚意不如掃視墓域後，以紙牒合祭於齋舍，無舍，即⁴⁾設壇以行之，可免瀆弊而神庶享也。名曰祭前期而行，雖非在官者，當日不免有禮俗往來之煩，恐未專精祭祀，徇俗行之耳。上云“除夕前祔位先行”，及此云“更擇日行之”，恐皆未安。《家禮》時祭條，妻以下，於階下設位。

4) 即：上本‘則’

KNL1421B (書-金就礪-34-2) (癸卷29:31右)(樊卷42:7左)

別紙

父在爲母期而除，除後冠服所宜，前者，韓永叔爲申啓叔問此事，略以鄙意答之，公所見知也。然此只據《家禮》及今士大夫見行之制而言耳。今來示，乃引《五禮儀》士大夫喪制條大祥後白衣·白笠·白帶之說。因以推之，於爲母期除後心喪之服，亦欲以白衣冠帶行之。此實近於古禮而可行者，然於鄙意恐不當然也。按《禮》，縞冠素紕，既祥之冠，詩人亦歎素冠·素衣·素韠之難見，可知是古之禫服。冠衣帶皆用白，此《五禮儀》用白之所從出也。《文公家禮》“禫服皆用黹”，雖未知何所祖述，然今人禫服，依此行之，已成習俗。【黑笠雖非黹，亦其類也。】其他喪制，亦率遵文公禮，何獨於此，必舍舉世遵用之《家禮》，而從試古¹⁾中廢之時制乎？然此則以三年之禫言之矣。若以是移用於爲母期喪之禫，恐尤有所未安者。《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玄曰：“此爲父在爲母。”又據《檀弓》

1) 試古：中本에는 [부전지 ‘試古’二字未詳.]이 있다.

“祥而縞是月禫” 註馬氏之說云云，是古人之於此喪，止十五月而除畢矣。至《家禮》·〈大祥〉章註朱子答或人則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由亡者言之，故曰夫。】但小祥，夫已除服，大祥之祭，夫恐須素服，可也。”是子之期除後，猶以心喪終三年矣。由古禮則祥禫盡於期餘，由《家禮》則祥禫在於再期矣。且《禮》但有爲師心喪無服之說，別無爲母心喪某服之制。又《禮》曰：“父在爲母，何以期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由是言之，爲母申心喪三年，恐後王之制，《家禮》著之，而垂世教耳。《儀禮》“父必三年而娶，達子之志也。”唐賈公彥疏有心喪三年之說，則恐周時已有其禮，但禮經無文，故又疑其出於後王之制耳。今人既遵《家禮》之教而²⁾爲心喪，當用《家禮》之禫服，以循世俗之成例，就義³⁾裁之中，而申仁愛之情，用意宛轉，無有不盡之憾矣。必若以是爲未足，期除之後，衣冠反用純白，服《家禮》所損之禫服，【損白而用黻。】跨古禮無服之一期，其於至尊在不敢伸私尊之義，何如哉？且吾聞之，孔子謂子路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2) 而：庚本·擬本·甲本‘耳’；養校〔‘教耳’之‘耳’，一本作‘而’。〕

3) 義：上本‘儀’

聞斯行之？”今也人家父兄，習熟見聞，皆以爲禫用黻黑，一朝乃用純白之服，以此趨庭進退，以了此一個期年，未知其嚴親之意以爲可乎安乎？未也。若親意不可不安，而子強而行之，亦恐未爲得禮也。愚故於前所答韓永叔書外，不能別有他說也。

三年朝夕上食，無燃燭之文，未知如何？然廢之未安，而貧家蠟燭實難常繼。或曰：“油燈代用無妨也。”

國恤卒哭前，士大夫於其私家，時祭不可行，忌祭·墓祭等可行。所喻皆合於鄙意。來喻又云：“服齊衰者，忌祭等使輕服者攝行。”此意亦當。但嘗考古禮，國之內喪，與國君喪亦有間矣。故今茲服內，遇右等祭，倣《家禮》“墨綬行奠”之例，暫借白衣冠，躬自行之，才訖，返初服。第未知知禮者以爲如何耳？【墓祭，不上墓所，只於齋舍內行之。】

居喪，始食鹽醬，《家禮》不食。〈雜記〉曰：“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註：“功衰，斬衰·齊衰之末服也。”小註，藍田 呂氏曰：“功衰，亦卒哭之喪服。”〈問傳〉曰：“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正與此文合。“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者，〈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能勉也。滉竊意古人謹喪禮，無所不至，故其制如

此，然亦不以死傷生，故未嘗不示以可生之道，如此章所云與註中所引，是也。孔子亦曰：“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聖人之爲戒，可謂切至矣。然而爲人子者，當創鉅至痛之際，率不能自抑，或至於病生殆極，猶不知從權，卒致不可救之域者，比比有之。臣滉每竊伏念當乙巳諒闇時事，未嘗不掩抑而拭淚。又如故友洪君應吉執喪過毀，終至滅性。曾·閔之孝，豈謂是哉？蓋人之虛實，什佰難齊。他物姑不論，至如鹽醬，若一概立限而令不食，人之得全性命者少矣。今聞虞卒哭過已久矣，尙朝夕啜些少粥飲而已，禮許疏食，亦不肯近之。其於鹽醬，推此可知。滉恐至孝四昆季，豈皆一一能完實堅強，可保其支勝乎？萬或一有緣此而貽嚴親之憂，不知何以能善其後以合於聖人之至戒乎？切願千萬加意，俯就禮制，不勝幸甚。

BNL1422 (書-金就礪-35) (樊卷42:11左)

問狀

經秋入冬，未知孝候安否何如？馳思不弛。滉癯悴之外，幸無他苦，憂惶之端，近亦稍息，且以度日耳。前索《節要書疑解》草本，附孫兒送去，領看了後便收還，切勿示人，至幸至幸。近聞外議深以鄙文等傳布爲不可，此言至當，但不可以是有隱於君故送之，千萬毋忽。向留空冊，謾書康節諸詩等，其後乃見來書，乃知所書非所求，恨恨。惟照。餘未一一。謹拜問。乙丑十月初六日，滉。

▶ 乙丑年 (明宗20, 1565년, 65세) 10월 6일. 禮安.

KNL1423 (書-金就礪-36) (癸卷29:35右)(樊卷42:12右)

答金而精¹⁾

〔向者，孫兒安道入都下，以書來言廬次動靜，且謂自彼近當有侔人下去云。今果侔來致書，具審孝候支勝，不任慰釋之至。枉示《禮疑》一冊·前講禮一冊及別紙四幅，謹皆領得。〕滉今年，舊疾幸不重發，又得脫去世縻，足以優游畢命。只是一向衰耗，小小雜病，無時不在身，比之年前，又別是一般昏眩老翁。回首平生所學，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得，時復慨念，生質本下品，於學又不得力如此，將無以比數於世俗庸瑣之流也。而今見來書，所言過越不中，至此尤甚，讀之未了，慚懼交集，靡所措躬。《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公之擬人，何其不倫耶？紕繆詩文，爲不知者謾相傳播，輒爲具眼人識破，小則譏罵溢世，大則禍患及身。如公少有相愛之心，見必戒其人而收毀之，又當早加鐫責於我，俾庶幾圖免於末路。今既不然，而方且大爲推重之辭，

▶ 乙丑年(明宗20, 1565년, 65세) 12월 1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乙丑】’

云云不足，又復云云。此盛德者之所不敢當，宜乎滉之欲掩耳却走而不聞也。因此一事，可見公之爲學尙疏，見理尙闇，處心未中正，行己多矯越，不獨於滉有患，在公亦甚有可憂者。來諭，廬居無外事，讀朱子書爲業，此則甚善甚善。然既讀其書，當學其道，何嘗見先生所以處人處己之間，有一毫無實過當之言與事乎？先生早承屏山晦木之訓，終始佩服。《畫像贊》所謂“惟闇然而日章，或庶幾乎”斯語，是也。故爲學皆就低平近實處，遜志虛心，循循做將去，及至後來，道尊德盛，極於高深遠大，而所謂低平近實處遜志虛心之意，依然故在也。故其自任之重，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而不見有虛夸之迹²⁾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故也。今公雖有嚮學之志，而學未知方，未窺聖賢之藩籬，慕善徒切而不知人品之高下，好古太過而不念己學之虛實，不獨擬人於非倫，亦且自處於太高。聖人不云乎？“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又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夫虛夸之害，必至於此。況望其能修身踐言，積德入道，以近聖賢之門庭乎？滉之與公，相從有年於此，非不知公之病

2) 迹：擬本‘述’

處如此，亦嘗累累奉鍼藥，不可謂不深切矣。年來，意公持服窮山創鉅痛深之餘，得以回頭轉腦，靜嘿思道，必有懲艾改革之實矣。及見來書，大失所望。嗟夫！以公立志之堅篤，誠能去此病而低首下心，實從事於自邇自卑之學，尚綱思晦，恥躬不逮，一於朱子之書潛神焉，熟讀深思，涵泳踐履。勿以疑多而厭煩，熟深之久，將自通，勿以效遲而輟功，熟深之至，將自得。如是朴實頭做工夫，最好，就日用應接處，隨時隨事，一一點檢過吾之所爲中理不中理，中理則加勉，不中理則亟改。苟於躬行心得處，常存謹畏，無慢忽放過，則心不期下而自下，行不期實而自實，言不期訥而自訥。³⁾ 回視向之所爲虛夸之言之事，但覺其爲狂爲妄，必怛然自悔，赧然自愧，雖勸之使爲，自不敢爲矣。如不以鄙意爲然，此病不去，此習不改，則公之與滉，名雖爲學，反不如不學之人守分無他。非但不如不學之人，適得罪於聖門，嬰患於世路，非小故也。鄙性褊隘，不能強其所不同以爲同，則必將至於草絕交之書以相處矣。不知公意以爲如何？滉固知公爲我甚厚，望我甚切，然而亦知公之誤處·病處，正在於爲我過厚，望我過切，而有許多所失。

3) 期訥而自訥：甲本「期認而自認」；養校「二「認」字皆當作「訥」」；李校「疑「訥」之誤」。

我不直言以責公，誰更苦口以救之乎？朱子書曰：“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此言深有味，願公反復而深思之，幸甚。示諭《節要書》諸人，未知孰爲友，孰爲弟子，孰爲善學，孰爲傳道？此則固當求知之。滉嘗徧考諸書，所可考者，纔十之四五，而亦多未詳備，其未考者，或但因先生教誨進退抑揚之間而得其大概耳。禮疑事，報在別紙，餘在還使。不宣。（謹奉復狀。乙丑十二月初日，滉。))

KNL1423A (書-金就礪-36-1) (癸卷29:38右)(樊卷42:15左)

別紙

前年公來此日，問《家禮》所疑及今所宜行，此非淺陋所及，而輒答云云，實有未安。今復蒙寄疑問一冊，則又非前問之比，將《家禮》喪·祭兩門，本朱子之儀，參諸儒之說，準時制，明俗失，附以己意，考訂辯論，欲得從違可否之宜，以至矯弊處變之道，靡不致詳，欲令滉一一商酌裁定，以成一部禮書，意若以是率一世而傳後來。嗚呼！此何等重事而吾二人敢爲之哉？滉固知公之孝謹誠篤，盡心於慎終追遠之事，乃以饋奠餘力，讀禮功深，有所感發而出此計也。其爲計非不善也，而在吾二人分上，眞莊子所謂太早計者耳，何者？自公而言，則學未成而名未顯，自滉而言，則德愈下而識愈懵。古所謂大禮，與天地同其序，旣未窺其本原，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未知其節文，而乃相與出位犯分，率意妄作，增損乎大賢之成書，其能得制作之意而無乖繆乎？駁正乎末世之敝典，其能無專僭之謗而免罪戾乎？昔司土賁請襲於床，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

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襲於床，禮也，而子游許之，子游未爲過也，君子猶以不稱禮而直諾爲汰而譏之。矧今援古訂¹⁾今，有所去取改更，可易而爲之哉？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戕及其身者也。”使吾輩遂成此事，正犯孔子之至戒，不亦可懼之甚乎？大抵公之病，不患其不慕善而患其慕之過，不患其不嗜學而患其嗜之急，不患其不好禮而患其好之僻。慕善太過，故誤以愚人爲眞善，嗜學太急，故徑以未學爲已學，好禮太僻，故必以矯俗爲得禮。此三病者，實公平生之大患而今日太早計之所由作也。故吾未嘗不嘉公之志願，愛公之爲人，而亦未嘗不憂公之難行於世也。不惟公之行世是憂，凡公之所以過相推重者，適所以重吾之不德，招世之怒罵，則其終未必不歸於載禍以相餉也。是故，今茲之事，不免苦口以奉曉於左右，願公三思之，勿訝勿愠勿誚。我老耄而過慮，當好事而不肯爲也。所囑既難承，來冊當付來使之還，兒子有所閱，姑留，以俟後便奉還。（草冊，不敢受謹回，并白紙一卷，拜呈。幸視至。))

正俗失，反古道，固君子之事，然亦有未可率意輕作

1) 訂：庚本·擬本·甲本‘證’

者，非但避禍，道理有所當然者。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夫聖賢在下而議²⁾制度考文亦多矣，而聖人之言若此，何也？雖議·制，且考其間，有不可一一專輒底道理，故云云。又有“吾從周”之語。邵康節曰：“我爲今人，當服今人之服。”程子深歎其言之有理。聖賢尙如彼，愚且賤者當如何耶？且吾聞之，大程子³⁾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此則又爲兩當切至之論也。今公等事事必欲求其反古之道，故凡今俗所爲，雖無害於義者，必欲異衆而效古，如裴彥忌日行素，欲只行當日，石灰不用榆水之類，是也。在公此病，前後亦多有之，細思當自知之，今不一一。如是所爲，無非忤俗軋人之事，朋怨衆謗，禍機潛伏，何足怪乎？

2) 議：中本·定草本 ‘儀’

3) 大程子：中本에는 [부전지 ‘大程子’更詳之.]가 있고, 定草本에도 [부전지 ‘大程子’可疑.]가 있다; 養校 [‘大’恐‘伯’.[湖上標]]

KNL1424 (書-金就礪-37) (癸卷30:1右)(樊卷42:18右)

答金而精【丙寅】

前日遣書後，未知公能曉吾意與否？心常不寧。今見來書，果似有未相悉者，益爲未安。早知公欲因此而更無向禮之心，且欲相絕於平生，吾何用苦口諄諄累數百言而不止乎？鄙意正欲不相絕，而相戒勵改度，庶幾成己德而免世患，如斯而已。今若公言，是吾所爲力陳於左右者，不足以相益，而適以沮公向善好禮之盛心，愧恨不已¹⁾。然公毋疑我言之太峻切，而反躬深思其所以然之故，益用力於低平著實地，異日當知我意也。滉不幸今復不意奉召命，進退維谷，近欲扶曳上道，病重冒寒，不勝憂憫²⁾，不知行止之終何定也。無聊之際，對客作書，不能一一，所不言者，當默會耳。((丙寅正月二十四日，滉所云劑藥之事，可笑可悚。人心之不可恃如此，我輩何可以不愼？))

▶ 丙寅年 (明宗21, 1566년, 66세) 1월 24일. 禮安.

1) 愧恨不已：中本·樊本·上本 ‘愧恨不已，愧恨不已.’

2) 憫：中本·定草本·樊本·上本 ‘悶’

KNL1425 (書-金就礪-38) (癸卷30:1左)(樊卷42:19右)

答金而精¹⁾

(〔蒼頭來，獲見報書，知外除後氣體蘇可，深以爲慰。〕)
示諭前書諸說，後來追思，覺其非是，果能覺得，甚善甚善。今來書辭，比之前書之病，何啻十去七八？雖其間往往猶未免有憤激迫切之餘證，然誠能有味於所舉鄙說數三條之意，而以晦菴洗五辛方法治療之，積以歲月功夫，當有見效也。滉以無狀，持身失當，盜竊虛名，正來書所謂僞儒者也，而遭時洶洶，致誤聖朝，召命之下，不敢不應，正晦登途，百病遽劇，再辭不得，而反有陞秩之命。狼狽至此，雖無病，不可進，況老病如此，安敢冒恥以進乎？況既進之後，事勢之難，有不可勝言如公所憂者乎？官舍淹久，最又非便，不得已今來安東地廣興寺，上三辭狀，席稿俟命，許否未測，鬱鬱度日，奈何奈何？讀書程課，如示得之。但《周易》，未易讀之書，而《傳疑》書，前日草本，去年與禹景善諸人一再料

► 丙寅年 (明宗21, 1566년, 66세) 3월 4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丙寅】’

理過，其間多所更定，各謄之本，亦或自有異同，未會于一，而諸人散去，今何可徑以寄遠耶？況吾不在家，誰當搜送耶？《節要》書等，無事來到。《喪祭編》，本憲兒令驛吏謄寫，未知畢否？後日問之。餘略在別紙。大抵心事不好，言不究心，臨紙忉忉，惟冀沈晦珍勵。((謹拜。丙寅三月四日，滉。))

KNL1425A (書-金就礪-38-1) (癸卷30:2左)(樊卷42:20右)

別紙

父在爲母期諸說，曾於答去年六月書，似頗詳悉，今復有此問，何耶？以愚所聞，周公有此典，後王益以申心喪之制，而朱子從之，未聞某代有不降者，惟有唐武曌嘗請於高宗，欲令天下母喪同父喪。至《大明禮》，遂有同父喪斬衰三年之制，寧可以亂聖典爲世教耶？國朝不用明制，最得無二尊·不貳斬之義，不知今世何等人，乃違聖典與時王之制，出禪服而廬衰經耶？此必鄉里自好者徑情直行之爲耳。公號爲知讀書好古禮，反不能無疑於此，常若有不足於聖典，而欲從彼人所爲之意，不亦異乎？所謂過時不祭者，應指時祭而言耳。

KNL1425B (書-金就礪-38-2) (癸卷30:3左)(樊卷42:21右)

別紙

父在爲母降服，周公之制，得矣，而後來又有心喪之制，以申孝子之情，可謂義之盡·仁之至也。朱子豈不足於周公之制而欲益之不得益¹⁾乎？今公讀聖賢書，粗窺義理之端矣。每不足於周公之制，似若欲效無知之人出入異服以徑情直行者之爲者，何耶？此理，前答已略及之，其未之思耶？

〔問〕爲父降母服條，謹依誨喻行之，但團領玉色，非徒於心未安，今當國恤，法用純白，依此服白乎？重服在身，當服淡乎？

聞之，古者君服在身，不敢服私服。此禮今雖難行，既當改私服，而值國恤服白之時，雖不用《家禮》之黻，而從古禫用白之禮，恐不至異常也。如何如何？

1) 益：中本에는 [부전지 ■……■益似來書與■……■誤, 更詳之.]가 있다.

降服者，網巾或以淡黑布製之，今從否²⁾？

恐駭俗。

遇四時祭日，几筵設享，朱子已行，今遵否？

恐無妨。

小祥，止朝夕哭，則廬墓者或於祥後，晨昏上塚哭臨，此亦止乎？或云：“廬墓非禮，哭亦無據。”然若上塚則情不自己，哭臨何害？

晨昏哭塚，本爲非禮，況輟乎此而猶爲彼乎？此等事，君子不貴也。

（前講禮疑處，再勘。）

（襲衣左衽，瓊山謂之甚謬。此說今亦未見有出處，必是愚者誤以他說轉作此說看矣，去之可也。）

2) 否：上本‘古’

〔人有少時喪親，及長追服其喪，此可通行否。〕

〔追服，朱先生以爲意厚而非禮云云。今再勘得本文無非禮二字，但云“意亦近厚”云云，故今謹改之曰：“追服，朱先生以爲意亦近厚。觀亦近二字，其非得禮之正，明矣。既非正禮，則又豈可立法而使之通行耶？〔此下系以蓋既失其時云云。〕難行處故也。〕”〔此下注曰：“禮有稅服，此乃聞喪後時而追服，與此又不同也。”〕〕

〔父未畢喪而死云云。〕

〔此條³⁾末端云：“諭云：‘不服未安，代服尤未安。’”竊疑代服者。當其喪制其服而服之，則於葬虞至禫等事，無乃便當乎？滉謂此等事，何敢輕議？

祖喪父死，孫不追服祖服，金謹恭未有明據，可恨。然以理推之，不追服似是不死其親之意。此須有前事可據，如明彦無乃曾考得典故否？他日有聞，具⁴⁾以報來幸甚。《儀禮經傳通解》，新得印行，亦聖世治化之一大幸也。但

3) 此條：中本에는 [부전지 此條可疑, 更詳之.]가 있다.

4) 具：樊本·上本 ‘俱’

在草野，得見爲難耳。))

((孫之於曾高祖代喪者，其妻例服也。其喪者之母祖母，皆以冢婦并服其喪乎?))

((喪者之妻，既服其母與祖母，似不當服。來喻引《家禮》小功條“爲嫡孫若曾玄孫之當爲後者之妻，其姑在則否”之說，謂此必其姑當服，故不爲其婦服云云，來諭近是。疑其夫雖服重服，姑或祖姑，以冢婦服之，則婦可以不服，故禮意如此也。且孫妻曾孫妻并服之，疑又恐未然。竊意孫妻曾孫妻俱在，則似孫妻服，二妻一在，則在者服矣。然此等事，亦甚重大，難以率意而輕言之。))

凡題神主，職銜字數多，則所餘字行書于神主左邊，未知獨於孝子旁題，書其右旁，何如？

職銜餘字，書神主左旁，懵未前聞。此必以神道尙右，以西爲上，以東爲下而然也。其爲是者，得失亦未可知也。大抵此事，從前鄙意欲以人左爲是者，亦無的確證

據可指爲朱子所定，但目見《家禮》及《大明會典》等諸圖皆書人左，故恐人左爲是耳。且假令以右爲尊，以西爲上，其初面下端，先書孝子名者，恐或與今人上御前單子⁵⁾·政院書狀及諸尊處單狀皆於初面下端先書職銜姓名之意同，然未知其必然。於公意若苦未信，亦當各從所見爲定，難以強相同也。

外繼祖母繼外姑之服，或以國典不載不服。苟如是則曾祖伯叔父以下諸旁親妻，皆只服其初而不服其繼乎？

此說甚善，能說出禮意，有補世教。

大祥返魂，俗例門外迎奠。今以極寒遠程，事多有礙，欲勿設郊祭，直到于家。且祥祭，姊妹妻皆當參，故欲前期一二日奉還，何如？此於就礪服除者，或無妨故敢稟。

古不廬墓，葬日反哭，故無迎奠之事。今人率不能免

5) 子：中本·定草本·庚本·擬本·甲本·樊本·上本‘字’

俗，留魂山野，過三年乃返，雖甚無謂。然久於外而今返，親舊之出郊迎奠，亦人情所宜有也。且父在爲母服期者，十三月而祥，則宜此日返魂。【返後居處飲食，一依喪禮，以終再期，而除几筵，所謂心喪者此也。】今人又復仍留，必至二十五月而後返，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公雖好古禮，此等節目，皆未免俗而依行，獨於郊迎之事，不循俗禮，如何如何？但再期之祭，以俗例則行於山，依古禮則行於堂，與其因循而遂遵俗失，寧從權宜而反用古禮，則前期一二日奉還以行，恐爲得之。大概如此，其間曲折可否之決，在公裁處，難以遙度也。【郊迎·堂祭兩項節目，或貧家有難兩全者，故云難遙度也。】

題主祝文讀畢懷之之意，當哭泣哀遽，不即焚之，故姑以懷藏，俟奠畢櫛主後焚之耳。

愚恐此處禮意精微，不可如此淺看了。蓋當此時，死者神魂，飄忽無依泊，祝一人，身任招來懷附於木主之責，神依木主，則便有與人相際接之理，故讀畢而懷之，以見招來懷附與人相際接之意。聖人制禮求神之道，孝子愛親思成之義，其盡於是矣。

〔神主左旁.〕

〔大明之制，雖曰神道尙左，今何以必知大明刊《家禮》時，改易朱子所題之方位而以右爲左耶？有據則⁶⁾可，無則未敢信從.〕

〔神主火災.〕

〔來喻以素服改題疑其爲輕則欲制服而服之乎？此等事，皆不敢輕議，何⁷⁾也？〕

6) 則：上本에는 없다.

7) 何：中本에는 [부전지 '何'上恐有'如'字, 更考.]가 있고, 樊本·上本에는 [두주 '何'上恐有'如'字.【舊標】]가 있다.

KNL1425C (書-金就礪-38-3) (癸卷30:6左)(樊卷42:26右)

別紙

外繼祖母繼外姑不可不服，來說甚當。昔有人爲人後者，欲不服本生繼母之服，呂子約移書責之曰：“子思曰：‘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今某氏不爲公所生父之妻乎？”【本文不能詳記，大意如此。】其人愧服而服之。公之說，似得子約之意。白，子思之子，其母被出而死。子思此言，明白之不當服出母，子約引之，明非被出雖繼無不服之理。以此推之，凡繼者，恐皆然如來說也。

KNL1426 (書-金就礪-39) (癸卷30:7右)(樊卷42:26左)

答金而精¹⁾

〔孫兒來，承七月二十四日書，具悉。即日初寒，孝履何似？馳慮馳慮。滉終年怵迫，病日益篤，無復他計，而物情尚不恕置，恐或有駭機之發，憂不知所出，奈何奈何？〕示喻讀書，甚善甚善。從前知公嚮道雖切，而讀書之功，甚草草，爲學多窒礙。今能改之，加此工夫，豈不大益？所論諸條，比舊差明白，似已有其驗。然此亦貴積久積功，期以終身之業，乃佳，正不可朝耕而暮穫也。但前二幅及今六幅，緣此病困，心緒茫茫，未及整理，而孫行已迫，一未修報，愧負不淺，然亦非獨病故也，想應原諒。〔惠筆，領得感佩。伏枕作此，掛一漏萬。謹復。丙寅陽月十日，滉。〕

▶ 丙寅年 (明宗21, 1566년, 66세) 10월 10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丙寅】’

KNL1427 (書-金就礪-40) (癸卷30:7左)(樊卷42:27右)

答金而精¹⁾

((倅蒼頭來傳書，知孝候順迪，與諸示喻之意，慰荷慰荷。滉虛憊之極，兩耳風咽，如象蟬噪聒，恐遂聾閉。世議亦似未息，恐來喻雲滅之言亦有所未聞而云也。悚惕無已。)) 前後枉詢諸說，皆非耗蝕心鑑所能燭裁，然若遂輟無報，則無以見相長之益，故敢以鄙意逐段勘訂報去，或就來稿尾批寫，或留來稿，別紙寫出，草亂不堪看，眼昏故也。大概看書說理，比舊稍進，更須勉力，以副所望。入都之後，亦須堅守在山之時靜中加工之意，終始不渝，庶乎其不負平生之志也。《金監司欲刊《朱子實紀》，甚善。但其本已還于李靜存，又聞其書已刊于光州，〔或云羅州。〕料必是其本也。赦文成疏諸召對語，錄示，深幸深幸。但別紙中所云“以一爲上下之交”云云，似指一齋，其下有未解見處，後書昭加說破，何如？時甫事，果如示意，恨未及止之耳。)) 四七理氣之辯²⁾，尙不

▶ 丙寅年 (明宗21, 1566년, 66세) 11월 10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丙寅〕’

能無疑，何耶？明彦舊亦疑其說之誤，力加排擯，近在湖南寄書來，自言子細參究，始知其非誤，因著〈總說〉·〈後說〉二篇來，其言粹然一出於正，乃知人眼目既高，不以先入爲主，而能超然獨得於昭曠之原如此。又其間指說出滉辨語有病處亦中理，皆可尙也。〔黃毛筆二柄，承惠感感，愧無以爲謝。惟珍衛加重。謹拜復。丙寅至月十日，滉。〕

〔上下之交云云，皆以爲然而無異辭，彼獨以先生指意未知如何潛云云。人皆以彼爲心疑而雜說似紛，未知他日之事如何歸宿？徒切悶然而已。〔此段未知何謂，欲略聞知，千萬勿煩示，及信人之來。〕〕〕

2) 辯：中本·定草本·樊本·上本‘辨’；李校〔‘辯’恐‘辨’。〕

KNL1427A (書-金就礪-40-1) (癸卷30:8右)(樊卷42:28左)

別紙

朝議，非所敢指點也。其考證禮文，亦爲詳悉。但其解禮之意與去取之決，不無可疑。其實丘瓊山別有冠·別有衰之說，爲合古禮。蓋古人自初喪以至虞·卒哭·練·祥·禫，皆有受服，遞加·升數，漸殺以至於闋。小祥，一期之周，爲一大變殺之節，故於首去經，而別以加一升練布爲冠，於身去負版·辟領衰，而別以加一升布爲衰，又別以加一升練布，爲中衣以承衰，以其練冠·練中衣，故謂之練耳，非謂并練衰也。惟其衰不練，故檀弓註云：“正服不可變耳。”非謂仍舊衰不別製也。此周極文時喪制如此，古今文質，因時損益，有難以盡從古制者，故《溫公書儀》無受服與練服，但以去首經等爲之節，斯爲太儉。《朱子家禮》因《書儀》，雖亦無別製衰服，其益之以練服爲冠之文，正是顧名復古因時酌中之制。今《五禮儀》謂練布爲冠，所以從文公之制也，而成廟之喪，以澣衰爲非禮，只改練冠，亦得文公之意。竊恐後之處此禮，一以文公爲法，則庶乎其得宜耳。其他未敢悉云。來喻仍用舊冠，亦恐非也。

BNL1428 (書-金就礪-41) (樊卷42:29左)

問金而精【丁卯】

自公入城後，未聞動履何如，慮慮。滉得痰證異常，數月苦劇，未盡蘇復，召命又至，罔知攸處。然辭之之難，倍甚於前，天使到時，若無加發，則恐未免一行，悶極奈何？餘在安道，不宣。丁卯踏青前一日，滉。

平安監司新印《晦菴書》寄來，字大偏宜於老眼，深幸深幸。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3월 2일. 禮安.

KNL1429 (書-金就礪-42) (癸卷30:9右)(樊卷42:30左)

答金而精【丁卯】¹⁾

李宏仲來，接得問札，審知外除平善，不任馳想。病漢諸苦，安道孫兒相見，必能舉其梗概。今雖減歇，病根盤錯於胸膈，未得快去，往復多端。此際嚴命又降，憂憫²⁾如何可言？若舉國人情，並如別紙所云，則拙者之幸，爲如何³⁾哉？但在此所聞諸說，與示意大異，且自家心中，亦極有未敢愬然者，以今次召旨與前日誤加委重之意不同，辭之益難爲說故也。茲以恐未免強作一行爲說。然反復思之，一入都門，事之極難處者多，又慮往還之際，或值極熱隆寒，如何如何？以此計未時定，臨事當籌度以處，惟照諒。此後未知公常在城中或往來安山。曾知在廬時讀書，頗有頭緒，若如是不輟，久必有得。入城後，其能用功如彼時否？書不盡意，臨紙惘惘。(謹復。丁卯三月十七日，滉。))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3월 17일. 禮安.

1) 樊本·上本 ‘答金而精’

2) 憫：中本·定草本·樊本·上本 ‘悶’

3) 如何：上本 ‘何如’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三十

KNL1430 (書-金就礪-43) (癸卷30:10右)(樊卷42:30右)

與金而精別紙¹⁾

閉門堅坐，溫習舊業，日有新讀²⁾，義理漸熟，如啖蔗佳境，其味無窮，樂亦無窮。身在韋布，多與名流往來，必有後患，慎之慎之。

▶ 丁卯年(明宗22, 1567년, 67세) 3월 추정. 禮安.

[編輯考] 樊本·上本에는 이 편지가 BNL1428(書-金就礪-41)의 별지로 편집되어 있다.

1) 中本·樊本·上本 '別紙' ; 中本에는 [부전지 '與金而精別紙']가 있다.

2) 讀 : 養校 ['讀'疑'得'.], 柳校 ['讀'恐'得'.]

KNL1431 (書-金就礪-44) (癸卷30:10右)(樊卷42:31右)

答金而精¹⁾

縣人來，獲睹兩君書，細示使行等諸事曲折并奇明彦書，深荷念逮之勤且厚也。但所云正二月間惠書，俱已承見，大病餘生，心事更違，日夜憂惶，何暇料理他事？以此闕於修報，今亦未及，愧負愧負。滉初蒙例召，猶之可也，至再命下，益深恐懼，每辭自便，有非臣子所敢安者，不得不爲扶曳登途計，將此綿喘，觸熱奔遑，已無得全之望，假而保入，厥後難處，正如所云。此間，真有羝羊觸藩之勢，不待揲蓍而知之，奈何奈何？韓傅·金正，何遽作古？金必以前病，韓以何病？令人慘怛無已，慘怛無已。時甫久臥漳濱，亦甚向慮。李林川釋負而去，甚好。聞明彦已發龍灣之行，姑不報書。餘不具。((謹復。丁卯五月二十八日，滉。))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5월 28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丁卯】’

BNL1432 (書-金就礪-45) (樊卷42:32右)

答金而精【先生赴召入都】

呈辭乞免，反蒙異渥非一二，不勝惶恐之至．方書，勤求寄示，深荷，姑留審決．餘在夕奉．謹拜復．滉．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8월 2일~4일 추정. 禮安.

BNL1433 (書-金就礪-46) (樊卷42:32右)

答金而精

承問感荷. 其證今似少減而未差, 食亦太減, 尚未行謝,
悶悶. 簡紙, 感感. 餘對客未悉. 滉.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8월 2일~4일 추정. 禮安.

BNL1434 (書-金就礪-47) (樊卷42:32右)

答金而精

問疾爲感。胃¹⁾病不食，日覺困頓，不得已昨呈辭狀，諸議不許呈入，請告調治，亦不得遂，悶慮悶慮。 滉。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8월 6일 추정. 禮安.

1) 胃：上本 '冒'

BNL1435 (書-金就礪-48) (樊卷42:32左)

答金而精

承問爲感，昨亦以背寒脚冷，夜來暫發前證，得汗旋止．示藥，預備爲當，但每每煩求諸司，甚爲未安，姑令本府醫劑來正氣散一二服，以備不時之用，其他則姑停，待後日而處之耳．君亦失攝，何可强來耶？滉．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8월 6일~8일 추정. 禮安.

KNL1436 (書-金就礪-49) (癸卷30:11右)(樊卷42:32左)

答金而精

((承問爲感. 僕病猶甚, 悶悶.)) 示事, 是於君極難處之事, 恨於京外報聞時不及止之也. 今欲陳疏自劾, 若當報聞之初爲之, 則稍可, 既不爲矣, 則或因有除官事而爲之, 亦似爲可. 今若無端當國恤而陳疏云云, 尤似不穩當, 如何如何? 且今定儀註, 雖不可曉, 豈謂士庶? 今按朱子答余正甫書, 論國喪云: “朝廷州縣, 皆三年燕居, 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 選人·小使臣, 既祔, 除¹⁾衰而皂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 庶人吏卒, 不服紅紫三年.” 以此觀之, 今之儀註, 似爲過當. 無降等皆行三年乎, 又不可因此儀註之未穩而陳疏自明也, 量處之. ((滉.))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8월 6일~8일 추정. 禮安.

1) 除: 上本 '祭'

BNL1437 (書-金就礪-50) (樊卷42:33左)

答金而精

承悉喻意. 僕亦初非固執, 但事有不可輕易者, 情亦難忍, 所以遷延. 昨既許諸君矣, 此後自量氣力, 可用則用, 不須用則不用, 皆在其中矣. 行狀草在此者, 終不可傳寫, 今朝已使人推啓下草于承文院, 來則當送, 照悉. 謹復. 滉.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8월 6일~8일 추정. 禮安.

KNL1438 (書-金就礪-51) (癸卷30:11左)(樊卷42:33左)

答金而精¹⁾

都中相從四十餘日，如一夢中，廣津追別，黯然至今。去夜，發熱無端，得汗旋止，今午，腹中殊不平，且水上寒氣甚可畏，然大概無事而歸。致仕之願，雖不得遂，護軍差合義分，自此可得潛深伏隲，以畢餘生，幸甚幸甚。餘惟閉門讀書，簡交遊，慎談說，以副遐懇。((不具。丁卯八月十一日夕，病退叟，到月溪草草。))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8월 11일. 禮安.

1) 中本 ‘答金而精【先生呈病乞退. 丁卯】’；樊本 ‘答金而精【先生呈病乞退.】’

KNL1439 (書-金就礪-52) (癸卷30:12右)(樊卷42:34右)

答金而精¹⁾

廣津別後，月再圓缺，秋懷慘戾，有深於恒。蒼頭遠來寄信勤悉，又因得見諸友書多，甚慰且荷。²⁾ 滉在都病躋瀕危之狀，公自知之。至廣津終日對語之時，已覺有向蘇之意，殊不比在都委篤之候，公亦得知之否？自後日漸有異，故半途以後，得以復禮³⁾，至今支保無他，賴禹景善平胃煎，實對證之良劑故也。爲禹君荷意非常，而今又得此惠藥精佳，可以繼禹藥而療養病軀，銘佩何勝？銘佩何勝？示及欲來，固知公意非外作此語，實由中發。但時議如彼，必不暫時而止，公若又來相從，非但於滉有害，在公尤可怕。且凡爲學問，只在潛心積功，久而不懈，自然有得，不必待合堂同席而後爲益也。王守仁學術，嘗略覷破，未知其行止如何，又未知其行止相似處的在何處耶？可懼可懼。吳公語，因他粗聞之。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9월 21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丁卯】’

2) 甚慰且荷：中本·樊本·上本 ‘甚慰且荷，甚慰且荷.’

3) 禮：養校 [‘禮’字似誤]

宋宰·閔判有何等語？閔判最知滉病之深，亦以滉爲非耶？然則他不知滉病者之紛紛，何足怪也。（宋·閔語，切欲聞之，後便須略及之。）“無頭緒”者，謂不待請而歸耶？其言皆甚當。大抵滉行止，皆未免落在不可之一邊，或以爲爲我，或以爲山禽，皆中滉病之語也。然豈知在滉愚病之分，虛名濫恩，前後蹤跡之間，有不得不爾者千且萬耶？其詳在與奇明彥書，病憊倦甚，不得奉悉於君，自可默會也。知事得免，幸幸。《朱子書》，欲依送上，今以廐衛未下玄宮，在家未安。來龍壽寺有日，書在溪上，兒輩皆不在家，未得搜付來人，恨恨。後當隨便呈似。〈格物說〉亦在家，且此本爲答鄭子中而作，時未示鄭，而先寄君亦未可，亦俟後日。餘在別幅。向寒珍愛萬萬。不具。（丁卯九月二十一日，滉。）

KNL1439A (書-金就礪-52-1) (癸卷30:13左)(樊卷42:35左)

別紙

時甫‘爲我’之說，亦何足怪？滉一生困於虛名，惟以退身爲義，如水必東。又自以愚拙無經綸之具，未嘗敢攘臂妄作於時事，其迹一似於爲我。時甫見其迹若此，心實非之。心非而不言，是爲相助匿非之黨，安得而不言耶？但時甫所云勸留之際說，此滉未記得，而乃流聞於旣歸之後，似有相外之意，非所望¹⁾平生執友之間耳。且當其勸留時，已不知病拙衷曲所在。又旣云邪學，復欲勸留以進邪說於君上，何其謀之不審耶？去秋滉歸後不十日，金世憲·安舜佐以老病不職罷逐。時甫欲使我必留，與二人同逐，然後爲正學爲忠臣耶？異日若見時甫，當語此一笑而罷，今不能屑屑分疏於筆札間也。((朴一初令公，再蒙辱書，且寄新曆，又圖濟迷姪忠順作散事，深感深感。當此日，心事極無聊，累次致書，亦似煩猥，憑君通謝，曲傳爲望。))

((前留紙幅與空冊太多，老人似難盡副。其中數件已寫。

1) 望：養校[‘望’下恐脫‘於’字]

欲附便寄去，非但雨水，恐或誤傳，未果耳。諸般書冊亦然，故姑並留置。就中㒰交遊言論之間，昔人所戒，在公不無此慮，極願知病痛改，但當閉戶看書，潛心力行，何必紛紛？況在京城，尤不可如此。且秋冬有欲來見之意，固所深願，然此亦恐致人怪，請姑勿勇決，徐觀時勢，來以後年，未晚也。

KNL1440 (書-金就礪-53) (癸卷30:14右)(樊卷42:37右)

答金而精¹⁾

春，蒼頭來，獲書，承悉近況佳勝，不任欣寫。滉以冬來嶺南寒暖異常，病軀將攝尤難。前惠八味元，畏其挾熱，不敢長服，間間服之，虛勞痰熱等證，伺隙往復，惴惴保持。方辭前下召命，復蒙遣官賜教，誤加獎寵，特異尋常，震越窘迫，勢不得不出於觸寒道斃之計。旋蒙上恩，有停待日溫之旨，再生微喘，感極涕泣，第不知日溫之後又當如何²⁾，憂惕采深。滉若少有分寸精力，可復進而從仕，去秋，何故不顧萬事，顛倒退歸耶？諸公非不知滉情事困迫如此，乃復拈出，大爲揄揚之辭，致令聖朝有此誤舉，使側席求賢之意，終於落虛，負罪滉身，已矣。其奈諸公亦不免欺天何哉？滉常恨諸公見滉落井，不一引手救，意謂早晚能出我於井中者奇明彥耳。今則大不然，非惟不救，更推而深入，他尙何望

▶ 丁卯年 (明宗22, 1567년, 67세) 12월 14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丁卯】’

2) 如何：上本 ‘何如’

耶？此懷鬱鬱，無處告訴，聊發於君，幸勿播也。家兄抱冤九泉十有八年，始蒙昭雪，生人悲喜，兩極無涯，未知地下如何？尤深³⁾痛傷感祝之至。細諭諸相語皆滉罪，所當甘受，惟增愧疚而已。然若思得滉歸有甚不得已處，則亦可少恕其罪，顧不思耳。李二相遺稿，監司取去，想不久上送矣。((李倡疏，極荷錄示。救至於此⁴⁾，而又欲罷功耶？雖非田野⁵⁾所知，聞之汗出。)) 南冥與李恒，處之如何？((餘具別紙。草復。丁卯臘月望前一日，滉。))

3) 深：上本 '甚'

4) 救至於此：中本에는 [부전지 '救至於此'未詳.]이 있다.

5) 田野：上本 '野田'

KNL1440A (書-金就礪-53-1) (癸卷30:15左)(樊卷42:38右)

別紙

稱號，當時據程子論漢王稱號而定，不知明彥舍此，當何取而定號耶？他有所據則善矣。不然，恐不可改也。致祭稱號等事，非遠外所敢與聞，但以皇字爲皇帝之皇，未敢必其爲是也。自他人稱之，則可與皇子·皇孫之類同義¹⁾，此則皇帝自稱其本生父母，何敢自舉其尊號而加於親上耶？故疑只是美大之義，古人尙質，此等字，通上下稱之。無服之說，固無的確可據處，只因《儀禮經傳·君爲臣服圖》及〈天子諸侯²⁾絕旁期不服圖〉內，推類依古嫂叔無服之禮而云也。然此則滉亦酌度之言，何敢必乎？略在答明彥書中，惟在明彥博考而定之耳。然豈有不止期年之理？

《問》《朱子語類》有問“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七情，論來亦自性發。只是怒自羞惡發出，如喜怒³⁾哀欲，恰都

1) 義：庚本·擬本·甲本‘議’

2) 侯：中本·樊本‘候’；中本에는 [부전지 ‘候’, ‘侯’]가 있다.

3) 是怒……喜怒：[두주 《語類》, ‘是怒’之‘怒’作‘惡’, ‘喜怒’之‘怒’作‘愛’]가 있고, 樊本·上本에도 동일한 두주가 있다；養校 [‘是怒’‘怒’疑‘惡’, ‘喜怒’‘怒’疑‘愛’.[愚伏]]. 今按: 《朱子語

自惻隱上發.” 朱子曰：“哀懼是那個發，看來也只是惻隱發。蓋懼亦是怵惕之甚者，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橫貫過了。”今〈天命圖〉，七情分配四端，恐爲不可？

蒙示深荷。

（〈〈天命圖〉〉修改處，伏祝指誨，幸甚。《大學》格物與物格兩處釋義，久未解悟，今蒙提耳，心似曉然。且欲伏睹筭記，命送伏仰。）“理有表裏精粗”云者，表與裏精及粗處皆有理云乎？理亦有表裏精粗，如氣之粹濁物之皮骨之類而言乎？理本淨潔，則表也粗也亦理之用而所謂費乎？指誨，幸甚幸甚。

（〈〈天命圖〉〉略加修改，但其圖中細畫細字處，眼昏難改，未畢而停，亦在家未得應索。格物說未送之意，元書末已奉告。）表裏精粗，前說近是。只以雙峯 饒氏說深思而得之，可也。後說非是。

類》에 해당하는 조목은 다음과 같다. 권87-85. 問: “喜怒哀懼愛惡欲은 七情, 論來亦自性發. 只是惡自羞惡發出, 如喜怒哀欲, 恰都自惻隱上發.” 曰: “哀懼是那個發? 看來也只是從惻隱發, 蓋懼亦是怵惕之甚者. 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 七情自於四端橫貫過了.” 〈賀孫〉 이는 이들 교감 주석들에서 지시한 것과 조금 차이가 난다. 즉, ‘喜怒’의 ‘怒’가 아니라 ‘哀欲’의 ‘哀’가 ‘愛’로 되어 있는 것이다.

KNL1441 (書-金就礪-54) (癸卷30:16左)(樊卷43:1右)

答金而精【戊辰】

春夏來，累承惠書，以心迹乖舛，無言說可答朋友，故多未奉報。今又獲見四月二十一日書，辭意勤悉，兼寄山藥丸一器，可扶救病身，無任感佩之至。滉初既有虛名上欺之罪，今未見積誠感天之效，誤加除命，抵死辭避，俞音尙闕。近緣虛憊益甚，濕氣侵襲，赴召之計，未¹⁾由勇決，復修一狀遣上，日夕惕息，以俟還收之命而已。示諭四五條事，眞杜少陵所謂“憂端齊終南，滙洞不可輟²⁾”者也，奈何奈何？然滉之所難，不可謂緣此也。尤以一身分義有極難堪者，故欲堅守區區本志，而天高莫攀，人不肯救，恐事勢之極，終至披猖³⁾也。盧公言“非吾志。”此言亦似有不得不然者，吾亦已料之矣。（知以閤中愆和爲患，喜今差復也。）就中不應舉事，當稟嚴親之命而處之，非他人所能與也。但公自不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5월 9일. 禮安.

1) 未：定草本·庚本·擬本·甲本‘未’

2) 輟：李校 [本集作‘掇’，註‘拾’也.]

3) 猖：上本‘倡’

力做學業工夫，其就試與不就試，無甚關事，惟恐并與這邊緊急工夫而廢之，則最不可而大可憂耳。示欲來相訪，雖願一見洗鬱，第時勢有不便者，如何如何？不如姑勿遠來，俟看時勢稍可而後，圖相見之爲善也。（餘難縷悉，惟祝珍勉萬萬。謹拜。戊辰五月初九日，澐。))

疏中所云事，非獨公言，他亦有言，豈公之過耶？南君不須爲未安，吾跡甚合其言。吾得其言，深有警省處，爲益不少。奇大司成屢寄書來，未得修報，今承傳寄存問，甚愧甚愧。

KNL1441A (書-金就礪-54-1) (癸卷30:18右)(樊卷43:2右)

別紙

從祀【寒暄·一蠹·靜菴·晦齋】事，大概如來喻。然莫大之事，
儒生等輕易上請，已爲不可，吾等輕易定取舍判優劣，
亦豈可易爲乎？姑置勿論，可也。

BNL1442 (書-金就礪-55) (樊卷43:2左)

答金而精【先生赴召入都】

〈古宗廟後寢各爲一廟圖〉當置前所上〈天子七廟室堂異位圖〉之前，相聯爲一．而入啓時未達此意，既已啓下而無聯屬處，雖置之不用．事理自不當如此，恨恨．禮房令公知此意，猶可因便粘連爲一，但慮君之得見禮房令公亦似不易，難於傳告耳．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8월 추정. 서울

BNL1443 (書-金就礪-56) (樊卷43:2左)

答金而精

序文已製. 初意校書官員來持去, 歷示大提等處而入啓,
昨見校書員, 問知非校書員所知, 時未知何員次知. 今
當更問, 如示速處, 爲計. 餘俟面悉. 滉.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8월~9월 추정. 서울.

BNL1444 (書-金就礪-57) (樊卷43:3右)

答金而精

《左傳》文公十八年付卷，有考慮，覓送爲望．且領相議得之言，人雖言之，公勿言之，亦勿酬答．餘當面言．滉．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8월~9월 추정. 서울.

BNL1445 (書-金就礪-58) (樊卷43:3右)

答金而精

《晦菴書節要》，有考處，具帙送來。太輝求見晦齋〈無極太極書〉，吾不欲本集廣播衆目，欲俟君謄畢，以其謄草示太輝，須子細謄寫，無脫誤寄來。聞安東訓導尙闕員，趙士敬今亦未可付乎？往者閔龜瑞·徐時雍等數三人，以別試入講爲之，已有前例，況此人再經薦職，非徒生員進士之比，前判書不許之意，未可知也。此人今年窮到十分，恐其死填溝壑，爲朋友其忍坐視耶？

今日病添，且有所礙，不得出辭，慮恨。送來三冊，領荷留意。滉。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8월~9월 추정. 서울.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三十

KNL1446 (書-金就礪-59) (癸卷30:18右)(樊卷43:3左)

答金而精

夜候如前，天高露冷，秋思難禁。小筍以客煩寫遲，今刻始畢上院，未知今及¹⁾入啓與否得請與未，又安可預料。盆竹，鮮翠可愛，深荷。《扇墨各一呈上，笑領。泐。》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9월 20일 추정. 서울.

1) 今及 : 養校 [‘今及’恐乙.]

BNL1447 (書-金就礪-60) (樊卷43:4右)

答金而精

賴日微溫，無事仕還．惠送丹香·香爐·生栗，皆祭需未備之物，一時寄致，感荷領受．其中香爐非草造之器，恐或他有爲用處，殊爲未安．惟照諒．謹拜謝．滉．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10월 추정. 서울.

KNL1448 (書-金就礪-61) (癸卷30:18左)(樊卷43:4右)

與金而精

前云報聞事，竟作如何出場耶？此亦殊非好消息，不知君何以自處？凡人子之養生送死，欲極其情盡其道而已。率乃以是得名，豈所安乎？然國中以孝登名者，未必皆得官，是未可預定也。假使有除授，恐不當上章乞辭也。所以謂不當者，今世大官有辭免，只爲文具，初非實辭，亦無有因辭聽許之例，小官則並與例辭而無之，如獨出衆而爲之，非徒無益於辭職，必有好名犯分之謗，有無限不好事，不如不爲之爲愈¹⁾也。況爲親當仕則其辭也非實，若不欲仕則微官之除，豈必辭而後不就耶？

▶ 戊辰年(宣祖1, 1568년, 68세) 12월 중순 추정. 서울.

1) 愈：上本 '噓'

BNL1449 (書-金就礪-62) (樊卷43:5右)

問金而精

東西，未知何庫耶？示及．且有考證處，《十圖》草本送來．歲前出仕否？謹問．滉．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12월 중순 추정. 서울.

BNL1450 (書-金就礪-63) (樊卷43:5右)

答金而精

因事相阻，勢之然也．被換之事，固爲不幸，然非吏曹所知，而提調任意移換，必有前例，故如是爲之．今乃逆其意而請因本職，無乃未安乎？如不可堪苦，則不如呈退，然即時呈退，又近矯激，姑須出仕．餘更面議，大概毋多言爲上．滉．

▶ 戊辰年 (宣祖1, 1568년, 68세) 12월 하순 추정. 서울.

KNL1451 (書-金就礪-64) (癸卷30:19右)(樊卷43:5左)

答金而精[己巳]¹⁾

四宿追隨，別於大灘，所謂“千里送人，終成一別”，悵想之懷，不須云云。安道書云“八日未暮，下抵東湖”，何其疾行如是耶？滉九日以後，風雨作患，濕浮之萌，甚可畏，不得已出陸於忠州。自是，無事得返陶舍，可謂粗幸。但溪莊疫氣未殄，初到，一番人事煩撓，心神頗未安定，數日來，漸入佳境耳。劾論事，時情如此，亦出於平日相知相愛之人之口，不知此何等意思義理耶？殊爲訝歎。所謂人或疑之者，不知以何爲疑耶？愚言非可疑，但有所未盡處耳。殿事如此，猶爲小幸，他不能云。((朝報求送，深荷。)) 明彥所詠盆梅絕句，和寄明彥，他日或可見也。既還，回思在彼時之事，正如一場春夢之煩，不知當日何以經過耶？惟冀深自韜嘿，勉暇看書，以義理澆灌心胸，庶不至大段作壞了也。((謹復。己巳四月初二日，滉。))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4월 2일. 禮安.

1) 中本 ‘答金而精[先生乞退歸鄉. 己巳]’；樊本·上本 ‘答金而精[己巳. 先生乞退歸鄉.]’

KNL1452 (書-金就礪-65) (癸卷30:19左)(樊卷43:6右)

答金而精¹⁾

《別後再書，前書已答，今刀只村人傳書，亦悉示意，深以慰喜。》拙蹤已投山居，無復他念，省愆追咎，日以懍懍。朝事固不當與聞，然於領相求退一事，深有憂嘆。若終欲不出，奈國事何？殿事亦不可說也，奈何奈何？其他云云，豈有如此之言如此之事乎？公之所聞，或不端的而然也，皆爲大憫。²⁾天變，今始聞之，甚駭愕，末如之何。朝報政目求送，甚荷甚荷。餘在兒行³⁾，不具。《己巳四月十四日，滉。》

山中春事已闌，衆綠紛敷，景物無時不佳。但無與共之耳。宋·鄭同坐之言，似會人意，而病無之言，太不近實，爲可怪也。大抵慎言晦藏，爲公深祝。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4월 14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己巳]'

2) 憫：中本·定草本·樊本·上本 '悶'

3) 行：定草本에는 없다.

KNL1453 (書-金就礪-66) (癸卷30:20右)(樊卷43:7右)

答金而精¹⁾

連得兩書兼朝報，略聞一二，感荷憂惋，不可勝諭。滉粗遣中，不免小小疾恙之往復，亦衰喘者之常事，不足爲怪。就中曾來《十圖》中六圖，校考還封送，審見，招授李明光，使依此修改，爲佳。如此校出同異，遠以寄示，深幸深幸。未來者亦望如是爲懇。但今更細看，圖之長廣似太大，其於作帖作冊披閱看玩，皆未穩便，追悔不小。然今已盡刻，勢難及改，奈何奈何？(《其他事，適因歸人忙甚，不暇一一，姑此草具。己巳五月二十日，滉。》))

殿議凡事，近日如何而定？深以憂煎。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5월 20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己巳】’

KNL1454 (書-金就礪-67) (癸卷30:20左)(樊卷43:7左)

答金而精¹⁾

去二十五二十八日兩書踵至，承悉侍奉安慶，夙夜效職，深慰。寄示兩筭及他事，尤以荷感。窩兒見困於主鄰，不得不移以避之，復恐吾父子前後有失於彼輩而然，頗以爲愧。滉衰憊日甚，只以反素安分，深有味於杜子美“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之語耳。許公如此，甚可惜，然不以人言而改圖，乃其性也。君雖往見，何益？餘議如此，則他日之事固可慮，然亦無如之何。蔡君疏中云云，今亦已無及矣。不須問滉意如何，而君亦不須輕以語人人也。示及〈心統〉中圖，智·禮字位置，奇承旨之言，果有理，但病昏忘記，不審下圖位置作如何耶？草本不來於此，難以遙度，須以別紙所寫，更稟於奇承旨，速以示及，爲望。小印²⁾札不合於作屏，人言亦當，并以告奇令公而刊去之，爲佳。餘惟珍晦萬重，不宣。(謹拜復。己巳六月初七日，滉。))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6월 7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己巳】’

2) 印：中本·樊本 ‘引’

定本 退溪全書 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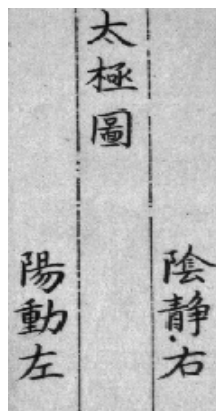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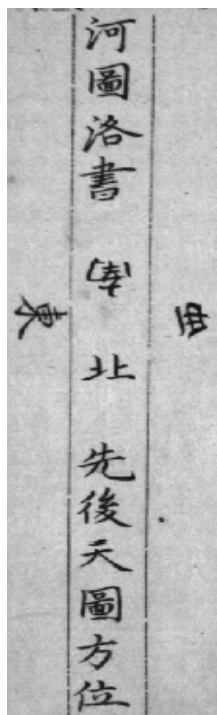
BNL1454A (書-金就礪-67-1) (樊卷43:8右)

別紙

論改圖說，今未及寫，隨後書送．并照．

KNL1454B (書-金就礪-67-2) (癸卷30:21左)(樊卷43:8左)

別紙



右凡〈圖〉·〈書〉之方位，皆以左爲陽右爲陰，是自北爲主，而觀者亦由北從主而觀之，圖與人無賓主之分，故前後左右東西南北，當如此。前〈心統性情圖〉，倣此而作之，故仁左義右之位置，如是分之。以此言之，智當下而居北，禮當上而居南，今乃倒置，固當改矣。但更

思之，〈河〉·〈洛〉先後等圖，主明消長循環之理而已，〈太極圖〉，主言命物之道，在左陽右陰之交運，而無系於南北上下之如何。所以如是分方位，可也。此圖上面是心靜未發之時，下面是性發爲情之次。禮者，發用亨嘉之會，而反居未發之地，智者，斂藏機緘之妙，而顧處發用之次，無乃兩失其當乎？故今欲變其位置向背，以圖爲主在北，而觀者爲賓在南，自賓而向主，自南而觀北，則圖之上面，爲北爲智，下面爲南爲禮，圖之左即觀者之右，爲東爲仁，圖之右即觀者之左，爲西爲義。此非仁義禮智本位之有互易，由觀者之向背有變，而四者位置亦隨變耳。然則上智下禮仍前，而仁左義右，當互換矣。又不獨仁義爲然，虛靈知覺，亦當依此互易，而下圖之有異於此者，一一勘此而依改之，乃爲得之。試以是質之存齋，如無異辭，即當刊改，或有異同，即細報來，仍須勿遲，幸甚。此義曾於〈天命圖說〉，已說破矣。當作此圖時，昏不能致察而有此誤，今改此圖，則曾進入御屏圖本，不可不一體修改，惶恐惶恐。此亦在奇代言善處，曲折并圖議以示。《十圖》形制，太大太廣，不便於作帖展玩。然今已盡刻，應難改作，雖恨奈何？況當此多言之際，尤爲勢難乎？（惟照。滉。）

BNL1454C (書-金就礪-67-㉑) (樊卷43:10右)

奇高峯與金潛齋書¹⁾

“〈心統性情圖〉，信無端，當從程子說”之²⁾云，甚當甚當，從先生所定。但改易圖樣欲分賓主之說，則鄙心深覺未安，不知先生何爲有此見解？怪歎無已。蓋〈圖〉·〈書〉之位。自〈河圖〉·〈洛書〉而已。然今欲改易之，已爲不當。況於名言之實·體驗之功，又有所大乖，而終陷於異學之歸耶？人向南而坐，披圖於前，則圖是南首而北尾，人與圖皆順矣。今必欲使人向北而坐，又使圖北首而南尾，此何意耶？且賓主之說，亦甚未當，將圖作己心看，正朱子所謂心而自操之意也。此語出〈觀心說〉，固無不可。今欲以圖擬作一人心觀者爲他人，以他人而觀圖，則是不知反求諸吾身而欲觀他人，無乃畔援之甚乎？無所發於義理，而徒成疑晦，

▶ 己巳年(宣祖2, 1569년, 69세) 7월경 추정.

[資料考] 이 편지는 奇大升이 金就礪에게 보낸 것이다. 上本에는 이 편지의 끝에 ‘右奇高峯與金潛齋書’라는 주석이 붙어 있다.

1) 中本·樊本에는 제목이 없으나 上本에 의거하여 붙였다.

2) 說之：上本 ‘之說’

曷若仍舊之爲愈乎？此間意思，忙不及盡達，幸以此意反覆推驗何如？且改作圖樣之事，幸姑停，俟稟訂于先生有定論後爲之，亦何如？千萬照察。明彥.³⁾

3) 明彥：上本‘明彥【右奇高峯與金潛齋書.】’

KNL1455 (書-金就礪-68) (癸卷30:23左)(樊卷43:11右)

與金而精¹⁾

〔(靈熱，氣味何如?)〕〈心統性情〉中圖改處之說，近修小簡于君，令白奇承旨而改之矣。今更細思，若如前說，則仁義虛靈知覺六字皆改之，下圖四字亦改之，殊爲多事。非但此也，智雖斂藏機緘之妙，亦與仁禮義三者，更相發而爲四端，雖居下而當性發爲情之次，亦何不可乎？故今當依明彥之說，只改換中圖智·禮兩字而已，其他皆不改，爲佳。前簡，修送于徐敬差 庵之行，徐君受簡後，久留安東，今來見訪于陶山。其間，更覺前簡之說不必爲然，故改作此簡，亦付敬差之行，諒照。其前簡則不必示明彥，亦佳。〔客臨至，草草不及他。己巳六月十五日，滉。〕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6월 15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與金而精【己巳】’；樊本·上本 ‘問金而精’

KNL1455A (書-金就礪-68-1) (癸卷30:24右)(樊卷43:11左)

別紙



1)



2)



1) 智：李校 [恐‘智’字居上，‘禮’字居下.]

〈心統性情〉中·下二圖改作說

〈河圖〉·〈洛書〉·〈太極圖〉皆以人左右爲圖左右，人自北向南而看圖，故圖左爲陽右爲陰，理勢宜然。舊圖向背，依此而定，固無不可。但如此則人與圖不分賓·主，將圖作己心看，其於性·情上下之際，禮·智向背之勢，有少³⁾未穩，不若以圖擬作一人心，此人爲主，在北向南，觀者爲賓，在南向北而對看，賓之右即主之左，是爲東爲仁，賓之左即主之右，是爲西爲義，其上爲北爲智，其下爲南爲禮，虛靈知⁴⁾覺四字，亦視此而左右互易占書。下圖四字及仁智清駁左右之易，倣此。蓋其實非方位之易，由圖與觀者分主賓，而有此異耳。然所改止於圈內之方位向背而已，其他並無改動也。

2) 智：李校〔此則恐‘禮’字居上，‘智’字居下。此恐誤考。〕

3) 少：上本‘所’

4) 知：定草本‘智’

KNL1456 (書-金就礪-69) (癸卷30:25左)(樊卷43:13左)

答金而精¹⁾

李觀察 伯春傳到惠答書，審知近日佳信，慰釋良多。但冰司情弊，浩劇如許，何以堪支？然換他之計，未必可遂，而徒召毀謗，或以成罪，未可知，不如忍而過了之爲得也。滉與李生，山居累月，近因事入溪上，遂以年例有避留不出矣。但恒雨作災，麥荒已甚，百穀皆告病，民生嗷嗷，病骨調養極難，羸憊太甚，可嘆。兒子爲主家所辱，其事情果若爲然，至於懲治，固不可爲也。《十圖》前來者已校送于安道矣。今來六張內，未校者二張畢校，并曾校重來者四張不再校，同封還寄去，領取施行。但筭子最末一張，今尙未來，何耶？如是續續往復，每至緩退，可恨。就中人之譏詆此圖，亦何足怪？亦何足恨？但俟知者知之耳。惟是聖意或未至於深味實驗之前，訾詆之說先入，終歸於無益補袞之萬一，此甚慨恨而已。君若聞人詆毀，亦當聞若不聞，平心以過之，切勿與之爭

▶ 己巳年 (宣祖2, 1569年, 69세) 윤6월 27일. 禮安.

1) 中本 '答金而精【己巳】'

辨是非，以致益生紛紛也。別幅，極荷開囑，然不能一一奉答也。大抵今此事端，終必不止於此，於君亦甚可慮，千萬慎嘿遜晦。((謹復。己巳閏六月二十七日，滉。))

KNL1456A (書-金就礪-69-1) (癸卷30:26左)(樊卷43:14左)

別紙

奇明彦勇決歸計，甚喜甚喜。近因柳參判 景深之來，寄來碣銘，謝狀修送，即爲傳之。若已去國，須尋可信人歸，寄送湖南，至望至望。此人之去，似無速返之期，拙者衰病日深，恐難於再見，思之至此，不覺隕涕。((安道處書簡，琴夾之·朴櫪持去，今不寄書。))

KNL1457 (書-金就礪-70) (癸卷30:27右)(樊卷43:15右)

答金而精¹⁾

八月十四日書來，滿紙縷縷具悉，甚慰。知以監刈草薺，代人受差入鴨島，此大招人謗之本，不知終何如耶？計其日期，今似可還，都下毀謗雖多，我無指摘之事，則終自息矣。往者盧寡悔一絕，實藥石之言，次韻呈納，笑覽何如？《十圖》刊畢，即蒙印出，至粧帖寄惠，感幸不勝爲喻。書院及趙·李處寄本《中庸》一冊，並即傳致，早晚必有謝書矣。其小樣板私刻事，雖非大段害事，但當此爻象不好之日，急急作此事，尤恐惹起人指目怪怒，不如姑停以待風色稍定看如何處之之爲善也。聞許太輝寄此圖一件於李伯春監司，將刊行於此道，亦以欲改作小樣圖爲辭，已囑伯春而停之矣。況跋文本非所急，而在滉則尤不可潤色君文以招人譏笑也。文昭殿事，不至大失。大禮已完，甚幸且慶，他尙何問耶？但未審尊奉事今如何議處，然聖意必不至誤入，恐下自無紛紜之患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9월 16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己巳】’

耳。陛辭日對辭，政院日記雖非史草之比，然自滉而言，謄來入眼，殊爲未安，又豈可改誤云乎？大概不甚疏漏，乃倉卒間善筆也。其冊子恐犯人眼，故兒子去時付²⁾送爲意，善爲收藏，勿示人也。至如謗說嶺海之云，更慎毋多談，君在微官，我伏田野故也。示喻江樓對月見思，可知極有佳趣。近在山房，每夜起見，月色皎然，山川如玉，亦有“望美人兮天一方”之想，然此豈易爲人道哉？惟冀珍愛。李生之還，草草不宣。（己巳九月旣望，滉。))

2) 付：庚本·擬本·甲本‘附’

BNL1458 (書-金就礪-71) (樊卷43:16右)

答金而精

前者兒來，得書具悉。凌室多事，體履佳裕，爲慰。滉冬寒所中，痰證重發，調保甚難，可悶。去年因楊醫所命，服芎夏湯，此證幾盡差釋。今者復發，試服芎夏元，則燥熱遽作，不數日而還止，只以忍冬茶·清肺飲等治之，亦未見效。又亡兄子憲，喪中得疝濕等病，危苦已甚，悶慮萬萬。兒子得縣以來，但官事一空，不敢爲率眷計，單身在彼，可爲笑悶。深衣幅巾欲送，因去奴負重未果，後俟得便送上，爲計。凡事詳細示及，感感。今則兒子下來，孫兒在泮無暇，其於時事，邈無聞知。無聞知，固無妨也，然亦或有妨者，不能無鬱鬱耳。餘在小幅，惟冀珍愍謹職，不宣。謹白。己巳十一月二十六日，滉。

▶ 己巳年 (宣祖2, 1569년, 69세) 11월 26일. 禮安.

KNL1459 (書-金就礪-72) (癸卷30:28左)(樊卷43:17右)

答金而精【庚午】

〔歲之前後，頗阻音問，春山來，柝¹⁾讀來書，備悉侍歡新慶，匪懈茂勝，深慰且賀。冬寒異甚，入春一月，沍冽猶劇，所患痰證，根深蒂固，屏忌慎調，已而復發。今得惠寄芎夏湯廿服，庶見良效。拜領，銘感銘感。二黃元，前後留意，荷幸又深。但此藥已來，更煩他劑，未須趁期，俟服此看證更報，然後處之，爲望。其證則清痰留膈間，或微或稠，或淡或黏，夜多晝少，今雖不甚，恐久而大發是慮耳。〕²⁾《十圖》小樣，蒙許草示，幸甚幸甚。默觀時人意嚮，於此等事，頓異於前日，道內刊刻事，似無必成之意。然得新樣小本而善藏之，豈無後世之揚子雲耶？故欲得之耳。深衣，已製否？暮春間安道來時，付之爲佳。〔前來深衣，去冬付附³⁾金山 鄭昌文以送之。昌文自言當親往傳致，何至今未達耶？朴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1월 30일. 禮安.

1) 柝：中本 '拆'

2) 歲之……慮耳：中本에는 [부전지 此等言病處不一不再，去之何如.]가 있다.

3) 付：中本 '附'

判書孫婿典涓司別坐鄭義臣，昌文之子也，幸須問而推之。)) 官冗廢學，固可慮。然乘其少暇，即尋書冊，日以義理澆灌栽培，庶幾胸中不至茅塞，爲佳。聞陪赦欲來，雖有相見之願，又恐不樂者指作非議，事適不遂，奈何奈何？題畫及〈武夷叙詩〉·〈感興詩〉等送呈，其中有要寫銘箴者，然銘箴多少不齊，以爲屏書，必參差不一。此詩八首，皆取六韻者書之，既得整齊，其言之淵妙警切，又有甚於諸箴銘，不知於意云何？成君先德文字，極不敢當，而彼懇難拒，又不可終匿，乃以寄去。但近辭朝貴碣文四五家，聞此則必大怒，深深恐恐。姑慎勿播，君須曲囑，幸甚幸甚。((謹復。庚午正月晦日，滉。))

((《十圖》頒賜件及提調件等，何以置之？安道來時持來事，告之。))

KNL1460 (書-金就礪-73) (癸卷30:29右)(樊卷43:18左)

答金而精

今見安道書，知君好在，深喜。就中小樣《十圖》，禹景善遭喪，必不得成。今因金士純書，知君欲作之，其能然耶？其中〈心學圖〉第七，〈仁說圖〉第八，後來細思，〈仁說圖〉當次於〈心統性情圖〉，居第七，〈心學圖〉又次之爲第八，乃爲穩當。李校理叔獻書來，亦欲如此相換，其言適合吾意。今於小樣圖，依此換作，但改換七八兩字而已，固不難也。((前來畫幅，已作五言八絕書之，恐霑汙，今不送耳。))奇明彥書問深衣製造與否，素所願也。製造事，傳白爲望。歸人立俟，不能一一。((滉。))

第七心學圖爲八。

第八仁說圖爲七。

細札之存，何以有妨於作屏看耶？此獨君之意耶？抑諸公皆以爲然耶？若皆以爲然，則去之恐無難也。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3월 4일 추정. 禮安.

KNL1461 (書-金就礪-74) (癸卷30:30右)(樊卷43:19右)

答金而精¹⁾

李咸亨奴來，得書，今又安道等來，承書及深衣·幅巾·大帶·梅竹盆等，且見別紙所云，山居岑寂之中，殊極慰豁。但安道纔到奉化，今朝始送書封等物，深衣時未試著，亦未詳其制之如何耳。滉衰憊日甚，每夜口舌焦乾，或少飲酒則尤甚，似是胃熱所致，慮慮。近復上箋乞休致，伏想今已上達，未知厥終如何。當此多釁之時，頻煩請乞，極知未安，然此非他事之比，不容中止，要以得請爲期，故如是爲之，物論必以爲非矣，奈何？(前書所寄黃毛筆四柄，感荷感荷。但碣石琢磨之餘，隱泐露出者非一，不得已停役，以待秋成，更求他石而刻之，恨不可言。此意因李咸亨奴歸順天，已書報于明彥公矣。)) 明彥家屬，不知已下南否？明彥歸後，能自適讀書云，可喜。餘在別幅。惟珍愍晦嘿，倍萬倍萬。(謹復。庚午三月二十七日，滉。))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3월 27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庚午】’

KNL1461A (書-金就礪-74-1) (癸卷30:30左)(樊卷43:20右)

別紙

《十圖》取怪於人，勢亦宜然，更不掛人口，則爲幸大矣。小樣圖旣已作之，畢寫，送來不妨。但韓準氏無乃不肯寫與耶？觀其意不樂，則千萬勿強囑之，爲可。星州開刊事，吾意不欲爲之。今聞金明一有不好消息，不勝驚怛。但傳聞未可必信，故金士純處不修吊耳。如見，爲告之。兩相呈辭首末，略知之，然白公之言，未知何意耳。新奇，果如所示。但時事如此，後生不度時宜，遠來相尋，此最害事。頃者，京生四五人相繼而至，不得已牢拒。其四人則已去，其中一人，無奴馬，姑未推送，憫憫¹⁾之際，又聞柳生之來，尤憫。²⁾彼雖妄意欲來，公何不力沮止之，乃反指導而送之，以增我憂罪耶？其來，必欲拒之，但前拒之人，皆懷大怨而去云，此尤深不好，奈何奈何？禹景善又遭生母喪云，其然耶？趙穆事，吾之初意，彼以爲老親故，辭遠處實職，而求近地

1) 憫憫：中本·定草本·樊本·上本‘悶悶’

2) 憫：中本·定草本·樊本·上本‘悶’

假職，正與程林隱爲親老辭朝職而請其郡博士以歸之意同，非如冗賤之人求校官糊口之類，故言之。豈料銓曹意反比於彼類而斥之不聽耶？甚悔發言之輕也。今對梅竹，宛若見君。古云“睹物思人”，其此之謂歟？

BNL1462 (書-金就礪-75) (樊卷43:21右)

與金而精¹⁾

前月禮安京邸奴上去，附一書，想已得見。滉上箋待命，久而不得聞如何，惶恐益深。正當此時，人自京來者多，不得不辭謝以遣，柳君又來，勢難獨留，纔六七日而回去，愧恨不可勝言，不可勝言。君若當初力止之，安有此未安之事乎？且時事如彼，朝夕莫保，君何故不自量度冰田之事，乃敢出氣抗力，至與朝貴相爭奪，大激觸時人之怒？固知君不計官爵之有無，然獨不念上有嚴親乎？何可不計於禍敗之至乎？似聞時人謂君以微官參與朝論云云，其他謗議甚多，此非小小之患，更須諒照。所欲言者甚多，不暇一一。餘在柳君。
庚午四月初九日，滉。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4월 9일. 禮安.

1) 中本 ‘與金而精【庚午】’

KNL1463 (書-金就礪-76) (癸卷30:31左)(樊卷43:22右)

答金而精¹⁾

〔命福來還，得辱書，具悉侍奉康迪，欣釋無已。〕滉再承下旨，驚懼逾前，罔措奈何？他無可爲，但於祇受書狀內，陳乞休致而去，不知如何？從當又上箋，恐或因發他虞，然舍此無他策也。燥煩治藥，欲惠二黃元，感荷則深。但李生國弼，又必欲來，他人容有不知我事，君與李生，最先知我有此憫²⁾也。何故彼欲來而君不禁又勸使來耶？來則峻辭還去者已七八人，君等豈不聞之？乃更如是，欲載禍相餉，何耶？不勝憂怪。³⁾旱災，此中亦然，民多流殍，慘不忍聞，亦恐自家同受害也。胡鶚果信，則國將如何？憫憫。⁴⁾ 奇君取家眷下去，爲久退計，事當如此，而大司成之除，可慮。然不來，必無他慮。況在其任時，顯被大臣論啓，而復來就職，豈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4월 20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庚午】'

2) 憫：中本·定草本·樊本·上本 '悶'

3) 不勝憂怪：中本·樊本·上本 '不勝憂怪，不勝憂怪.'

4) 憫憫：中本·定草本·樊本·上本 '悶悶'

可乎哉？得見其書，深深慰慰。隨後答書爲意。((成君遠送奴來，亦滉所未安。君何不取其書與君書同封送來耶？惟照。成君奴行遽，不能一一。謹拜。庚午四月廿日，滉。))

KNL1464 (書-金就礪-77) (癸卷30:32左)(樊卷43:22左)

答金而精¹⁾

李棐彦奴來，得奉惠書，縷縷具悉。因知近有移告之由，然此乃宦²⁾途之常事，況其司故風，必以陵折人爲尙，雖文官三四品人，猶爲不饒，其肯饒各司微官乎？吾嘗觀可依之爲人，似非妄肆麤暴人也。但曾聞貴司下人推還時，已與彼司相忤，無乃彼司胥吏輩，因事圖報，惹起釁端，可依則循故風而爲之？慎勿見於外，爲佳。滉狼狽至此，然乞致一事，不可中止，擬欲更上箋，草本已具，欲少聞見時論而上之，遲遲之際，伏承下旨，有調理二字，姑以目前緩退爲幸，而上箋亦姑停止耳。但白公疏言太無意，使人駭惑喪神，無地容措，奈何奈何？大抵今之欲援進我者，無異於落井下石納之罪網之中矣。然則鄭子精救我之力，感幸何極？³⁾來書謂於我安有如所憂之事乎？此乃不能遠慮之言，吾不信也。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5월 19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庚午】’

2) 宦：定草本 ‘官’[교정기 ‘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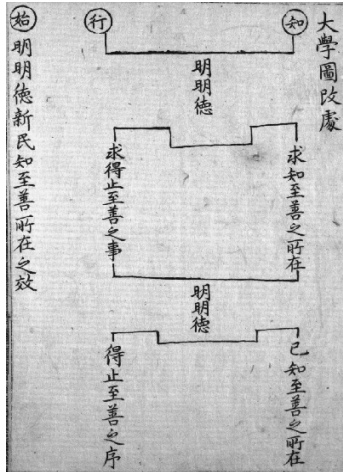
3) 感幸何極：中本·樊本·上本 ‘感幸何極, 感幸何極’

焦乾證依舊，今蒙力圖劑惠對證之藥，佩荷萬萬。裴彦欲來已久，加以君意如此，吾豈不知兩君之意？但時事如彼，物論多端，其間不相樂者，競伺間隙，不知駭機之發在何日何事，故每欲閉門自守，以息毀謗。後生遠來者，率皆懇諭還送，何獨於裴彦不然？故前日云云，今幸有故，且知我意而停來，然如此遠路，裹糧送奴，亦豈易事？此亦君所當勸止而不止者也。具·吳·鄭三書，極荷留意取送之勤也。子精處謝簡，爲致望望。具·吳二君，隨後奉答，如見，爲傳之。小圖，韓公欲書，甚幸。其〈心統圖〉中·下圖改處，曾已奉告，及見印本，尚未改，故金誠一正字如京時，改作圖樣及小說言所以不可不改之意者，并一書封付寄呈。金行近當入京，須留心依改，爲佳。然謂當改於小樣圖及君所藏本而已，若館本之改，已不及於前日〈大學圖〉改之之時，今豈可煩數啓請追改乎？此則今日事勢不可之最大者也。既改小圖內，則後日，豈無隨宜請改之時乎？今則切不可爲也。（餘在別紙。謹謝。庚午五月十九日，滉。）

KNL1464A (書-金就礪-77-1) (癸卷30:34右)(樊卷43:24左)

別紙

從祀事，儒生等前日輕發而不得，已爲不當。如崔聃齡輩，似已知其不可輕舉，何故今復如此？此事最不可輕者，何也？一舉而後人若有他議，則於其所關非輕故也。近看《東文選》，崔孤雲乃全身是佞佛之人，濫廁祀列，彼其神豈敢受享乎？如此則不如初不入之爲有光也。今四賢非有如此之累，然一時四人從祀，恐不免有後議，議得之得失，不暇云云也。晦齋勝靜菴之言，亦毋出也。其學固優於趙，但論其倡道當時，樹風後世，則靜菴爲優。若以李爲優，人心不服。



KNL1465 (書-金就礪-78) (癸卷30:34左)(樊卷43:26右)

與金而精¹⁾

酷熱，冰役正煩，官況如何？滉雖得調理之命，未釋擔負，日夕憂惶。來月間復有祈懇，恐不得免也。就中《十圖》當改處，金誠一持去書及李國弼奴持書已言之。今復審見則〈進圖筭子〉之‘子’，細大皆作‘字’字，此雖今俗例作‘字’字，其實作‘子’爲是，今不可不改也。初未詳細，以至多有追改，至爲未安，奈何奈何？（照悉。餘具前書。謹此。庚午五月廿六日，滉。))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5월 26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與金而精【庚午】’

BNL1466 (書-金就礪-79) (樊卷43:26右)

答金而精

今聞安道兒竟至夭折，驚悼何極？此兒去年亦得此腫而得差，今亦望其如前得蘇，乃至於此。長孫一男，所係非輕，不以稚孩，傷痛不可勝言。就聞自其病時，君力措救藥，及死，又令權厝於先墓所云，舉家不勝銘感之至。其父即欲馳去，奴馬卒辦爲難，未得發去，姑待秋出藏。凡圖措之事，想多累煩於左右，感泣之餘，又極未安未安。吳子強·鄭子精皆送賻物云，因人忙未及修謝，恨恨。心亂不一。庚午六月十一日，滉。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6월 11일. 禮安.

KNL1467 (書-金就礪-80) (癸卷30:35右)(樊卷43:26左)

答金而精¹⁾

〔奴還，獲見來札，又因權副正書，備知亡兒首末及凡權厝時指圖所厝處并諸事。哀慟中，舉家感銘之意，何可勝言？何可勝言？其父適來遠處，非公厚恤，未知置之何地耶？但聞俗忌所拘不用板云，後日遷動，極有難處不忍之事，奈何奈何？曾孫中只得此兒，鍾眷甚至，不意至此，悲痛不能禁。又其父母傷慟，恐亦生病，念之不已。安道從馬之難，不即上去，悶恨。〕乞致事，所示甚當。滉亦慮及於此，故箋已具草，遲疑不敢上矣，然何可遂罷？來月間，又欲上送，未知何如？憂鬱萬端，於公於私，所言各異云，此尤可畏之機，不知吾之事終何所定乎？可怪可嘆。近日，眼疾屢發，作書甚艱。奇大司成書，未及答報，李叔獻書亦然，皆俟後便。〔惟照諒。餘具別紙。謹復。庚午六月十四日，滉。〕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6월 14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庚午】’

KNL1467A (書-金就礪-80-1) (癸卷30:35左)(樊卷43:27左)

別紙(〔指寸如此，然恐不必盡拘也.1〕)

幅巾

從《朱子大全》本傳而製出。當額輒子，奇明彥使反向裏，而今考本文，輒子向外。

制度，吾所未解，今未敢有議於其間。且¹⁾其制殊似駭俗，不可戴，且以所云程子冠代之，但未知程冠合制否耳。

深衣

依下送畫寸紙樣，而造指尺以製之。若裳不及踝，即衣裳合縫改綴，令裳稍長，何如？幅廣不準尺，故袂加一幅以爲袪，而反屈及肘爲準。

試著數日，其長恰然及踝，不待改綴而稱身，可知指尺爲不虛也。

1) 且：養校〔‘且’恐‘但’。〕

方領

或疑方領無其制，魏氏曰：“衣必有領而後緣可施。”信如其說，則是有緣而無領矣。〈玉藻〉所謂袷二寸者，果何物也？況《家禮》本文既有方領，又有黑緣，其爲二物，明矣。《家禮》“領緣用二寸，袂口裳邊用一寸半。”今不然者，考《禮記·玉藻》，袷二寸，緣廣一寸半，不分領與裳，袂則皆寸半矣。今擬領亦用寸半，與裳袂同，俾少露領也，否則是袷爲虛設矣云云。奇明彥於深衣領緣，專以魏說而製之，又裳下際裏面，不爲緣，此得其本義乎？《家禮》本文，“黑緣領表裏各二寸，袂口裳邊表裏各一寸半”云者，衣裳上下緣用分別之制，似乎明白，而魏氏謂領亦用寸半，與裳袂同，此恐非朱子制法服之本意，而少露領之文，禮書不出，故今制深衣，專用《家禮》，而裳下際裏面，并爲緣耳，未知合規與否。

魏氏引禮文“領亦用寸半，俾少露領”，今詳〈玉藻〉，果不分領與裳袂，則雖用魏說，未爲不可。然今所製，乃《家禮》本文雖不露領，固亦無妨矣。魏氏所斥或人衣領裁入三寸以爲領之說，實爲無稽。別用布一條作領，斯

爲得之。裳下際裏面并緣如《家禮》亦然。但《家禮》，大帶下，復以五采條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今欲爲此，不知條制當何如，奇明彥不言其制耶？

今考向留詩²⁾山正《深衣別集》，用丘氏《儀節》，衣六幅裳六幅，故左右有襟，其綴裳之法，全與《家禮》不同矣。滉常疑《家禮》及《大全》書〈深衣圖〉，裳前後各六幅，前則以左掩右，疊六爲三，以當後仍六幅之廣，其形制相舛不相應，故丘氏之法，宜若可用。今所裁製，不用丘說，只依《家禮》衣身四幅裳十二幅之制，其前後廣狹，亦不相舛，便於著用。所以然者，其前六幅，自分左右在兩旁，不以相掩故也。然則衣四裳十二非誤，乃作圖者，誤爲相掩，以應曲袷之說耳。

用丘制則宜於曲袷，而似嫌於太鑿爲新制。今依《家禮》，自爲得體，但於曲袷，微有未恰耳。

2) 詩：中本·定草本·庚本·擬本·甲本‘時’；中本에는 [추가 ‘詩’]가 있다；養校 [‘時’當作‘詩’，留正，號‘詩山’.]

KNL1467B (書-金就礪-80-2) (癸卷30:38右)(樊卷43:30右)

別紙

前示欲辭官事，鄙意不必辭云云者，以上有老親，一也。微官祿隱，古人亦爲之，二也。所云受辱，本其司故風，非於公特發之事，三也。但公只知當官盡職之爲善，不顧微官之體難得事事如意，剛銳太甚，內自諸供，外及位田·人口等事，減削推奪，動輒觸犯。其爲衆怒群猜，積毀銷骨，銜鋒發毒，亦何足怪乎？公若慮此而必欲辭退，老親亦知如此而不至堅禁，則辭退何害？貧不爲親仕，古固多有之。然其間事勢之當否，非他人遠處所能遙度，須十分審處，毋輕爲後悔也。

舉朝論請事，曾知諸公有此議久矣，固至美極好之意。若聖意洞照而快從，何慶如斯？但未知其終如何結末耳。公爲微官，我在遠外，何敢有議於其間？徒增悚仰¹⁾。乙巳忠賢，玉石俱焚，固爲冤痛之甚。但尹任凶謀虛實，實未分明知之。故削勳之事，或稱重難則果有之矣。當速削勳之言，未嘗出口，彼何以云云耶？然此亦但告於君耳，

1) 徒增悚仰：中本·樊本‘徒增悚仰，徒增悚仰’

不可傳播於時人也。宗親疏觸諱事，竟霽雷霆之威，此則聖德如天，可爲大平萬歲之賀矣。成聽松碣銘，用不用間，今當送之。人忙，成渾處未及修書，後有使人，當送之耳。燈下眼昏，書不成字，可笑。²⁾

((滉今則無抗顏復入之理，而乃以必致其來啓請，是無異納之於死地。滉身雖不足惜，奈如國體何?))³⁾

2) 擧朝……可笑：中本·定草本에는 ‘別紙’라는 별도의 제목 아래에 있다；定草本 [산거표시
別紙]

3) 滉今……體何：中本에는 ‘別紙’라는 별도의 제목 아래에 있다.

KNL1468 (書-金就礪-81) (癸卷30:39右)(樊卷43:31左)

答金而精¹⁾

((奴還，得六月廿八日廿九日兩書，具審示意。且有因公欲來之意，相見豈不好？企企。但去年既已防啓，以今年凶荒，豈獨不防而送之乎？此事恐未必也。滉眼疾，大概以老衰而發，若用眼力則輒發，雖不至甚，恐從此遂成重證耳。曾孫兒拘俗忌不用板，惑之甚也。然若不至難處，則豈非幸耶？舉朝日詣闕，供冰果倍，勞神可想。)) 滉未遂休致，一日不自安，欲復控乞，箋文已具，欲付此人，而朝中方有大論，冒呈極爲非便，故姑停。憫憫²⁾奈何？率百官事，不知竟如何？雖在山野，不勝憂惶之至。明彥祭酒之除，雖久闕員，固不可上來，日久則自有朝廷處置。但赴京之命，非他泛除之比，請辭似難，果若人言，不知明彥何以處之？滉亦難爲之謀也。今送答書，付其家傳致，爲望。然書中亦不能決言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7월 12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庚午】’

2) 憫憫：中本·定草本·樊本·上本 ‘悶悶’

其上來當否矣。成君先公碣文序末云云處，已依其所示改之，今欲送之。及觀今來渠書，又力言“其先志本無明哲保身之意，其不仕也只爲多病不出，與世無關，而禍患自不及爾”云云。於是，又就銘文內，改“鳳飛不下”等數句，既而反復看讀，銘中猶多帶此一個意思，如所云“往在前朝，多士生國”一節及“一網冥鴻，濁清淵襲”等語，皆爲成君大厭之語，在所當改，而時未得可改之意。且愚意自古高隱之士，意思本皆如此。若只因病不出，與世無關，而可得高隱之名，則世之高隱之士，豈鮮得而可貴乎？若盡去此等語，爲平平病不出之意，則又恐先生之蘊，不止於是。以此兩端，疑惑不定，姑且收藏篋中。徐更思之，終不能可改，則當請成君更求于他人而用之，爲計。惟照。眼疾艱草，不復縷縷。（庚午七月十二日，滉。）

（明彥處遣書，老昏善忘，事之過者十不記一二，未省何時何人付書，今不須追尋也。況見明彥前後書，似皆見吾書乎，）〈性情圖〉“信無端”追書處，前所呈太草草，故改書而送，請勿用前送，而用此書之爲望。〈心圖〉“信之端”疑說，柳根不傳，今始聞之，果似未

穩，當更思之。李咸亨上來乎？所云程子說，何說耶？咸亨時未報來耳。多改固無妨，但此圖則以已進御，屢請改爲難，故前日云云耳。((追白，今見李平叔書，乃知“信之端”之說非矣。當於“信之端”下，細書如左。))

((信之端，【按程子云：“信無端。”此恐誤。】))

((之情³⁾【臣謹】))

((仁之端，【按，程子云】))

((禮之端，【信無端，此】))

((義之端，【有信之端。】))

((智之端，【竊恐當從】))

((信之端，【程子】))

((之用【說。】))

3) 之情：中本에는 [부전지 ‘之情’‘之用’四字, 未詳何謂. 更考.]가 있다. 今按: 退溪의 취지는 〈心統性情圖〉上圖 最下段의 “已發之情; 仁之端, 義之端, 禮之端, 智之端, 信之端; 爲心之用”이라고 한 아래 부분에 “臣謹按, 程子云‘信無端’, 此有信之端, 竊恐當從程子說.”이라는 문장을 새겨 넣으라는 것이다.

KNL1468-1 (書-金就礪-81-1) (癸卷30:40左)(樊卷43:35右)

別紙

鄙人所憂，亦豈有辭不得而強起如戊辰之妄出而憂之乎？只是爲人臣而被受王命沓下葦門，一紙辭謝，偃仰不赴，一度再度猶不可，況於往復紛然，無有了期。天下之未安，更有如此者乎？君之以過憂責我，雖似爲當，亦出於不思之故也。

KNL1469 (書-金就礪-82) (癸卷30:41右)(樊卷43:35左)

與金而精¹⁾

縣邸人齋去書，領見否？前來書，有因公欲來南之意，雖甚企望，又恐必有去年防啓之事，其必以是未遂所願耶？可恨奈何？近間無來人，未聞京信，雖間得朝報數幅，率皆疏略，未知乙巳之爭竟如何耶？似聞尙無允許之望，而朝論略無回意，其然耶？其不然耶？慮萬不已。²⁾ 奇明彦上疏辭職，顯言其事云，此亦似出於不得已也。然自此其勢益分，竟作如何結末？可憂千端。其疏可得見耶？滉寄彼書，邸人齋去，未知傳否如何。若未也，須速圖傳，是望。滉以朝有大爭論，上箋乞休，似爲非便，箋不得上，鬱鬱度日，日望事畢而上之，爲計。此中大雨連朔，焦餘殘穀，腐損殆盡，凶甚於去歲，舉有填壑之憂，號怨嗷嗷，不忍睹聞，奈何？流聞靖陵寢園，水入太近，其然否？不知何以處之？安道奴，以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8월 8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問金而精【庚午】’；樊本·上本 ‘問金而精’

2) 慮萬不已：中本·樊本·上本 ‘慮萬不已，慮萬不已’

亡兒挈歸事進去，安道緣勢難，不得自往，想又不得無煩於左右之指揮，悲恐填膺，無以爲喻。權德原失祿久於京，艱窘極多，於此等小事，亦似難了，尤深未安。餘懷未悉，惟珍重。（謹拜。庚午八月初八日，滉。）

BNL1470 (書-金就礪-83) (樊卷43:36左)

答金而精¹⁾

近連得惠書，知侍奉多慶，時事亦頗獲聞一二，無任賀謝兼至。滉眼疾，雖似小差，眇昏已甚，又衰憊特加於前，可悶奈何？雪膏之惠，感荷感荷。前惠二黃元，深覺有益，亦感無已。示諭休致事，果如君言。事事未安之中，實錄事尤極未安。只以朝爭大事，一身体致之請，似乎非便，故趑趄至今，近當不計他事，上請爲計，遲速猶未定也。奇明彦疏陳事，古或有如此者，故敢爲之，不可謂深非，但今世所未有之事，而其言似涉太露，所以駭俗而取怒如此。慮恐其害不止於一時一人而已，恨不及勸其言之有斟酌也。今已駟不及舌，奈何？此間近當有歸湖南人，將附一書，略陳其曲折爲意。祭酒使命之遞，甚可喜也。

靖陵水入寢園事，驚倒萬萬。無故遷動，竟至如此，此事無處控訴，仰天浩歎而已。安道亡兒，遠處不能致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9월 14일. 禮安.

1) 中本·‘答金而精【庚午】’

力，全賴君恤，權厝得所，終免溝壑之棄，銘骨罔極，銘骨罔極。德原爲銓官所斥，未知何故？艱窘如彼，安道欲率來其妻孥，從馬未辦，不果。大抵京外凶荒，無以爲存活，可恨。內賜書冊留意推尋，可感。但在外而受恩賜，惶恐無地。尹子固《十圖》改處改刊，能無差誤，則亦一幸也。欲得改刊後所印一件，可蒙圖惠否？但君欲刻一本送于易東云，此則人必笑怒，決不可爲。乞毋強爲以息衆謗，幸甚幸甚。惟照。謹拜復。庚午九月十四日，滉。

KNL1471 (書-金就礪-84) (癸卷30:42右)(樊卷43:38右)

答金而精¹⁾

〔前日安道奴捧來書其前書等，已答付奉化官人受國馬者去矣.〕頃又得具直講齋來書²⁾，備審好在，向深欣慰。滉雖無別恙，一向衰耗虛劣，秋末驟寒，調攝甚難。江舍高凜不可居，近將龜縮溪莊³⁾，以爲過冬之計。因示喻，知獲免重地，天恩罔極罔極。聞之，率百官停退後，兩司辭職云，不知其末如何？遙想今已有了畢之命，假使未畢，滉之請休，不可不爲，故乞致仕箋一道，又書狀一道，託裴⁴⁾學正上送，其中力陳兼職提調等事，不知能上格天聽與否，不勝憂鬱之至。所云某與某獨無爭疏，人言固當，但彼與我非同議而如此，所處之地，時義適然，所謂不謀而同也，奈何？〔明彥處前寄書，答狀不來耶？今又未暇作書寄彼，恨恨。惟照。不宣。〕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9월 23일. 禮安.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庚午】'

2) 書：中本·樊本·上本에는 없다.

3) 莊：定草本 '庄'；中本에는 [부전지 {莊}疑作'庄'.]이 있다.

4) 裴：中本·定草本 '裴'；上本 '裴'

謹拜。庚午九月二十三日，滉。))

《諸書留意推來，良荷。但在外而受其司件，尤不當耳。安道以其母患腫救療往奉化，此病漸重，未知何如？慮極慮極。))

BNL1472 (書-金就礪-85) (樊卷43:39右)

答金而精¹⁾

已前來諸書，答附裴汝友之行矣。近金正字誠一來，得見去十六日書，知夙夜勝迪，喜萬喜萬。滉因山舍高寒，不宜調病，入于溪上數日矣，衰憊頓劇，冬節保攝，殊以爲難，可悶。上箋及狀，未知發落如何。傳聞朝爭尙未了，箋狀之入，想必多物議，非不知之，而不得已爲之，惶恐伏俟，奈何奈何？拜陵等事，不審如何歸決？變異如彼，外方盜賊處處橫恣，虎豹食人，令人憂懼罔措，言不可盡也。安道以其母腫證重發，方以醫藥奔走，又聞其妻失子，傷病甚重。彼此憂患如此，悶極不知所爲。《聖學》小圖方書云，已畢耶？尹執義改刊事，時未見，金誠一亦未知詳細盡改與否，改則當盡改，恐或疏漏耳。便遽未悉，照採。謹奉復。(庚午十月初六日，滉。)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10월 6일. 禮安.

1) 中本 ‘答金而精【庚午】’

KNL1473 (書-金就礪-86) (癸卷30:42左)(樊卷43:39左)

答金而精¹⁾

(〔石乙眞持書，已見否?〕) 近奉縣人奉來書，得審履度康勝，深用慰釋。朝爭凡事，示及詳悉，感荷感荷。其勢之難，至於此極，憂恐萬端。²⁾ 不知拜表時臺諫何以處之？無乃賴此而有結末耶？滉上送箋狀，今已二十二日，尚未承命，未知何故，亦甚慮仰。³⁾ 非不知無一言之未安，當時變故罪狀，多所未詳，身在遠外，未知朝議而妄言上達，或與時議不同，則反有所害，故不得強爲之。物論歸咎云，奈何奈何？詮聞吳二相歸後乞致仕，已蒙允許。然則滉亦同此例蒙允，而銓曹不坐，不以時奉行，故致此遲遲也。兒婦患腫，久未膿熟，尚未針治，又聞孫婦病甚，彼此憂念，不可勝云。衰極昏耗，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10월 22일. 禮安.

[編輯考] 편지 말미의 問目 2개(“物格之釋……其說爲是”)는 樊本·上本에서는 ‘答金而精’이라는 제목으로 독립되어 있으나, 癸本에 의거하여 합편하였다. 樊本·上本에서는 이 부분이 BNL1473A (書-金就礪-86-㉞) 아래에 연결되어 있다.

1) 中本·定草本 ‘答金而精【庚午】’

2) 憂恐萬端：中本·樊本·上本 ‘憂恐萬端，憂恐萬端’

3) 慮仰：中本·樊本·上本 ‘慮慮仰仰’

不能自強於素業，金子昂目見而去耳。物格·無極等改說草本，子昂持去，示禹景善，於彼取觀，則庶知滉不至終迷也。明彥處，附鄉人歸務安者，已寄改草矣。賜書及耳掩，惶感無已。((耳掩，新賜已來，舊有二件，山野無用處，而笠耳掩無完件，故二件送去，令貴奴合造笠·耳掩一件送來，何如?)) 聽松碣文事，詳別紙，須曲照善圖，懇望。滉非以不用己意屢欲改之⁴⁾爲嫌而請還也，爲百世名賢而作傳後之文，不得其實而妄爲浮誕之語，恐得罪於後之秉筆人，是懼，千萬毋忽。((李平叔書亦未答，照悉。餘在子昂。不宣。⁵⁾))

物格之釋

今因明彥引證理到諸說，參考《大學或問》“理雖散在萬物，而實不外一人之心”一段【見補亡章《或問》。】小註朱子說而細思之，始悟理到之言，未爲不可。今當從明彥說。

4) 之：中本·樊本·上本‘定’

5) 不宣：中本에는 뒤에 ‘庚午十月二十二日, 滉.’이 있다.

無極之釋

此亦鄙釋有見未盡處，亦因所示明彥說，徧考諸儒說，如黃勉齋·饒雙峯已說破分明，始知滉不深考而費妄說之非，近又得李養中書，論此段十分明快，當從其說爲是。

BNL1473A (書-金就礪-86-㉑) (樊卷43:34右)

與金而精

物格.

理到之言.【出〈戊申封事〉】

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出《通書》“發微不可見”條下】

無一毫不到處.【出《大學或問》註】

欲以此更質于先生前，冗甚未果修書，今日又檢得《性理群書·近思續錄》第三卷，有曰：“觀書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觀此理又到之語，前日紛紛之論，可以歸一，深慰深慰。明彥.¹⁾

▶ 庚午年(宣祖3, 1570년, 70세) 10월 추정.

[資料考] 이 편지는 奇大升이 金就礪에게 보낸 것이다. BNL1473(書-金就礪-86)의 부록으로 수록된 것이다.

1) 欲以此……明彥：이 단락은 원래 低二段하여 기록되어 있으나 혼란을 피하기 위해 아래 본문에 준하여 低一段하여 수록하였다.

無極。

答陸子靜書曰：“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觀此無爲之爲，其釋之也，可知其不先無字也。明彥。

BNL1474 (書-金就礪-87) (樊卷43:41右)

答金而精¹⁾

近連得書，今日又得石乙眞持書，知侍奉安勝，欣慰欣慰。滉亦粗遣，但日寒病骨，調護甚艱，懍懍昕夕耳。兒婦患證，屢鍼，稍似減歇，但當處時未針破，慮悶猶深。今承示諭，“他人經此患多無事”云，以此稍以寬幸。示及云云，不知因何以致然耶？非但在前所聞如此，近亦因京來人所傳，知於君甚多口舌，每以爲慮。今示又如此，可歎可歎。無乃以君之於我，過爲拳拳，緣此而得衆謗乎？益不自安。然其自處之道，只在倍加謹慎供職之外，杜門自守而已，至於自退與否，非他人所能遙度，在君自揣而善處之耳。朝爭伸雪得請，甚快輿情，不知此後如何也。奇明彦處論報〈性情圖〉一紙送去，傳致爲佳。人忙不多及，謹拜復。庚午至月初六日，滉。金晬持一書去，近必達矣。

▶ 庚午年 (宣祖3, 1570년, 70세) 11월 6일. 禮安.

1) 中本 ‘答金而精【庚午】’